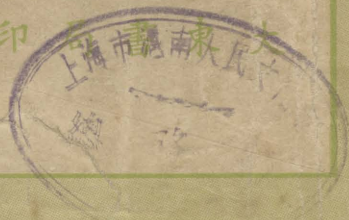


3

世界名家短篇小說全集

周瘦鵑譯
行印



東 書 局 印 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8 0504B

集 三 第

集 全 說 小 篇 短 家 名 界 世

譯 鵲 瘦 周

— 次 目 —

- 櫻島繡袍（龍南蒂氏作）…………… 1—10
碎心（意·薛維尼尼氏作）…………… 31—44
離婚後（意·薛綠女士作）…………… 49—74
烏夜啼（意·畢朗狄洛氏作）…………… 75—104
啞兒多多（意·鄧南庶氏作）…………… 105—114
銀匙（全上）…………… 115—134
駝背醫學家（英·耶樂爾氏作）…………… 135—144
前塵（英·狄根斯氏作）…………… 149—166
一杯茶（英·曼殊斐兒女士作）…………… 167—186
神龍片影（英·華克西男爵夫人作）…………… 187—222
猴掌（英·賈可白氏作）…………… 223—234
世界盡頭處（英·葛麗旭女士作）…………… 235—266

— 1 —
~~1361729~~

— 次 目 —

洪爐（英·韋爾斯氏作）	二六七—二九〇
兒子的禁令（哈代氏作）	二九二—三三三
手鋤（英·安奇華斯女士作）	三三三—三六〇
待朗草堂（英·安淳羅魯士作）	三六一—三九六
夢魘之室（英·柯南道爾氏作）	三九七—四二四

龍南蒂氏作

櫻島繡袍

前天我立在萬倫那鎮王家旅館的平臺上。望過了那恬靜的古馬湖。望到那德利米茶鎮上邊的一帶山峯。慕地裏我卻聽得肩後起了一陣衣裳綵繚之聲。我回過身來。瞧見一箇少婦。正在走過平臺去。伊有一箇壯健的身子。體格很爲魁偉。身穿一件低領的衣服。兩臂都裸露在外。

我們倆在同一的時間。彼此都辨認出來了。伊笑著向我走來。遞與我一隻不戴指環而很柔美的玉手。

自我上一次見過葛麗瑪爵夫人以後。已好多年了。那時實在還在十多年以前。大戰爆發時我恰在英國。我在倫敦一所美術的俱樂部中。由一位雙方都



認識的朋友介紹給伊。伊正愛著意大利和意大利的美術。便邀請我去住在亞平頓附近伊的住宅中。那邊是箇很可愛的所在。坐落在泰晤士河上一箇幽靜而近鄉的區域。

伊是箇奇怪的人物。在我遇見伊時。伊正是一位很富的圖畫商的婦婦。伊雖是喜歡親近一般美術界的人物。加著那瓊花璧月的美貌。而仍能保持伊精神上的純潔和自立。這委實是很愉快的。伊是誠實。自由。而富於魄力。和旁的人不同。伊愛旅行。和有興味的人。在蘇格蘭釣魚。而又玩那棒球和旁的本國的頑藝。伊的態度很完美。又是無限制的好客。訪問伊的賓客中。包括一切智識界的人物。無論美術家著作家等。都樂於和伊作伴的。

在我久居在小橡林草廬中的時節。也被這女主人的明麗和乖覺迷惑住了。我并且有些兒愛上了伊。

那時我們有一大半的人。都愛上伊了。但是這其間最壞的。是一位海萊藍士棠大佐。是箇勇敢而沈默的人。他從海軍中退休而從事於繪畫。便使他得以在美人跟前享受溫柔之福了。在我呢。對於伊不過是一時的迷戀。但那藍士棠卻很熱烈很懇切的愛著伊。帶著英國情人那種驕傲而又忍耐的羞怯之態。被他狂熱和浪漫的性情所鼓動著。

可是這一位大愛娜女神。（按係司遊獵之女神）是箇最難制服的婦人。事情便更爲認真了。伊是冷冷的不受憐愛的接近。伊的芳名喚做大愛娜。正和伊十分相配。

我對伊說。『葛麗瑪爵夫人。請對我說。你那位大佐怎麼樣了。』
伊現出微笑來。分明是表示此中有一段醜事似的。

我說。『伊可是同一箇歌女逃跑了麼。』

『噢。更壞更壞：』這裏伊便放聲笑出來了。

我的好奇心完全引動起來。心中詫異著。他畢竟能做些甚麼事情出來。而侍者已捧著一隻茶盤上來了。

侍者去後。我便說道。『我理會得。這是一種報復！他要借著你身上報復呢。』

『你倘有耐性。我便好好地將這件故事全都告知你。可是那藍士棠大佐的所爲。去今已有好多年了。應當當作歷史上的敘事詩般尊重著。請你聽我的故事。』

伊點上了一枝紙煙。舒舒服服地在伊那隻藤椅中坐下了。

『歐登修先生。你可記得在大戰開始後不久。你就離了英倫。海萊也奉命到一艘無畏艦中服務去了。』

『我記得。他不是兩禮拜後纔自己報告上去的麼。』

『是的。他出發時我們都在火車站上送他的。可憐的海萊。他很爲苦悶。上車站去時。他對我說。『大愛娜。我爲了要上進而失掉你了。這一次一定是久長而猛烈的戰爭。最好的事情。便是給我戰死。』我說。『振作起來。海萊。你定然好好地回來的。』但他仍是悶悶不樂。將一種悲痛得無可形容的聲音。引用詩人費龍氏給他那忍心的情婦的詩句。『虛僞的美人。你使我受了多少犧牲。：：』

『於是這天早上五點鐘。他到倫敦去了。從那邊派到他小艦隊所集中的海口去。』

『我有一時不聽得他的消息。接著就有信件開始來了。那些信都是長信。對於他海上辛苦的新生活。充滿著情熱。他寄與我風景和人物的寫生。詳述

船上的事情。他說我們在戰事中一定得勝的。他似乎已醫可了他對於我的癡情。我委實快慰得很。可是我有一顆軟弱的心。不願使甚麼人爲了我捱受苦痛呢。

『驀然間他的信停止了。我又好久不聽得他的消息。』

『同時我也爲國努力。以助戰爭的勝利。我在一家工廠中做工。爲了戰事公債宣傳。又在一家製造傷兵綳布的廠中幫忙。而我在戰中光明的經歷中最適宜的工作。便是在坎那大一師團的酒排箇中服務。他們正駐在亞平頓鎮和利亭鎮之間。鄰近小橡林草廬。』

『一天早上。我正要去我做我日常的工作。一箇挺大的包裹遞到我的手中來。到得最後的一層包皮紙打開時。你可以料想到我心中的詫異。原來裏頭現出一件極富麗的袍來。是我所從來沒有瞧見過的。』

『這袍真是一件非常工細的作品。顯得精麗與技巧。全體是藍緞做的。是日本薩木蘭那種堅實和厚重的質地。密密地用銀絲繡成。繡的全是稗史中的那種怪物和標記。』

『呀。這確是一件使人快樂的東西——然而也有些兒可怕。一條華麗的龍。怒蟠狂舞的占滿了背面的全部。他有一隻大口向上張開著。你能瞧見那三叉的舌子。鼻子的中央。有一顆紅寶石。代表一隻血紅的眼睛。他那蜷曲的腳爪。直伸到肩上。長尾下掃。占滿了袍的下部。而用極奇怪極新穎的花樣繡成。在那袍的前面。這一位多才的技師。又繡上了兩箇珊瑚蟲和一輪金黃色的大太陽。』

『那袍上最奇怪的事。就是那種精巧的藝術。能把可笑可驚的幻想繡在裏面而表現出來。都足以見得製作者的技能。這定是一種幻想上的狂熱。激動』

他將金絲錯雜繡來。一縷縷的絲繡上去。一陣陣的幻想也在改變。那結果便使這所繡的浮凸起來。竟好像是一件嵌著珠玉的雕刻品。

『我掛了這神奇的繡袍起來。立遠了瞧著。我似乎覺得這其間包含著一箇全民族的精神。和古時一種堅忍而玄妙的想象力。現在我面前的。便是那日本古國。他們是愛神祕的美和怪異的標記的。他們是有一種乖僻而陰沉的靈魂。』

『至於我——你是知道的。是一箇不知悔悟的風騷的女子。所以我既讚美過了這一件繡袍。第一箇意念就想試穿一下。這袍竟和我完全相配。我的身材雖是一箇喬治王時代的英國婦人。也許和這種神祕意味的富麗不很調和。然而我向鏡中一照。見我包裹在這錦繡之中。我的全身一時都快樂得抖顫起來。』

『但是誰送與我這奇怪的禮物呢。我不知不覺的將領圈翻下來瞧那絲帶。因爲這上面有時標著成衣人的姓名的。我卻見帶上用墨水寫著幾箇字道。』
海萊藍士棠大佐。霍來。四月十五日。』

『原來是我那可憐的海萊。霍來。霍來。這到底在地球上甚麼地方呢。我取下地圖冊子來。就著顯微鏡下向東亞細亞各部瞧去。國度咧。江河咧。山嶺咧。卻不見霍來的影兒。不打緊。我寫封道謝的信給他。說我爲了尊重他。得在下次夜會中穿他那件金龍和珊瑚蟲的繡袍。我爲了歡送坎那大師團出發往法蘭西去。正要舉行一箇盛大的夜會。』

『可憐的海萊。這當兒我很願他十分安好。』

『幾天以後。我那些坎那大健兒奉命往法蘭西去。他們都是勇壯而瘦長的漢子。都被草原上的烈日曬成古銅色了。他們在英國已完成了訓練。』

『我籌備一箇盛大的夜會。以款待他們的軍官。委實和你說。我事事都準備妥貼。以求真正的成功。我的屋子裏裝滿了花朵和明光。草地上設有筵席。陳列著銀器和磁器。可是我決意要打扮得盡善盡美。因此便想到這真是一箇最好的時期。可以穿我那件日本的繡袍了。』

『黃昏來了。我的朋友招待著賓客。他們都從鄰近的軍營中。一小隊一小隊的到來。我卻在臥房中翻來覆去的試穿那件繡袍。我要露一露頭角。將我的富麗喬皇。炫耀給全會的人們觀看。像一位奧連泊神山的女神在希臘的兵士中間一般。』

『我理罷了妝。走下樓去。』

『你記得在夏季和秋季時。我那臥房是塔樓頂層一箇多窗的房間。我在那邊幽靜非常。高高的可以望見泰晤士河流域的全部。日出日落時。直好像端

訥氏的風景畫那麼美麗。自然。我爲了求愉快。也得出些不舒服的代價。我要從下層達到這高高的巢穴中。須得對付那許多扶梯。甬道。和走廊。這些所在。大半是給下人們走的。所以照例是不大明亮。

『當下我覺得裝扮得齊齊整整。便走下樓來。可是我到了第一層小梯頂上。在那半暗之中。猛覺得全身都很奇怪的不安起來。那時的感覺很難形容。』似乎有千萬的小動物。忽然醒來。在我的全身爬動著。我停住了半晌。癱瘓了。不對。那感覺依然繼續著。我打定主意。決不屈服。一定走下樓去。

『但我到了第二層樓時。驀然間我覺得那感覺了。一頭松鼠跳到我的左肩上。停了步。恐怖得全身冰冷。回過頭來一望。沒有甚麼。我伸手沿著肩頭摸去。並沒觸到甚麼。單有那龍的大爪。我轉身四望。沒有甚麼人。我緊張著耳朵聽時。到處寂靜如死。我可遇到了甚麼一回事呢。』

『我沒命的奔跑。倒像被莫大的恐怖追趕著。跑下了樓梯。沿著一條甬道。入到一箇陰暗的凹處。這裏我覺得有甚麼不潔之物。來抓住我的腳踝。倒像是繡袍前面的那條龍跳了下來。來襲擊我的腳。我喫驚著。俯下身去撫摸。沒有甚麼。我覺得我可要發瘋了。我奔將前去。更增加了恐慌。似乎我所經過的每一箇黑影中。都有一羣羣怪物來襲擊我。擦著我的肩胛和身體。他們並不是真的怪物。不過是怪物的影兒。黑暗中的鬼影。長長的。偷偷的。閃來閃去。』

『我到了末一層樓梯上。幾乎要暈去了。我趕到那客室的門口。走將進去。一見了燈光。我的夢魘消失了。似乎受了幻術一樣。』

『我跑到鏡前瞧時。我的眼睛和面龐都現著恐怖之色。但我可遇到了甚麼事呢。我可是害了神經昏亂病。或是那黑暗中跳起來的怪物。真有些兒厲害』

麼。我越是這般想。越是困惑。

『我急急地整理好了頭髮。搽了些胭脂在嘴唇上。便出去到那平臺之上。

『一陣喧鬧的歡迎聲。迎著我出來。軍官們都立起身來。放聲歡呼。

『吾友。但是這是一箇何等的黃昏。

『你要知道婦人們是最有裝假的本領的。當我剛出來的當兒。要是我的朋友中。有人瞧出我異樣的神情來。我包管他們一會兒也就淡忘。因為我竭力自持。恢復了臉上的血色。我的說話中也力求活潑。并且享受那無數的讚美我繡袍富麗的好話。

『早晨一點鐘時。那軍官們和我的朋友們都去了。人人快樂得很。下人們收拾清楚後。上牀去睡了。我便入到客室中去。

『我覺得醉了。倒像所我參與的——不是一箇宴會。卻是鬧酒的夜會。我盡

了我的力。忘卻那破壞我的精神與氣力的夢魘。

『我脫去了繡袍。跑上樓去。到我的臥房中。投身在牀上。沈沈入睡。』

☆ ☆ ☆ ☆ ☆

『幾天以後。我得了藍士棠大佐倫敦來的信。他受了傷。正在聖詹慕士醫院中。』

『我搭了第一班火車去瞧他。』

『我見了他了。他受了些微傷。在牀上休養一禮拜。已漸漸痊愈。』

『他模樣兒很美秀。而我更覺得他的健旺與和平。他不像是兩年前一箇善怒的人了。但他的頭髮已略見花白。而臉色也在東方烘成了古銅色。瞧他勇敢精壯。恰像一箇及格的海盜。他的傷已經平復。他希望不久就可回艦中去了。我們在那醫院的古園中散步著。像好朋友般談心。這是九月中一箇晴朗

的下午。海萊告知我怎樣在象牙海濱和一艘潛艇作戰時。受了傷。又講到他海上的生活。

『我們坐在一條長凳上。

『我對他說。『呀。海萊。你這樣倒好。誰知道呢。也許你的真的前程。

便在做一頭老海狗。而不在做一箇拙劣的畫師。』

『他瞧著我笑了。』唉。大愛娜。人的一生活原充滿著這般錯誤的決心。當我在你家裏走動的時候。只是熱熱地要得到你美妙的情感。和甜蜜的愛心。

我相信上帝送我到世界中來。唯一的使命。即是使你快樂。而將我整箇兒的心貢獻於你。爲你這美人兒效勞。我錯誤了。你卻是對的。大愛娜。也許我是生就要飄蕩在颶風和駭浪之中。不能被一箇無情的美人刺人的微笑所磨難的。』

「我很詫異的瞧這朋友。他竟能做出一張笑臉。說這些奇怪的話。我心中很感不快。而又自覺抱愧。他是何等的特異。別離了這好幾箇月。竟不願意對我說一句溫柔的話。」

「停了一會。我喃喃地說道。『海萊。你在海上這麼久。可會想起我麼。』

「我當然想起的。」他回答。

「海萊。你那長長的信中。充滿著好意。并且很信任我。你又寄與我那件富麗的日本繡袍。從：」

「海萊接口道。『霍來。』他回想起了這遠遠的地方。聲音中很帶著熱心的意味。『霍來。那箇多幻像多怪物的所在。是啊。我記得的。試想一箇國度沒有地平線的。只是一片透明的大地。全是上天下地所成。而嵌在中間的

。都是高塔和宮殿。那屋頂彎彎的像划船的船頭一樣。陽光照出古屋的影兒來。溫溫如同夢境——一座小鎮。已有二千年了。隱在小山之中。那邊的生活。全是在一派不實在而虛幻的空氣中。」

『「海萊。是虛幻的麼。」

『「那邊的空氣。是一千代的靈魂所集合成的一種物質。滲雜著一大抹光明的雲。……大愛娜。我就在這所在發見我所送與你的那件袍。那賣袍的商人。曾告知我。這是一位有名的臺育（日本之一種傳統的貴族·彷彿酋長之類·極有權勢者·）後裔的繡袍。他生在十五世紀的穆朝。呀。我樂於想到當年光榮而喜戰的霍來貴族的靈魂。卻與我那蒙著假面的愛人的玉肌相貼近。」

『「呀·海萊海萊。你要是這樣想。真想得對了。因為那些靈魂：有些兒可怕的潛力：有些兒神祕的厲氣。從那些靈魂中——」

「海萊截住了我。做出奸惡的微笑來。俯身向我道。『大愛娜。如此你也喜歡這袍麼。你有時也穿著麼。』」

「我怒氣勃勃的站起身來道。『如此你是知道的麼。』」

「他也站起身來。挽住了我的臂。一半兒溫存一半兒強迫的。仍沿著那寂靜無人的蔭路走去。他簡直是很激動的說話。『大愛娜。我以為你重視我的禮物。也是應當的。因為這一件袍。至少有三代合作而成。繡工中寄著三代的思想。天才。和希望。這三代之間。那霍來最技巧的繡匠繼續工作著。由父傳子。作為神聖的遺物。他們是預備將這件袍貢獻於他們所期待的主子。主子來了。當地就有了臺育。他作戰。用情。組織舞會和遊行。每逢舉行這些大典之日。就穿著他人民所貢獻的繡袍。他死後。就由他兒子繼位。繼續穿這件袍。』末後。那第三代也繼續上去。在這時代有一箇勇武善戰的種族。」

來克服了這善於刺繡的民族。人民都收去做奴隸。地土就荒落了。那末一支的臺育。逃跑出去。在一箇山洞中遇了害。也是命中註定的。那袍發見了。由一箇忠實的小民、帶著出走。當時曾由舊朝的幾箇忠臣相猜相忌的保管著。到了三世紀以後。卻落在—箇猶太商人的手中。他考慮了一下。就賣給我了。大愛娜。這便是那臺育繡袍的故事。由那商人告知我的。」

「我這時含怒接口道。『如今我纔明白你送這禮物的奸計了。那霍來蠱人的靈魂在我身上作祟。你那瘋狂的東方怪物和死者的幽魂。受了黑暗感應。就紛紛的起來。要找到甚麼人物。磨難他。呪詛他。』」

「海萊眼瞧著我。微微的笑。」

「我問道。『你早就知道要發生這些事麼。』」

「海萊走了我說道。『我的忍心的美人兒。你爲甚麼使我如此苦痛。』」

如此這就是報仇了。

『我把這事攔起了。因為海萊把他的臂兒挽住了我的腰。表示他熱烈的情愛。這是由海萊用「後來的態度」表示出來的。顯得他是一箇男子與一箇水手。和當初在小橡林草廬中時像漢謨烈王子般鬱鬱不樂的神情。完全不同了。』

吾友說到這裏。便停住了。噢伊最後的一箇麪包。接著伊又說道。『歐登修先生。於是海萊就和我結了婚。到如今已有四年了。』

我既說了無任欣慰的話。伊又說。『你一會兒就能瞧見他。此刻他正在山中甚麼地方寫生呢。是啊。他又回來作畫了。我想這也許是不違反他的主義。說人的一生。是充滿著錯誤的決心的。』

碎心

『雅娜蘭在那裏。伊可在這裏麼。』

李慕山那從他的汽車上下來。走進裴士別墅園子的當兒。很懇切地向四下裏瞧著。

『我的小蠻女。我的小未婚妻。可躲在那裏啊。』

裴士夫人答道。『我不知道。兩點鐘前在你的電報未到以前幾分鐘。伊曾在這裏。也許伊帶著狗到樹林中去了。我們且瞧伊隨時會趕回來。衣服都破碎了。滿沾著塵沙。伊的嘴上。還染著桑子的紅斑。』

李慕山那道。『小雅娜蘭仍然是一箇小極迫守人的模樣麼。』

裴士夫人道。『常常如此。但是：我不知道。有時伊更爲撒野。你可知伊已十四歲了麼。』

李慕山那道。『我知道。伊可長成麼。』

裴士夫人道。『是啊。我以爲伊已長成了。你且瞧著。今年這一年。使伊改變了不少。伊的身材已長了些。但也瘦了些兒。也許不是真的瘦。生就是這麼嬌小的。而性情更：柔順了。是啊。這小女子已在蕙蕾欲放時咧。』

李慕山那道。『親愛的小東西。我至今還好似瞧見伊那雙又細又直又活潑的腿。：：』

裴士夫人道。『咳。如今已不細了。：你想我可能使伊穿上一雙長襪子麼。這簡直是一件慘事。伊一穿上去。似乎就要病了。所以我也只得作罷。但我總覺得赤著一雙腿。太不雅觀。』

李慕山那忙道。『裴士夫人。伊是一箇孩子。』

裴士夫人道。『一箇孩子：是的是的。但伊是箇奇怪的孩子。只要長有陽光在著。伊就長是孩子。蓬亂著頭髮。帶著兩頭惡狠狠的狗。兀自在風日中跳盪著。倒像伊被空氣和陽光所陶醉了。但到了向晚時分。伊就不再像一箇孩子。夜色上來時。伊得到園中的一隅去靜坐。或是坐在伊臥房的窗前。先前那衣散髮亂淘氣胡鬧的孩子。已遠遠地去了。變做了一箇深沈多思的女郎。和伊說話時。伊也不大作答。』

『伊也許是頑得乏了。』李慕山那說。

裴士夫人道。『不。另有別的緣故。這孩子已在那裏想新事物了。從種種小的迹象上顯出來：閉上了伊的眼瞼。一種不知不覺的手勢。曳下伊的短裙來遮住那裸露著的膝蓋。或是整理伊的頭髮。下垂在頸背上。蓦然間作溫柔

的語調：異常的不耐：說諷刺的話。與突然的靜默：接著有沈鬱之色集中在伊的面容上：親愛的山那。全是一派奇怪而不安定的模樣：』

李慕山那道。『也許你言過其實罷。孩子們在十四歲左右的。大抵如此。那螻蛄已在生起翅翼來了。』

『是啊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但伊更和旁的人不同。對於我。至少：委實說：』裴士夫人自己翦住了話。現出一絲溫柔而含憂的微笑來。

李慕山那道。『怎樣啊。』

裴士夫人道。『你知道：我怕伊的父親。伊很有和他相像之處。太像了。伊愛他。這一種愛發生於無窮的欽仰之中。他是伊心目中一切男子的模範。你可知道他遠行後寫信給伊。伊簡直不願意給我讀他的信麼。』

『真的麼。一箇奇怪的孩子。』

『然而另有一人。也是伊所欽仰。像欽仰伊父親一樣的：這就是你了。你
也像喬奇華那麼一箇人。繞著神光：是的。總之像喬奇華。：』

李慕山那道。『呀。裴士夫人。：』

『是啊。喬奇華：凡是一箇興高采烈的男子。就不配做我這麼一箇安靜的
小婦人的丈夫：況且你自有你那偉大的勇名：你是箇住在星月之下營幕中的
人。曾溯著赤道的河流而上。曾住在蠻族的中間。曾從東方帶回來給伊這極
迫守的小名。正是伊所自豪的。：呀。我可憐的小雅娜蘭。我如今也只能將
這名兒喚伊了。這名兒很香艷。這是你那小極迫守人的芳名。但我卻要爲了
伊抖顫了。生怕伊竟一輩子做這雅娜蘭。而不再是伊本來的小琪痕。』

這時他們倆已到了那玫瑰花蒙絡著的走廊中。

李慕山那道。『裴士夫人。你要自己保證自己。雅娜蘭是完美的。你所賦

與伊的。已足使伊自高身分。加上了喬奇華。更可使伊快樂。」

「裴士夫人道。『我的朋友。也許能如此。』」

伊捺了捺呼人鈴。問道。『你可要上樓去麼。你可覺得乏麼。』

「裴士夫人。一些兒也不覺得。我在汽車中不到半點鐘。又在一條很好的路上行駛。連一些塵沙都沒有。』

「如此。你可喜歡用些兒茶麼。』

「好的。謝謝你。』

那下人走進來等候差遣。

裴士夫人道。『約翰。送茶來。：：你可知道雅娜蘭在那裏。』

「姑娘剛纔從果園子裏進來。問有甚麼客人沒有。聽說山那先生在這裏。就趕到伊的臥房中去了。：伊身上全蓋著泥。瞧去似曾掉在一箇泥潭裏頭。」

。伊已喚西勒菲娜去助伊更衣了。」

『很好：對伊說趕快一些。』接著轉身向李慕山那道。『這小狐媚子：正爲了你在理妝呢。』

山那笑道。『爲了我麼。那對不起得很。我倒喜歡瞧伊像一箇極迫守人的模樣。』

裴士夫人道。『我曾和你說過。太陽已下去了。如今便是那黃昏時節的小婦人來了。』

李慕山那走到園子裏去。向著第一層樓的窗中喚道。『雅娜蘭。雅娜蘭。』

一扇百葉窗開了。一張帶著詫異而蒼白的小臉。和一雙又大又深的黑眼。現在窗口。

『日間你好：要說晚上好了。請恕我：歡迎你回來：我一會兒就下來了。』當下伊不見了。

李慕山那仍笑著喊道。『雅娜蘭。小極迫守人。這樣就算是歡迎你的未婚夫麼。咳。是的。沒有戒指。』

一時沒有回話。接著卻是一陣子笑聲。伊又嚷道。『真的麼。你還記得麼。我來了。我立刻就來了。不對不對。西勒菲娜。你是何等的笨啊。』

當下起了一陣混亂的聲音。和砸碎玻璃之聲。

裴士夫人放聲問道。『怎麼樣。你砸碎了甚麼。』

默然不答。少停。卻聽得西勒菲娜怯生生地答道。『夫人。粉匣子……』

裴士夫人微笑。搖著頭。又向山那說道。『小狐媚子。』

山那轉身向著窗子。說道。『多害臊啊。極迫守人是不用粉的。』

雅娜蘭在房間中答道。「他們當然用粉的：便是那街中的塵沙。但我們的街中太乾淨了：不對。西勒菲娜。要那丁香花的：」又喊道。「李慕先生。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謝謝你的明信片：從西利亞寄來的。可不是麼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呀。不要怎樣拉扯：西利亞這地方可美麗麼。」

「是的。很美麗。」

「誰知道來。那邊有多少：雅娜蘭。」

「沒有沒有。那邊是一箇也沒有。」

「真的麼。真是如此麼。嘻。」

那母親喃喃地說道。『好不害臊。』

李慕山那也喃喃地說道。『伊真是可喜得很。』

那愉快的聲音又在樓窗中喊道。『我已預備。我下樓來了。』

李慕山那和裴士夫人重又回到洋臺上。

裴士夫人問道。『山那。你帶了甚麼東西來給伊。一箇戒指麼。』

『噢。一些兒小東西。是一箇西利亞戒指。不算甚麼的。』

『你的真心真好。』

『我去年許過伊的。我可不是伊的老未婚夫麼。』

『山那山那。你永永不會老的。你們男子都是一樣。』

『然而做一箇孩子的未婚夫：彷彿是冬季和春季：』

一陣狗吠聲打斷了他們的話。雅娜蘭跑近過來。牽著白立志和羅多蒙兩頭

狗。用皮帶子繫著。那兩頭狗只在伊身旁亂跳。敲伊的腿。兩條又長又直的腿。配著一雙很有樣的小腳踝。穿著黑色絲襪。伊所痛恨的長絲襪。露出一條小女郎的短裙之下。伊喘息著跑來。臉色不再蒼白了。一張全笑的臉上。紅紅的搽著胭脂。一隻眼睛下面。還留著一抹粉痕。那兩頭狗見了生客。便汪汪地吠了起來。雅娜蘭將那頭銳眼長鼻的獵狗白立志踢了一腳。叱道。『畜生。快靜著。他是我們的朋友。』

伊迎著李慕山那。緊緊地握了握手。說道。『歡迎你回來。』

李慕山那悄悄地對這又美麗又嬌小又挺拔的小女郎瞧了半晌。伊立在他的面前。也將伊那兩道微蹙的修眉下的一雙明眸。充滿著快樂和訝異。對他瞧著。是啊。有些兒改變了。那張臉重又蒼白起來。瞧去便似乎清瘦了些。顯現出一箇未來的婦人來。但伊今天仍是一箇孩子。仍是那風狂的小雅娜蘭。

仍是那草草理髮的極迫守女郎。仍是那虛假的小未婚妻。仍能給這三十九歲的男子吻伊那黃褐色的秀髮。這當兒伊便俯下身去親著伊的額。又握住了伊的纖手。喃喃地說道。『親愛的。親愛的小雅娜蘭。』

李慕山那在裘士別墅中作客一禮拜。喬奇華藍齊恰回來了。更堅留他的朋友住著。光陰很快很快樂的過去。往往坐著汽車出遊。或在園子裏長談。雅娜蘭在栗樹叢中捉松鼠捉得厭了。也往往帶著伊的狗。像流星般闖將進來。一壁嚷道。『父親晚安。母親晚安。你先生晚安。』

伊從不肯稱他爲李慕先生。或山那先生。兀自稱爲『你先生。』

伊得趕到屋子裏去。打扮得齊整了。重又出來。挽上了頭髮。穿好了長襪。擦亮了皮鞋。幾抹粉痕。很疎忽的留在眼睛下和耳朵中。

一天晚上。伊躲在房中。比平時更久。李慕見伊正在修伊的指甲。末後站

起身來。睡意惺忪的搖晃著。到牀前去。他俯下身去。吻伊那紅紅的指甲。雅娜蘭向他做了箇醜臉。便跑開了。

一天晚上。他和藍齊父女倆跑軍回來。只爲在山中汽胎爆裂。延擱了三點鐘之久。李慕山那向父女倆道了晚安。便回到他自己的臥房中來。他旋明了燈。立在鏡前。很著意的向自己瞧著。瞧了半晌。便悄然自語道。『冬季與春季。』轉過身來。他又說道。『不行。這箇再獸沒有了。』

他蹙著眉。在室中往來走動。又道。『比了獸更壞。壞極了。』

這一句話說得很嚴重。直使他激動得——笑了。接著又道。『不。不過是獸罷了。然而我定須離去。』

他又在鏡中照了一會。又道。『離此而去。立刻離此而去。』他摸索著衣袋。掏出一朵壓扁而萎敗的迦南馨花來。悄然說道。『我可憐的親愛的小女

他想做出笑容來。卻笑不成。便在寫字桌前坐下。將他的頭靠在臂上。嚼著那迦南馨花的梗兒。追想他先前所經歷的事。

那時是一路從山中回來。汽車夫正修好了車。重又開行了。他正坐在裴士夫人和雅娜蘭二人的中間。天暗了。很有寒意。他們取出毯子來。蓋在身上。雅娜蘭卻說伊倦了。他即忙說道。『小妹妹。你靠著我的肩頭睡罷。』

伊把伊的頭靠在他的身上。閉上了眼睛。但伊並不入睡。過了一會。他俯下去瞧伊。卻見伊兩眼睜得大大的。很爲明亮。簡直太明亮了。原來伊正在悄沒聲兒的哭泣。他原覺得伊的嘴臉。在他的臂上起伏著。這時那車兒寂寂無聲地在堅硬的路上駛去。

他又詫異。又感動。悄悄的問道。『雅娜蘭。甚麼一回事啊。』伊並不作

答。更貼緊在他身上。摸索到了他的手。握得很緊很緊：爲甚麼。爲甚麼。

他重又問道。『甚麼一回事啊。』伊把他的手更握緊了些。似乎要求他不要被人聽得似的。他不知道該怎麼樣纔好。一陣子突然的迷惑。和一種甜蜜的情感。綿綿不斷的從伊心中發生出來。他想縮回他的手。但是握得很緊。似乎箝住在一箇小小的老虎鉗中。他一時又感動。又驚異。猛覺得自己也在哭了。於是在他們同車回來的兩點鐘間。他那隻四十年的手。兀自被囚在那春的纖纖玉手之中。將到裴士別墅時。他覺得那纖手縮回去了。接著卻又來摸索他的手。放甚麼東西在他的手中——正是那迦南馨花。

下車時。伊的父親問伊道。『雅娜蘭。你可曾睡穩麼。』

伊做出瞌睡似的聲音來答道。『是的。睡得很穩。』伊回到自己臥房中去時。搖擺著頭。倒像還沒有睡醒的樣子。

此刻李慕山那在他的房間中往來踱著。神經上甚是不安。不住的喃喃說道。『一百箇不相信。一百箇不相信。倘不是這迦南馨花在這裏。我簡直要當自己在做夢咧。：這真可怪。真是不可思議。』

他踱過鏡前時。又停住了。對他的臉瞧了一會。見滿臉都現著被海上和沙漠中的風日吹曬過的痕迹。同時又想起雅娜蘭那張蒼白的嫩臉。竝在他的旁邊。不由得噴出笑來。又自言自語的道。『不行。這箇太可怪了。我定須離去這裏。』

這當兒他聽得窗外微微有衣裳絳縹之聲。他的房間原在底下的一層。而面對園子的。他疾忙跑到窗前。拉開窗來時。卻見一箇雪白的影兒在洋臺後面的玫瑰花叢中隱去了。

他的心一陣子狂跳。低低的呼道。『雅娜蘭。』

沒有人回答。但那玫瑰花叢分開了。暗中瞧見那白色的影兒跳下地去。他以爲伊跌了。卽忙跳出窗檻。跑過去瞧伊。纔知並沒有跌。只是蹲在那裏。要躲藏伊的身體。

他低聲說道。「雅娜蘭。你在這裏做甚麼。爲甚麼不上牀睡去：來。快起來。」

雅娜蘭不答。仍是蹲在地上。擡眼望著他。櫻口中嚼著一根樹枝。一雙黑眼中閃閃有光。嵌著兩顆明星。襯托著那蒼白的小臉。似乎分外的黑。分外可愛了。

他又喚道。「快起來。」他將手遞給伊。雅娜蘭便站了起來。

他問道。「你爲甚麼出來。」

伊搖著雙肩。吹去伊嘴兒裏含著的一片樹葉。答道。「我是時常出來的。」

：我出來看那兩頭狗。：』說時。不在意似的看著伊的左手。玩弄著指上一箇金環子。

李慕山那靜默了半晌。很不自然的將一隻手放在伊的頭髮上。撫摩著說道

• 『來來。孩子：你須得醫可你自己。』

伊在他撫摩之下擡起伊的頭額來。眼中含著淚。又含著笑。對他瞧著。呆地問道。『醫可甚麼。爲甚麼要醫可我自己。這可是病麼。』

李慕山那不知道該怎樣回答。一陣很大的悲感降到他的心上。大大的憐憫他自己和這奇怪的小女郎。伊正煥發著天真爛漫的熱情。

『我正等著你：你回來了：這就完了：』雅娜蘭悄悄地回答。眼望著別處

• 整理伊頸背上的頭髮。

『你正等著我麼。爲甚麼。』

那女孩子很莊重的答道。「你知道的。」

李慕覺得有兩顆眼淚掉在頰上。他握住了雅娜蘭的雙手。不知道自己該說甚麼話。問伊道。「爲甚麼：你這般的想念我。」

「很爲想念。」那小小的聲音一些兒不抖顫的回答。

李慕山那強笑著道。「唉。可憐。可憐的小雅娜蘭。但是這箇太無謂了。」

那女孩子忙道。「爲甚麼。我不是很歡喜父親的麼。而你很像是父親。不過你卻不是父親……」

他們悄沒聲兒的彼此對瞧著。接著雅娜蘭退下一步。伸出伊的手來給李慕山那。帶笑說道。「晚安。孩子。你爲甚麼哭啊。這箇太獸了。」

伊重又變做了一箇小妖精。向他扮了箇鬼臉。一種無限的溫柔。含憂帶恨

的制服了李慕山那。他將那纖手握住了一會。便照常把雙手捧著雅娜蘭的頭。俯下去吻伊的頭髮。但是雅娜蘭卻仰起臉來。他就覺得伊那溼潤而芳香的櫻口。輕輕地擦過他的乾燥的嘴唇：

一秒鐘。他睜開眼來。呆住了。雅娜蘭早已去遠。他獨自一人在這黑暗的園子裏。立在這靜靜的秋夜無數明星之下。心中還牢記得那無謂而又神聖的片刻。

第二天他走了。推說是地理學會催促他著書去。喬奇華和裴士夫人見他這樣怏怏而去。似乎很感不快。他答應著再來。以便趕快脫身。雅娜蘭很愉快的和他道別。拉他的鬚子。末後便帶著伊的狗跑開去了。

兩天以後。接到他一封道謝的信。以後兩禮拜無消無息。一天晚上。他們正坐下來用晚餐。又有一封信到來。喬奇華拆開來瞧時。斗的喊起來道。

呀呀。這是何等的新聞。李慕山那快要結婚了。」

裴士夫人道。「真的。他娶的是誰。」

「他並沒說明：信在這裏。你瞧罷。」他把那信遞給了他的夫人。自管繼續削一隻梨子的皮。

裴士夫人讀過了那信。說道。「這是何等的突兀。然而也出於自然。他定是厭倦那種流浪的生活了。」

討論停止了。他們都沒有留意到雅娜蘭。伊離開了桌旁。投身在一把圈椅中。

裴士夫人問道。「雅娜蘭。甚麼一回事。你可是乏了麼。今晚你的臉色又蒼白了些。」

那女孩子靜靜的答道。「我倦了。身上也覺得冷。」

裴士夫人道。『真的。覺得冷起來了。瞧去似乎有大風潮要發作。親愛的。快上牀去睡罷。』

雅娜蘭道。『好的。媽媽。』

伊立起身來。放著疲倦的聲音道了晚安。便到伊的臥房中去。兩點鐘後。裴士別墅中全屋的人都已睡了。惟有這被遺棄的小未婚妻。卻還不能入睡。兩眼望著房中幽暗的所在。一閃一閃的時時被電光照得亮起來。伊並不哭泣。只是躺在那裏。伊的頭埋在枕中。一動都不動。重重的呼吸著。睜大著兩箇凝定的眼睛。比了夜中的黑影更黑。雖有電光在那裏閃動。伊那長長的睫毛也一絲不動。一大陣的雨。猛烈的打在百葉窗上。樹葉在窗前狂舞著。一扇窗被風吹開了。電光更亮亮的打破黑暗。又緊接上一聲霹靂。風潮侵襲著這寂寞的別墅。刮那園子裏的樹。做出一大片呼吼咆哮之聲。

雅娜蘭坐起在牀上。從被兒下溜起來。不動了半晌。身上穿著睡衣。更顯得挺拔而柔輦。接著伊很子細的在房中輕輕地走動。房中各部。都被那急電照得霍霍地發亮。伊從衣架上取下一張肩巾。裹在身上。瞧了瞧伊指上的一隻小戒指。吻了一下。拉開了門。一瞥而逝。

風潮更發作得厲害了。雅娜蘭已到了別墅的外面。——已到了園子的外面。伊赤著腳爬過籬落。在水中走去。一路被冷風刮著。伊全身打顫。直顫到骨節裏。還不住的跑去。跑去。跑到山上的小徑中。向那聖母的神龕跑去。這龕在前年曾觸過電。聖母的聖像卻幸而保全。也端為伊是聖母之故。但是雅娜蘭想伊自己不過是箇心碎的小女子。那斷不能保全伊的性命。伊只為一心要覓死。纔趕到這山上去。去招那電光。招那電光掉落在伊的頭上。

伊跑著。跑著。兩腳被荆棘刺破。都流著血。又被石子擦傷了。那栗樹受

了風。瑟瑟地作響。全山都在怒號。兩道飛電劃破黑暗的天空。在跳動的雲片中曲折發光。伊兀自跑前去。那溼溼的小肩巾和睡衣。都貼緊在伊的身上。一面喘息。一面抖顫。伊那一雙黑眼。定注在那聖母神龕所在的空間。

伊站穩了。抵抗著風勢。剛纔伊走出樹林時。那風怒鞭著伊。似乎要將伊吹開去的一般。這時伊跪在神像之前。大哭道。『小聖母啊。我的小聖母啊。』伊很靈捷的爬上平臺。蹲了下來。一手緊握著一箇木十字架。以免被風吹去。伊將那套著戒指的手。高高的擎了起來。直向著天空。一壁把伊的兩眼閉上了。在伊牙齒捉對兒廝打和激動的哭聲中間。喃喃地說道。『呀。小聖母啊。請你可憐見我。讓：我：死罷。』

但那小聖母是很慈悲的。又有一箇霹靂刮下來。卻遠遠的刮到高山上去。了。雅娜蘭再睜開眼來時。雨已斗的停了。風勢也減退了不少。天空雲影之間

。星光又明了。再過幾分鐘。風潮便可完全過去。雅娜蘭很詫異的向四下裏望著。仍是抖顫而哭泣。栗樹林一帶。滿布沈靜的空氣。山下起了雞啼的聲音。又接著狗吠之聲。雅娜蘭聽辨出來。正是伊的白立志。伊家的屋子便在山下。屋中有伊親愛的父親母親。有伊的狗和攀藤的玫瑰花。伊幹下了甚麼事。伊爲甚麼在這裏。伊重又瞧見那一張古銅色而驕傲的臉。并且聽得一箇聲音在那裏說道。『可憐。可憐的小雅娜蘭：』但那臉和聲音。都遠去而模糊了。伊從那小平臺上下來。又跪在聖像之前。喃喃地說道。『小聖母啊。請恕我。請恕我。』說時。把伊指上的金戒指卸了下來。放在盒中。飛一般趕下山去。

一會兒伊又回到了自己房中。伊不再冷了。反覺得發熱起來。伊把那溼透的睡衣和肩巾打了箇裹兒藏過了。倒在牀上。沈沈睡去。

第二天早上。伊微微發熱。又害著咳嗽。但是並不要緊——著了冷罷了。

醫生說道。『第一次著冷。』伊在牀上廝守了兩天。便起來了。帶著白立志和羅多蒙。又照常出去頑。早醫可了一切。

醫可了。永久的醫可了。所以五年以後。有人在跳舞會中。將李慕山那在遠遊大卻谷途中死亡的消息告知伊時。伊只淡淡的說道。『可憐的人。我是很知道他的：他是我父親的好友：他早已娶了妻了。可不是麼。』

那四人的合舞開始了。伊起身挽住了一箇少年情人的臂。他也像旁的人一般的喚著伊『雅娜蘭姑娘。』但伊卻不再記得是誰給伊起這香艷而溫柔的綽號的。

不。李慕山那並沒有娶妻。他簡直也不想到這回事。他仍然過著那種猛烈

而危險的生活。永永不息。借此忘卻一箇孩子的接吻——其實此人先前早已親過許多婦人的櫻脣了。而雅娜蘭姑娘也並不知道後來發見他的尸骨時。在遮蓋著的破衣堆中。發見他的一隻舊書夾。在許多無關重要的文件中。夾著一朵乾枯的花——一朵迦爾馨花。

薛維尼尼氏。G. Civinini 以一八七三年生於意國之蘭亭。早歲服務於一舊新聞紙「改造報」。一九〇七年。任著名之考利迭拉西拉報主筆。又嘗爲謂大報駐外通信員。遊蹤及於歐洲全土與北非洲。歐洲大戰中。不特爲通信員。且身經戰陣。以勇敢獲獎。後則屏棄新聞事業。專治文學。著有詩數卷。小說三卷。劇本數種。

離婚後

【一】

甘度模樣兒很快樂。人家總以為他在世界中。是沒有一些子憂慮的。他從一箇政治宴會中出來。一路回家去。在宴會席上。他曾把自己的政見詳告那班投票人。一時四座都讚美他。加著菜肴可口。又有香檳。都是他很喜歡的。甘度預料到選舉的結果。心中很覺安閒。這一天晚上。又須上一家跳舞會去。好和史娣芬妮男爵夫人調情咧。此刻回到家中。想休息一點鐘。打一箇盹。像拿破崙預備出戰的前一晚一樣。進餐室時。他的老僕奇山伯。很恭敬的跟著進來。立在那裏。像有甚麼話要說。

甘度問道。『奇山伯。甚麼事。』奇山伯道。『主人。你可能恕我。我要——』甘度道。『快說。因為我的時間不多。』奇山伯道。『主人。可記得今天。是甚麼日子。』甘度道。『不記得。你問這話是甚麼意思。』奇山伯道。『今天是主人的生日。』甘度道。『咳。是今天。說時。臉上斗的遮上了一層雲似的。』奇山伯道。『主人。往時每逢今天。總到處是裝點著花朵兒的。』甘度苦笑道。『原慣常如此。但是這種日子早已過去。現在可沒有了。』奇山伯道。『求主人恕我。』當下便走前一步。把桌子上的紙兒揭去。現出一箇大花球來。甘度忙道。『呀。奇山伯。我的好人。不用道歉。多謝你。這小小的意外。使我大大的快樂。』

甘度心中不免起了箇不快之念。想往年這一天。他原舉行慶祝的。如今卻單有這老僕記得了。但他是箇世界人物。決不爲了這一些子小事。露出傷感

的神情來。他便向奇山伯道。『我要到房中去休息一會。你可到八點鐘喚醒我。』奇山伯很懇切的說道。『主人。你還是別睡罷。』甘度道『爲甚麼。』奇山伯道。『主人。因爲今天早上。瞿拉摩獨自在這裏。忽有一位女客上門。伊見主人已出去了。便向瞿拉摩道。『你主人回來時。告知他一聲。說我七點鐘時再來瞧他。請他等著。因爲我有要事和他商量。』』甘度道。『伊的姓名呢。』奇山伯道。『伊不肯說。』甘度道。『哼。這更奇之又奇了。瞿拉摩可曾說伊模樣兒是怎樣的。』奇山伯道。『據說伊年紀很輕。長長的身材。臉色略黑。衣服穿得很好。』甘度道。『這事決然是很奇怪有味的。奇山伯。如此。你想我爲了這不知名的婦人分上。該犧牲我的小睡麼。』奇山伯道。『主人。此刻剛七點鐘。伊要是準時的。怕你不會躺下去。伊早就來了。』甘度道。『好。我就決意犧牲罷。奇山伯。你給我取把新聞紙取來

我讀著等伊到來。』『臉色略黑——史娣芬妮男爵夫人是白晳的。未必與伊。』甘度低聲自語。而奇山伯已答應著去了。

這位少年政治家。瞧去似乎是箇專愛婦人的唐瓊。其實並不是這種人。他生平有一件極失意的事。先前曾愛上一箇婦人。很是懇摯。然而他的快樂。忽的生生剝奪了去。那餘情還在他的心中燒著。一半兒卻已蓋壓下去。前二年中甘度曾想竭力忘掉這事。便投身在社會生活中追尋著快樂。

一會兒奇山伯又恩恩地的趕到餐室中來。嚷道。『主人有請。』甘度道。『伊可是來了麼。』奇山伯道。『伊在客室中。』甘度道。『你可認識伊。』奇山伯囁嚅道。『主人。不——不。』當下甘度便到客室中去。他悄悄地開了門。立了幾秒鐘。向那女客瞧。伊正靠近了一張桌子。在那裏翻看一本照相冊。伊的背兒正向著門。但是。甘度也能瞧見伊很長很苗條的。伊穿一身

美麗的黑色羅衣。也雅潔得很。

甘度向著伊走去。呼道。『夫人——』伊斗的轉過身來。甘度頓時像觸電般震了一震。他鞠著躬。很是謙下。借此掩過他臉上驚詫的神情。伊也還了他一鞠躬。慢慢的坐將下來。問道。『我今晚到來。可有使你不方便處麼。』甘度道。『當然沒有甚麼不方便。我完全聽你的吩咐。』那婦人道。『你要是裝着謙虛。那可不必。我是認真的。』甘度微笑道。『儘你怎樣都好。我很歡喜聽你說些甚麼話。』

這婦人名喚哀瑪。撫摩著手籠。似乎還遲疑著。細想伊該怎樣說來。甘度對伊瞧。是啊——伊仍像往時那麼美麗。仍像他第一回相見時那麼柔媚動人。在他倒覺得伊的美。也許更完全。更神妙了。伊的外形。益發見得清楚。頰上微帶嫣紅。兩眼本很聰明。如今更流露出一種美的神情來。然而明明瞧得

出他面前的婦人。正捱著苦懷着很大的煩惱。

末後伊問道。『你可曾在喜劇中做過一分子麼。』甘度道。『噢。做過的。我正在演一齣永不完了的喜劇。』哀瑪道。『我瞧也不用多問了。明天我要你續演下去。你須做一箇重要的角色。只是很難表演的。』甘度道。『這箇全仗演員和觀衆。』哀瑪道。『你須得用我做箇對手。』甘度道。我原知道你有甚麼才能。』哀瑪道。『可是說我演戲麼。』甘度道。『我說你善於裝假。我們所要演的可是一齣俗語劇麼。』哀瑪道。『但是這其間的意義。並不在喜劇的本身。請你告訴我。你可仍照常寫信給我父親。』甘度道。『是的。但是前三箇禮拜中。他沒有回我的信。』哀瑪道。『昨天我曾接到他老人家一封信。據說身體很好。明天他坐了十點十分的火車來到密蘭。』甘度此刻已掩不住他的驚異。忙道。『明天麼。』哀瑪道。『正是。』甘度道。

『你的父親——是從不離家的。』哀瑪道。『他偶然有事出來。一路回南浦爾去。便道到這裏來瞧——』甘度接口道。『瞧他的女兒。』哀瑪道。『他說也要瞧他的女婿。』甘度道。『如此——』哀瑪道。『如此。我以爲我們所處的地位很有趣了。』說時。把伊一雙小小的腳。擱在椅旁一隻天鵝絨的低凳上。甘度道。『你以爲有趣麼。』哀瑪道。『我們單在字面上討論是不濟事的。須得設法解決這困難問題纔是。』甘度道。『我竟想不出甚麼法兒來。』哀瑪道。『然而你是一箇政治家。又是箇很聰明的人。遇了困難的事。也自能措置得當。爲甚麼用這種閃爍的話來搪塞過去呢。』甘度道。『你越是逼我。我越是想不出主意來。』哀瑪道。『我有一箇計畫。』甘度道。『我原知道你是有法子的。』哀瑪道。『你分明是竭力獻著殷勤。』甘度道。『我願你常作此想。』哀瑪道。『你聽著。無論如何。我很不願給父親知道』

我們的實情。』甘度插口道。『很不快的實情。』哀瑪道。『你不用到處加些形容詞上去。我父親倘知道了。怕要心碎。那是我很覺悔恨的。我以爲世上子女的差錯。不該更累及父母。直到如今。因了你的相助。又仗著彼此相去很遠。而他在密蘭也不認識甚麼人。所以免了他老人家擔憂。但是一到明天。我們的撒謊和作僞都不免要揭穿了。結果如何。惟有上天知道。我只索求你相助。免去這回事。明天他來時。須給他瞧見我們。同在一起。我們的說話和形容中。都不要露出一些實情來。這是我們所必須做到的。』

哀瑪說得很懇切很堅決。甘度很著意的聽著。伊說完後。他暫時不做聲。於是伊又不耐的說道。『我先就和你說過。這不過是一齣喜劇。爲了慈善事業排演的一齣戲。可也不費你甚麼呢。』甘度道。『呀。這事我準備做願意做的。但你不怕從中生變。把全盤的事都弄糟麼。』哀瑪道。『怎麼說。』

甘度道。『有那些下人們在著。』哀瑪道。『明天把你的新下人打發開去。給假一天。由我對奇山伯說一聲兒。』甘度道。『很好。但是萬一有朋友恰恰撞進來呢。』哀瑪道。『你須吩咐奇山伯。無論是誰。一概回絕說不在家。』甘度道。『我們怕還須上火車站迎你父親去。旁人見我們倆在一起。可怎麼說。』哀瑪道。『他們不會瞧見我們。我們坐一輛轎車趕得快些。』甘度道。『你父親總須在這裏盤桓一天。任他如何不起疑。但我這屋子現在不是很像鰥夫的寓所麼。』哀瑪道。『咦。這好改變過來的。我的活計桌和旁的小東西。還有那樂器。今夜可送到這裏來。你要知道。這都是我們喜劇中的砌末。』甘度道。『但是——』哀瑪忙道。『咦。你那旁的房間中多分也已有所變動麼。』甘度很莊重的答道。『不。並沒變動。百物都像你去時一樣。』哀瑪道。『出於情感麼。』甘度道。『出於尊重。』哀瑪道。『一千

簡感謝。你可還有旁的異議麼。』甘度道。『一些沒有。第一要著。就是我們怎樣騙過喬介毅先生。』

哀瑪做著譏諷的口氣道。『裝做一對很有情感的夫婦。我們須得回想那過去的快樂。更記起那蜜月中一切沒意識的影事。』伊丈夫忙道。『咦。我完全都忘懷了。』那時兩下裏面對面的瞧著。好似兩箇決鬪者。彼此估量氣力的一般。哀瑪道。『我要求你犧牲明天這一天。未免自私自利。你可沒有旁的約麼。』甘度道。『沒有。即使有約。也得取消了。』哀瑪道。『多謝。但是今晚你儘可自由。我不用你作伴。』甘度道。『你是甚麼意思。』哀瑪道。『我須留在這裏布置一切。還須把一部分的舞臺佈景搬過來。如此裝扮得更相像了。我不用你留在這裏瞧著我。在你太覺沈悶。你出去——無論到那裏——因為在明天十點鐘以前。你是很自由的。』甘度道。『我本要上一家跳

舞會去——但你倘願意的。我也可留在家中——」哀瑪忙道：「爲甚麼。咳。不必。我們廝守在一起。總須講話。而我們此刻卻沒有甚麼話講了。」甘度道：「沒有甚麼講。也許——已講得太多了。如此你倘能恕我。我要更衣去咧。」

「哀瑪彎了彎腰。甘度便走了出去。瞧去似乎世上一些兒沒有使他著惱的事。其實他覺得心中不像外表那麼鎮靜呢。」

他在跳舞會中。心神兀自不屬。那史娣芬妮男爵夫人。不知道他爲了甚麼事。舞了兩三回。到得那四人舞上場時。他就捉空兒溜了出去。回到家中。斗見四下裏的情景已改變過了。那間大客廳已好久不用。如今卻開了。到處點著蠟燭。衣櫥碗櫥也都開了。騰布著一股很濃郁的紫羅蘭香。悲婀娜上。放著一本最新的曲本。家具也移動過。不像平日的呆板了。那許多花瓶中。都插滿了花。哀瑪自己穿著一件茶會用的華服。正點著腳尖。把一箇小石像

放上托架去。

這可是一場夢麼。哀瑪在這裏。這長長的兩年間的分離。他可已忘了——他們很可怕的反目麼。甘度穿過室中時。一壁說道。『晚安。』哀瑪並不回過身來。只答道。『晚安。』

【二】

在結婚以前。他們倆原也癡癡的相愛著。甘度曾跟隨著哀瑪從佛羅倫司到南浦爾。一夜夜的在伊的窗下守候着。哀瑪也曾天天寫八百箋紙的情書給他。又夜夜守在洋臺上。捱延得很晏纔進去。一連三年。這一對小夫婦很快樂。相親相愛。兩人的性情略有不同之點。因為哀瑪給伊父親嬌養慣了。性很躁急。善妒忌。甘度卻是那種平勻的性情。往往很鎮靜。每逢哀瑪發怒時。他只抱著冷靜態度。很輕蔑似的微笑。因此好似火上加柴。使伊益發著惱。

有時他們鬧得很厲害。然而事後仍然和好。彼此倒分外的恩愛了。一天。甘度偶然遇見了一箇女郎。是他往時以爲很愛慕的。不知如何。給哀瑪知道了。這事。責備他不該不告知伊。甘度也生了氣。說他夫人不信任他。索性做出一種冷淡而不在意的神情來。

哀瑪對於丈夫的一片深情。似乎頓時變做了冰冷的輕視。伊爲人很驕傲。想起了有一箇情敵來分伊丈夫的愛情。便覺傷心得很。伊那敏捷的理想中。也相信甘度仍然愛著這旁的婦人。

伊喚伊的丈夫來。甚是鎮靜。聲音也一些兒不顫動。對他說伊已決意還是悄悄地分離的好。不要鬧起來了。甘度呆了一呆。先還反對。只當做是開頑笑的。想把事情和伊說箇明白。但他夫人卻很冷淡而傲慢的回答。他不能說甚麼話。只索靜默著不做聲。要是軟化下來。又似乎失了他的尊嚴。當下便

依從一切條件。由伊自去。斷定伊是驕傲而薄情的。從此以後。他忙著政治生活。常常插身在社會中。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。倒像他這第二次做繆夫。也很快樂呢。只到了獨自一人的時候。他有勇氣對越他的靈魂。便確知自己的一生已毀壞了。

哀瑪去後。就退出交際社會。不給伊丈夫在戲院或是跳舞會中遇見伊。他如今總把他大部分的餘暇消磨在那邊的。但在分手以前。他們曾有一點。雙方同意。便是照常寫信寫給伊的老父。如同沒有離異一樣。

甘度的信中常道。『哀瑪身體很好。但我料伊已把伊的近況都告知你了。伊喚我向你老人家問好。』哀瑪的信中也常說。『甘度身體很好。只是忙得很。他和我同在海濱居住。不能分身到別處去。』喬介毅老人的快樂。就被這一縷極脆薄的牽住著。其實他們從那慘酷的一天分手以後。彼此要見面說

話。卻不是容易的事呢。

哀瑪再進伊丈夫的屋子。懇求他這件事。委實把伊高傲的心拋開了。裝上一箇淡漠而嘲弄的偽君子的假面具。爲鼓起勇氣起見。心中兀自在那裏自語道。『這是爲了父親分上。』

甘度的冷靜謙退。倒給了伊力量。他們兩下裏的談話。也客氣而滿意。對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事。絕口不提。不過口氣中總帶些刺。卻並沒有爭鬧和責罵的事。他們倆的行爲。都像是有意識的人。然而明天怎樣。明天也許如此。從火車站上接了那老人回來。略略鼓勇。多多作僞。完全說著謊話。搬演過去。到得一切都終了之後。他們便又鞠一鞠躬。依舊各走各的路。好像沒有這回事的一般。

飯剛用過了。喬介毅老人微笑著。因為他很覺快樂——他得到這樣熱誠的歡迎。而一切事情也似乎非常的滿意。

那兩個戲子想也裝起笑臉來——但是事實上。他們昨夜以為這些事很容易辦的。到了此時。卻證實了極其困難。譬如哀瑪的父親來時。得把兩臂挽住了他們倆。一壁和女兒接吻。他們沒法。也只得把往時親愛的小名彼此喚著。又隨時在小地方彼此關切。表示出夫婦間的彼此相愛來。甘度有時聽了一句話一種音調。便觸動舊情。臉色變成了慘白。哀瑪臉上卻泛了紅。累得雙方都不自在。他們雖準備著只知做戲。忘了他們是甚麼人。然而從前的餘情還留一些根。一時總不能全忘。更有一層。他們到處都須留心。不要在疎忽的說話之間。露了破綻。以致於全功盡棄。而他們又漸漸地起了一種奇怪的幻覺。以為這喜劇怕要引起甚麼變動。而開出一箇新局面來。喬介毅老人在前

面走上樓去時。哀瑪又很失望的對伊丈夫瞧。他知道伊正在想道。『我們怎樣把這喜劇拖延到傍晚時分。』他把眼光回答道。『我們須要盡我們的力做去。相信其餘的事是好辦的。』

然而最難受的事還要來咧。那喬介毅老人一望到那客室中的圈椅上。尋出好多的問話來。他們沒有提防。回話時就覺得很窘。勉強應付過去。老人放下咖啡杯說道。『是啊。我的孩子們。今天同你們在一起。真快樂極了。哀瑪你瞧。信札果然往來得很勤。然而我總要來瞧瞧你們。雖是時間很短。也是好的。我的兒。你自己可知道你的模樣兒很好。并且比從前更美麗了麼。我說。甘度。伊可不是如此麼。』甘度微笑道。『正是。我也常和伊這麼說。』老人道。『是啊。你信中也是這樣說呢。哀瑪。這是實在的。甘度每有信來。總是提起你。竟沒有旁的話。我料你這孩子。簡直把他迷住了。好一

箇模範的丈夫啊。』哀瑪悄悄地接口道。『是的。他真是一箇模範丈夫。』

這話說後。彼此不言語了一會。甘度低倒了頭。似乎數著地毯上的花朵兒。

老人道。『你姑母伊利沙白。喚我向你們多多致意——你的表妹露瑟麗也囑咐道。可憐的女孩子。伊常多煩惱。』哀瑪帶著冷嘲的聲音道。『伊不是已嫁了伊的心上人兒柏洛麼』。老人道。『是啊。伊嫁了他。彼此也很相愛。不知怎的。末後竟合不上來。不時的反目哭鬧。露瑟麗便回了母家了。』

哀瑪道。『好。伊原該如此。』老人道。『你可是說反話。一箇婦人萬萬不該離去伊的丈夫。噫。如今好了。虧了我一張嘴能說話。勸伊對於伊丈夫寬恕一切。』哀瑪道。『你。爸爸。』老人道。『是啊。我這樣多事。自己倒很覺榮耀。我的孩子。這是你母親的信條。伊是很慈悲。能寬容人的。唉。伊真是一位好婦人。伊慣常說。『一箇人最能愛的。也最能行恕道。』

這當兒大家都靜了不響，喬介毅老人忽又說道。『來。我的孩子們。我要走遍這座屋子。甚麼都要瞧到。我只向四下裏一望。祇覺得到處都是綢緞和天鵝絨。如今我可要瞧箇分明咧。』甘度道。『到這裏來。我們先從大客室瞧起。』

老人走進去時。一面說道。『這房間很壯麗。招待上客。正少不了。你們也常有集會麼。』甘度道。『正是。以前常有集會。比現在來得多。』老人道。『是是。我理會得。你的商務和政治上的事情。定使你費去好多時候呢。這一間又很可愛。咦。這可是妝閣麼。陳飾當然很有意味。哀瑪。那些家具可是你選定的麼。』哀瑪道。『不是。是甘度選定的。』老人轉向他女婿道。『如此我讚你選得好。哀瑪。你可是常在這裏盤桓的。甘度。你可曾防著有人來用情於伊麼。』甘度道。『我很知道吾妻的爲人。』老人又問道。

『哀瑪。你可有妒忌的事麼。』哀瑪忙道。『我是很知道吾夫的。』兩人的回話。都使喬介毅老人十分滿意。

老人道。『這臥房很美麗。彩色也很調和。』說時。向四面擡著眼瞧。好像失落了甚麼東西似的。又道。『哀瑪。』哀瑪忙道。『爸爸。甚麼事。』老人道。『你母親的遺像呢——我怎麼一逕沒有瞧見。』伊不知道這話該怎樣作答。伊丈夫接口道。『我們曾到別處去住過。行李等件還沒有全帶回來。』老人道。『但是這遺像不該拋在後面。好在這也一樣。哀瑪永不會忘伊母親的。呀。甘度。你要知道。伊在臨死時。曾和我說。爲了我們女兒一輩子幸福分上。須得犧牲百事。因此伊便成全了你這頭婚姻。那時哀瑪曾來向我說。』爸爸。要是我不能嫁與甘度。我就永遠不能快樂。』我想起了亡妻。纔決定下來。似乎你們兩口兒在第一年中。早就深深的掉在情網裏。哀瑪臉

色憔悴。泛了慘白。甘度。你更像一箇瘋子一般。唉。少年情人是何等的獸啊。哀瑪你可還記得。我們和甘度同去的那次英國領事館中的跳舞會麼。』哀瑪隨口答道。『正是。我還記得。』老人道。『那晚大家不等我宣布消息。早已瞧到你們已訂了婚約。便人人開始向我道喜。呀。我瞧你們倆簡直是恩情太深了。』甘度應聲道。『是啊。簡直是太深了。』老人道。『我原望你們如此。好好。哀瑪。望你們的恩情永遠繼續下去。』哀瑪道。『我們也希望如此。』

『這是甚麼房。怎的卻下了鎖。』原來這是甘度現在所用的臥房。哀瑪沒有進去過。卻不料他老人家處處都要瞧到呢。甘度一時也楞住了。回不出話。哀瑪忙來搭救他道。『爸爸。這是一間不用的房』。老人道。『呀。我要是能留著。你們可是備給我的麼。可惜我今夜定須走了。』甘度道。『是啊

。真是可惜。」老人道。「然而不打緊。我要看看我的房。聊以自慰——」哀瑪急道。「爸爸。但是——」老人道。「我理會得。房中一定沒有收拾整齊。咳。孩子。這也不打緊。——一些兒不打緊。」

甘度沒法。只得鼓勇掏出鑰匙把門開了。老人道。「咳。好一間房。我的兒。收拾得也齊整。咳。那邊還有你的照像。我確知這定是甘度給我放著的。謝謝你。我親愛的孩子。難爲你想得周到。但我這回真的不能留著。而我心中是極願意的。」

他們回到客室中坐下。夫婦倆都心神不屬。喬介毅老人要是心地敏銳些。就能瞧出這其間有些不對。幸而這位好老先生是不會猜謎兒的。當下他又說道。「你們離去這麼一座美麗的屋子。何等的可惜。」哀瑪道。「爲甚麼。爸爸。」老人道。「咳。甘度倘中選了議員。你們一年中便須有六箇月住在

羅馬。我料甘度決不肯拋你一箇人。留在密蘭的。你們須有兩座屋子——很不方便——而我卻不以爲意。你們倘到了羅馬。我至少一箇月能瞧你們一次。——從南浦爾到羅馬。是很短很容易的路程。而從南浦爾到這裏密蘭——不。那就太遠。太遠了。如此。我們以後定能時常相見。」

【四】

我們這兩箇戲子。既把喬介毅老人送到了火車站上。同坐著馬車回來。都不覺吐了口氣。到此那喜劇已閉幕。他們倆仍須回復原狀。哀瑪在車窗中望著那一天雨。甘度卻坐著不動。他們如今又變做陌路人了。甘度偶不留神。觸了哀瑪的臂。忙道歉道。『請你恕我。』哀瑪冷然道。『使得。』這時兩人委實又成了陌路人。但他們心上還溫著這一天中的事情。記起他們所覺得的感想。將到那分路的所在。甘度問道。『你可願意直達府上麼。』哀瑪道

『且慢。我還須到你那裏去。助著婢子收拾我帶來的零星東西。收拾完了。我就立刻回去。』甘度道。『很好。』

他們到了宅中。哀瑪一逕上樓去。穿過大客室。直到妝閣。甘度投身在客室中一隻溫榻上。假做看一張新聞紙。其實他聽著伊的腳步。在隔室裏緩緩的走動。他又有一二次從那開著的門中瞧見伊經過。末後他忽的破口呼道。

『你不覺得乏麼。我可能助你。』哀瑪答道。『不必。謝謝。我快要完了。』

少停。伊便到客室中坐下。模樣兒甚是疲乏。這一天的刺激。委實使伊乏極了。伊向四面望了一下。好似失掉了甚麼。這當兒。甘度恰放下新聞紙來。伊便問。『可是仍在下雨麼。』甘度道。『正是。仍在下雨。』哀瑪道。『那車子還沒有來麼。』甘度道。『我當真不知道。且待我瞧去。』哀瑪道。『不要忙。十分鐘中。車子總得來了。』甘度道。『可要我送你回去麼。』

『哀瑪忙道。』『謝謝你。這箇儘可不必。』

這十分鐘。在他們可是像一世紀。或片刻兒麼。大約是兼而有之。到得下人來報車子已在門前時。哀瑪便緩緩地站起身來。走到一面大鏡之前。戴上帽子。只爲伊的手指兒微微顫著。摸索了好些時候。纔把帽針拴上。接著伊又慢慢的套上手套。更在鏡前整理了一下。纔轉身向甘度道別。

他從溫榻中起來。臉色白得像死的一般。哀瑪道。『再會。』甘度並不回答。伊便傲然的轉身走出客室。一些兒不軟化。腳步甚是堅定。但伊知道伊的丈夫正跟在背後。伊到了門前。伸手去揭那天鵝絨的門帘。甘度卻很敏捷。刷的拽下那門帘來。伊的手便接觸了他的手。他悄然說道。『哀瑪。你忘卻告知我。說你已恕我了。』那聲音中含着悲哀和熱情。正在心中交戰。哀瑪斗的轉身向着他。把臉兒伏在他的肩上。因爲他們兩人之間。舊情復活。

比先前更爲濃厚了。甘度道。『親愛的。你從此可不去了麼。』哀瑪道。『甘度。不去了。我們快去把母親的遺像取回來。』

按薛綠女士 M. Serao 爲意大利近代名小說家。以一八五六年生於希臘。其父爲意大利人。而女士於意大利文並不深造。恆以英文治小說。所作能描寫人情。鞭辟入裏。此作英名“An Intervention”可覘其作風也。

畢朗狄洛氏作

烏夜啼

『寧佛露瑟在家麼。』

『在家。只須叩門好了。』

老馬拉克拉齊便叩著門。聽得寧佛露瑟的聲音。像烏鳴般說道。『我在這裏。我來了。』

馬拉克拉齊於是坐在門外階石上。這是伊天然的座位。這種階石。是和法尼亞鎮所有小屋前的階石一樣的。這老婆子雖從不曾公然向人要錢。然而伊是個丐婆。伊往往坐在那裏。悄悄地睡著或哭著。有人走過。便丟下一箇銅幣或一片麪包。丟在伊的圍裙裏。當下伊從瞌睡或哭泣中掙扎起來。親著那

銅幣和麪包。當胸畫著十字。一會兒卻又繼續的哭泣或瞌睡了。

伊似乎是一堆的破衣爛布。伊那羊皮紙似的面龐上。堆滿著皺紋。當中卻是一雙血紅的眼睛。因為不住的哭。哭成這模樣了。羣蠅飛聚在伊的身上。伊只為愁苦過甚。並不覺得。也並不拂開去。伊那幾縷乾而稀少的頭髮。在中間分開。打成了兩箇小結兒。掛在耳上。端為伊少年時帶慣了大耳環。耳邊已破碎了。

鄰人們坐在伊們的石階上。也不再注意於伊了。伊們差不多鎮日價坐在那裏。縫著衣服。揀著菜蔬。織著襪子。大家都忙著。在屋子前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談。在那煙霧漲氣的小街中。有許多齷齪小孩子。在陽光下頑耍。有的完全裸體。有的只穿一件襖衫。小雞抓著地。豬在垃圾堆中呱呱地叫。

他們講起又有一班新的移民。明天動身往美洲去。內中有一人說道。『沙

洛施可麥也去的。他留下了他的妻和三箇子女在這裏。』又有一人說道。『維多史高迭留下五箇孩子。他的妻快又要生一箇了。』過去又有人嚷道。『那麼齊李格西的屋子裏。終夜哭著。伊兒子尼谷剛滿了軍役回來。明天也要出去。』

老馬拉克拉齊聽了這些話。便把肩巾堵住了伊的嘴。使那哭聲不放出來。原來伊有兩箇兒子。在十四年前往美洲去。他們本答應四五年後就回來的。但他們在那邊已發了財。便忘卻家中的老母了。

每次有一班移民離法尼亞時。伊總得到寧佛露瑟那裏去。求伊代寫一封信。如此可以交與甚麼人帶給伊的二子了。那時伊總得跟了那班人沿著塵沙迷漫的街道走去。有的背著皮袋。有的提著包裹。直到近邊鎮中的車站上。送行的母啊。妻啊。姊妹啊。都很悲哀的哭著。伊一路走去時。往往眼睜睜地

直瞧著那一箇少年。他們正在強爲歡笑。壓下這別離的痛苦。有人見伊這麼瞧著。便對伊嚷道。『老瘋婦。你爲甚麼像這樣的瞧著我。你可是要挖去我的眼珠子麼。』老婆子答道。『好人兒。不是的。我只羨慕你這雙眼睛。能瞧見我的二子。請你告知他們。倘再挨延下去。怕不能再見我的面了。』

此時鄰近人家。又在議論明天動身出去的那班人。有一箇老人正在聽著。悄悄地吸煙。身體直挺挺的躺在巷尾。把他的頭靠在驢背的包裹上。斗的豎起身來。將兩隻瘦手放在胸口。一壁吐著口涎。一壁說道。『要是我做了國王。要是我做了國王。那我決不許再有一封信從法尼亞送往那邊去。』有一箇鄰人嚷道。『呵呵。加谷施必奈。照你這般說。教這裏一般可憐的母親和妻子。無消無息。無依無靠。又怎麼處呢。』那老人又吐著口涎。喃喃說道。『是啊。越是有信送去。越是使爲母的降爲傭婦。爲妻的走入邪路。伊們

的信中爲甚麼不說些艱難困苦的話。而只是說著好的事情。所以每一封信送到那邊。便使那班不解事的孩子掉頭而去。不再念家了。以致我們這裏的田中。再也沒有工作的人。試問如今留在法尼亞的還有些甚麼人啊。不過是老年人。婦女和小孩子。我雖有田地。卻只索瞧著田中荒蕪不治。試問我只有
一雙臂。濟甚麼事呢。

正說時。寧佛露瑟已開門出來了。這一條狹狹的巷中。頓似來了一片陽光。一張白淨的臉龐。漆黑有光的眼睛。猩紅的嘴唇。苗條而柔軟的身材。伊似乎呼吸著愉快和驕傲的空氣。一條印著許多黃色太陽的紅紗大帕子。扣在胸口。耳上掛著月形的大金環。一頭光亮烏黑的頭髮。隨意掠後打了箇結。著在頸子上。用一把小銀刀絞住了。伊只嫁了兩年。就做了寡婦。第二箇丈夫又拋下伊。在五年前往美洲去了。鄰人們都用懷疑的眼光瞧著。覺得伊是

易於得到安慰的。而暗中都在羨伊妒伊。

寧佛露瑟問道。『馬拉克拉齊。誰在這兒哭啊。』老婆子道。『我失去了兩箇兒子。都是像日光般美麗的。我又怎能不哭呢。』寧佛露瑟道。『真的美麗極了。實在你也不值得爲了他們哭。他們儘在那邊自由自在的度日。卻拋了你死在這裏做一箇丐婆。』老婆子道。『這有甚麼相干。我是他們的母親。孩子們在外邊。又那得知道我的愁苦啊。』寧佛露瑟道。『咦。他們說你平日總是太麻煩。又常常眼淚婆婆的哭著。纔把他們攆走了。』那老婆子很驚異的站起身來。把雙手播著伊的胸脯。大呼道。『我。我麼。誰說這話的。我竟這樣對我的兒子麼。我麼。誰……』當下有一箇鄰人插口道。『咦。由伊說罷。你不見伊正在開顏笑麼。』

寧佛露瑟笑著。很輕蔑的搖著兩條大腿。當下見自己作弄苦了那老婆子。

便假做過意不去似的。柔聲問道。『別難受。你可要甚麼啊。』老婆子把抖顫的手伸到胸口。掏摸出一張皺皺的箋紙和一箇信封來。遞與寧佛露瑟。現出懇求的模樣道。『你可能幫助我麼。』寧佛露瑟道。『寫信麼。又是一封信麼。你已寄了多少信去了。』那老婆子帶著哭聲說道。『你倘能幫助我……』寧佛露瑟知道一時打發不開伊。便請伊入到屋中。

伊的屋子是和鄰人們不同的。一間挺大的房間。關上了門。略嫌黑暗。因為只有一扇窗子。放進光來。四壁刷著白粉。地上鋪著磚塊。室中放著一具衣櫥。一張小桌子。一隻大理石面的大五斗櫃。都是些極平常的家具。可是寧佛露瑟原是箇鄉間的女成衣匠。收入沒有一定。已有些兒應付不了咧。

伊取了筆和墨水壺。把那皺紙在五斗櫃上鋪平了。預備寫信。因便起身說道。『快些。開始說來。』那老婆子開口說道。『親愛的二兒。』寧佛露瑟

很厭倦似的吐了口氣。代伊接下去說道。『我的眼睛不能再哭了。』老婆子續說道。『因為我的眼睛急著要見你們最後的一次。熱熱的直要燒將起來。……』寧佛露瑟催促道。『說下去。說下去。這些話至少已寫了三十次了。』老婆子道。『你儘管照著寫。親愛的心。這都是實在的話。你可能見到麼。』仍請你寫『親愛的二兒……』寧佛露瑟道。『仍從頭上寫起麼。』老婆子道。『不。另有別的話。昨夜我足足想了一夜。請聽著。』親愛的二兒。你那可憐的老母立著誓允許你們。——敢立著誓允許你們。說你們倘回到法尼亞來時。伊就得把那小屋子讓與你們。』寧佛露瑟止不住笑出聲來道。『還要提起那屋子麼。他們得了你這四壁頹然一吹便倒的屋子。便怎麼樣。』那老婆子很固執的說道。『你這樣寫好了。你這小傻子。難道不知道家裏的四塊石頭。比了外邊一箇國度還值錢麼。你儘管寫。你儘管寫。』寧佛露瑟

道。『我已寫了。你還有甚麼話要加上麼。』

老婆子道。『如今這樣寫。一親愛的小兒子們。你們那可憐的母親。因爲寒冬已到了門口了。冷得正在打顫。我想做一件小小的外衣穿。卻是無從做起。因此伊求你們發些慈悲之心。只須寄給伊兩塊錢好了。……』寧佛露瑟摺好了那張信紙。插入信封中去道。『夠了夠了。我已寫完了。夠了。』老婆子道。『你可曾把兩塊錢寫上去麼。一切都寫得很好麼。』寧佛露瑟道。『呀。我和你說。甚麼都寫了。……』老婆子道。『請耐心些。對我這可憐的老婆子。請略略耐心些。我的女兒。願上帝和聖母降福於你。』說完。取了那信。納入胸口。伊想去交給摩齊李格西的兒子。他是上紐約去的。而伊的兩箇兒子恰也在紐約。當下伊便將信送去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黃昏已來了。婦女們都已退入屋中。人家的門差不多都關閉了。那狹狹的街中。不見一箇人影。那點街燈的人。正在巡行街上。帶了他的梯子。把幾盞煤油燈都點上了火。然而燈光暗暗的。只使這寂靜無聲的街巷中。更見得陰森罷了。

那老馬拉克拉齊一路走去。雙手按住了胸口的那封信。似乎要把伊慈母的熱愛。灌注到片紙之上。伊覺得這一次那兩箇兒子。可不能再拒絕伊的請求了。然而不知怎的。對於這封信總不大滿意。伊以爲寧佛露瑟寫得太快了。末尾要兩塊錢做衣服的話。不知當真寫上去沒有。可是他們的老母正在這裏抖顫著。孩子們卻已富了。這兩塊錢又算得甚麼事呢。

慕地裏聽得了腳步之聲。伊便在一盞街燈下停住了。來的是誰啊。咳。原來是地方上的公共醫生。他是一箇青年。剛到這兒來。傳聞他不久就須他去

並不是爲他的成績不好。只爲和當地的幾箇小地主合不上來。然而一般窮苦的人。都很歡喜他的。他們說。他也要到美洲去。但他已沒有母親。是箇孤獨的人。

馬拉克拉齊道。『醫士。你可能給我幫箇忙麼。』

那少年醫生很驚異的在街燈下站住了。原來他一路正在想著心事。並沒有留意到這老婆子。當下便問道。『是誰啊。呀。原來是你。』他記得曾有好多次瞧見伊。像破布堆似的坐在人家門前。這時伊又說道。『你可能幫我箇忙。給我讀一讀這封寄與我二子的信麼。』醫生整了整他的眼鏡道。『只要我瞧得分明。』

馬拉克拉齊掏出那封信來。遞與醫生。醫生只讀了『親愛的二兒』一句。就頓住了讀不下去。但他任是把那信紙接近了眼睛。或是湊在燈光之下。翻

到這邊。翻到那邊。卻兀自瞧不出甚麼來。末後纔說道。『這是甚麼一回事啊。』那老婆子怯生生地問道。『你可是讀不來麼。』醫生放聲笑道。『然而這上邊沒有甚麼啊。你瞧。不過狂塗了四筆罷了。』老婆子急道。『這使不得。』醫生道。『確是如此。你瞧……一些兒沒有。沒有寫甚麼字。』老婆子道。『竟有這種事麼。但我親自講與寧佛露瑟聽……而我也明明瞧見伊寫的。』醫生聳了聳肩道。『伊定是假裝出來的。』

馬拉克拉齊張開了嘴。用力在胸口擊了一下。怒呼道。『咄。騙子。伊爲甚麼這樣欺騙我。唉。怪不得我的兒子不給我回信了。伊始終沒有寫過甚麼。我所說給伊聽的。一些兒沒有寫上去。……原來是這箇原因。我的兒子們從沒知道我的情況。我正在苦苦的死等著他們。醫士。伊一逕在那裏和我開頑笑。我卻還埋怨孩子們忘了老母。呀。上帝。呀。上帝。怎麼竟有人欺騙

一箇母親。欺騙我這樣一箇可憐的老婆子。何等的可恥。何等的可恥。」

那少年醫生很感動。也很爲憤怒。盡力的安慰伊。又問明了寧佛露瑟是甚麼人。住在那裏。這當兒這心碎的老婆子。對於伊那身在遠方久不來信的兩箇兒子。已曲爲寬恕。深悔自己先前錯怪了他們。伊說那寄去的好幾封信中。要是有一封當真是好好的寫。而達到了他們的手中。那麼他們早就飛一般的回來了。醫生柔聲向伊道。『勇敢。勇敢。不要再失望了。明天早上。你到我那裏來。我再給你寫一封信。此刻快去睡罷。快去睡罷。』

但是兩點鐘後。那醫生重又經過這條街。他見那老婆子蜷伏在街燈之下。還是哀哀的哭。他便扶了伊起來。伴伊回去。一壁問道。『你住在那裏。』老婆子道。『呀。醫士……我有一所小小屋子。恰在這裏下面。當著本村的入口處。我託那女騙子寫信給我的二子。曾說他們倘回來時。我便立刻將屋

子讓與他們。這無恥的人。竟放聲而笑。因爲那屋子四壁將倒。門也破了……但我……』醫生插口道。『著啊。著啊。快回去睡。明天我們信中也提起這屋子的話。此刻回去罷。』

第二天清早。那少年醫生便直接去找尋寧佛露瑟。他正在探問伊的住址。卻可巧問到了伊。寧佛露瑟暈紅了臉。微笑著說道。『醫士。我住在這裏。這正是我啊。』當下便請了醫生進去。伊在平日。曾有好幾回把愉快的眼光。瞧著這年少翩翩的醫生。只爲伊身體很健旺。不能去請他診治。此刻見他自己來和伊談話。真的是驚喜極了。伊聽了醫生一番陳述。瞧他很有憤激之色。便也現著嬌暝的模樣。半閉了妙目。向他說。『醫士。請恕我。你可是爲了那瘋老婆子著惱麼。醫士。這村中人人都知道伊。再也沒有人留意於伊了。你不妨去問問旁的人。大家都能告訴你。伊是瘋了。伊當真是瘋了十四

年了。自伊兩箇兒子動身往美洲去後。就發了瘋。伊又不肯自認他們早忘懷了伊。還是不住的寫信。寫信。我就爲了要使伊安靜。便假做……一次次的給伊寫信。而那班動身出去的人。也假做給伊帶去。使伊快樂。因此這可憐的老東西。便常在希望之中。是啊。醫士。大凡對於出去的人。總是可憐見他。而對於留在家裏的人。卻不加憐憫的。上帝知道。當初我丈夫出門時。我也曾哀哀的哭。如今卻要及時行樂。聊以自娛了。可是這世界甚是悲苦啊。』醫生道。『但你也許有錢可以活命。而那可憐的老婆子。卻——』寧佛露瑟怫然答道。『不。先生。你怕不相信罷。伊也儘可活命。只須伊自己要就是了。然而伊卻不要。』醫生揚著眉問道。『甚麼一回事。』

寧佛露瑟見他有詫異的神情。便放聲笑將起來。露出那結實而雪白的牙齒。接著說道。『噢。是啊。因爲伊在這裏另有一箇兒子。是最幼的。他很願

和伊同居。使伊不致有衣食之憂。但伊不願意到他那邊去。『那少年醫生更驚異的問道。『另有一箇兒子麼。是伊的麼。』寧佛露瑟道。『是的。先生。他名喚羅谷德魯比。伊不願意到他那邊去。』醫生道。『爲甚麼不願意去呢。』寧佛露瑟道。『因爲伊是瘋了。伊日夜的哭著那兩箇拋撇伊的兒子。卻偏偏不肯接受伊另一兒子的一片麪包。他曾屢次來求過伊了。而伊自願向陌生人乞食。』醫生道。『也許這兒子薄待伊罷。此外還有甚麼別的说法麼。』寧佛露瑟道。『我想未必。我是知道羅谷德魯比這人的。他性靜而貌醜。但他並非歹人。他又何等的力作。爲了他的妻子和兒女而力作。不知道旁的事情。先生。你倘要親自瞧瞧他。走去不多路便是。請看。你沿著這條路。到村外約摸一英里又四分之一。見右面有一所屋子。叫做「柱屋。」他就住在那裏。他租了這小小的住處。過着很好的生活。你前去瞧時。便知道

我的話不錯了。『醫生益發覺得那老婆子可怪了。於是起身說道。『好。我去走遭。』』

他沿著街快步走去。一壁瞧那兩面乾燥的田野。正在等雨水來滋潤。人力來耕種。但因人工缺少。耕種無人。田野的四面。都籠罩一種荒涼和愁慘的氣象。那「柱屋」就在那邊。因爲一角被一座希臘古廟的一根柱子支撐著。故有「柱屋」之稱。這屋子實是一所小小的茅舍。後面遮著一帶茂密的無花果矮樹。前面有兩堆挺大的乾草堆。

那醫生停住在一扇破鏽的鐵門之前。開口問道。『可有人在家麼。』一箇十歲光景的孩子。赤著腳。走上前來。一頭亂亂的紅頭髮。被日光曬淡了。一雙碧睛。直好似野獸一般。醫生問道。『你可是羅谷德魯比的兒子麼。』孩子答道。『是的。先生。』醫生道。『你父親在那裏。』孩子道。『他正

在那邊卸下驢背上的肥料來。」

羅谷的妻正在屋前給伊長女梳頭髮。那女孩子約在十二歲左右。坐在一隻翻轉的牛奶桶上。膝蓋上捧持著一箇生只幾箇月的嬰孩。另外一箇孩子在。地上一羣小雞中間爬著。那些雞往來自如。竟一些兒沒有害怕他的樣子。少年醫生前去對那婦人說道。『我有話要和羅谷德魯比說。我是這裏村中的新醫生。』

那婦人呆瞧著他。不明白這位醫生爲了甚麼事情要找伊的丈夫。當下把伊那件粗布的襯衫裹一裹緊。立起身來。遞給他一張椅子。醫生俯下身去。拍拍地上的孩子。另外一箇孩子卻溜開去。喚他父親來了。不上幾分鐘。聽得一陣子重濁的釘鞵聲響。那羅谷德魯比已在無花果樹的中間出現了。

他舉起那因力作而失形的手來。把他額上一隻手織的軟帽。推向腦後。表

示歡迎之意。接著說道。『先生。我親你的手。你可有甚麼命令啊。』醫生見了那種羞怯而莊嚴的態度。反覺不安起來。囁嚅道。『噫。我來……我來和你說……和你說起你母親的事。』羅谷德魯比震了一震。忙問道。『伊可是病了麼。』醫生即忙答道。『不不。伊是……伊是和平常一樣。不過年老而窮苦。沒有人照顧伊當心伊罷了。……』

醫生正這樣說著。羅谷德魯比甚是激動。末後他再也忍不住了。便道。『醫士。你再有旁的話對我說麼。那我一定領教。但你要專來和我討論母親的事。那我可要向先生告簡罪。仍去工作去了。』醫生一意思絆住他。因又說道。『且等一會……我原知道有你在這裏。伊不致有甚麼欠缺了。只是據他們說。你——。』羅谷德魯比斗的跳起身來。指着那門道。『先生請過來。這是窮人的屋子。但你既是醫士。總也看得多了。我要給你瞧那牀鋪是

常常預備著。專給那位好老太太用的。伊是我的母親。我不能更用別的稱呼。這裏是我的妻子。這裏是我的兒女。我原曾命令伊們服侍這位老太太。要像服侍聖母一樣的。先生。因為母親本是神聖的啊。試想我是怎樣待這位母親。而伊為甚麼當著全村羞辱我。使他們不知當我是甚麼人。先生。我確是自幼兒在父親方面生長起來的。但我很尊敬伊。願伊安好。當年伊那兩箇兒子動身往美洲去時。我曾立刻跑去接伊來。要請伊做我家中的女王。先生。伊不來。伊竟在村中往來乞食。有意做成這箇樣子來羞辱我。先生。我曾立下了誓。要是伊那兩箇兒子再回到法尼亞來時。我就得殺死他們。因為這十四年來。我為他們受盡了恥辱。挨盡了苦痛了。』羅谷德魯比說到這裏。瑟瑟地打顫。臉上已變了形。把臂兒抹去了他口中的涎沫。兩眼也睜得血紅了。

那少年醫生呆立著對他瞧。開口不得。一會兒纔說道。『也許就爲了你痛恨那兩箇哥哥。因此你母親不願意受你的給養麼。』羅谷德魯比握著拳嚷道。『爲這箇麼。但我先前何嘗恨過他們。不過現在使我和母親一同挨這痛苦。我纔恨他們了。他們在這裏時。並不做工。我卻爲了大家工作。有時他們來對我說。夜中沒東西喫。母親可要挨著餓睡了。我就給他們錢。他們酗酒。花錢在女人們身上。我也給他們錢。他們動身上美洲去時。我也爲了他們悲痛。我妻子在這裏。伊可以奉告一切的。』醫生止不住問道。『如此爲的是甚麼啊。』羅谷德魯比冷笑道。『爲甚麼。只爲我母親說。我不是伊的兒子。』醫生忙道。『怎的。』羅谷德魯比道。『醫士。你聽伊說明罷。我沒有時間了。那邊正有人等著。騾背上的貨還沒有卸完。……你瞧。我的話也說得混亂了。還是讓伊告訴你罷。』

醫生大受感動。沒精打彩的回到村中。決意要探明這一件怪事。他恰見老馬拉克拉齊仍還坐在伊屋前的階石上等著。像先前一樣。他略略放出粗暴的聲音。向伊說道。『到這兒來。』他在前面走。把那老婆子導到了他的寫字間中。喚伊坐下了。便很嚴厲的瞧著伊說道。『我曾在「柱屋」中和你的兒子談過話了。你爲甚麼不告訴我這裏另有一箇兒子啊。』

馬拉克拉齊對他瞧著。先只迷惑。繼以震怖。將伊那雙抖顫的手掠過額角。更伸到頭髮中去。顫聲說道。『呀。先生。你說起了那箇兒子。使我周身都出冷汗了。……我求你。不要提起他。』醫生問道。『爲的是甚麼。他怎樣待錯了。快說下去。把原因說與我聽。』那老婆子忙道。『他並沒有錯待了我。這是我良心上應當說的。但我……先生。你瞧。我說起了他。何等顫……先生。因爲他並不是我的兒子。』那少年醫生耐不住了。大聲問

道。『你怎麼說他不是你的兒子。你說的是甚麼。你可是傻子還是瘋子啊。難道不是你自己生下的麼。』那老婆子垂倒了頭。低下了那雙血紅的眼睛。答道。『是的。先生。我也許是傻子罷。瘋卻未必。先生。然而有的事你是不能知道的。因為你那時還是箇小孩子。我已有了白髮。既捱足了痛苦。事情可也見得多了。親愛的先生。我所見的事。怕也是你所意想不到的。』醫生催伊道。『你見了些甚麼事情。快和我說。』那老婆子搖頭太息道。『萬惡的事情。萬惡的事情。那時你還不在上帝的心上。而我這一雙哭過血淚出來的眼睛。卻親自瞧見的。先生。你可曾聽得過一箇喚做甘尼白度的這箇人麼。』醫生道。『可是加利波的麼。』老婆子道。『是的。先生。他趕到我們這兒來。弄得鄉下一帶和城市中都造反了。反抗那上帝和人類的一切法律。你可曾聽人說起過麼。』醫生道。『聽得聽得。快說下去。加利波的和這

事又有甚麼相干啊。』老婆子道。『自然是相干的。這甘尼白度來時。就發下命令。將村中所有牢獄一起開放。先生。你試想。這麼一來。上帝便怒譴我們全國了。那些萬惡的賊。萬惡的殺人犯。野獸。受了好多年鐵索郎當之苦。到此都恢復了自由。這其間就有一箇最最兇惡的漢子。名喚古刺賈密齊。他是強盜的頭領。往往殺人行樂。像撲殺蒼蠅一般。他說。『這是試試火藥。』他路過了法尼亞。凡有不願跟隨他的。都被他生生殺死了。我那時嫁了幾年。就生了兩箇兒子。如今他們就在美洲。確是我的親骨肉。當初我們住在北齊都的附近。我丈夫租著一所田莊。安然度日。古刺賈密齊恰恰路過。便用強把我丈夫拉去了。兩天以後。纔見他像死人般回來。再也不像平日的模樣。他眼中看見了種種慘無人道的事。卻說不出來。可憐的人。他且還藏過了一雙手。因為厭惡他兩天中被逼而做下的事情。呀。先生。我見他像

這樣的立在我面前。我的心似乎停止跳躍了。喚著他道。『吾愛。吾愛。你幹下了甚麼事啊。』他不說話。我又道。『你這回是逃跑的麼。此刻倘被他們拿住。那就得殺死你咧。』他說不出甚麼話來。兀自把一雙發瘋似的眼睛。瞧着爐火。一會兒說道。『還是死的好。』於是不再說話了。他躲過了三天。第四天就出去。可是我們很窮苦。他必須工作。天已入夜了。他並不回來。我等著等著。呀。上帝。我早就知道了。心中仍想道。『誰知道呢。他們也許並不殺死他。不過把他拿去就是了。』六天後我得了消息。說古刺賈密齊同著他的盜黨正在孟德魯薩郡中。此郡本屬於烈高立尼僧侶的。僧侶們都逃跑了。我昏昏沈沈的上那邊去。約有六英里多的路程。先生。這一天的風大極了。我一輩子從沒有見過。似乎是那些被殺者的冤魂。正在高喊著復仇。這風挾著我。飛一般前去。不到一箇鐘頭。就到了那邊僧寺之前。這僧

寺是立在許多黑楊樹的中間。有一座圍著高牆的大院子。要進寺去。是走那狹狹的邊門的。我拾了一塊石塊上去叩門。叩得很響。只是叩了又叩，不見開門。我叩得更急。末後門纔開了。呀。我瞧見的是甚麼呀。」

這當兒老馬拉克拉齊立起身來。面上滿現著恐怖之色。一雙血紅的眼睛睜視著。伸出了一隻手指頭緊握著不放。伊掙扎了一會。纔喃喃說道。「他們的手中……他們的手中……那班殺人犯……」醫生不耐道。「怎麼樣。」老婆子道。「他們正在院子裏作拋球之戲……只是用的人頭……黑黑的。滿罩着泥土……他們握住了頭髮……內中一箇。便是我丈夫的頭……他。古刺賈密齊握著。直向我這邊拋來。我嘶聲大叫起來。直叫破了我的咽喉和胸脯。這樣的聲音。直使他們殺人犯聽著也抖顫了。但那古刺賈密齊伸手來扼住我的喉時。他部下早有一人怒撲上去。接著便四箇五箇十箇人都鼓起了勇氣。

撲到他的身上。醫士。他們竟也叛變了。反抗那專制殘酷的惡魔。而更使我痛快滿意的。就是瞧見他被自己的夥伴殺死在我的眼前。』馬拉克拉齊說完。倒在椅中。很乏力似的喘息著。身體又抖顫起來。

那少年醫生立著對伊瞧。臉上畫出一派恐怖和憎惡的神情。但他定了神一想。仍不明白這一回事。和伊那另一兒子有甚麼相干呢。老馬拉克拉齊接上了氣。便又說道。『你等著。要知那第一箇叛變而第一箇衛護我的人。名兒喚做馬谷德魯比。』醫生急道。『唉。如此這羅谷……』馬拉克拉齊答道。『即是他的兒子。醫士。你試想。我眼見了這些慘酷的事。豈能更做此人的妻子。但他無論如何。一定要我。一連三箇月。把我網縛著。又因我叫喊之故。把我的嘴塞住了。我恨極。沒命的敲他。三箇月後。他們將他拏住了。打入牢獄。不久便死在獄中。呀。先生。我委實立過誓。願意斬絕了我的命

脈。不使他的兒子。投生到世界中來。我覺得萬萬不能瞧他抱在我的臂間啊。他生下來時。我幾乎送命。多謝我的母親。由伊幫助我。并且也不把孩子抱給我瞧。立時送到他父親方面的親戚家中。將他撫養起來。醫士。你想。我不是儘可說他並非我的兒子麼。』

那少年醫生默想了幾分鐘。纔開口說道。『但他。你的兒子。可有甚麼罪過。』那老婆子答道。『沒有啊。我幾曾說過一句反對他的話。醫士。從沒有說過……但我任是在遠處也不願瞧見他。又怎麼處呢。先生。他竟活像他的父親。他的面貌。體格。便是聲音。也一一相像。……我見了他就打顫。周身都出冷汗。這不是我定要如此。實在是血中不能和他相容。我又有甚麼辦法呢。』

伊等了一會。把手背抹乾了伊的兩眼。生怕那班移民就要離去法尼亞。來

不及帶信去給伊那兩箇真的兒子。伊所親愛的兒子。因便鼓著勇氣。向那默坐深思的醫士說道。『先生。你可能照先前所許我的話。給我幫忙麼。』醫士定一定神。回說已準備了。伊於是走近了寫字檯。重又口述著道。『親愛的二兒……』

畢朗狄洛氏 · Luigi Pirandello 生於南歐之西西利島 · 亦即法帝孛破崙誕生之所也 · 及長 · 久居羅馬 · 任女子師範文學教授 · 其所爲文 · 善於描寫西西利與羅馬之農民生活 · 以寫實派稱 · 三十年來 · 蜚聲意大利文壇 · 迄未少替 · 一九〇四年 · 著說部『馬梯巴士格 · 』名益噪 · 歐洲大戰後 · 常爲梨園編劇 · 因以戲劇家名於時 · 其最有意義之喜劇曰 · 『六箇劇中人覓一箇著作家 · 』嘗出演於美國之紐約云 ·

啞兒多多

他模樣兒很不好看。活像是梅依拉山谷中的一頭野熊。放到平原上來的。一頭漆黑的頭髮。很蓬亂的擁著他那很骯髒的面龐。兩箇小眼睛。像長春花一般黃。兀自流轉不定。

夏天他在田野中徬徨著。偷摘樹上的果子。或採那籬笆上的懸鉤子。或拾了石子。去擲那曝日的蜥蜴。他常作短促的嘶呼。好像是苦熱的秋天午後。一頭猛狗被鐵鏈鎖住了。在那裏吠叫。又像是襁褓中的嬰孩。掉舌作聲一般。因爲他是啞的。可憐的多多。

強盜們把他的舌子割去了。那時他正在草場中替他的主人看牛。場上種著

紅苜蓿花和荳花。都是香香的。他一壁吹著一箇木風笛。一壁看遠處煙雲四起。野鴨亂飛。

這當兒是夏日的黃昏時候。那熱風把橡樹吹動。做成了種種奇怪的模樣。那梅依拉山在紫羅蘭色的霧中。時隱時現。大盜伊摩洛同著兩個黨徒。到草場中來。搶多多看守著的一頭斑牛。多多沒口子的嚷起來。他們便割掉他半截舌子。伊摩洛還向他說道。『你這劊子手的兒子。快去把這回事對他們說罷。』

多多顛顛著回到家裏。兀自揮動兩臂。血浪陣陣。從他口中湧將出來。他微倖保住了性命。但永遠忘不了那大盜伊摩洛。一天他看見伊摩洛銹住了手。由兵士們押解過市。就擲了塊石子在伊摩洛背上。大笑著跑開去了。

過了些時。他離了老母。和那橡樹下的黃色小屋。在鄉中往來徘徊著。赤

著一雙腳。身上又醜。時常捱凍捱餓。受村中孩子們的嘲弄。他便也學成了那種殘酷的性質。

有時他躺在陽光中。慢慢地弄死田中捉來的一隻蜥蜴。或一隻金色的蜻蜓。心中很覺有趣。旁的孩子們倘欺侮他時。他就像野豬見了一羣獵狗。放聲大叫起來。有一天他竟把一箇孩子狠狠的打了一頓。從此以後。大家也不去理他了。

但是米米是愛他的。好一箇溫柔的小女郎。眼睛很明亮伶俐。一張有雀斑的臉。額上覆著一縷櫻黃色的秀髮。他們倆第一次相見時。是在聖洛加禮拜堂的穹門下。米米正縮在門角裏。喫著一小塊麪包。多多沒東西喫。立在一旁呆瞧。不住的舐嘴唇。

米米擡起那雙清明的眼睛來。害羞似的問他道。『你可要喫些麼。我這裏

還有一塊在著。』多多很高興的走過去。取了那麪包，彼此靜著嚼喫。他們的眼睛。卻有三四回相接。便微微的笑。

米米低聲問道。『你從那兒來的。』多多做著手勢。表示他不會說話。又張開嘴來。把那一截黑色的舌根給米米瞧。米米很害怕。疾忙回過頭去。多多微握他的臂兒。眼中含著淚。似乎要說道。『你不要這樣對我。求你可憐見我——不要逃開去。』米米聽了那種奇怪的聲音。打顫起來。當下說了一聲再會。便逃去了。

往後他們倆又遇見了。便像兄妹一般。他們同坐在陽光中。多多把頭擱在米米的身上。兩眼像貓眼般很快樂的閃動。米米將纖指掠著多多的頭髮。講一箇術士和公主的故事。

米米說著道。『有一次有一位國王。他膝下有三箇女兒。最小的喚做史蒂

玲娜。金絲般的頭髮。眼光像鑽石般明亮。他在街上走時。大家都跪在他跟前說道。「請看這聖母的畫像。有一天他在園子裏採花。忽見一頭美麗的綠鸚鵡。坐在一株樹上——」

多多被這柔婉的聲音撫慰著。竟閉上了眼睡過去。夢見那公主史蒂玲娜。一句句的話。緩緩的從米米口中吐出來。一會兒已停住了。陽光浴著那一堆破衣。霍地亮了起來。

他們像這樣同過了好幾天。向人乞食。睡在樹叢裏。有時跑過葡萄架。險些兒中了農人的槍彈。

多多很快樂。有時他叫米米騎在肩上。像跑馬般跑過水溝樹叢和垃圾堆。直跑得滿面通紅。像一枝紅牡丹一般。纔在樹下或澤地中停住了。格格磔磔地大笑起來。

米米也和著大笑。但他兩眼偶然瞧見了多多笑口中的半截黑舌子。在那裏動著。就覺得周身打顫。連骨髓中也發出異感來。有時多多自己覺得了。便大半天悶悶不樂。

十月中何等可愛。那櫻色的山立在遠處。被白色和綠色的背景襯托出來。山頭薄籠著紫羅蘭色的霧氣。上騰天空。漸漸融化成了極柔美的色彩。瞧那一片大海。也似乎和雲片合在一起了。

米米半開著嘴唇。正在乾草中睡著。多多蹲在一旁。幾步外有一堆乾蘆葦。和兩株空幹的橄欖樹。從那灰色的橄欖葉中間望天。天色益發美麗了。可憐的多多。正在那裏想心事。也不知道他想的甚麼。可是想那史蒂玲娜公主麼。或是想那大盜伊摩洛麼。或又是想那橡樹下的黃色小屋。和獨坐紡織望子不見的老母麼。

那一股乾草的香味。使多多很覺快樂。便取了一根草。去撥米米的咽喉。米米仍還睡著。只像拂去蒼蠅般動了一動。多多退下去。低聲的笑。忙把手按在口上。生怕被米米聽得了笑聲。接著他又跑到山巖上去。採了好多白色的野花。趕回來散在米米四面。便閉上了眼。慢慢地俯將下去。親了親米米的嘴唇。

米米受了這接觸。便嚶的一聲醒了。見多多呆立在那裏。臉色緋紅。仍還閉著眼。便禁不住大笑道。『你好傻。』那聲音很清朗。好像吹笛子一樣。一會兒卻又在草香中睡去了。

一天是十一月中的禮拜日。正午時他們倆又一同在聖洛加禮拜堂的穹門下。那蔚藍色的晴空中。射下陽光來。將許多屋子都搽上了柔和的金光。禮拜堂中的鐘聲。很愉快的作響。街中有雜亂的低語聲。似乎從一箇大蜂房裏發

出來的。他們倆冷清清地坐著。一面是一條寂寞的路。通往加都。一面是一片新種的田。

多多瞧著那開花的長春藤。正掛在一堵紅色的古牆上。米米對自己赤著的腳和破碎的衣服瞧著。悄悄地說道。『冬天已來了。雪一下。萬物都白。我們既沒有家。又沒有火爐。便怎麼處。多多。你母親可是死了麼。』多多低下頭來。沈吟了半晌。少停。忽的擡起兩眼。眼光霍霍的遠注在天邊。米米忙道。『如此你母親沒有死麼。他在那邊等著你麼。』多多做了做手勢。分明說不錯。接著又似乎在手勢中說道。『我們快回去。只須到了那邊山影之下。就有火烘。有牛奶麪包喫了。』

他們一同走去。每見了路邊屋子或村莊。總略作停留。但他們常捱著餓。常躺在樹叢中。或者躺在人家車下和外舍的門外。可憐米米竟病了。臉色泛

作慘白。兩眼呆滯。嘴唇沒了血色。雙腳腫起來。時時流血。多多瞧了他。覺得苦痛萬分。只索把自己那件破外衣裹了米米。大半天挾在臂間。

一天晚上。他們連趕了好幾里路。不曾瞧見一間屋子。地上的積雪。足有一尺多深。雪花還一大片一大片的飛下來。被東北風滿地裏刮去。

米米已凍僵了。牙齒捉對兒厮打。像蛇一般攀住了多多不放。他那低弱的呻吟聲。快刀似的刺到多多胸中。可憐的多多。他掙扎著向前趕路。覺得米米的心。正貼住自己的心。一會兒甚麼都不覺得了。但覺兩條小臂緊緊攀住他的頸子。彷彿鋼帶似的。一箇可憐的小頭。垂在一旁。

多多慘呼了一聲。似乎把胸中一根血管爆斷了。於是更緊抱著那不動的米米。向低草場中冒著雪片風片掙扎過去。瞧他的模樣。直似一頭餓狼。再也不怕甚麼。但他全身的筋肉已僵了。血管中的血液也凍結了。一會兒便乏得

跌倒在地。胸頭還緊緊抱著那個小尸體。

少停。雪花已把他們倆一起遮沒了。

鄧南遮 · G. D. Annunzio 生於一八六三年。以小說詩歌戲曲蜚聲歐洲。意大利近代第一文豪也。年十六。卽刊其第一部詩集。一時有小詩翁之稱。後作小說「生命之燄」「故鄉雜事」及戲曲多種。皆精絕。名亦益著。歐洲大戰中。氏身歷戎行。爲飛行隊隊長。有功。迨阜姆 Fiume 問題起。卽以一旅據阜姆。高唱愛國。政府不謂然。以大軍平之。遂解甲。去而著書。是亦近世界一奇人也。是篇英名「啞兒多多」J. 'Toto, the Mute. 爲其短篇傑作之一。

銀匙

那耶穌復活節的大宴會。要算是拉馬尼加家一年中獨一無二的盛事。一天正是宴會後第三日。那會中所用的許多東西。都須收拾起來。女主人桃娜葛立斯娣娜。正忙著在那裏檢點。把用過的一切桌布銀器逐一計數。然後整整的放回原處。納在布夾和鐵箱裏頭。預備明年之用。伊檢點時。照常有兩箇人相助。一箇是婢女麥利皮薩西。一箇是洗衣服的婦人肯狄達麥根達。大家因這名字太累墜。不便呼喚。就單叫伊肯狄。

那時地板上放著好幾隻挺大的竹籃。籃中裝滿了很細白的桌布。那銀碟子和其餘桌子上的用具。都在一箇盤子裏。閃閃地放著光。那許多東西。又大

又笨。做工略覺粗糙。似是禮拜堂中用的。考那年紀。聽說代代相傳。已過了好多年咧。

那桌布纔是新洗過的。覺得有一股香氣。散滿一室。肯狄從籃中取出那許多桌布和食巾來。一件件遞給麥利。麥利忙去夾在布夾中。桃娜葛立斯娣娜一壁在布中散著香草。一壁在簿子上記下號碼來。

肯狄是箇瘦長的婦人。週身但覺撐著一具骨骼。肌肉都沒有了。背脊微微彎曲。因為常伏在洗衣桶上洗衣服的緣故。兩臂很長。彷彿是螽斯的臂。伊那箇頭。又活像是肉食鳥的頭。接著一箇長長的頸子。直伸出來。好似烏龜從殼兒裏探頭看人的一般。

麥利皮西薩。是奧冬那地方的人。身體略胖。臉面很清秀。兩箇淺色眸子。也水汪汪的十分動人。說話時發聲很慢。音調甚是溫柔。一舉一動。都覺

得比旁的人靈捷。因為伊平日間常在廚下做糕做餅煮東西。已習練慣了。

桃娜葛立斯娣娜也是奧冬那人。曾在貝奈狄克丁修道院中讀過書。到底做了主婦。自然是箇有教育的人。不過女人的美貌和妙態。卻一件都沒有。身材既矮。臉上又微有雀斑。紅頭髮。粗鼻子。牙齒又參差不齊。但伊一雙眼睛。卻清極媚極。瞧伊的模樣兒。活像是一箇教士扮著女裝。

這三箇婦人。忙著做事。都很小心似的。下半年一大半的工夫。都已放在上邊。肯狄卸完了巾布。便提著空籃子出去。桃娜葛立斯娣娜伸著一箇指兒。在那裏數銀器。一會。忽地喫驚似的嚷起來道。『麥利麥利。你快給我數一數。這裏似乎失了銀匙咧。』麥利急道。『甚麼一回事。姑娘。這怕未必罷。待我數一數。就知道了。』說時。也數了一遍。一壁提高嗓子。報出數目。桃娜葛立斯娣娜站在一旁瞧。不住的搖頭。麥利數完。現出一種失望的

神情。開口說道。『當真失了一箇。我們便怎麼處。』在麥利心中。明知自己不在嫌疑之列。因爲伊在這裏做婢子。已十五年了。人人都知道伊是誠實人。桃娜葛立斯娣娜出嫁時。伊就從奧冬那伴著同來。倒像也是一件妝奩。平日間做事勤懇。性情又忠厚。在這一家中。仗著主婦之力。居然也有了小權柄。伊這人原也是守著古派的。心中有一種宗教上的迷信。牢不可破。伊只相信自己故鄉的禮拜堂。崇拜自己故鄉的神聖。

那時桃娜葛立斯娣娜即忙說道。『你快到外面去子細尋一下子。看有這銀匙沒有。』麥利答應著。恩恩的趕出去了。把廚房四隅和洋臺上一起找到。終於不見這銀匙。只索空手回去。向伊主婦道。『我甚麼地方都找到了。銀匙沒有。』當那下兩人又停著呆想。疑曾忘在甚麼地方。但是想了好久。也苦的想不起來。於是又一同去找。從外面平臺找到院子裏。再到洗

衣間中。忙得甚麼似的。然而找來找去。總不見這銀匙的所在。兩人恨極了。說話時聲音也提高起來。鄰家聽了奇怪。都從窗中探出頭來。看是甚麼事。有的忙問道。『桃娜葛立斯娣。出了甚麼一回事。快和我們說。快和我們說。』桃娜葛立斯娣和麥利便口講指劃。把失去銀匙的事說了一遍。末後又切齒道。『我們家裏有了賊咧。』

不多一會。這失竊銀匙的事。已傳遍了班司楷拉全城。一般男女。都在那裏講這件事。還推究著做賊的是誰。後來越傳越廣。連聖斯的拿盞頭處的人家也知道了。倒像不但失了箇銀匙。連拉馬尼加所有的銀器一起失去似的。這當兒天時正好。那艷生生香噴噴的玫瑰。在洋臺上開著花。籠中黃鸝。都嬌聲嚶嚶的唱起歌來。那男女們談講失竊的事。也像黃鸝歌唱一樣熱鬧。那鄰家幾箇好事的婦人。都從窗間羅勒草和牛膝草的瓦盆間探著頭談話。

一箇箇粉面油頭。分外鮮艷。似乎在那裏獻媚屋瓦上伏著的貓一般。桃娜葛立斯姊娜拍手嚷道。『這是那裏說起。誰偷這銀匙去的。』那時有一箇婦人喚做伊薩培拉的。接口問道。『桃娜葛立斯姊。你檢點銀器時。誰和你在一起。剛纔我分明見肯狄從你家出來呢。』這伊薩培拉向來舉動很快。做事有些偷偷摸摸的。因此上人家替伊起了箇綽號。叫做獐鼠。

桃娜葛立斯姊聽了獐鼠的話。正要回答。忽地又有一箇婦人綽號喜鵲名喚馬根山太的。插嘴說道。『呀。是了是了。』一時旁的婦人。也和著亂嚷。有的問。『你也是這樣想麼。』有的問。『你難道想不到麼。』有的問。『你知道肯狄是怎樣一箇人。』有的說。『知道知道。』大家七張八嘴。鬧了一陣。一會。那獐鼠便又說道。『肯狄洗衣服。原洗得不錯。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也不用抹煞伊。不過手指太輕了些。怕動不動要撈人家東西。桃娜

葛立斯娣。你可覺得麼。』接著大家又你一句我一句的鬧將起來。有的說有一次曾失去了兩方食巾。有的說失了一塊桌布。有的說失了一條被單。也有說失去三雙襪子的。也有說失去一對枕衣的。也有說失去一條新圍裙的。噲中都指肯狄偷這許多東西。倒像成了鐵案咧。

這當兒桃娜葛立斯娣便又說道。『如今我又失了這一箇銀匙。這是那裏來的話。』喜鵲道。『這樣一天天下去。人人要失掉東西。真不成話了。』獾鼠銳聲說道。『桃娜葛立斯娣。我要是做了你。決不肯輕輕放過這件事。定要尋根究柢。掀起很大的風潮來。』麥利皮薩西。立在下人地位。生怕大家疑到自己身上。因也坦然說道。『伊薩培拉姑娘。這事原該根究。纔有水落石出的日子。我們且瞧著罷。』那窗間的議論。一句多似一句。大家意中的罪人。也一傳十十傳百的傳將開來。幾乎要傳遍一鄉了。

第二天早上。肯狄達麥根達正把兩條臂伸在洗衣桶中洗衣。那綽號小伍長的巡長貝古庇斯。忽地現在門口。大聲說道。『裁判官有命令。傳你上裁判所。立刻就去。』肯狄自管洗衣。並不停手。一面蹙緊雙眉。問道。『你說甚麼來。』巡長貝古庇斯又道。『裁判官有命令。傳你上裁判所。立刻就去。』肯狄不知就裏。像野獸見了影子。喫驚不小。直豎的豎起來道。『喚我去做甚。他喚我可爲了甚麼一回事。』巡長貝古庇斯搖頭道。『我不知道。這是上邊的命令。』肯狄本是箇很執拗的人。不論甚麼事。都要問明底細。此刻聽說裁判官喚伊去。更覺莫名其妙。接著又直著嗓子問道。『甚麼命令。裁判官喚我去做甚麼。我到底做下了甚麼事。我自己知道不曾做錯事。因此也不願意到裁判官那裏去。』巡長貝古庇斯到此已耐不住了。便放聲說道。『很好很好。你不願意去麼。我的好婦人。你還須仔細想想。』說時。把

手按在佩刀上。大踏步走了出去。

那時小巷中許多人家。都聽得了聲音。一起趕來瞧肯狄。肯狄正在著惱。不住的捧去他臂上的肥皂水。他們原都聽得了銀匙的事。一見肯狄便拍著手笑。冷言冷語的譏刺伊。可憐肯狄一句也不明白。只瞧了那種情形。很覺不安。不一會。那巡長貝古庇斯又同著一箇巡警到來。很威嚴的向肯狄道。『快跟著我們來。』肯狄不敢違拗。只得抹乾了兩臂。一聲兒不響的跟他們走了。到裁判所時。有許多人聚在門前。瞧着。瞧伊一路進去。肯狄好不生氣。簡直要發起瘋來。飛也似的趕上了扶梯。到裁判官面前。還氣噓噓地喘息著。一壁問道。『你喚我爲甚麼事。』那裁判官薛勒倒是箇很和氣的人。見肯狄如此突兀。不由得呆了一呆。向那巡長和巡警瞧了一眼。纔明白了。當下從一箇牛角鼻煙壺中撮了些鼻煙。在鼻子上抹了一抹。問肯狄道。『好婦

人。你請坐了再說。」肯狄卻立著。不坐。因為氣極了。連那鉤形的鼻子也腫了起來。兩箇面頰。又不住的顫動。嚼齒說道。「長官。快和我說。可爲了甚麼事。」裁判官問道。「昨天你不是曾把洗好的布件。送往桃娜葛立斯娣娜家去的麼。」肯狄忙道。「哦。這是甚麼意思。這是甚麼意思。你可是說我洗好的布件中少了甚麼東西麼。但他們曾件件數過的。並沒有缺少一件。」裁判官道。「且慢。我還有話問你。你可曾進過銀器間麼。」

肯狄聽了這話。心中纔有些明白。條的打了箇旋轉。好似老鷹般要衝將起來。兩片嘴唇。一陣子亂顫。裁判官又道。「你會到過銀器間的。後來桃娜葛立斯娣娜就覺得失去了一箇銀匙。婦人。你可明白這話麼。諒來你在百忙中弄錯了。取了那銀匙去。也說不定。」肯狄聽說裁判官指伊是賊。便像蚱蜢似的跳起身來。因為伊自問良心。並沒有取過一件東西。於是嘶聲說道。

『是我麼。是我麼。是誰這樣說的。是誰瞧見我的。長官。這事我很覺奇怪。很不明白呀。天哪。我竟是賊麼。我——我——』這時伊恨極怒極。幾乎把心房漲破了。覺得世界中全是不公平的事。不能一天過下去。裁判官退坐在椅中。慢吞吞地說道。『如此你可是沒有取那銀匙麼。』肯狄揮著兩條臂。彷彿舞打麥棒一般。一面答道。『長官。我對於你很覺奇怪。怎麼疑我是賊呢。』裁判官道。『算了算了。此刻你且回去。等日後再說罷。』肯狄並不行禮告辭。直挺挺的走了出來。因為走得太急了。恰和門柱撞了箇滿懷。伊心坎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。真使伊萬分難受。完全變了常度。到街上時。見有許多入立了一大堆。眼睛骨溜溜的向伊瞧。心知大家都和伊作對。沒一箇人信伊的清白。但是心還不死。提著嗓子。放出很響朗的聲音。竭力替自己辯白。大家一聽。卻笑著跑開去了。肯狄更是著惱。一半兒已發了瘋。很失

望的回到家裏。便坐在門限上哭了。伊家隔壁。住著一箇人。名喚道那都白菜狄麥的。帶著嘲笑的口氣。向伊說道。『這法兒很好。不要停止。最好能放聲大哭一場。人家就一起來聽你咧。』肯狄哭了一會。也就住了聲。因爲洗衣桶中。正有一大堆齷齪的衣服在著。當下就捲起袖子。又忙著去洗了。一壁洗。一壁在那裏苦苦的想。似乎要絞乾了腦汁。想出一箇洗淨伊惡名的法兒來。

肯狄洗罷了衣服。就怏怏出去。劈頭去見桃娜葛立斯娣娜。不知道爲甚麼。桃娜葛立斯娣娜竟不願意見伊。那婢子麥利皮薩西聽了伊的話。也並不回答。冷冷的走開去了。肯狄沒法。又一家家去見伊洗衣服的主顧。翻來覆去的表明心迹。說自己並沒有取那銀匙。只瞧了人家臉上不相信的神氣。心中好生苦痛。回到家裏時。大失所望。知道衣服好洗淨。伊的惡名可永永洗不

清了。

那時桃娜葛立斯娣娜已請了一箇通曉法術的婦人來。這婦人名喚賴星加。是箇有名的女巫。人家失了東西。去請教伊。伊總能發見出來。桃娜葛立斯娣娜便向伊說道。『你替我尋這銀匙。尋到了便重重賞你。』賴星加答道。『很好。二十四點鐘中。我總給你尋到就是了。』不到二十四點鐘。伊果然有回話來了。說。『那銀匙在院子裏井旁一箇窟窿裏頭。趕快去找尋就是。』桃娜葛立斯娣娜和麥利不敢怠慢。即忙到院子裏尋去。說也奇怪。竟在井邊的窟窿中。尋出那銀匙來。不上一刻。這消息早又傳遍了班司卡拉全城。肯狄達麥根達聽說銀匙已尋到。快樂得甚麼似的。便在街中往來亂跑。伊這時覺得身體也似乎放長了。挺直了頭。微微的笑着。遇見一箇人。就把兩眼直注在他的臉上。分明要說。『你瞧你瞧。那銀匙不是已尋到了麼。』那

市上商店中的夥計們。見伊走過。總得切切私語。接著又放聲大笑起來。菲立波賴山爾維。是箇市中喜管閒事的少年。那時正在恩奇來蒂咖啡店中。喝著一杯上好的阿加維太酒。見肯狄在門外走過。就喚伊進去。向店中人道。

「快再斟一杯酒給肯狄喝。」肯狄原是喜歡喝酒的。一聽得有酒喝。便咂著嘴唇。分外得意。菲立波賴山爾維道。「這一杯酒是你應當喝的。」這當兒早有許多沒事忙的人。聚在門外。都喜孜孜的瞧著肯狄。菲立波賴山爾維回頭向衆人道。「你們不要小覷伊。伊倒是箇很有心計的人。好一頭狡猾的老狐狸。」說時。裝出一副很和氣的模樣。拍了拍肯狄的肩胛。

旁邊又有一箇駝背的矮人。喚做麥那分的。把右手的食指和左手的食指。彼此勾搭著。唱歌也似的唱起來道。「肯——肯——肯狄。——賴——賴——賴星加。」一壁又面現狡猾之色。做著手勢。不住的唱下去。意中分明說肯狄和賴星

加是通同一起。做連手的。大家懂了他這意思。便又格格磔磔地大笑了一陣。肯狄手中擎著酒杯。不覺呆了半晌。一會兒伊也明白了。知道那矮人說伊和女巫賴星加暗中串通。把那銀匙有意放在院子裏窟窿中。好脫去自己身上的嫌疑。肯狄這一怒非同小可。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猛可的聳身一跳。撲在那駝背矮人的身上。一面握著拳打。一面用指爪亂抓。大家見伊動蠻。更是高興。索性圍攏來瞧熱鬧。還用好多話挑他們廝打。倒像當他們是兩頭畜生。

麥那分見肯狄突然撲來。自然大喫一驚。他的身體本像一頭獼猴。十分靈捷。就想脫身逃去。誰知肯狄卻用足了蠻力。像老鷹抓小雞似的。緊緊抓住了他。兀自不放。一連打了幾箇旋子。便撲的摔倒在地。臉向著下。似和地土親了一箇嘴。肯狄從大家笑罵中逃了出來。一口氣回到家裏。闔上了門。

倒在牀上。一時心中鬱極。就抽抽咽咽的哭。又把指頭伸在嘴裏亂敲。從此肯狄又多了一重罪狀。比先前更是難受。到了這時。他還用甚麼話替自己洗刷呢。想了又想。委實沒有話說。那桃娜葛立斯娣娜家的院子。本是出入很便當的。有一扇門。並不關閉。甚麼垃圾灰沙。都從這門中送出來。大家也能自由出入。因此上肯狄可不能把「我怎能進院子」這句話。塞住人家的嘴。伊用了好多腦力。窮思極想。想了六七種的理由。說明那銀匙怎麼會在院子裏發見。於是又挨店挨戶的去說。想消去人家的疑心。然而人家聽伊說時。都當做聽頑話一樣。並不在意。等伊說完。只胡亂喊道。『著啊著啊。不錯不錯。』肯狄聽了他們的聲音。又覺得甚是難堪。心想這世界中。怕沒有人再相信伊的了。

然而肯狄心終不死。又夜夜費了工大。去尋覓新鮮的證據。證明自己沒有

罪。又想了無數新鮮的話。替自己辯護。這樣一天一天消磨下去。伊的心已漸漸弱了。除了想念銀匙外。再也沒有旁的思想。幾乎連自己每天應做的事。也忘懷咧。

社會上對伊殘酷的論調。一天沒有減少。冷嘲熱罵。都加在伊的身上。可憐這婦人竟發瘋了。每天既不能照常洗衣服。沒有錢到手。自然一天窮似一天。就是洗衣服時。心也不知道著在那裏。往往洗得不大乾淨。有時便被人偷去。或是給自己撕破了。那洗衣服的所在。是在河邊鐵橋下面。城中許多洗衣服的婦人。大半都聚在那裏。肯狄因為心緒煩亂。衣服常在不知不覺間溘脫了手。被流水漂開去。

肯狄不論到那裏去。總是說著這一件事。替自己辯白。那些年輕的洗衣婦人。不願意聽伊。便合夥兒作弄伊。借著做箇開頑笑的材料。有時同聲唱歌

攪亂伊的說話。那歌中卻也是說銀匙的事。肯狄心痛萬分。一壁嘆。一壁亂做手勢。那模樣兒竟活像是箇瘋婆子了。

末了兒人家也不給伊衣服洗了。聽伊挨凍挨餓。不做理會。有幾箇略有人心的老主顧。卻還可憐見伊。常把東西送些給伊喫。不上幾時。伊竟借著乞食過日子。身上穿得稀爛。又很醜。在街中匍匐往來。可憐得更不像樣了。那些頑童們見了伊。還在後邊喚著道。『老肯狄。快把那銀匙的故事講給我們聽聽。我們還沒有知道呢。』有時候肯狄見了街中不認識的過客。也總把這銀匙的事告訴他們。申明自己沒有罪。一班沒事做的無賴少年。天天在街上閒蕩的。常給肯狄半便士。喚伊把這件事。從頭細說一遍。有時還要伊連說三四遍。故意捉了罅兒駁伊。使伊回不出話來。有時靜聽伊說。等伊說完了。便冷冷的把尖刻話刺伊一句。使伊心中難受。伊只是搖頭。另和一羣

女化子去說話。連連說著辯白著。也不顧脣焦舌爛。總要使人家信伊沒有偷那銀匙。內中有一箇耳聾的女化子。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。最和伊合得來。要算是伊的第一箇知己。

一年冬天。肯狄害了一場很厲害的熱病。就由這女化子給伊看護。那桃娜葛立斯娣娜倒也可憐見伊。送了一瓶藥和一籃炭來。可憐肯狄直僵僵地躺在草薦上。還口口聲聲的念著銀匙。一面擎起兩條臂。做那演說時的姿勢。臨死時。兩眼已模糊了。胸中亂潮起伏。都使伊想起以前的事。肯狄喃喃說道。『並不是我——並不是我——你不見那銀匙……』

駝背哲學家

『感謝上帝賜我一箇駝背。』亞克柯甘斯嚷著。那時他只十一歲。逃出了磨坊主人瑪丁佛羅的慈悲的手。佛羅向柯甘斯那箇駝背很憐憫的瞧了一眼。說道。『那大神大聖已使你負擔得夠了——快去。我不願打一個駝子。』那偷蘋果的亞克感激得甚麼似的。仰天呼道。『感謝上帝賜我一箇駝背。』於是也跟著他那些滑腳的小朋友們跑了。原來他們一得警報。早就溜出磨坊主人的果園。安然逃去。拋下他們殘廢的從犯。受被害者的報復。幸而磨坊主人很仁慈。便給那駝背亞克柯甘斯一無傷害的走了。

亞克柯甘斯長大起來。直是村中孩子們一件活的玩具。他是他們的勞工。

他們的笑料。他們闖了禍。又由他替代受罪。他性格兒很好。雖在苦痛之中。也能抱著樂觀。有時眼眶中有了眼淚。就笑著咽將下去。不知道自己已成了一箇現實的哲學家。

亞克的後母每天至少總有一次罵道。『滾出去。你這殘廢的小鬼。』亞克卻不在意。便引起他後母的憤恨。他總很溫和的呼道。『感謝上帝賜我一箇駝背。』

亞克在村童中交不到朋友。只是受他們的欺侮玩弄。不知怎的倒和書卷做了好友。很得這友誼上的好處。他能讀書。能寫字。也能簽花押。有許多年長的人。都及不上他。亞克柯甘斯的父親對於這殘廢的親骨肉。忽的傲然自大起來。但他的後母卻益發虐待他了。

村中的公正律師。要得一箇書記生。大家的眼光都注在亞克身上。以爲惟

有這孩子纔配做這件事。那律師也很瞧得上亞克。預備僱用他。亞克自己也覺得這位置千穩萬妥了。誰知另有一箇秀髮紅頰瘦長身材的美少年也來投考。那律師夫人就盛氣和伊丈夫說。他家可不是駝子的住所。亞克歎了口氣。走出律師家的大門。一路踱回家去。心中大跳。過了二三天。他卻又像先前那麼嘻笑著。埋頭在書卷中。發甜蜜的思想。早忘了那書記生的位置了。

約莫四箇年頭過去了。——呀。那可恥的律師夫人——可恥的秀髮少年——原來那虛偽的律師夫人逃出了丈夫的懷抱。同他丈夫的書記生一塊兒逃跑了。一時全村大爲震動。——一般誠實的婦人。都大聲罵著無恥。亞克柯甘斯不發一言。一面憐惜那沒經歷的少年。一面又原諒那不貞的婦人。心想這都是情慾衝動所致。他很感激自己得以逃避。因又將他那句慣說的話表示他的感激道。

『感謝上帝賜我一箇駝背。』

亞克柯甘斯如今是一箇刻苦的哲學家成衣匠了。他能從那做工的櫥凳上。高高望下來。瞧見那人生的種種虛榮。他現在二十歲。一年年過去。使他敦厚的心中加增愉快。倒覺得肩上的擔負減輕下來。村中每有節目。亞克總是興高采烈。自得其樂。就在這種節目。他被那麪包師的女兒佛麗西德一雙藍眼勾攝住了。

不幸的亞克柯甘斯。逃避那甜蜜的毀壞力罷。你不知道那藍眼中的精光。全含著虛偽——一張鼓起著的櫻唇。噴出毒氣。佛麗西德像魔女般笑著。笑那駝子的用情。可憐這天真爛漫的人還沒有覺得。他滿臉子充塞著情愛。住在那芬芳的空氣和溫暖的陽光中——好像蚱蜢似的在地上跳。將他的心和靈魂貢獻與他所樂受的淫威。亞克柯甘斯不知虛榮。往往穿那最低賤的衣服。以為任是最好的衣服。也不足以引人注意的。如今卻不然了。打扮得很華美。要

借這衣衫去引起佛麗西德的注意。心想那人要是愛著自己。決不嫌惡駝背。這一箇高高的駝峯。可也在伊藍眼兒的媚光中消融了。亞克想得得意。更在衣服上著意。穿得五色斑斕的。像蜨蛹一樣。他在佛麗西德的微笑內負暄。但覺全身都暖和起來。誰知伊人空虛的芳心中。只是匿笑著。村人們知道了。便都向亞克擠眉做眼。嘲笑他。

這樣一箇多月。亞克柯甘斯住在這號子的天堂中。做著亞當。足足有一箇月享受極樂。末後亞克的眼睛纔開了。瞧見自己的用情是自用的。一天又是一箇大節日。亞克好生得意。穿了最精美的衣服。預備同那麪包師的女兒佛麗西德跳舞去。近來佛麗西德待他。似乎很溫柔。很有情意。到得下一回跳舞時。可就是他們成婚的吉日了。在下一箇星期日。他們就得怎麼樣的跳舞。那駝子先在他愛的心中想念著。跳舞時須要輕輕下足。不要給他使那地上

的一莖草倒將下去——草上的一滴露珠散將開來。

跳舞的男女都聚集了。那提琴已琤琤的響了。亞克柯甘斯一身華麗的新衣。色彩鮮明。活像是一頭孔雀。他那靈魂深處。也早已樂不可支。大踏步牽著佛麗西德。一同出場。他的手已和佛麗西德的纖手接住了。猛可裏卻有兩箇粗粗的指兒。箝住了亞克柯甘斯的鼻子。從他舞伴身旁摔了開去。一時大眾都轟笑起來。把那提琴的聲音也壓住了。亞克眼中電發。全身的血都湧到了鼻子上。忙回過去瞧那仇敵。

黑幹兒葛羅鐵德。是一箇法國尺六尺長的漢子。鷹眼。鸚鵡鼻。在他烏黑的鬚髭中間睜著突出著。把兩臂叉著腰。直挺挺地立在亞克跟前。亞克的心志原也是很高的。這時恨不得跳將上去。從那漢子的胸中。抓出那箇鐵打的心來。——唉。你們一般夏娃的女兒們。唉。你們是玫瑰中含著刺。蜜糖中藏

著毒的。——那麪包師的女兒佛麗西德竟走向黑幹兒。彎了彎腰。把伊的手。納在他的——他的手中。那手指兒擰了伊戀人的鼻子。還熱熱的咧。佛麗西德眼淚微溜。表示伊願意和他跳舞。又似乎稱讚他處罰那箇駝子。到此亞克柯甘斯的心已沈下去了。悄悄地離了這行樂之場。又失望。又悲痛。簡直成了箇瘋子。

好傻的亞克柯甘斯。誰還可憐見一箇駝子的絕望呢。瞧了他那高聳著的雙肩。誰還可憐見他那箇爲了失戀而迸碎的心呢。在一箇背直貌俊的人。這便算是一種美的情感。而在駝子分上。那不過一種笑柄罷了。因此亞克柯甘斯就回家去了。從此以後。每夜不要再在田中過宿。也不要再去躺在那麪包師女兒的窗下。不要鬱鬱不樂的。使你的頭變得太小了。配不上你的帽子。——朋友。快起來。回到你那很安適的寓所中去。修葺你的臉面。更換你的衣服

。跳到你店中的板檯上去。穿你的鍼。熱你的熨斗。抵抗那戀愛。一箇友愛的天才。低低的向亞克柯甘斯這樣低勸告著。不上一箇月。便又穿上了他的常服。微笑著坐在那裏做工。有時想起了那忍心的麪包師的女兒。便急忙下鍼力作。驅除這不快之念。

幾箇月又過去了。村中強迫徵兵的時期到了。一般母親都現著憂急之狀。——那些已字人的女郎們時時歎息。眼中含著柔光。對他們未來的丈夫瞧。——那些少年們卻放聲大笑。借此安慰他們的情人。免得擔憂。然而這強迫的徵兵咧。生離的苦痛咧。戰場上的危險咧。傷咧。戰死咧。和亞克柯甘斯有甚麼關係呢。他是一箇駝子。他們的肩背受了天然的淘汰。不用去背那從軍的背囊了。任是鼓聲角聲。鬧得震天價響。他的心卻一跳都不跳。不過有幾箇老友也在被徵中。不免有些關懷。便常在市政廳外打聽消息。

軍隊出發的日子到了。大家拈鬮決定去留。兒子投在母親的懷中。妹妹握住了哥哥的手。未婚妻挽住了未婚夫的頸子。有免除的。兩下裏便樂淚交流。黏合在一起。有逃不過的。就聽得家人妻子中起了失望的呼聲。和嗚咽的聲音。這都是從破碎的心中迸出來的。那些少年們雖然捨不得家。可也不得不留慈忍愛的去了。亞克柯甘斯眼見了這種慘象。禁不住仰天呼道。『感謝上帝賜我一箇駝背。』這一句話他足足說了二十遍。

那黑幹兒葛羅鐵德拈到了一箇去字。也須從軍出去。他模樣兒很兇惡。像一箇喫人的惡鬼一般。那麪包師的女兒佛麗西德吊在他的臂上。幾乎把心兒哭了出來。抽咽中還賭著呢。說爲了伊親愛的黑幹兒分上。可要廝守下去。活著做處女。到死仍是處女。黑幹兒的理想中。似乎已聽得槍彈的聲響。一壁笑著稱讚佛麗西德的多情多義。又禱告上帝助佛麗西德推過一切艱苦。亞

克柯甘斯瞧在眼中。可覺得得意麼。其實他瞧了葛羅鐵德的不幸。和那女孩子的悲苦。也抱著同情心。只是想起了自己不會身歷其境。便又很感激的仰天呼道。『感謝上帝賜我一箇駝背。』

黑幹兒葛羅鐵德出去打仗了。他很勇敢。就派做了擲彈兵。那一天便拋下了麵包師的女兒。離村出發。他一路進行時。或正夢想著戰中殺掠和戰後得賞肩章的樂趣。我們不知道佛麗西德怎樣守著他對黑幹兒賭咒的話。大約也捱了一番苦。不上六箇月。伊再也耐不住了。就忘了那從軍前敵的死士。嫁了村中一箇雜貨商的兒子。那雜貨商恰在這時死了。把行業和遺產一起傳與兒子。全村的人。都知道他們夫婦倆相親相愛。享盡了閨房之福。那雜貨商的兒子比爾享德勒爲人原很柔和。不論那一箇婦人嫁了他。都能快樂。

比爾和佛麗西德結合之後。一轉眼已三箇月了。亞克柯甘斯很是大量。並

不爲了佛麗西德待他薄情。就不去買他丈夫的貨物。加著比爾的雜貨店。在村中也惟有一家。不能不買。一天他去買蜜蠟。見店中沒有人。便把銅幣輕輕地在櫃上叩著。猛可的卻聽得裏面起了一片咒罵聲。亞克認是佛麗西德的聲音。覺得先前伊從沒有這樣吵鬧的。不多一會。那比爾已從裏面跑出來。他的妻跟著。也不管櫃外有主顧。不管伊丈夫哭著求著。竟提起一箇瓦鍋來。向比爾頭上搗下。可憐這雜貨商比爾享德勒。就像一頭受傷的羊。滿頭臉都是血。但他還留心著主顧。忙過來問道。『先生。你要買甚麼。』亞克柯甘斯忙道。『不打緊。等你傷口平復時。再來買好了。』同時他又仰天喊道。『感謝上帝賜我一箇駝背。』

一年年過去。亞克柯甘斯已能享受那世間小小的安樂。無憂無慮。保持著少年的精神。像小鳥般活潑作樂。一天是秋天黃昏時候。他在村外的路上散

步。去村約有一二里光景。猛聽得有一箇很高的聲音喚著道。『瞧大神大聖分上。可能賜一抹鼻煙我吸。』亞克喫了一驚。留神瞧時。見是一箇瞎眼的兵士。坐在路邊一棵橫倒的樹上。亞克忙道。『有有。待我把這一匣子的鼻煙都送給你。』兵士道。『呀。好先生。請你再向我瞧。』亞克更瞧時。見他兩臂都沒有了。當下那兵士又道。『對不起。請你助我吸這鼻煙。』亞克道。『使得。使得。就撮了一抹鼻煙。抹上那兵士的鼻管。接著卻驚呼起來道。『呀。天哪。你是黑幹兒葛羅鐵德。』兵士答道。『正是。你瞧了。有甚麼話說。』亞克呆瞧著這沒眼沒臂的英雄。只索仰天呼道。『感謝上帝賜我一箇駝背。』

一切人們幾乎都有一箇駝背也似的缺憾。願他們和亞克柯甘斯一同感謝上帝。

祁樂爾氏 · D. Jerold 爲十九世紀初葉英國名小說家 · 以一八〇三年生 · 善編劇 · 其一「黑眼蘇珊」一劇 · 頗負時譽 · 嘗爲「滑稽雜誌」特約撰述 · 并任「勞合氏新聞周刊」主筆者數年 · 以一八五七年歿 ·

前塵

今吾年猶稚。稚氣未脫。雖馬齒少增。而自顧猶稚子也。故今回首前塵。初無談奇詭譎之事。足資稱述。卽述之亦不足以動人觀感。至言學堂中事。又極瑣瑣。掌教者爲一教士。暴烈若鷹隼。性復貪婪。學生中理髮及進藥之資。輒索之學生父母。而陰益其值。嘗有一生以病進藥九二。索資至十二先令六便士。實則代價僅及其半數。而半則實之私橐矣。餐時所進牛肉。言之滋赧。觀其狀。直不名爲牛肉。夫吾人之進牛肉也。必去其筋。初未嘗見有筋絡縱橫。如地圖中之山脈者。偶一咀嚼。齒牙幾岌岌而動。且牛肉必有肉汁。而此則乾如枯腊。并一滴亦未之見。後同學中途有一人。負病寧家。醫

者謂由轟飲啤酒而起。實則牛肉亦與有力焉。外此尚有饅首。堪與牛肉媲美。著齒如鉛板。堅韌無匹。吾人食之既久。夜輒夢嚙。一人狂呼。同室者咸驚起。願吾今茲非欲專言牛肉啤酒及饅首也。所著眼者。實爲老屈死蠅。老屈死蠅者。亦爲吾同學之一。一夕忽於睡夢中行動。本戴寢帽。忽復加以禮冠。并挾釣竿及球板。下樓至廳事中。見者驚以爲鬼。相率卻走。老屈死蠅平昔未嘗有是。作祟者則此一日三餐中之牛肉及饅首耳。竊謂吾人果一一如老屈死蠅者。彼教士又將何以處之。當是時。老屈死蠅尙未爲臚丁文副教師。與吾輩爲同學。其初入校也。爲年尙稚。與一婦人同車而至。婦吸鼻煙。時時執老屈死蠅而搖之。後此老屈死蠅乃常憶其事。永不之忘。當夫休假之日。同學皆歸。而彼獨淹留弗去。其平日零用之資。貯於銀行。苟有所需。則由銀行中付之。一年中可得棧色新衣二襲。粲粲動目。年十二。遂著長革

履。顧碩大無朋。足小。乃弗稱也。暑假時。同學有居校舍左近者。輒返而嬉。遊戲場之垣外。故有修樹一章。則各猱升其顛。窺老屈死蠹讀書焉。老屈死蠹爲人絕柔。有類淡茗。聞吹脣聲。則立仰其眸。頷首以應。諸人中或問曰。『哈羅老屈死蠹。子日來就餐。進何物者。』則答曰。『煨羊肉也。』或又問曰。『老屈死蠹。子獨處校中。亦苦寂否。』曰『微覺悶損耳。』頃之。諸人復揚聲曰。『老屈死蠹。行再相見。』遂翩然下樹去。在暑假中。老屈死蠹但食煨羊肉。初無他品。有時爲便利屠人計。則代以白米布丁。詭言優待。於是老屈死蠹特此爲活。悠悠至於期月之久。舍苦寂外。尙有意外之苦。彼好弄之同學。長夏無事。則時來樹顛窺視。而老屈死蠹亦樂就之。有時激之使怒。則引首觸壁。鼻受震。血流如注。衆見而憐之。亟加撫慰。氣乃立平。嘗有一次。衆爲醜資。餽以白鼠二。兔一。鴿一。并一華好

之小過。俾岑寂中藉以自遣。老屈死蝻樂極而哭。憑之墮淚。後則相與同食息。親暱如家人焉。

吾人之於老屈死蝻也。謔浪笑傲。匪所不至。并奉以種種外號。而彼亦無忤。卽此老屈死蝻之名。亦隱含戲意。論其年事。烏足云老。特呼之既熟。遂亦永永老之矣。如是久久。老屈死蝻已畢業。忽一躍而爲臘丁文副教師。一日之晨。卽由掌教之教士。導入課堂。尊稱之曰。「密司脫屈死蝻。」由是而後。吾輩咸以老屈死蝻爲間諜。且目之爲逃兵。背義投入敵寨。貪黃金而賣身者。聞其所得。一學期僅二鎊二先令。并沐浴之資。爲數甚微。彼貪此賤。因而自賣。吾輩尤不之恕。一日遂開議會。討論其事。以老屈死蝻行迹觀之。不啻瀝吾輩之血。以易黃金。一議旣發。有和者。有反對者。波翻雲湧。龐雜至不可言。在昔古羅馬議會中白羅得司與加昔司（羅馬二名人

爭鬪之狀。不期復見於今日矣。已而議決。遂判老屈死螻爲萬惡之間諜。將盡挾吾輩隱私。以媚仇敵。於是衆中有自負勇敢者。咸奮身入會。將結合以攻老屈死螻。長斯會者。爲一班長。曰白勃韃韃。據彼自言。乃父在西印度羣島。擁資殆數百萬。顧無有知之者。其人富膂力。冠絕儕輩。嘗作一俳體之詩。以嘲老屈死螻曰。『醫彼柔若綿羊之佳人兮。倏一變而爲刁狡兇殘之毒蟒。吁嗟乎。老屈死螻。』外此又作小詩十餘。每晨必於新教師案次誦之。

不特此也。復通一下級班中之小學生。曰白拉司。絳頰若玫瑰。不知世事。一日。因私授以語。令持臘丁文法。往譏老屈死螻。其語曰。『老屈死螻。爾爲通敵之間諜。賣同學矣。今茲錫爾以嘉名。則猶太人也。』語以臘丁文出之。老屈死螻聞語。致復難堪。平昔本寡髮。至是髮益大落。而人亦日

見枯瘁。顏色復不變。泛爲慘白。比晚。人輒見其秉燭獨坐。掩面而哭。顧吾會中人覩狀。初不矜憐其人。以爲此實老屈死蠅天良發現時矣。日復一日。老屈死蠅之生涯。慘痛萬狀。而掌教時亦嗤之以鼻。不加重視。其被困於學生。較此尤烈。顧又含茹於心。不敢告人。而吾會長白勃韃韃。則又揚言於衆。謂老屈死蠅怯也。老屈死蠅至是無復朋友。爲彼友者。全世界中惟有一女子。名曰琪痕。顧亦一生寥落。無勢力可言。琪痕者。受僱於校中。爲學生筦箱篋者。其初來也。狀類見習。羣謂其出自善堂。而吾則一不之悉。見習之期既過。備校中殆一年矣。所得金鎊數枚。悉貯之銀行。其人固亦一溫恭婉淑之少婦也。論其容姿。固不得謂之絕艷。而誠慤之色。盎然於面。吾輩同學皆喜之。且居恆好潔。衣冠絕修整。待人接物。復出之以藹吉。儕輩中有得家書而涉及慈母者。輒往而琪痕。以書示之焉。

琪痕與老屈死蟻爲友。意殊綿密。吾輩搭擊愈甚。彼則遇之愈厚。時輒探首窗外。報以美睺。此竟日中。老屈死蟻之精神。遂亦弈弈而振。琪痕時復穿小園至遊戲場中。微以螻首向老屈死蟻。意若語之曰。『作而氣。毋自餒也。』老屈死蟻所居之室。整潔無塵垢。物事亦位置井井。初不少紊。蓋當授書時。琪痕已潛入其室。爲之部署者。且進餐時。吾輩每見老屈死蟻碟中。必有一粉團。熱氣散騰若雲霧。知出琪痕手製。則益嚼齧大怒不已。一日。吾輩復開議會。僉謀進告琪痕。令絕老屈死蟻。脫弗允者。則吾輩亦立與之絕。不復寬假。於是大選委員。以會長白勃韃韌率之。得間以伺琪痕。令就吾範。琪痕之在平日也。本爲吾輩所崇視。前此嘗有一同學。偶犯細故。掌教將嚴懲之。而琪痕惻焉心動。排闥入掌教書室。立縱之去。故此次之事。諸委員咸不願與聞。特事關大局。則亦不得不爾。於是逕從會長往告琪痕。

。琪痕聞語。雙輔遽大赤。繼復泣下。力斥白勃韃靬及諸委員爲野蠻。麾之門外。由是吾輩遂登記會中冊籍。與琪痕絕交矣。惟恐爲掌教等所見也。則不用文字。特以天文學中之暗記代之。而白勃韃靬復演說於議會。謂吾輩受茲大辱。尤不可不急去老屈死蠅也。

老屈死蠅之遇吾輩。日趨於僞。而琪痕之遇老屈死蠅。則日出以誠。仍掬其赤心。爲彼唯一之良友。吾輩見狀皆大戚。蓋失一琪痕。受損殊匪細也。憤無可洩。則洩之於老屈死蠅。遇之益惡。一日侵晨。旣上課矣。而講壇上初無老屈死蠅蹤影。更窺其寢內。乃亦空無所有。於是吾輩咸色變。竊竊相告語。謂老屈死蠅殆以不堪受此楚毒。故曉起投河死矣。晨餐旣畢。老屈死蠅仍不至。他師亦相顧錯愕。意態良可怪。吾輩則皆商之會長白勃韃靬。卜其生死。未識老屈死蠅果死耶。抑或逃也。白勃韃靬不能決。顏色似震。且

以前此凌逼老屈死螻過甚。斯事既發。頗踟躕不自安。吾輩亦中悔。諷之使逃。謂可遁入深林。易樵者之衣。用以自隱。更以懸鈎子（野果名）汁塗澤其面。俾不爲人識。方磋商間。吾輩心猝大躍。蓋掌教岸然入矣。觀其爲狀。大類羅馬人。又若臨陣殺敵之大將。令人不敢與近。手戒尺一。似欲覓人而扑。其演說也。每挾此物與俱。似非此不足以示威稜者。

掌教既入。卽發叻述老屈死螻事。吾輩聞之。立時轉畏爲愕。其稱老屈死螻。爲崇敬之良友。并爲彼學問樂土中同道之人。略謂老屈死螻實爲孤兒。乃母少時。背父嫁一情人。父怒而絕之。已而情人亡。乃母亦以幽憂死。老屈死螻窮無所歸。外大父憐之。出資撫養。顧不願一見其人。撩其舊痛。今則外大父死矣。死時大類急疾。未立遺囑。所遺產資甚鉅。理宜歸之老屈死螻。演說既畢。繼謂密司脫老屈死螻將重至是間。與諸同學道別。吾輩皆無

語。掌教遂瞪目四顧。挾戒尺岸然而出。至是。吾輩議會中。皆皇恐失次。諸會員咸欲出會。恐爲老屈死蟻報復。間亦有人高舉遠引。以示未嘗廁列斯會者。而白勃韃韃則堅持不許。謂既同組斯會。自宜同起同仆。姑俟彼籌思數日。然後決一長策。以定進止。衆皆稱善。蓋知乃父在西印度。閱歷深也。如是數日。白勃韃韃思甚苦。時於石板上繪軍隊無數。寄其思緒。一日遂決。立召吾輩與會。謂老屈死蟻來時。必圖仇復。其第一事則將查辦吾會。盡捉會員而撻之。彼見吾輩被此苦痛。必且大樂。聞吾輩號呼。必斜眸作鴨視。以示悅懌。其次則延掌教入私室。矯謂有事與語。卽以前此讀書時所受諸苦。藉毒罇以洩之。旣出。復購一競技之士。匿之甬道。伺掌教出時。從而進毆。令昏絕而後已。報復之事旣終了。則舉行賞典。以五鎊或十鎊授琪痕。報其往時知遇。於是鼓掌歡笑。奏凱歸矣。

吾輩聽至是。以爲白勃鞞殆軟化矣。顧乃不然。忽又慷慨陳辭。謂吾會必與老屈死螭爲敵。誓之以死。於是宣其作戰之計畫。口講而指畫之。令各於書案中貯石卵嚴陣以待。脫老屈死螭至時。偶吐一怨懟之言者。立以石卵飛集其身。衆譁呼以和之。軍威大振。由是立一木標於遊戲之場中。修短大小。略如老屈死螭。每日餐後。吾輩則飛石遙擲。以練目力。越數日。而此不幸之日至矣。諸同學既就坐。不期震震而顫。無聊中相與私語。論老屈死螭來時之狀。在吾輩意中。彼必高坐華車。以四名駿馱之。煊赫若王子。三健僕前導。亦盛服。而彼競技之力士。則喬裝隨於車後。爲之翼衛。一時乃皆聳耳屏息。以聽車輪之聲。顧如是久久。聲乃弗聞。蓋老屈死螭樸儉猶昔。實以徒步至者。觀其雖被墨經。而爲狀似亦視平昔爲美。掌教引之入。發吻言曰。『諸生聽之。吾崇敬之良友。及吾學問樂土中同道之人。今將以一

二語告諸生。其注意焉。『吾輩不顧。潛以手納入書案。各注目於白勃韃鞞。白勃韃鞞似已戒備。方定昨作瞄準之狀。更視老屈死螻。則已趨至其舊日書案之次。四顧作微笑。而目睛瑩然。似含淚華。繼則發爲柔藹之聲。作顫而言曰。『吾摯愛之同硯。及吾舊時之良友乎。』以下忽不能續。吾輩聞此一語。立縮手以出書案。而白勃韃鞞則縱聲哭矣。

老屈死螻又曰。『吾摯愛之同硯。及舊時之良友乎。吾今忽遭嘉運。諸君當聞之矣。自願處此屋頂之下。已歷多年。諸君夙善吾。當亦聞之而喜。然吾如不得諸君相賀者。此心殊不以爲樂。以前種種。或間有誤解。弗慊於心。祈吾摯愛之良友。一一恕而忘之。吾於諸君。似有纏綿不盡之思。未能割捨。今茲分袂。願掬此至誠。與諸君握手。卽吾今日之至是。亦因此事也。』維時吾輩見白勃韃鞞已哭。哭聲乃亦四縱。老屈死螻則趨與白勃韃鞞握手。

。先以左手加其肩。始出右手與之把握。白勃鞞靱忸怩言曰。『先生。吾胡敢當。吾自問不敢當此也。』而哭聲及喟歎之聲。續續而起。老屈死蝻則復一一與他兒握手。大典遂告終矣。時室廩有一小學生。涕洟封其鼻觀。平日常見扶於師者。忽振其小吭。銳聲呼曰。『霍來。』(歡呼聲)賀老屈死蝻成功。『掌教聞聲。立怒目之曰。『先生。請稱密司脫屈死蝻。』而老屈死蝻初無怒意。力言彼殊喜此舊稱。較新稱爲佳。呼之無傷。斯時吾輩已止哭。則爭頌老屈死蝻功德。歡呼聲中。雜以鼓掌蹀足之聲。如春雷動天表也。

後此餐堂中復張大宴。雞也。牛舌也。鮮果也。糖果也。果醬也。葡萄酒也。糖製之廟堂也。餅乾也。及其他零星食品。無所不備。大嚼之餘。復恣人囊之衣中。凡此皆出老屈死蝻之賜。宴後。繼以演說。未幾卽散。其次則爲種種之遊戲。或以驟。或以小馬車。而自爲駕馭。一切費用。亦由老屈死

蠅任之。不第此也。老屈死蠅復大宴掌教及諸教員於七鐘餐館。吾輩私爲計其所費。每一人可二十鎊之鉅。凡吾校中之人。無不感其盛意。至於涕零。於是衆議要求掌教。每年以是日爲特別假期。置酒高會。如逢老屈死蠅誕日。亦援此例以表慶祝。掌教不能背衆意。慨然允諾。且此二日中所費。仍歸老屈死蠅負擔。在彼固亦無所損也。翌日。吾輩復集議。謀與琪痕言歸於好。然後解散此會。不復與老屈死蠅爲敵。不意奇耗傳來。則謂琪痕行矣。吾輩咸大戚曰。『是何言。彼將永永不復返耶。』有知其事者。立答曰。『然不復返矣。』更進叩其詳。則無復一語。已而白勃韃韜遂往面掌教。問吾輩之老友琪痕果離校否。掌教厲聲應曰。『然。畢德女士行矣。』吾輩忽聞掌教尊稱琪痕爲女士。則皆私訝不已。課餘多暇。因竊竊揣度其事。或謂彼以私納老屈死蠅餽資。因見斥而去。或謂已備老屈死蠅家。每年增其工資爲

十金鎊矣。然此特揣測。不能必其有是。但知琪痕已離校而已。一日午後。去此紀念之日已二三月。忽有一馬車止於球場之外。有少年紳士及其夫人。同立車中。觀球至於久久。吾輩方注意於球戲。一不之覺。而彼涕洟封鼻之小學生。忽歡呼以起曰。『嘻。是琪痕也。』衆聞聲。立止球弗拍。奔集車次。車中人一爲老屈死蠅。一則琪痕。冠花冠。美乃無藝。於是知琪痕已嫁老屈死蠅矣。

後此夫婦日必一至。習以爲常。當吾輩酣嬉時。遊戲場低垣之次。輒有一馬車止焉。一紳士及一夫人。同立車中。作壁上觀。紳士卽爲老屈死蠅。而夫人則琪痕也。當是時。同學中情狀已微有變更。吾輩咸知白勃韃韌之父。貧乃徹骨。初非擁資百萬之富豪。而白勃則已荷戈入軍中。爲軍人矣。所遺物事。悉爲老屈死蠅購去。老屈死蠅之來也。必攜琪痕與俱。車止。則吾輩

立趨垣次。爭與琪痕握手。琪痕則嬌笑曰。『諸君尙欲與吾絕交耶。』衆譁然答曰。『否否。』吾每見琪痕如花之貌。及其溫婉之態度。輒喜加以平視。有出之於不自覺者。卽老屈死螻亦復深得吾心。時時目之弗瞬。卽他人亦然。車輪乍停。立時麇集其次。歡聲雷動。老屈死螻夫婦見吾輩行較小。垂青愈摯。每至。吾亦必爭先登垣。首與握手。一日。去暑假已近。老屈死螻因謂吾輩曰。『假期近矣。去今僅兩星期耳。凡吾同學。孰留校中不歸者。』衆爭指吾。且譁呼曰。『彼不歸也。』老屈死螻立曰。『彼耶。假期中此間頗岑寂。曷來吾家小住。』吾喜躍應之。及期。遂造老屈死螻家。花朝月夜。樂乃無極。夫婦性既藹和。尤善導人爲樂。歌呼笑躍。爲狀若小兒。自結襦後。業舉一雄。雖尙弱小。已足知爲英物。故吾旣愛老屈死螻夫人及老屈死螻。而尤愛此小屈死螻也。

讀吾書者。吾述老屈死蠕事畢矣。寥寥數千言。安足以言詳盡。然而前塵影事。亦足資爲談故。博諸君一粲耳。

狄根斯氏。C. Dickens 爲英國社會小說家第一手。善寫社會物狀。而以冷嘲輕諷出之。苦口婆心。昭然若揭。以一八一二年二月生於萊士埠。幼貧困。至無力求學。嘗備於一靴墨公司中。藉以餬口。厥後家少裕。始得入學。居恆好讀書。孜孜不倦。每星期必造博物院。求新書讀之。其好學有如是者。弱冠爲律師書記。頗不自得。遂偷暇爲小說家言。年二十四。刊『畢克威』。因以成名。後復有『大衛柯柏菲爾』『倭利物吐威斯德』『東貝及其子』『二城故事』諸作。類皆鴻篇鉅著。魄力甚偉。以一八七〇年卒。葬惠斯敏斯德大寺。

一杯茶

露史曼麗費爾並不很美。不。你簡直不能稱伊爲美。好看麼。是的。你要
是將伊拆開來看：但是爲甚麼如此殘酷。把人家分拆開來呢。伊年少而漂亮
。絕對的新派。衣服穿得極精美。喜讀最新的新書。伊所有集會。混合著一
般當真很重要的人物：美術家——怪人。伊所發見的人物。有的可怕得難以形
容。有的卻是可以見面而很有趣味的。

露史曼麗出嫁已兩年了。伊有了一箇愛子。不。不是彼得——喚做密吉兒。
伊的丈夫甚是愛伊。他們又富。委實很富。不單是小康之家。露史曼麗倘要
買東西。伊得上巴黎去。好像你我上龐德街去一樣。伊倘要買花時。伊的汽

車便停住在利金街一家最完美的花店門前。露史曼麗在店中。眯著兩眼。好像外國來的模樣。向四下裏瞧著道。『我要那些那些那些。那些給我四束。那瓶玫瑰花。是的。這瓶中的玫瑰花。我一起要。不。不要丁香花。我最恨丁香。花朵兒沒有樣子。』那店夥鞠了鞠躬。即忙把丁香花移開去。倒像伊的話完全真確。丁香花確是一些兒沒有樣子的。『給我那些枝兒很多的小鬱金香。要紅色和白色的。』於是一箇瘦瘦的女店夥。高捧著一箇挺大的白紙裹。像一箇嬰孩穿著長衣似的。跟著伊直到汽車旁邊：

一箇冬季的午後。伊在寇仲街一家小骨董店中買些東西。這一家店。是伊所歡喜的。有一件事。就是可以稱自己的意。而那店主人又極高興伺候伊。伊一進門。他的臉上便霍地亮了起來。他緊握著自己的雙手。感激得幾乎說不出話來。這當然是諂媚伊。而同時也許有甚麼：

他往往做著低微而恭敬的聲音說道。「你瞧。夫人。我是愛我的東西的。我委實不願意輕易分手。去賣給那些不識貨的人。他們可沒有那種良好的感覺。本來是很難得的……」於是深深地呼吸著。他展開了小小的一方塊藍天鵝絨。把那白白的指尖貼住在玻璃櫃上。……

今天是一隻小匣子。他特地留著給伊。還沒有給旁的人瞧過。是一隻極美的牙面小匣。十分光滑。直好似從乳酪中烘出來的。蓋上有一箇小人。立在一株好花爛開的樹下。另有一箇小人。將伊的臂兒挽住他的頸子。伊的帽兒。掛在樹枝上。委實像風呂草的瓣兒那麼大。帽上還有綠色的帶子。他們兩人的頭上。有紅雲一朵。像一箇小天神般瞧著。這匣子真美極了。露史曼麗從伊的長手套中伸出手來。伊每逢察看這一類東西時。總得脫去手套的。是啊。伊很歡喜這匣子。很愛這匣子。這真是一件珍愛之物。伊定須得到的。

當下伊將那乳酪般的匣子。忽開忽閉的轉動著。不由得瞧見自己的手。襯托著那藍天鵝絨。何等的可愛。那店主人沈晦的心坎中。也許正在這樣想。因為他取了一枝鉛筆。靠在櫃上。他那慘白沒血色的手指。怯生生地接近那光澤而作玫瑰色的玉指。很溫柔的喃喃說道。『可要我指點給夫人瞧。那小女郎胸口的花朵兒。』

露史曼麗讚著那些花朵道。『怪可愛的。』但是價錢多少呢。那店主人一時似乎沒有聽得。末後纔有低低的聲氣達到伊耳中。『夫人。二十八金鎊。』

『二十八金鎊。』露史曼麗不動聲色。把那小匣子放下了。重又扣上了伊的手套。二十八金鎊。即使一箇人很富：伊的模樣兒委決不下。眼望著一箇挺大的茶壺。彷彿一頭肥大的母雞棲在店主人的頭上一般。一壁伊便放著夢

幻似的聲音。答道：『好的。給我留著。你可使待麼。我……』

店主人早已鞠躬答應。倒像給伊留著這匣子。是人類中應盡的義務。他當然願意一輩子給伊留著呢。

那慎重的門刷的關上了。伊已到了店外。立在階上。望著這冬日的午後。天正下著雨。暮色隨雨點回來。好似撒下灰來的一般。空氣中含有一種陰冷的意味。那些剛亮的燈火。都帶著憂色。那對面屋子裏的燈光。也很愁慘。瞧去暗暗的。倒像在那裏追悔甚麼事情。行人怱怱地走過。都掩藏在那可恨的傘下。露史曼麗覺得有一種奇怪的苦痛。伊將手籠貼緊在胸口。心中很願得那小匣子。也這般貼緊著。伊的汽車。當然等在那裏。伊只須穿過邊道去。便可上車。但伊仍然等著。人生原有那種可怕的一瞬。就在剛從那庇蔭之下出來。向外一望。滿眼都現著可怖之象。但是一箇人不該退讓。該立刻趕

回家去。喝一杯特別的好茶。振作一下。伊正在這樣想著。驀地有一箇女孩子。瘦瘦的。影影綽綽的。不知從那裏來。斗的立在露史曼麗的肘邊。放出一派好似太息又似哽咽的聲音。低低的說道。『夫人。我可能和你說一句話麼。』露史曼麗轉身說道。『和我說話麼。』伊見一箇衣衫襤褸的女孩子。大大的眸子。年紀很輕。不見得比伊長些。兩隻紅紅的手。抓住了自己的衣領。瑟瑟地顫動著。彷彿剛從冷水中出來似的。

伊的聲音囁囁著說道。『夫人。你可能賞給我一杯茶的錢麼。』

『一杯茶麼。』聽那聲音。很樸實而誠懇。一些兒不像是化子的聲音。於是露史曼麗又問道。『如此你沒有錢麼。』

伊答道。『沒有。夫人。』

『何等的奇怪。』露史曼麗向著暗中望過去。那女孩子也回望伊。這是

何等奇怪的事。在露史曼麗簡直是當做一件奇蹟了。這黃昏中的遇合。很像
是杜斯陀伊夫斯基小說中的一節。也許伊就帶那女孩子回家去麼。也許伊就
把書中所讀到舞臺上所瞧到的事情。幹一下子麼。這倒是很動人的。當下伊
似乎聽得自己對朋友們說道。『我只帶伊家去就是了。』一壁便走上前去。
對伊身旁那箇影影綽綽的女孩子說道。『跟我到家裏喝茶去。』

那女孩子喫驚得退後去。一時連抖顫都停住了。露史曼麗伸出一隻手來。
撫伊的臂。微笑道。『我的話是真的。』伊覺得自己的微笑。很誠實而溫和。
接著又道。『你爲甚麼不去。去。跟我同車回去喝茶。』

那女孩子聲音中含著苦痛。問道。『夫人。你——你不是真的麼。』
露史曼麗急道。『真的。我要你去。使我快樂。快跟我來。』

那女孩子將伊的手指放在嘴唇上。兩眼呆望著露史曼麗。囁囁嚅嚅的說道

• 『你——你不是帶我到警察局去麼。』

露史曼麗笑出來道。『警察局。我爲甚麼如此忍心。不不。我只要使你暖
和。聽：聽。你所願意告訴我的事情。』

大凡饑餓的人。是容易引動的。那下人早開了車門等著。不多一會。伊們
倆已在暮色昏黃中掠去了。

露史曼麗將伊的手。套在那天鵝絨的車帶中。眼望著伊那小小俘虜。覺得
甚是得意。伊直要說道。『我此刻可得到你了。』但伊當然是一片好意。比
慈善更進一層。伊要證實給這女孩子瞧——人生原有出奇的事情發生——而所謂
仙界的義母。是當真的。於富人也有良心。而婦人之間都是姊妹。那時伊使
很激動的向那女孩子說道。『不要喫驚。你爲甚麼不肯同著我來呢。我們倆
都是婦人。我即使是運氣好些。你也得望……』

然而伊此時甚是快樂。不知道該怎樣說完這句話。而汽車卻已停了。擦過了門鈴。門兒開了。露史曼麗做著那種保護伊而直要擁抱伊的模樣。拉伊到穿堂中。暖和。溫軟。光亮。一種香氣。這些東西。在伊自己是享受慣的。而那女孩子卻從沒有夢想得到。兩眼兀自向四下裏望著。心中給迷惑住了。伊好似一箇富家的小女孩。在伊的育兒房中。所有的櫥櫃都開著。所有的箱匣都預備打開來。

露史曼麗急於要表示伊的慷慨。說道。『來。上樓來。到我的臥房中來。』伊因免得使這可憐的小女孩子受窘。不願給下人們儘著對伊瞧。因此上樓去時。伊決意不再捺鈴喚喚婢子琪男來。身上的東西。都由伊自己卸下。

露史曼麗喊了一聲『到了。』便入到一間華麗的大房間中。四面錦帷低垂著。爐火熊熊地跳著。照見伊那漆光明亮的家具。金色的繡墊。蓮馨花和蔚

藍色的地毯。

那女孩子剛立在房門以內。似乎迷惑住了。露史曼麗並不在意。將伊的大椅拉近了爐火。囑著道。『快過來坐下。坐在這舒服的椅中。快過來取暖。你的模樣兒已冷極了。』

那女孩子慢慢的退後去。說道。『夫人。我不敢。』

露史曼麗跑上前去道。『呀。請過來。你不必喫驚。你委實不必。請坐下來。等我卸去了身上的東西。我們就到隔室中去。舒舒服服的用些茶。你爲甚麼害怕呢。』當下伊半拉半推的。把那瘦怯怯的女孩子。輕輕地按在深椅之中。

但是沒有回答。那女孩子一動不動的坐著。雙手垂在兩旁。伊的嘴微微張開。委實說。伊全是一派癡呆的樣子。而露史曼麗並不在意。靠近了伊。說

道。『你可要脫下帽兒來麼。你的秀髮全都沾溼了。而一箇人沒了帽兒。不是更舒服些麼。』

接著便有低低的一聲。似乎說。『很好。夫人。』那破帽子便取去了。

露史曼麗道。『待我助你脫下你的外衣來。』

那女孩子立起身來。一手抓住了椅子。給露史曼麗儘著拉。卻很費力。伊自己簡直老不動手。像小孩子般搖晃著。露史曼麗心中想。一箇人要人相助。自己也得略爲出力。不然事情是很難的。：此刻伊脫下了那外衣。待怎麼辦呢。伊放在地板上。帽子也同放著。伊正待起來。向壁爐架上去取一枝紙煙。那女孩子忽地開起口來。但是很快很輕。聲音很奇怪。伊說。『對不起。夫人。我快要暈了。夫人。倘沒有甚麼東西救濟我。我真要暈過去了。』

露史曼麗忙去捺鈴道。『呀。我怎麼如此疎忽。』婢子來時。伊便吩咐道

。『茶。快去做茶。立刻取白蘭地來。』

婢子答應著去了。那女孩子急道。『不要。我不要白蘭地。我是從不喝白蘭地的。夫人。我所要的是一杯茶。』伊忽然流淚了。

露史曼麗跪在伊的椅旁。說道。『不要哭。可憐的小東西。快不要哭。』忙把自己的花邊手帕給了伊。心中當真感動得說不出來。一面又將臂兒挽住伊那烏一般瘦削的雙肩。

如今那女孩子纔忘了伊的羞怯了。一切都已忘卻。只記得伊們倆都是婦人。於是喘息著說道。『我這樣再也過不下去了。我受不了。我受不了。我只索結果了自己。我委實受不了咧。』

『你不要如此。我來看顧你。你不要再哭了。你不見遇到了我。是何等好的事情。我們一塊兒用茶。你再告訴我一切。我答應你給你設法。快停住了

哭。你哭得太乏了。」

那女孩子便停住了哭。露史曼麗立起身來。而茶也來了。忙把一張桌子放在伊們二人之間。拏了許多東西。一起給那可憐的女孩子喫。許多的山明治咧。麪包牛油咧。伊的杯子一空。立時又將茶。乳酪。糖。裝滿了。人家往往說。糖是很滋養的。至於露史曼麗自己。卻並不喫。只吸著煙。眼望在別處。使那女孩子不致羞怯。

這小小的一餐。確有很大的效力。到得桌子移開去時。彷彿變了一箇新的人。一箇輕盈而柔弱的女郎。蓬亂的頭髮。深紅的嘴唇。淺淡而深凹的眼睛。嬌懶似的仰靠在那大椅中。眼望著爐中的火光。露史曼麗重又點上了一枝紙煙。柔聲問道。「你上一餐是甚麼時候用的。」

但是這當兒那門柄旋動了。門外有人問道。「露史曼麗。我可以進來麼。」

「原來是斐烈。」

「當然可以的。」

他進來了。斗的立住了腳。望了一下。忙道。「哦。對不起得很。」

露史曼麗微笑道。「不打緊。這是我的朋友密司。」

那女孩子很鎮靜而毫無懼色的說道。「史密士。夫人。」

露史曼麗道。「史密士。我們來小談一會。」

斐烈忙道。「呀。很好。」他一眼望見了地板上的衣帽。便走到火邊去。

有意將背兒對著。而一面仍很詫異的瞧著那女孩子。瞧伊的手和韃子。又轉身向露史曼麗道。「這下午天氣很惡劣。」

露史曼麗欣然道。「是的。天氣惡劣得很。」

斐烈很美的微笑著。說道。「有一件事。我要你到書室中來一會。可使得

麼。密司史密士能原諒我們麼。」

那一雙巨眸擡起來向他瞧。而露史曼麗已代伊回答道。「伊當然原諒的。」於是兩人一同出去了。

他們倆獨在一起時。斐烈忙問道。「請說簡明白。伊是誰。這可是甚麼一回事。」

露史曼麗笑著。靠在門上。說道。「我在寇仲街中拾來的。真的是拾來的。伊問我要一杯茶的錢。我就帶了伊回來。」

斐烈急道。「但你又待怎樣發付伊呢。」

露史曼麗立時答道。「好好的待伊。非常的優待伊。看顧伊。我不知道該怎麼樣。我們還沒有談到咧。總之是待得伊好——給伊覺得。」

斐烈道。「我親愛的女孩子。你要知道。你直是瘋了。這可是做不到的事

露史曼麗反唇道。『我原知道你要如此說的。爲甚麼做不到呢。我偏要做。這難道算得是一種理由麼。況且這些事情。也常在書中讀到的。我決意要』

斐烈切去了一枝雪茄的頭。緩緩地說道。『但伊卻是特異的美麗。』

露史曼麗聽了這話。很爲驚異。紅著臉道。『美麗麼。你可是以爲如此麼。我——我卻沒有想到。』

斐烈擦了一枝火柴。說道。『呀。伊著實可愛。我的孩子。你再去瞧瞧。我剛纔到你房中來時。就喫了一驚。然而：我以爲你鑄了箇大錯了。親愛的。對不起。我倘有失言之處。請你原諒。但請你給我知道。密司史密士可要和我們一起用晚餐。我還須在這裏。找那婦女裝束報咧。』

露史曼麗道。『你這荒唐的東西。』伊出了書室。卻並不回到臥房中去。只走到伊的寫字間中。在寫字檯前坐下。美麗。著實可愛。喫了一驚。伊的心便像一隻大鐘般跳動著。美麗。可愛。伊取出一本支票簿來。不對。支票當然是沒有用的。伊開了一箇抽斗。取出五張一金鎊的鈔票來。瞧了一瞧。放了兩張回去。把那三張緊握在手中。便回到臥房裏去。

半點鐘後。斐烈仍在書室中。露史曼麗又走了進來。靠在門上。向伊丈夫作煙視道。『我單要和你說。密司史密士今夜不能和我們一起用餐了。』斐烈放下那報紙來道。『咦。甚麼一回事。密司史密士可是有約在先麼。』

露史曼麗走過去。坐在他的膝上。說道。『伊一定要去了。我就送了些錢給這可憐的小東西。』接著又很溫柔的說道。『我不能強留伊。違反伊的意

志，你想我能勉強伊麼。」

露史曼麗剛整理好了伊的頭髮。將眼睛略略染黑了些。又把珠飾戴上了。伊擎起手來。撫摩斐烈的面頰道。「你可歡喜我麼。」伊的聲音。甜蜜而帶嘶啞。使他很爲不安。

他把伊抱緊了些。說道。「我非常歡喜你。和我接吻。」
當下停了一停。

露史曼麗入夢也似的說道。「我今天瞧見一隻極可愛的小匣子。須化二十八金鎊。我可能買下麼。」

斐烈把伊在他膝上跳動著道。「你這浪費的小東西。就買了罷。」
但是露史曼麗並不是真的要他如此說。

伊把他的手貼緊在伊的胸口。低聲說道。「斐烈。我可美麗麼。」

曼殊斐兒女士 · Katherine Mansfield 爲英國現代著名女小說家之一 · 所作短篇小說數十種 · 有「園游會」「幸福」「兒戲」「鳩巢」諸集 · 均婉約有致 · 吾友徐子志摩亟稱之 · 謂爲短篇小說之正宗 · 治小說者不可不讀 · 女士年二十餘卽下世 · 遺著中有日記書翰各如千卷 · 風行一時 · 此作原名「A Cup of Tea」亦佳作也 ·

神龍片影

1792.

當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時。大革命之狂燄猶熾。烏格斯丁街及太子街之角。有老人支短桌。面邦納夫橋而坐。長日爲人作書。得薄資餬口。其人來此已幾何時。無知之者。而此十二月二十八日。則有一女郎曰安格妮者。淚盈其眸。惻惻赴邦納夫橋。臂下挾一筐。眉黛間有楚色。過老人前。忽失聲呼曰。『嘻。萊賓國民。吾初不意爾乃在是也。』老人喑曰。『女國民。吾亦不意今晨乃得見爾如花之面。』安格妮曰。『然爾平昔恆在邦納夫橋之角。胡忽徙之是間。』老人期期答曰。『然然。吾以居彼間者久。故思遷徙。此福堡聖米吉一偶。似與吾大有緣法。一日中來乞書者。多爲此岸之人。而居彼

岸者。則似人人知書識字。無需老朽爲之代筆也。』安格妮曰。『吾此時方欲過橋相訪。幸道出是間。乃得見爾。』老人訝然曰。『女國民何事枉顧。榮幸極矣。』女亟曰。『爲上帝故。幸勿大聲以驚路人。』語時引眸四顧。爲狀滋切。女衣飾至陋。在在寫其貧薄之苦。肩頭加肩巾。旣薄且敝。殊不能敵此十二月中之寒威。冠一軟冠。壓其如雲之髮。足木履。著地作巨聲。而素手摻摻。則柔白如凝脂。殊弗稱其衣飾。老人於明角大眼鏡中。流動其目。目此女郎亭立於前。女則力抑其眼淚。報以倩笑。彼二人之相識也。卽在邦納夫橋角。女或行經其前。必點首爲禮。并道晨安。偶有書函。亦丐老人爲之傳遞。是日女適遘一不如意事。沈沈不樂。因凌晨來訪老人。有所干求。蓋以老人知一祕事。擬就詢焉。顧此時旣見老人。忽又中懾。微睇其面。可一二分鐘。期期不能發吻。良以時值恐怖時代。一語不能輕發。語出無

心。而斧鑕已立隨其後。况老人之心。亦不可測。天下固有貌爲誠厚。而中實陰險者。觀其爲狀。大類山中巨鳥。初不類人。目加眼鏡絕巨。酷肖鳥眼。長髯繞頰。拂及其胸。裹一長衣。初本青色。而今則陸離斑駁。似視天際虹彩爲尤豔。胸前皆密鈕。蜿蜒如蛇。衣幅之下。翹然露其巨足。二履各殊其狀。初非匹對。所坐爲一敗椅。以稻草編成。上張布幔。以四竹竿爲柱。而幔亦敝舊。日光時時洞穿而入。居中爲短桌。四足短其二。墊以舊書故紙。狀如跛人。上置無頸瓶一。半盛墨水。外此有箋紙數頁。并鵝毛筆二。此老人所有資產。已盡萃於是矣。維時安格妮疑懼未釋。左右作狼顧。既矚二街。復移目以瞭河岸。蓋大革命後。巴黎間諜充斥。其伺人也。如獵狗伺獸。往往以數銅幣之代價。賣其友朋之生命。磨刀霍霍然。日以殺人喋血爲快。安格妮四顧。但見行人三五。裹重裘。慙促而過。已而左近已無人影。

膽始少壯。傾身近老人。咕囁言曰。『國民。近聞人言。巴黎城中惟爾一人知彼英國爵主所在。其人卽號稱紅鬃露者。』語未畢。老人亟曰。『趣默勿聲。』語時。適有二人彳亍而至。御敞衣袴。膝肘皆露。見安格妮衣冠較整潔。爲狀似妬。側目作怒視。始悻悻去。老人目送二人至於街末。卽低聲謂安格妮曰。『爾言何指。老朽貧陋已極。何由識英國爵主者。』安格妮曰。『爾實識之。無所用其隱諱。吾有友人曰安東尼加萊。因忤民黨中人。潛伏一隱僻之所。乃母不敢與之通信。求計於爾。爾卽轉告英國爵主。卒出母子於險。安然去法蘭西。彼加萊老夫人者。爲吾義母。情誼甚摯。當夫人往晤英國爵主時。吾嘗見之。彼母子之事。吾實知其詳情。且知國民俠氣干雲。資以臂助也。』老人以筆彈紙。作色言曰。『此事吾至今悔之。唯以加萊母子故。吾乃不敢露而巴黎市上。至一來復之久。而曠時廢業。亦兩來復。今

而後吾尙欲保此老大頭顱。不願復爲他人作嫁矣。』安格妮淚盈於睫。掬其萬憂於面。懇懇言曰。『此事有關生死。願國民有以助吾。』老人悄然問曰。『此事有關國民代表法白利士。吾固知之矣。』安格妮色變。沈聲問曰。『然則國民已知之耶。』老人頷首曰。『然。吾已知安格妮露星女士。爲國民代表亞努爾法白利士未婚之妻。而女國民者。卽彼名媛安格妮露星女士也。』安格妮曰。『然則國民固識吾耶。』老人曰。『然。當日吾坐邦納夫橋角。見女國民被短衣。曳木履而過。卽已知女國民爲安格妮露星女士矣。』安格妮聞語。彌覺刺促弗寧。彼固系出名門。易招共和政府之疑。母遘廢疾。長日僵臥不能動。女本欲移家他去。以避危險。第以亞努爾法白利士故。遲遲未行。雖瀝血斷頭臺上。亦所弗恤。其情愛之深。有如是者。老人沈吟有間。復發吻言曰。『女國民何事邑邑。曷舉以告吾。老朽無狀。或亦有以

相助。』安格妮曰。『國民烏能助吾。能助吾者。唯英國爵主耳。吾自得恫嚇之書。魂魄若喪。皇急之餘。因念及英國爵主。願欲訪求其人。非得國民相助不可。』老人作弗耐狀曰。『爾勿絮絮。吾欲作書記錄爾言。何謂恫嚇之書。趣卽見告。語時勿迫近吾身。令人見而生疑。吾耳甚聰。語無弗聞。惟以簡賅爲貴。繁則生厭。』語次。鋪箋於前。伸筆墨水壺中。作筆述狀。時則雪花漫天而舞。鋪地如白色之氈毼。行人過時。步履無聲。但聞河中水聲淅淅。破此岑寂。安格妮植立雪中。竟體皆白。厥狀大類天上神女。現其色相於人世間者。而橫波目中。似含萬種愁思。盤射老人之面。抑其聲言曰。『今晨吾得安利華國民之書。語語皆以恫嚇出之。是人兇惡可怖。國民亦識之否。』老人應聲曰。『識之識之。』安格妮又曰。『先是彼本備於法白利士國民之家。爲奴廝。迨大革命後。乃忽一躍而爲國會議員。其人素驕蹇

性復殘忍。自言愛吾。遂恨法白利士至於刺骨。』老人曰。『唯唯。然彼書中何語者。』安格妮曰。『書以今晨來。謂有舊時書札。及文牘一束。在彼手中。足使國民代表法白利士授首於斷頭臺上者。末復危言恫嚇。謂將上之保安團中。非吾。』語至是。詘然而止。芳心中羞憤相半。而凝脂之靨。遂亦暈爲深絳。老人澀聲言曰。『以下之語。吾已推測而得。彼殆要挾女國民下嫁耳。』安格妮無語。而波眸中似已作聲爲答。一時中心怦怦然。微睇老人沈定之面。似欲察彼顏色。自卜其運命之否泰者。而老人仍走筆作書。漠然無動。十指凍且僵。色作淺藍。廣肩微俯。背偃僕如弓。安格妮又悲聲呼曰。『國民。』老人立曰。『爾勿聲。聲且無幸。此雪花舞風。亦足傳遞爾語。入彼無數獵狗之耳。此事吾當告之英國爵主。俾爲爾助。果得英國爵主概允者。卽作書告爾。』安格妮感極言曰。『謝國民。』老人立截其語曰

。『爲上帝故。幸勿多語。今請賜五銅幣。爲代筆之資。吾且禱天相女國民。此時無人伺爾也。』安格妮微顫。以肩巾密裹其肩。繼出銅幣五。納老人手。老人點首爲謝。吹指呵凍。斯時雪花狂舞。萬物似裝瓊玉。而此老人布幔。亦在皚皚一白之中。案頭箋紙。爲雪花所壓。掩其蟹行之字。安格妮引身而行。行數十武。迴眸返顧。則見老人尙俯其廣肩。走筆作書如故。而鶉衣敝冠。積雪盈寸。爲狀大類耶穌聖誕夜之仙人聖他克勞老人也。

一日傍午。去午餐可半小時。國民代表安利華將至街角小酒肆中就餐。遲遲未出。國民朗度者。爲安利華廝役。日得工資十銅幣。計日取資。時方掃除諸室。粟六弗止。所居在古堊得利街一宅中。據第一層。室凡三。出入相通。一爲前室。旣暗且窄。爲朗度宿所。其次爲起居室。中列一案。散置木椅數事。壁間空無所有。但有鐵火爐一。內爲安利華寢室。陳飾較可觀。而

最觸目者。爲一橡木巨箱。鉸鏈絕巨。一隅有書桌。亦頗高大。室蓋處。粉壁內凹。寘牀。面盆架。錦帷半垂。隱隱可見。此二室中。卽爲赫赫國民代表起居宴息之所。方十一時半。忽聞門上有剝啄聲。安利華自出啓關。見一老人危立門次。厥狀初不類人。直類一田間驅鳥之鴛靈。已而顛其唇吻。謂欲一見國民代表安利華。安利華獮聲言曰。『吾卽其人。爾何欲者。』語次似欲立闔其門。置老人於弗顧。而老人已寒身而進。蹣跚入起居之室。安利華身爲國民代表。本與平民相接近。則亦不能肆其威棧。麾此老人於門外。老人既入室。卽曳一木椅近案而坐。容止殊凝肅。一若起居室中尺寸之地。皆屬之彼者。見安利華入。卽悄然言曰。『吾但欲與國民代表一語。雅不願爲他人所聞。』安利華少夷猶。始命朗度闔其寢室之門。并語之曰。『爾其張而二耳。脫聞吾呼聲者。立出無滯。』朗度噉應。門亦隨闔。老人笑曰。

『國民良審慎。然老朽亦胡能爲者。』安利華不答。面老人坐。尋忽問曰。『爾何名。操何業也。』老人足恭答曰。『老朽名萊賓。操業殊賤。長日坐街頭。鬻書自活。人有不能書者。輒丐老朽代筆。每作一書。率可得五銅幣。然亦以書之長短而定。初無定例。』安利華立曰。『惟爾事無與於吾。來此胡爲者。』老人答曰。『吾今特齋二千法郎來。易書札文牘一束。卽爾曩時服役國民代表法白利士家時盜竊而得者。』安利華聞語大震。立從座中躡起。合其短視之眼。細若一線。熠熠漏兇光。注老人面。已而仰天大笑。至於淚下。腰腹亦爲之痛。笑止。冷然言曰。『國民自謂囊中乃有二千法郎。是實。喜劇中說白等耳。』老人曰。『國民。吾語確也。吾執業之地。在烏格斯丁街及太子街之角。國民果賣法白利士之文牘書札來者。當立以二千法郎爲酬。』安利華曰。『然此資由何人撥付。其爲安格妮露星耶。抑彼蠢奴』

法白利士耶。』老人搖首曰。『否。此資爲老朽平昔儲蓄所得。非出二人之手。吾特深器法白利士國民。不欲見彼陷於危境。因願援之以手。非有他也。』安利華狀滋焦躁。往來翔步於室中。唇嚴翕。默無一語。老人又曰。『國民意果何居。舊書札一束。代價乃至二千法郎之巨。當此天下多難之秋。生活維艱。無意中得此巨資。不爲非幸。』安利華沈思久之。暴聲呼曰。『老奴竊出此室。毋溷乃公爲。』老人曰。『國民拒絕吾耶。』安利華大聲曰。『趣出此室。』老人起立言曰。『吾行亦可。惟臨行有一言。敢爲國民告者。安格妮露星女士。寧斷其玉手。決不聽爾把握。國民代表法白利士亦願伏屍於斷頭臺上。誓不舍其未婚之妻。他日爾卽欲得此二千法郎。恐亦無及矣。』安利華大怒曰。『萬惡之老狗。爾果何人。敢與吾刺刺不已。彼二人河涉於爾。爾又何涉於二人。乃公之事。亦何勞爾越俎代謀。』老人曰。『

國民何盛氣凌人若是。老朽此來。有如賈人行賈。爾以貨來。吾卽出金爲償。此事兩得其平。願國民許之。』安利華哮曰。『否否。吾決不爾許。』老人軒眉曰。『代價爲二千法郎。國民其誌之。』安利華曰。『否。爾卽以二十萬法郎來。吾亦不許。趣爲吾寄語二人。吾大國民安利華者。初非金錢所能誘致。吾恨彼法白利士至於刺骨。必欲見彼俯首而上斷頭之臺。吾心始悅。』安格妮露星愛彼而厭吾。吾固知之。雖加恫嚇。恐亦不能獵取此豸。』語至是。爲態殊沈著。怒容亦斂。已又言曰。『萊賓國民。然爾勿謂吾事遂無望也。法白利士一入官中。安格妮必將求援於吾。一月以內。行見安格妮露星必爲吾妻。脫非然者。亞努爾法白利士之頭顱。亦將落於斷頭臺下。萊賓國民。爾其去休。』老人從容言曰。『安利華國民聽者。吾敢爲斬釘截鐵之言。醒爾迷夢。露星女士決不爲爾之妻。亞努爾法白利士決不伏屍斷頭臺上。』

爾亦決不能恃彼盜得之書札文牘。用爲陷人之具。』安利華聳其瘦削之肩。縱聲作譁笑曰。『萊賓國民。敢問何人能梗吾事者。』老人初不遽答。引身近安利華。駘背忽挺。兀立如山嶽。大有昂首天外。睥睨一世之概。安利華見狀大震。一時斗覺此匪僂僂賤之窮叟。忽一變而爲魁梧奇偉之傑士。目光灼灼然。狀至倨傲。安利華心膽俱戰。殼棘不敢仰視。自覺二膝成大顫。心血爲冷。愉悅中似聞耳際嚼齒言曰。『安利華。吾決梗爾事。』安利華益皇恐。竟體皆震。迨神定。則老人已杳。但微聞吃吃長笑之聲。搖曳風中而已。安利華力祛其恐怖。怒乃復滋。亟闢寢室之門。嘶聲呼曰。『趣追彼賊。趣追彼賊。』朗度疑爲癩發。喘息問曰。『國民。追何人者。』安利華狂呼曰。『追彼老賊。彼賊爲貴族。爾必擒獲其人。』朗度曰。『吾殊未見貴族。但見街頭傭書之老萊賓耳。其人向在邦納夫橋角。吾固識之者。』安利

華頓足呼曰。『蠢奴。彼老賊實爲萬惡之英人白勒根奈爵士。人皆稱之爲「紅鬃露」者。爾必爲吾追獲其人。弗令免脫。』朗度立曰。『國民。彼去已遠。追之無及矣。』

半小時後。小神父街潘山白勒根奈爵士宅中。有二人相對而坐。一爲爵士。一爲爵士之良友安特魯福爾克。相與談法白利士及安格妮事。爵士喟然曰。『福爾克。吾第一策殊不能行。彼人一心但圖雪恨。而貪歡之欲念亦熾。縱有黃金千鎰。不爲功也。』福爾克曰。『然則君詎不能敵此荒槍耶。』爵士曰。『然。目前殊無良策。足以克敵而制勝。甘言厚幣。彼既弗受。而以武力相恫嚇。恐亦無濟於事。今吾非欲不利於彼身。但圖攫取其書札文牘而已。』福爾克曰。『然有一事。君當計及之者。彼即以二千法郎售此書札文牘。而仍告發法白利士通款貴族之罪。則君將奈何。』爵士曰。『彼無實據

。要不能陷法白利士於罪罟。法白利士平日在保安團中。忠誠昭著。空言告發。罪案胡能成立。必得確鑿不移之鐵證。始弗能逃斷頭臺矣。』福爾克曰。『然君胡不助法白利士及露星女士懸之英倫。去此驚濤駭浪之巴黎。』爵士曰。『吾知法白利士決不肯行。彼本非貴族中人。第於未革命前。偶與貴族相往還。今則效忠共和。無復攜貳之心。逃遁之事。亦所弗恤。而安格妮又以熱情專注。誓不舍其所愛而去。』福爾克曰。『然則吾輩將何以助彼二人。』爵士悄然曰。『吾但欲得此書札文牘。俾脫法白利士於險。』福爾克曰。『如君言。將效眩篋者所爲。一試穿窬之技耶。』爵士曰。『此事措之殊易。今夕保安團中方有會議。安利華當不在家。吾即賂彼奴厮。入其室處。此次果失敗者。吾不復以紅鬃落三字自豪矣。』於是二人促膝作密談。籌一實行之策。逆知此事如失敗。爲勢滋險。按之英律。法當監禁。今在巴黎

恐怖時代。則必死無幸。然自勒根奈爵士歷險者屢。亦殊夷然無懼。此時目光四射。虎虎有生氣。已不類街頭貽背龍鍾之傭書人矣。

朗度國民在前室中。面二客而立。伸其垢污之指。輾轉弄二金幣。顏色似慚似悅。二客中一頤者微笑謂朗度曰。『吾輩在爾主寢室中何作。爾可勿問。爾如遵率無違。則吾輩臨行。當再以二金幣爲酬。爾解吾語否。』朗度悻悻答曰。『解之。然吾爲此四金幣故。實冒奇險。國民代表每夕歸時。在九時或十時許。初無定例。彼果倉猝歸者。吾必無幸。』客曰。『此時方七時。不及九時。吾輩卽行。』朗度曰。『佳。今吾出就晚餐。以半小時歸。至八時半。爾二人必行。』繼又暴聲言曰。『國民代表夜中歸時。必與勒格格洛譚斯加二國民偕。鄰右亞尼華國民及包慕白國民亦至。共爲葉子之戲。脫遲遲不行者。則爾二人殆矣。』客笑曰。『是可勿慮。卽以國民爲彼五健兒殿

。來與吾二人爲敵。而吾二人已行。爾儕尙胡能爲者。此二小時之光陰。吾已綽綽有餘。朗度吾友。行再相見。吾事苟得告厥成功。當再以二金幣爲國民壽。行矣吾友。毋悻悻爲也。』語已。卽亦弗顧朗度。逕入起居之二室。室中有油燈。自承塵下懸。微光作圓形。冷照中案。二客至此燈光之下。相顧微笑。讀吾書者。想已識此二客。蓋一爲潘山白勒根奈爵士。一則安特魯福爾克也。爵士略四顧。遂入寢室。室中亦然小油燈。燈光所及。但見書案及橡木巨箱。光界旣窄。四隅均隱黑影之中。爵士指書案及巨箱曰。『福爾克。君試開此箱。吾則試案。然爾來時。嘗挾器械耶。』福爾克點首。於是二人各出鋸鑿。各行其事。此二人者。本爲倫敦交際場中之魁首。而此時爲狀。則大類狄根司賊史中人物。二人皆沈默無語。室中寂寂如死。惟聞喘息聲中。聞以丁丁鋸鑿之聲。福爾克方手一利鋸。以鋸巨箱之鎖。爵士則舍其

鑑鑿。出百合鑰以試書案。栗六良久。始啓其扃。顧屨中所有。類皆不關重要。已而福爾克已闢巨箱。則見箱中文牘無數。分類捆縛。纍纍可數十束。爵士曳一椅至於箱側。願謂福爾克曰。『福爾克。吾輩宜卽檢視此無數文牘。爲時促矣。』二人遂自箱中盡將文牘出。一一加以翻檢。時則四隅闕寂無聲。但聞紙聲瑟瑟然。已而檢得數書。似皆出安利華贗造。用以誣陷人者。爵士切齒言曰。『彼僮所欲恫嚇誣陷者。似不特安格妮露星亞努爾法白利士二人。巴黎城中。正不知有多少無辜。受彼荼毒。彼僮獨居此間。而但以一貪墨無能之朗度爲伴。夙興夜寐。正有無數危機。潛伏左右。吾知他日大人割刃其腹。以雪積怨也。』二人栗六可半小時。爵士忽歡呼曰。『福爾克。吾已得之矣。』卽自箱底出函札一束。細加檢閱。閱一過。內之衣中。又含笑言曰。『福爾克。吾得之矣。其餘仍內箱中。恐……』語次。亟以手自掩

其口。迴首向門外。面上筋絡皆掣動。繼復低聲言曰。『福爾克。趣舉而事。卽闔此箱蓋。遲恐有變。』福爾克知言屏當訖。訝然問曰。『君果何所聞者。』爵士急趨門次。側耳以聽。尋乃答曰。『有三人登樓矣。履聲已至梯頂。』福爾克曰。『吾輩能否突圍而出。』爵士掉首曰。『時已無及。彼三人已在前室門外。又有二人繼武而至。吾且聞朗度之聲。隱隱如狗嗥也。』福爾克曰。『然則五人已至。出亦無及。吾二人正類鼠子陷入捕機。不能脫矣。』方語時。聞前室門聲大震。繼以人語之聲。嗶嗶不可辨。顧二人此時雖陷危境。尙復沈機觀變。夷然無動。旣闔箱蓋。復閉書案之屨。四顧室中物狀。已復其故。爵士遂旋油燈令暗。悄語福爾克曰。『事已至此。自救之策已窮。惟有聽諸天命。或能出險。今姑隱於帷後。以俟佳運之臨。脫上天不吾相者。亦惟束手就縛而已。』二人遂躡足趨帷後。偃伏以須。微聞起居

室中安利華調談之聲。他人亦譁笑和之。傾聽其語。知是夕保安園中會議殊沈悶。故諸人恩恩告歸。將藉葉子之戲。遣此長夜。譁笑中又聞安利華高呼朗度取酒。歷歷可辨。二人私念朗度斯時雖奔走伺應。而中心殆已驚悸欲死。得此儻來之資。正復非易。方縈念間。忽又聞安利華歡然言曰。『諸友在吾許。幸勿拘拘於禮衷。吾家卽諸友之家。初無少異。此間有酒有葉子。恣爾行樂。吾須作一要函。暫與諸友爲十分鐘之小別。』一人應聲曰。『可。十分鐘必出。幸勿滯滯。』安利華曰。『十分鐘中。吾書當能畢事。今夕尙須與包慕白一決雌雄。決不之縱。昨夕之局。吾敗彼手也。』一人立曰。『然則趣畢而事。吾當先與譚斯加一角。』安利華曰。『佳。吾須臾卽出。十分鐘足矣。』遂啓關入寢室。時燈光甚靦黯。二人隱帷後。不爲所見。惟聞安利華蹀躞室中。喃喃自語。已而取燈近書案。去其衣冠。就案前坐。爵士

引眸外矚。見安利華背。時方支肘於案。抽箋作書。室門已合。而鄰室中歡笑聲尙隱隱內度。呼廬鳴雉中。間以杯碟相憂聲。安利華似未之聞。作書如故。筆尖著紙。屢聲察察然。如是可五分鐘。安利華運筆如飛。書乃益疾。爵士及福爾克伏帷後。亦已躍躍欲試。爵士先出。蹣跚至安利華後。引手力掩其口。福爾克繼至。出帕塞口中。安利華遂弗能聲。已而手足亦被縛。無復抵抗之力。爵士意得甚。擲之牀上。福爾克抑其聲問曰。『今將如何者。』爵士不答。褫其衣。取安利華衣御之。復取安利華三角之冠。加其頂。駢二指按唇。微語福爾克曰。『今吾輩無復他策。惟有冒險以得嘉運。』言已。復旋燈令暗。翔步至門次。發吻呼曰。『朗度朗度。』福爾克諦聽其聲。乃逼窗安利華。時則起居室中。卽有人停其葉子。揚聲呼曰。『朗度。國民代表方呼爾。爾詎未之聞耶。』朗度聞聲。自前室中躡蹙入。油燈黯碧之光

。映射其面。爲狀似至恐怖。爵士復效安利華音吐。切齒呼曰。『朗度蠢奴。爾果安在。吾呼爾者再。胡猶遲遲不至。』須臾朗度已參扉入。福爾克知爵士旨。立前掩其口。朗度力拒。而二臂已爲爵士所執。繼去其衣。束縛如安利華狀。福爾克卽亦去其華服。衣朗度之衣。惟時起居室中。言笑雜糅。興采彌烈。遂亦不聞內室中聲息。福爾克結束既竟。又問爵士曰。『今將如何者。』爵士沈聲答曰。『福爾克。今當觀吾二人運命如何。能否安然出此危境。君矯爲朗度之狀。似尙相肖。亂髮覆額際。與眉梢接。上提衣領。高及兩頰。復屈二膝而行。作蠢斯狀。必如是。始與朗度肖矣。』語時。卽助福爾克喬裝。端相有間。乃復言曰。『今君卽可冒爲朗度。越起居室而出。行時以帕擁鼻。慎勿迴面向燈。若輩方縱博。或不注意及君。一二分鐘中。吾亦常冒險出此虎穴。上帝在上。度必相君也。』福爾克方欲作語。而爵士

已推之使出。於是力自鎮定。背燈趨黑陰中行。諸人方注全神於葉子。初不之覺。福爾克遂得出起居之室。飄然而去。爵士屏息傾聽。聞前室門聲已作。知無變故。心亦爲之少安。探手衣中。則函札仍在故處。上標字曰。『亞努爾法白利士函件。』因念今夕脫能挾此函件。脫身歸去。則安格妮露星當不復爲安利華所挾制。輕紅一舸。與法白利士渡海峽而北。從此鴛鴦成行。安居英倫泰晤士河畔。一天愁雲慘霧。消散盡矣。念至是。幾於失笑。卽啓關入起居室。諸人初猶未覺。歡笑若狂。迨及半程。而座中一人忽迴首呼曰。『安利華吾友。爾出耶。』他人聞聲皆仰視。愕然呼曰。『此人非安利華。必爲間諜。』是時爵士目中。似已見斷頭臺之影歸峙於前。顧紅鬘落平昔履險如夷。初不以是少懼。諸人方躍起。而爵士已超越至於門前。奪門而出。此一門者。實爲紅鬘落生死之界。門旣砰然合。則紅鬘露出死境矣。旣入

前室。立拔門上鑰匙。反扃其門。諸人出追。則已無及。撼門。門乃兀然無動。但聞紅鬃落高唱入雲。徐徐下樓而去。歌聲嘹嚦。空中猶裊餘音也。

翌日之晨。有無名使者登安格妮露星門。授以亞努爾法白利士舊時書札一束。瞥然而逝。安格妮大悅。衝寒至烏格斯丁街太子街之角。訪傭書老人。擬懇彼轉謝紅鬃路大俠。達其誠悃。顧老人已杳。但餘此神龍片影。深印安格妮芳心而已。

英國華克西男爵夫人 · Baroness Orczy 以義俠小說「紅鬃路傳」

「The Scarlet Pimpernel」一書蜚聲歐美。名不在柯南道爾哈葛德下。

梨園子弟。爭爲排演。華燈乍上。四座輒滿。其價值之高。概可想見。

· 書言法蘭西革命時。英國有俠士白勒根奈爵士者。流寓巴黎。時

則革命潮流·震盪西茵河畔·平民勢燄大張·慘殺貴族·爵士抱人道主義·力爲援救·往往出奇制勝·功成而歸·所至以紅蘂落花爲記·故曰紅蘂落云·吾國林畏廬先生嘗手譯其書·頗爲邦人士所傳誦·是篇爲夫人新著·篇幅雖短·亦有匣劍帷燈之妙·凡讀大俠紅蘂落傳者·可作紅蘂落外史觀也·

賈可白氏作

猴掌

〔一〕

冬之夜。外邊又冷又溼。但在那蘭白娜別墅的小廳事中。百葉窗已下。爐火燒得很明亮。父子二人。正在下棋。那爲父的對於此道。是主張急進的。他把那國王的一著。很無謂的放在一箇很危險的地位。連那爐火旁邊安然做著鍼線的一位白髮老婆婆。也加以批評了。

老輝德見自己下錯了這致命的一著。要移動也來不及。便想不給他兒子看見。搭趣著說道。『你聽那風。』他兒子信口答道。『我正在聽著。』說時。睜視著棋盤。一壁伸出手去。喊了一聲『將。』（棋名）老輝德把他的手

放在棋盤上。又道。『我想他今夜未必來了罷。』他兒子答道。『敵手。』老輝德忽然發怒起來。大聲嚷道。『無論那一處偏僻惡劣的所在。再也沒有像此地那麼使人住不得了。這兒最可惡的。小路上都是泥潭。大路上又都是水。我不知道旁的人作何感想。也許是爲了這街上。只有兩所屋子空著召租的。因此上不以爲意了。』他夫人知道他爲的輸了棋纔發作起來。因便安慰他道。『親愛的。你不要生氣。你下一回也許贏了。』這當兒老輝德猛可的擡起眼來。恰阻住了他們母子間互遞的一箇眼色。他本來還有話說。當下就不響了。又把一臉怒容。收藏在他那稀薄的花白鬚子裏。

半晌。猛聽得外邊的大門砰的一響。又有重重的腳步向著裏門走來。小輝德便開口說道。『他來了。』於是老輝德急急起身。出去開了門。聽得他一片慰勞那來客的聲音。那來客也自己慰勞著自己。開了門。聽得老輝德夫人

不耐煩起來。連呼『則則。』又輕輕地咳著。當下他丈夫已入到室中來。後面跟有一箇身材高大的漢子。眼如圓珠。臉色微紅。老輝德給他介紹道。『軍曹長馬烈士。』那軍曹長前來握過了手。在爐火畔坐下了。老輝德便取出威士忌酒和酒杯來。放了箇小銅壺在火上。

喝了第三杯。那軍曹長的眼睛更爲明亮。便開始談話了。這小小一家。很注意的瞧這遠來的客人。他在椅中聳著兩箇闊肩。說那野地的景物和剛強英勇的故事。又說到戰爭瘟疫和奇怪的民族。老輝德聽了。便點著頭向他的妻子說道。『足足有二十一年了。他去時還是貨棧中一箇小子。如今且瞧他。』老輝德夫人很謙恭的說道。『他卻仍似不曾經歷過許多憂患的模樣。』老輝德道。『我很願親自往印度去。只須觀察一下就得了。』那軍曹長搖頭道。『你還是留在故鄉的好。』說時。放下空杯。微微歎息。又搖著頭。老輝

德道。『我很喜歡看看那古廟。托鉢僧。和那些神祕的魔術家。馬烈士。你前天不是曾對我說起過甚麼猴掌的話麼。』那軍曹長忙道。『沒有甚麼。總之是沒有聽的價值的。』老輝德夫人很詫異的問道。『猴子的掌麼。』軍曹長漫應道。『是的。不過如你們所說的有些兒神祕罷了。』

他們三人很懇切的靠前去聽著。那軍曹長神志不屬似的。將空杯放在嘴邊。一會兒又放了下來。老輝德再給他斟滿了酒。他便摸索衣袋中。說道。『你們瞧。這不過是一塊尋常的小掌。已像木乃伊般弄乾了。』說時。從袋中取出一件東西來。給他們瞧。老輝德夫人做了箇鬼臉。疾忙後退。小輝德卻取在手中。細細察看著。老輝德也從兒子手中取過來瞧。末後便放在桌子上。問道。『這上邊可有甚麼特點麼。』軍曹長道。『有一箇回教中的老僧使過法術在上邊。他確是一箇聖人。要顯得人之命運。實能拘管人的一生。有

誰敢和命運作對的。必有憂患。他所使的法術。是能使三箇人各能向這猴掌上要求三事。』

軍曹長說時。現出一種很鄭重而動人的態度。那三箇在旁聽著的人。也覺得他們的淺笑聲中。有些兒震顫了。小輝德很聰明的問道。『先生。你爲甚麼不要求三事呢。』軍曹長泛白了那張斑點縱橫的臉。悄然答道。『我曾要求過的。』老輝德夫人問道。『那三件事都求到麼。』軍曹長道。『求到的。』說時。擎起酒杯來喝酒。那杯脣嗑得牙齒很響。老輝德夫人又問道。『可有旁的人要求過麼。』軍曹長道。『那第一人所要求的三件事也都求到。第一第二。不知道是甚麼要求。第三次要求的卻是死。因此這猴掌便歸於我了。』他說話的聲音很莊嚴。一時三人都做聲不得。

末後老輝德纔說道。『馬烈士。如此你既求到了這三件事。這東西就於你

無用了。你爲甚麼仍然保留著呢。」軍曹長搖著頭。緩緩地說道。「我雖也有過出賣與別人的意思。但我卻又不想賣去。可是這東西所引起的禍事。也已多了。況且人家也不願意買去。有的人以爲這是神話。有的人要去先試過了。然後付錢與我。」老輝德眼睜睜地望著軍曹長道。「你倘再要求三件事。可也能求到麼。」軍曹長道。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」他取著猴掌。拈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間搖動著。猛可的向火上丟去。老輝德低呼一聲。俯身下去。搶了起來。軍曹長肅然道。「還是讓他燒掉了倒好。」老輝德道。「馬烈士。你倘不要了。請送給我。」軍曹長很執拗的說道。「我不願意給你。所以丟在火中。你倘收了起來。發生甚麼事情。可不能責備我。你還是像一箇有意識的人一般。仍捺在火上罷。」老輝德搖著頭。細看這新得的猴掌。問道。「你是怎麼辦的。」軍曹長道。「用你的右手高高執著。高聲說出你

所要求的事情來。不過我要警告你。不會有好結果的。」

老輝德夫人起身預備晚餐去。一壁說道。「聽去很像是天方夜談。你不是想給我要求生出四隻手來麼。」老輝德從衣袋中取出那猴掌來。他們三人都放聲笑了。軍曹長卻滿臉現出驚惶之色。抓住他的臂道。「你倘要真的要求甚麼。請要求些兒有意識的事。」老輝德重把猴掌納入衣袋。在餐桌旁放好了椅子。請他老友坐下。在他們用晚餐的當兒。一半兒已將猴掌忘懷了。餐後父子等三人坐著。很奮興地聽這老軍人談講他在印度時的第二篇冒險史。他們既送了客人去。使他恰好搭著末一班的火車走了。小輝德關上了門說道。「這猴掌的話。要是並不像他所說的那麼確實。如此我們也弄不出甚麼來的。」老輝德夫人瞧著伊的丈夫道。「父親。你可會償還他甚麼沒有。」老輝德微微的紅了臉道。「菲薄得很。他不肯受。我一定要他受。他卻仍然

苦勸我丟掉了完事。』小輝德假做喫驚似的說道。『怎的。我們快要富了。又出名。又快樂。父親。你開始先要求做一箇皇帝。那你就不会怕母親了。』說完。忙繞著桌子奔跑。他母親抓了一箇椅套。追將過來。

老輝德又從衣袋中取出猴掌來。懷疑似的瞧著。緩緩地說道。『我不知道該要求甚麼纔是。在我似乎甚麼都有了。』小輝德把他的手放在老人肩。說道。『你只要把屋子弄弄清楚。就很快樂了。可不是麼。如此我們且要求他二百金鎊。就足夠咧。』老輝德含羞微笑。分明是笑他輕信別人的話。接著卻就把那猴掌高持在手。小輝德向他母親霎了霎眼。就扳著臉。坐到鋼琴前去。錚錚鏗鏘的彈起琴來。老輝德高持著猴掌。清清楚楚地說道。『我要求二百金鎊。』

琴聲鏗的提高。恰迎合著這句話。接著卻聽得那老人顫聲大呼起來。母子

倆疾忙跑過去瞧。老輝德很厭惡的瞧著地板上那塊猴掌。嚷道。『他動著。我正在說那要求的話時。這東西竟像蛇一般在我手中繞動着。』小輝德拾了起來。放在桌子上。說道。『我卻不見有錢。我敢打賭。錢是永永不會有的了。』老輝德夫人瞧著伊丈夫道。『父親。這定是你的幻想。』老輝德搖搖頭道。『不打緊。好在沒有鬧出禍事來。只使我震驚了一下。』

他們重又在爐火旁邊坐下。父子倆吸完了煙斗中的煙。外面風仍刮著。更刮得厲害了。老輝德聽得樓上門響。就很不安的喫驚起來。三人都靜悄悄地。沈鬱無語。末後老夫婦倆便起身安睡去了。小輝德向他們道了晚安。又打趣道。『我希望那錢縛住在一箇大袋子裏。吊在你們的牀中。但你收起這筆儻來之財來時。定有甚麼可怕的怪物躲在衣櫥的頂上瞧著呢。』

他獨坐在黑暗中。向那將熄的爐火看著。卻見火中現出人臉來。那最後的

一張臉。最是可怕。活像一頭猴子的臉。他兀自很詫異的瞧著。他瞧得很清楚。低低的一笑。已覺得刺促不寧起來。一面摸得了桌子上的水杯。把杯中的一些水潑在火上。他的手握住了那猴掌。即忙放了。微微打顫著。將自己的衣服抹了抹手。上牀睡去。

〔二〕

第二天早上。那明亮的冬日。照滿在晨餐的桌子上。他便笑著自己的恐怖。室中充滿一種清爽的空氣。這是昨夜所缺少的。而那骯髒皺縮的小小猴掌。隨便拋擲在碗碟架上。認爲一件無價值的東西了。老輝德夫人說道。『我以爲一般老軍人全是一樣的。偏要教我們聽那種無意識的話。試想現在這種時代。那裏會像這樣的有求必應。要是真會應的。父親。那麼怎的不見你所要求的二百金鎊呢。』當下那慣說頑話的小輝德接口道。『也許那錢會從天

上掉下來。掉在他的頭上。』老輝德道。『馬烈士說。事情發生時是很自然的。以後也許有甚麼事情來。恰恰應了你的要求。』小輝德從桌子旁立起來道。『好好。我未回來時。可不要染指於這筆錢。我生怕這錢能使你變成一箇卑劣而貪心的人。那我們就不承認你。』

老輝德夫人笑著。跟他到門口。眼送他走下街去。於是回到晨餐的桌子上。笑伊丈夫的輕信人言。很爲快樂。那時聽得有人叩門。分明是郵差送信。便忙著去開。原來是一張成衣匠的帳單。由郵差送到。他們坐下來就餐時。輝德夫人說道。『我料漢白（小輝德之名）回來時。定還有甚麼開頑笑的話。』老輝德給自己斟了些啤酒。說道。『我敢說無論如何。那東西確會在我手中動著。我敢發誓的。』夫人安慰他道。『你只是這麽想罷了。』老輝德道。『我說當真有這回事。並不是甚麼幻想。我剛——咳。甚麼事情啊。』

他夫人並不回答。只是瞧著門外一箇人奇怪的行動。他遲疑不決似的向屋中窺探著。似乎要立定決心走將進來。老輝德夫人連帶想起了那二百金鎊。又瞧見那人衣服整齊。并戴著一頂簇新的高頂絲帽。他在大門口停住了三次。重又向前走去。第四次他又立住了。把手放在門上。於是斗的立下決心。推開了門。走上小徑來。同時老輝德夫人也伸手到背後去。急急地解開了圍裙的帶子。卸下裙來。向椅墊下邊一塞。一會兒伊便領那客人入到室中。他偷瞧著伊。聽伊說著道歉的話。說甚麼房間裏沒有收拾啊。伊丈夫不曾穿見客的衣服啊。伊說完了便等著。耐心兒等他說出來意來。但那人卻很奇怪的。一聲兒不言語。

末後那人俯下身去。從袴袋中取出一塊棉布來。說道。『我——是他們派我來奉訪的。我從毛梅金公司來此。』老輝德夫人喫了一驚。喘息著問道。『

可有甚麼事情麼。我們漢白身上可出了甚麼事沒有。甚麼事。甚麼事。」老輝德忙插口道。「母親。你坐下來。不要說得太急了。先生。我料你未必帶得惡消息來罷。」說時。很擔心的向那客人看著。那人開口說道。「我對不起！」老夫人急道。「他受了傷麼。」那人鞠了一躬。悄然答道。「受傷很重。但他沒有甚麼苦痛。」老夫人交握著雙手。仰天呼道。「呀。感謝上帝。爲此感謝上帝。感謝！」說到這裏。驀地住了口。原來伊見了那人的臉色。便猜透了他話中的微意。伊頓時停住呼吸。轉身向著丈夫。把伊抖顫的手。放在他的手上。兩下都默默不語了好一會。

末後那客人低聲說道。「他被機器絆住了。」老輝德昏迷似的說道。「是的。被機器絆住了。」那時他坐著呆望窗外。握住了他夫人的手。緊緊地握著不放。好像他們四十年前在愛情熱烈的時代一樣。稍停。他便向那客人柔

聲說道。『這是我們贖下的最後一箇了。好難堪啊。』那人咳著立起身來。慢慢兒的走到窗前。低垂著眼睛說道。『公司中因你們受了這重大的損失。囑在下代達微意。表示他們極深的悲悼。一面要你們明白。在下是他們的僱員。一切不過服從命令罷了。』他們並不作答。老夫人臉色慘白。兩眼定注。伊的呼吸聲也聽不清了。而伊丈夫的臉上。也立時變了色。那人又道。『毛梅金公司中不負一切責任。他們說此事決無責任可言。但是想到令郎平日的勞績。他們也願意略致賻贈。老輝德放下了他夫人的手。站將起來。很恐怖的瞧著那客人。他那乾燥的嘴唇中。吐出一句話來道。『多少。』那人答道。『二百金鎊。』老輝德也不顧他夫人的叫喊。只是微微地笑著。忽又像盲人般伸出擊手來。便跌倒在地板上。不省人事了。

在二英里外一所新造的大墳場中。老夫婦倆硬葬了他們的愛子。回到他們那宅陰森寂寞的住屋中來。這事過得很快。他們先還不大覺得。而不知怎的心中卻有一種期待。期待著有甚麼好的事情發生出來。足以減輕他們的擔負。實在爲的兩顆老心中捱受不下了。但是一天天的過去。這期待終於成空。使他們倆幾乎變做了無感覺的人。有時兩下裏不交一語。因爲也沒有甚麼話可說了。他們所過的光陰。只是沈悶與淒涼。

一禮拜後。那老輝德忽在夜中醒來。伸手一摸。卻獨自一人躺在牀上。四下裏黑魃魃地。只聽得低低的哭聲。從窗前送來。他便坐了起來聽著。當下柔聲說道。『快回來。你要著冷了。』他夫人道。『我的兒更要冷咧。』說完。又哭了。

那嗚咽的聲音。已在他耳邊不聽得了。牀上很暖。他的眼睛又重重的。只

是要睡。於是沈沈睡了過去。誰知不多一會。猛可裏又被他夫人的狂喊聲驚醒了。夫人嚷道。『那掌。那猴子的掌。』他喫驚的問道。『那裏。在那裏。甚麼一回事。』夫人帶跌帶跑的趕過來。悄然說道。『我要這猴掌。你可沒有毀掉麼。』老輝德道。『在廳事中的托架上。你要來做甚麼。』夫人哭著笑著。俯下去親他的面頰。發瘋似的說道。『我剛纔想到。我先前爲甚麼想不到。你也爲甚麼想不到呢。』老輝德問道。『想甚麼。』夫人忙答道。『還有旁的兩箇要求。可是我們只要求得一件事咧。』老輝德惡很很地問道。『這樣還不夠麼。』夫人得意洋洋的說道。『不。我們還有一箇要求。快下樓去取來。要求我們的孩子復活。』老輝德坐起在牀上。拋掉了臥被。很害怕的呼道。『呀。你瘋了。』夫人喘息道。『去取。快快去取。要求——呀。我的孩子。我的孩子。』伊丈夫擦一根火柴。點上了蠟燭。忒楞楞地說

道。『回到牀上去。你不知道自己在那裏說甚麼。』夫人發惱道。『我們第一箇要求既了。爲甚麼不要求第二件事。』老輝德囁嚅道。『偶然巧合罷了。』夫人激動得抖顫著。放聲呼道。『快去取了來要求。』老輝德轉身瞧他的夫人。顫聲說道。『他已死了十天了。我再也不認識他。只能辨認他的衣服。要是他的模樣兒給你瞧了太可怕。便怎麼處。』夫人拉他向房門外走去。一壁說。『快要求他回來。你以爲我會害怕自己撫養的兒子麼。』

老輝德在黑暗中走下樓去。一路摸索到廳事中。然後到火爐架上。那猴掌正在原處。但他心中很怕一說了要求的話。就得把他那血肉狼藉的兒子召將回來。他這般想著。便逃出室外去。迸住了呼吸。竟連那門的方向都不知道了。他的額上。全出著冷汗。他繞著桌子摸索。沿牆走去。到了一條狹狹的甬道中。而手中正握著那件可怕的東西。

他走進臥房去時。連他夫人的臉色也似乎變了。又蒼白。又懇切。瞧去很不自在。他爲伊抱著無限的恐怖。夫人卻放著剛強的聲音說道。『要求。』老輝無喞嚅道。『這未免太跋。也太惡了。』他夫人又道。『快要求。』於是老輝德舉起手來。仰天呼道。『我要求我的兒子復活。』那猴掌掉在地板上。他很喫驚的瞧著。便顫顫的倒在椅中。夫人眼紅如火。走到窗前。將百葉窗掀了起來。

老輝德坐著。直坐得身上冰冷了。時時對他的夫人瞧。夫人卻兀自望著窗外。那蠟燭快已燒完。直燒到磁燭盤的邊下。燭光一晃一晃的。將影子寫上牆壁和天花板。一會兒燭花亮了一亮。便熄滅了。老輝德見那要求並不相應。便暗暗放下了心。仍回到牀上去。不上一二分鐘。他夫人也悄沒聲兒的到他身邊來了。那時兩下裏都不說話。只靜聽著鐘聲的的。樓梯上刮的一響。

原來有一頭鼠子在牆壁中掠過。四下裏的黑暗。很覺沈悶。老輝德躺了一會。便鼓起勇氣來。取出一匣火柴。擦亮了一根。下樓去取蠟燭。

到了樓梯的腳上。那火柴也熄滅了。他立住了腳。重擦一根。同時卻聽得前門上。又靜又穩的叩了一下。幾乎使人聽不出來。那匣火柴恰又在甬道中打翻了。他兀立不動。直等到第二次的叩門聲也響了。纔急急逃回房中。把門關上。而第三次的叩門聲。又響徹了一屋。夫人驚起道。『這是甚麼。』老輝德顫聲答道。『一頭耗子。一頭耗子。恰在樓梯上掠過了我。逃跑了。』他坐起身來聽著。又有一種很重的叩門聲。傳遍了屋中。伊嚷道。『是漢白。是漢白。』伊跑到門口。但見伊丈夫卻立在伊的跟前。阻住了出路。他緊緊地握住伊的臂。老是不放。嘶聲低問道。『你待怎麼樣。』夫人掙扎著道。『這是我的兒子。這是漢白。我卻忘了他遠在二英里外。你抓住了我做

甚麼。快放了。我要去開門。』老輝德打顫道。『爲上帝分上。不要放他回來。』夫人道。『你竟怕你自己的兒子麼。快快放手。漢白。我來了。我來了。』

叩門的聲音響了又響。那老夫人斗的擺脫了。直跑出去。伊丈夫追到樓梯的頂上。很懇切的在後面叫著伊。而伊卻急急地下樓而去。他聽得門上鏈條曳回來鏗然作聲。下面的門鍵已緩緩地拔開了。他夫人帶喘喊著道。『那門鍵。快下來。我拔不著。』但伊丈夫此時卻爬在地板上。滿地裏找尋那塊猴掌。他要趁著那門外的鬼物未進門前找到。同時又聽得門上起了一陣子叩門之聲。響徹一屋。而又聽得他夫人在甬道中拖了一把椅子。靠在門上。頂上的門鍵格格地已在拔開來了。他在這當兒。恰也找到了那猴掌。便發狂似的說出他第三箇而也是最後的一箇要求來。

那叩門聲立時停住了。只有回聲還在屋中蕩漾著。接著他又聽得椅子拉去。門也闐的開了。一陣冷風吹上樓來。送過他夫人絕望而悲痛的長號之聲。纔使他鼓勇跑下樓去。直到門外。對面街燈微晃。照在一條寂靜無人的街上。

賈可白氏 · W. W. Jacobs 以一八六三年九月八日生於英京倫敦。常爲海濱雜誌撰述滑稽小說。多道水手與海上故實。因以成名。此篇原名 "The Monkey's Paw" 作風嚴正而富於刺激力。爲其生平短篇小說中唯一之傑作。

世界盡頭處

那嬌紅的斜陽。漸漸地從樹梢上下來了。那一羣羣的小鳥。帶著斜陽閃閃地飛回來了。那火車上的汽笛一陣子嗚嗚嗚的響了。那火車騰騰的離了利物浦街車站開行了。葛蘭絲在車中跳將起來。低聲向伊的戀人道。『陶格蘭。我們竟一塊兒逃咧。竟一塊兒私逃咧。這一箇逃字。聽去好不可怕。很像是人家廚房裏所看的新聞紙上登著的。我們的事。怕不久也要傳遍廚房。喧騰衆口呢。』說時。微微打顫。卽忙靠在一箇帽子架上。力自支持。陶格蘭很莊重的擡眼望著伊的臉。柔聲說道。『我們爲了這一箇情字。已拋棄一切。還管他們甚麼來。如今我們只想那世外桃源似的南方諸海。你一向也想念著

的。葛蘭絲、委實和你說。那邊有珊瑚島咧。棕櫚樹咧。獨木舟咧。碧波盪激的海咧。往來飛翔的鸚鵡咧。和旁的許多有趣而奇怪的東西。我們瞧了。眼界也能放大些。況且那邊簡直好算得是世界盡頭處。到了那邊。我們不認識人家。人家也不認識我們。從此我們倆便能安安逸逸地過這第二生命。甜蜜蜜的領略那雙棲滋味了。吾愛。你可明白麼。」葛蘭絲靠在陶格蘭身邊坐下。微蹙著雙眉。悄然答道。「我原也明白。但這火車開行的當兒。自禁不住有些兒著慌。想我們所徘徊顧慮躊躇不決的事。如今竟實行了。我的胸中好似有兩隻手。把這一顆心緊緊握住。又像你此刻手中絞那桌布般絞將轉來。不知道幾千年幾百年來。像我一樣棄舊憐新的人。可也經歷過這一箇境界麼。」陶格蘭微現不快的神情。快快地說道。「憂愁煩惱。本是一件老東西。千古相仍。從不變動的。就是這愛情也人人所具。自從亞當夏娃以來。

沒一箇能逃過情網。我們倆不過是情網中的一分子罷了。」葛蘭絲微喟道。

「唉。如此說來。世界開場時。就帶著這憂愁煩惱和男女之情一起來咧。」

看官要知這葛蘭絲早過了青春妙齡的時代。而陶格蘭也將近四十歲了。但是葛蘭絲出落得甚是美麗。那一雙灰褐色中帶淺碧的眸子。又深。又澄清。彷彿是兩箇清波淪漪的小池。那一頭如雲非雲似霧非霧的頭髮。豔生生地好似赤金絲一樣。雖是春華非舊。然而從陶格蘭來後。年光卻頓似倒流。又回到了十八九時。伊出嫁的時候。原在妙齡。嫁得了有錢的夫婿。那嫁後的光陰。又很美滿。平日間又無憂無慮。一些兒沒有不如意的事。只死了一箇小孩子。算是晴空中的一重愁雲。但這薄薄的愁雲。不久就被好風吹散了。過了一時。驀地來了那陶格蘭。那無賴的情絲。就將他們倆牢牢縛住了。到頭來葛蘭絲便覺得陶格蘭簡直可愛。恰配住在伊的心兒裏。但是這麼一來。不

知不覺的把那在禮拜堂神壇前和伊交換指環的人。生生的驅逐出心坎了。

起初呢。葛蘭絲畢竟還不敢撇下伊的丈夫。跟著戀人出走。只想一到了無可奈何的當兒。便拚著爲情而死。和陶格蘭一同葬身海底。一了百了。既是這樣。那麼後來爲甚麼又一同跑了呢。推源禍始。實在是那汽車。原來陶格蘭是箇駕駛汽車的能手。最喜歡坐了汽車出去逛。葛蘭絲的丈夫和陶格蘭本是好友。有時自然聽葛蘭絲跟著他一塊兒去逛。那時陶格蘭倘能不起旁的念頭。游倦了就離村而去。不再和葛蘭絲見面。豈不很好。葛蘭絲一時雖不能忘情。但是過了幾時。便漸漸兒淡忘下來。依舊像平日那麼過伊的光陰。擡著兩眼。望那燦爛的日光。不致掉入泥淖。不見天日。然而上天怎肯輕輕放過他們。必定要使他們喫了一番苦。自己覺悟了。方始罷休。

一天早上。陶格蘭同葛蘭絲出去試他新買的一輛汽車。這汽車全身都作灰

褐色。式樣很像是水雷艇。據說有非常的速力。倘在直路上和有名的蘇格蘭飛人牌汽車比賽時。定占勝利。所以代價也不小。他們倆出發後。趕了約七十里路。便開回來預備進午餐。不道剛開到一條街道的轉角處。猛可的脫了一箇車輪。那車越過了一堵矮牆。破毀得不可收拾。葛蘭絲徼天之倖。沒有受傷。陶格蘭的頭重重的在地上撞了一下。立時昏暈過去。不省人事。躺在一片荒涼寂寞的田間。離開四面的村莊田舍約有五里之遙。人家那裏知道。單有這一箇芳魂欲碎的弱婦人。踣在他身邊。一壁哭。一壁喊。足足鬧了兩點鐘。真箇呼天不聞。呼地不應。幾乎把葛蘭絲活活急死。幸而陶格蘭未後醒回來了。又可巧有一箇農夫趕着一匹耕田的馬。經過田間。即忙借來騎了。一同到那最近的一箇村中。在一家小客寓裏將息了一會。用了一頓午餐。喝了些蘇打水 and 威士忌酒。陶格蘭說身體已經復原。能毅坐火車回去咧。那

火車站恰去這小客寓不遠。他們倆便慢慢兒的走去。陶格蘭要看是甚麼時候。叵耐剛纔從車中掉下來時。那時計也已毀壞。他們到車站時。卻遲了十分鐘。那末一班的火車已在十分鐘前開去。陶格蘭和葛蘭絲也就在這十分鐘中。掉入一箇萬丈的黑淵。不能自拔。

那近邊別的一家小客寓裏。來了一位丰姿俊秀談吐曼妙的婦人。喚做瓊司夫人。伴著一位體態溫文舉止閒雅的紳士。喚做瓊司先生。當夜這瓊司先生說有些兒要事。恩恩往倫敦去了。那瓊司夫人獨在這小客寓中耽擱了一天有半。瓊司先生纔帶了幾件箱篋回來。對那小客寓的女主人說。他們夫婦倆要出去壯遊一回。一觀天下的奇蹟。但是瓊司夫人似乎有些不甚願意。并且很捨不下這小村。因為他們倆出客寓時。那女主人瞧見伊一雙橫波目裏。隱約含著淚痕。分明是啜泣過的樣子。過了一天。伊翻開新聞紙一瞧。猛見上面

登有一節私奔的新聞。嵌著兩張一男一女的照片。男的照下。註著陶格蘭畢亞士字樣。女的照下。註著葛蘭絲賈白士字樣。那女主人架起了鋼絲邊老花眼鏡。子細一瞧。卻見他們倆正是伊前幾天的主顧瓊司先生。和瓊司夫人。

那火車追風逐電似的向鐵爾培來進發。一里又一里。十分迅疾。那一對戀人。已漸漸地把英國的土地和愛英國的心都拋在後面。只是葛蘭絲胸中好似壓著重鉛的一般。甚是難受。時時將伊心上怎樣的煩惱。怎樣的不安。怎樣的苦痛。告知陶格蘭。陶格蘭卻嘻笑著。百方的給伊譬解。百方的安慰伊。那車兒走過一片亂綠黏天的草地時。陶格蘭忽地喚葛蘭絲脫下伊左手上的手套。然後把手兒授給他。葛蘭絲不知道他是甚麼意思。很爲詫異。依他的話。脫了手套。將那羊脂白玉似的纖手遞給他。當下陶格蘭不慌不忙的從衣袋裏掏出一隻金指環來道。『你快把你指上那隻撈什子的指環丟了。』葛蘭絲

又依著他的話。靠在車窗窗沿上。迎那海中吹來的微風。胸前的羅帶。平風飄拂。彷彿要覩伊櫻唇的樣子。伊便把指上那隻結婚指環脫了下來。刷的向窗外擲去。陶格蘭即忙將他的金指環放在葛蘭絲掌中。含笑說道。『這指環的裏面有著字。你可瞧見麼。』葛蘭絲子細瞧時。無奈辨不分明。就嬌聲問道。『像這樣細細的字。誰有這好眼力辨別出來。刻著的畢竟是甚麼字啊。』陶格蘭答道。『實是埃及的古文。我在一本游記上發見的。據說是埃及古時男女相悅。把這字刻在信物上。彼此投贈。去今不知隔了幾千年咧。這裏即是譯文。你讀後撕掉了。也不妨事。』說時。又取出一片紙來。只見上面用打字機清清楚楚的打著十幾字道。『吾得卿。吾悅卿。吾禱諸在天之神。其永永賜吾以卿。』葛蘭絲瞧了。點著頭。含嬌無語。

火車到鐵爾培來時。那金指環已約在伊的纖指之上。只兩眼微微紅著。還

帶著晶瑩如珠的淚痕。下車時便掏出帕子來搵了一下。曳下了白紗面幕。掩住了臉。一壁自語道。『我不知道爲了甚麼。今天好似變了箇善哭的小孩子。』說時。將手攔在陶格蘭臂上。盈盈下車。又道。『如今吾們好到世界盡頭處去了。那棕櫚樹和珊瑚島。好似已送進我的眼簾。陶格蘭。那邊不是有一艘輪船在著麼。』陶格蘭向那黑黑的烟囪望了一眼。答道。『正是。正是一艘輪船。』說時。心中在那裏想他們將來的快樂生涯。兩口兒在南海諸島上。像海燕般雙宿雙飛。豔福正自不淺。

那一路往雪特奈的滄程。甚是安適。船兒又新又大。搭客又不多。船上的。沒一個認識陶格蘭和葛蘭絲。見了也只當是人家夫婦。誰也知道他們出於正當不正當。因此葛蘭絲的心倒安了。把起初動身時的種種煩惱。排除了一半。不想後來卻隱約聽得人家在背地裏議論他們。唧唧噥噥的說。『這兩

口兒形迹可疑。不要是非正式的結合罷。』葛蘭絲聽了這話。那顆心好似被利刃戳了一下。平添無限的痛苦。這實是伊出亡以來第一次所受的刺戟。

第二次在雪特奈的澳大利亞旅館中。又受了一箇極大的刺戟。一天就餐時。有一澳洲的貴婦人和他們同桌。葛蘭絲在故鄉時。原是一朵交際場裏的名花。交際的手段著實來得。此刻就使出伊的老手段來。很莊重的去和那貴婦人攀談。那貴婦人卻好似知道伊的身世。滿臉現出鄙夷的神氣。給伊一箇不理會。葛蘭絲把熱氣換了冷氣。如何受得。喫雞時。覺得那絕嫩的雞肉。也老了許多。咀嚼不細。幾乎把伊的喉嚨都梗住了。這夜夜深時。伊獨自一人在臥室裏。對著燈影。喃喃自語道。『這實是教你一首功課。這實是教你一首功課。』當下又記起從前在一本名家詩集上所見的一首短詩來。伊就惻惻的低聲吟道。『長途悠悠兮無歸路。待回首兮日已暮。曼麗曼麗兮汝何魯

。』吟罷。卻又想長途悠悠。雖沒歸路。然而有世外桃源似的南海諸島在著。有溫存體貼的戀人在著。怕甚麼來呢。

陶格蘭和葛蘭絲又離雪特奈了。他們倆倚在船欄上。放眼望那海天景色。陶格蘭咬著他雪茄煙的頭。很溫和的說道。『那菲奇倒似乎是箇很大的市鎮。』原來那時他們已望見了菲奇。像美人螺髻般。隱約矗起在森森一碧的海面上。海岸逶迤曲折。其白如雪。沿岸一帶。都種著翠玉似的棕櫚樹。迎人欲笑。海中的許多獨木舟。彷彿是一隻隻的蜻蜓。兀自在那裏往來亂串。珊瑚的園子。在在都是。倒影入水。做出一種嫩紅淺絳之色。和那黯碧的水融成一色。這所在簡直是一片五彩的世界。紅的黃的白的藍的綠的。色色都有。分明是造物的主宰。要顯出他的美術思想。所以匠心獨運。揮着他如椽的大畫筆。替菲奇加意渲染。著成這五色的世界。就是那太陽神也和他有緣。

天天把那十萬道黃金色的陽光映射下來。裝點那事事物物。都覺得可愛悅目。這地方真不是人間所有。委實是夢中的仙鄉啊。

那船漸漸近岸。已望見了蘇佛伊色的街道。又長又闊。街的兩旁。都是些平梢的樹。鬱鬱蔥蔥。蒼翠欲滴。種得也非常整齊。好像是甚麼美術古畫上所畫的花邊一般。一面小山上。立著一所華屋。有旗杆。有石廊。便是島王的王宮。瞧它高高的摩空而立。真有俯視一切之概。不一會那網球場咧。俱樂部咧。旅館咧。店肆咧。也一一送進人的眼簾。那時碼頭上已聚著許多人。來迎這船。其間有一半是島上的土人。硬硬的頭髮。箭豬毛似的豎起在頭上。但是他們身上卻穿著細白布的襯衫。和洋紗製或是絨製的下衣。有的穿著很漂亮的棉布短衣。男女的衣服。也各有區別。並不混雜。不像是往時身披棕櫚葉頭戴野花圈的野人。那衆人的中間。有一箇棕色皮膚身材胖大的紳

士模樣的人。身上著的是毛織物的衣袴。腳上穿的是一雙漆黑的鞞皮。人家都指點著說。這便是島上的島王。這當兒船已傍岸。陶格蘭向那旅館俱樂部 and 旁的建築物望了一下。拋掉了他熄滅的雪茄。嘴裏咕噥道。『這所在怎麼還不像南方海中的島呢。』回頭瞧葛蘭絲。也白著臉。滿現失望之色。陶格蘭即忙低低的安慰了伊幾句。扶伊下了船。走出人叢。葛蘭絲原把陶格蘭當做伊眼中的腫子似的。既聽了他安慰的話。自然力自振刷。勉強裝出一絲笑容來了。

他們倆到了菲奇。並不投身旅館。在鎮外買了一所屋子住下。從鎮中器物店裏辦了些器具。陳飾起來。那屋子毫無可愛之處。也算不得是精舍。只因價廉之故。將就買下。可是陶格蘭並不是富人。動身的時候。賤價賣掉了許多股票公債票。纔能成行。一路陸上火車水上舟。錢已化去不少。不得不節

省一些。葛蘭絲平時最愛的是音樂。於是租了一架悲婀娜。給伊花晨月夕作爲消遣之需。陶格蘭自己也進了俱樂部。打彈子。賭紙牌。逍遙作樂。他們在菲奇的生活。就此開場。不多時居然也進了交際社會。和那些上流人往來酬酢。葛蘭絲只當自己是個尋常的再醮婦。陶格蘭只當自己是個再醮婦的後夫。有例可援。無愧於心。好在人家也不知道他們的來歷。儘能自由自在的過日子。末後他們倆彷彿已做了交際場的男女班頭。鶯儔燕侶。著實不少。連那島王也慕他們的大名。請到宮裏去。竭誠款待。那時陶格蘭和葛蘭絲是何等的得意。

但是天下不論甚麼得意事。總不能得意到底的。他們倆得意了不久。又不得意了。一天葛蘭絲到那網球俱樂部去拍網球。在平日呢。那部中的女友們一見了伊的兒。總爭先恐後的去趨奉伊。親近伊。不道這天伊走到球場上

。大家都望望然去之不迭。似乎伊一來。便能把球場上的新鮮空氣攪污的一般。葛蘭絲心知春光已經洩漏。這非奇一鳥、怕又不能立足。當下微喟了一聲。沒精打采的回家去。在那熱熱的日光下走著。覺得兩頰上沸熱如火。直能勝過這熱帶上的日光似的。回到家裏時。已有些兒病意。向鏡中一照。只見面色白如死灰。一絲血色也沒有。便裹了一件肩掛。呆呆地坐著。一會兒陶格蘭已回來了。雖還沒有見他的面。而聽那外面陽臺上的腳步聲。分明是一百二十箇不高興的樣子。葛蘭絲心中早已明白。想剛纔在網球場上受人冷淡的事。他一定知道的了。停了半晌。陶格蘭已緩緩地蹺進了那黑魃魃的客室。沈著聲向葛蘭絲道。『我的小婦人。這裏還不是世界的盡頭處。只得再走吾們的路罷』說時。在葛蘭絲坐著的橫椅上坐了下來。伸手圍住伊纖削的腰肢。這時葛蘭絲並不啜泣。只放出一種悲痛的聲音說道。『那世界頭盡處

不知道畢竟在甚麼地方。我以爲吾們倆必須正式結了婚纔是。』葛蘭絲雖是這樣說。自己也明知做不到。陶格蘭更明知做不到。即使葛蘭絲的丈夫願意離婚。然而他還有一箇發瘋的妻在著。十年以前。送進了瘋人院。至今還沒有死。要是這瘋人一天不死。他一天不能自由。陶格蘭默然無語了幾分鐘。纔道。『你的話確是不錯。不過吾們目前無論如何。總須趕快離開菲奇。我想那泰希底倒是箇很可愛很好玩的地方。吾們到那邊去逛逛如何。』葛蘭絲道。『泰希底有甚可愛。人家可不是喚做太平洋的溝渠的麼。』陶格蘭道。『這怕未必罷。泰希底簡直好似神仙福地。那邊的風景。比這裏好上一倍。那邊的土人。也比這裏有趣得多。下禮拜吾們決意動身前往。要知這泰希底纔真是南方諸海中的島咧。』此時葛蘭絲正擡眼外望。那兩道眼光。穿過了綠陰四覆的陽臺。注在紅紅的日光之中。斗見一頭青玉色的小鳥。躲在一

朵緋紅的木槿花上。像宕秋千般在那裏宕著。葛蘭絲望著這小鳥出了一會神。纔回過頭來。問陶格蘭道。『你這樣愼愼而去。難道也受了甚麼刺戟麼。』陶格蘭很懊喪的答道。『這不知道多早晚的晦氣。我從前在英國結識了的一箇朋友。好端端動了環遊世界的豪興。坐了一『樊柯佛』一船。遠迢迢的到雪特奈。又從雪特奈趕到這裏。好像故意跟著吾們似的。這簡直是可厭的畜生。我和他也並沒甚麼大交情。剛纔在碼頭上竟當著這裏半鎮的人。大聲大氣的喚我真姓名。這樣還不夠。并且用著他輕薄的口吻。問起你咧。』葛蘭絲忙道。『他也喚出我的真姓名來麼。』陶格蘭道。『怎麼不是。』說時。把葛蘭絲的腰又抱緊了一些。葛蘭絲只抿著伊的櫻唇。不則一聲。兩人在這半明半暗的室中偎倚了好久。都默默不語。但聽得太平洋中白浪觸礁之聲。隨著微風度來。似乎在那裏悲悲切切的吟道。『長途悠悠兮無歸路。待回首兮』

日已暮。曼麗曼麗兮汝何魯。』葛蘭絲一壁聽。一壁銳聲呼道。『別管他。別管他。吾們兩口兒廝守到底就是了。』

一禮拜後。陶格蘭、葛蘭絲又在船上。向著世界盡頭處去。那後面的菲奇。已漸漸地隱入水平線下。那前面的泰希底卻已漸漸在望。在一箇玫瑰花色櫻草色似的早上。滿眼的山光水色。都含著一派溫媚的笑容。那船已到了泰希底。葛蘭絲心花怒放。吐了一大口氣。興興頭頭的說道。『這裏簡直好似天堂和仙都合并在一起咧。吾們別管他以後再遇著甚麼不如意的事。就在這裏過吾們的光陰罷。』他們倆既上了岸。不得不上客店了。這客店是一所移得動的平屋。四下裏是花園果園。屋子便彷彿隱在這亂紅亂綠的花叢果叢之中。好多株高高的棕櫚樹。替屋頂上遮了箇油碧幄兒。每逢月明如水之夜。枝葉閃動著。好似鍍著銀的樣子。開這客店的是一箇美貌的雜種婦人。出落

得既楚楚有致。心地也非常仁慈，所用的使女。都是些泰希底本地的美女。長的雲髮。散開著垂在洋紗的圍裙上。髮光可鑒。髮香撲人。眼波澄澄的。似是幽碧的湖上。籠著日光。他們的聲音。也很嬌媚。彷彿是春天的微風。吹過棕欄樹的一般。沒事時。大家都坐在陽臺上。櫻口裏輕輕地唱著歌。十指兒忙著在那裏編花冠花頸飾。賣給客人們。那客人中有幾箇是法國人。有幾箇是美國人。卻並沒有英國人。葛蘭絲很爲滿意。向陶格蘭道。『我很歡喜這客店。不妨就耽擱在這裏。不必再去找甚麼屋子咧。』於是他們倆就在這客店裏住下。每天日中。閒閒的過他們黃金的光陰。晚上甜甜的做他們黃金的好夢。陶格蘭成日沒事兒做。只吸吸雪茄。喝喝威士忌。自由自在。不必擔甚麼心事。可是住在這仙境也似的泰希底。又幽雅。又安靜。原也無須擔心。至於陳陳往事。儘可付之夕陽流水呢。

他們倆在泰希底住了三箇月。又買棹他往。只爲有一箇剛從舊金山來的美國富人。一見了葛蘭絲。便著了情絲。一天竟悄悄地向葛蘭絲道。『這裏的人。都知道你還沒有和他結婚。你又何必死心塌地的跟這窮漢。可是我有的是錢。儘能使你過安樂的日子。葛蘭絲。你可有意麼。』葛蘭絲畢竟還有些兒定力。當下敷衍了他一陣。便偷偷的拉了陶格蘭走了。陶格蘭在船上切齒道。『我望此去直達世界盡頭處。不要再遇見這種萬惡的人。不要再遇見這種萬惡的事。』

陶格蘭和葛蘭絲離了泰希底。便向麥格立太羣島進發。這麥格立太羣島都是些叢嶽小島。一箇箇好像彈丸黑子。搭輪船去還不行。必須先到新西蘭。然後搭了雙桅船前往。路上也許要經幾禮拜幾箇月。纔能到這隱在天盡頭的羣島上。那邊的荒涼寂寞。也簡直到了絕頂。倘把泰希底相比。直好以將巴

黎利之立頓奈極端的一箇小村相比。這壁廂的繁華。和那壁廂的荒僻。相去何止千里。所以這麥格立太羣島。纔可說是世界盡頭處了。

陶格爾和葛蘭絲到了麥格立太羣島。也並不住在大島上比較熱鬧的市鎮中。只揀了箇最荒僻的領港人島。出二十金鎊買下一所屋子。僱用了一對土人夫婦。替他們治餐。洗衣。砍柴。料理一切瑣屑的事。他們倆便在這領港人島上安然住下。過那幽靜甜蜜的光陰。看官要知這領港人島的得名。實是爲了從前麥格立太產珠的時候。有一箇領港人到來採珠。住在那屋中。人家就把這島喚做領港人島。這屋子面海而築。正坐落在多風的海灘上。屋中只有一間房。屋頂用洋鐵蓋著。甚是堅固。也裝有水溜。屋子的四面圍著幾株小棕櫚樹。嫩葉扶疏、受了這海灘上銀色的日光。便閃閃地發亮。風雨蕭條之夜。樹葉打在屋頂上。一陣子亂響。彷彿打仗時鼓手擊鼓的一般。去屋不遠

。有一條小徑。從島的這一邊通到那一邊。夾徑都是些紅巴豆。葉碧於油。密密的替這徑上結了一張天然的幔兒。倘要一遊全島。只須費半箇鐘頭。由這小徑走去。小徑的一方。還有一帶小小的樹林。那許多樹上的綠葉。有的像棕櫚葉。有的像鳳尾草。有大大的。像大鑿盆似的。也有尖尖的。像長槍一樣。有的樹緊緊排列著。枝枝葉葉。又濃又厚，似乎裝做禮拜堂的牆壁。有的樹上沒有葉兒。卻垂著一球球的花朵。有的深黃如金。有的猩紅如血。那許多樹下。還有幾片草地。長滿著又細又軟的草。活像是一條條綠剪絨的毯子。這草地直向右面開拓出去。和那半里以外的礁湖相接。礁湖的四周。全圍著白白的礁石。似將象牙鑲成。嵌在那和藍寶石一色的海中。每當水響人靜的日間。和鳥語花香的晚上。這白礁石便放出一種又軟又靜的聲音來。（按珊瑚結成之礁石能作聲）唱一曲曼妙無雙的歌。媚他們一對情人。聽去

彷彿在那裏唱著『世界盡頭處。』『世界盡頭處。』一聲聲的兀自不休。

流光如電。他們倆已在這領港人島上過了幾箇禮拜。也許已過了幾箇月。也未可知。可是他們有影皆雙。無肩不並的。嘯傲於世界盡頭處。直已忘了時日。忘了歲月。大白天蕭閒無事。或是坐坐船。或是游游水。或是拍幾張精美的小影。又在一箇小樹林的中心。把草和棕欄造了一座可愛的涼屋。兩人盤桓其間。無憂無慮。這樣悠悠忽忽的過了幾時。又有一艘雙桅船到麥格立太來了。船上帶著好幾封信。有兩封是給葛蘭絲的。一封和伊說。伊丈夫已提出離婚。第二封說是伊丈夫不忘前情。已撥出一小份的錢。存在澳洲的銀行中。給伊隨時取用。陶格蘭也接著朋友幾封信。有的報告他倫敦和俱樂部裏的消息。有的報告他馬匹和汽車的情形。有的報告他往時的朋友中誰娶了誰了。誰嫁了誰了。誰到旁的地方去了。有的報告他誰交了惡運。進了竈

鄉了。誰交了好運。做了富翁了。陶格蘭平時待朋友們原很不錯。所以他離去祖國後。大家都記掛他。免不得寫信來道候道候。然而那幾封信中。卻並沒有。一句問他幾時回去。不過字裏行間。隱隱含著這問他的意思罷了。

這夜葛蘭絲棠睡濃酣。做伊快樂的香夢。陶格蘭卻徘徊於清風明月之下。在這小島上繞了好幾箇圈兒。第二天葛蘭絲覺得伊那情郎的一片愛情。比以前又濃郁了許多。芳心中十分感激。

去麥格立太五百里外。又有培恩北大羣島。隔了些時。那邊總有一艘官船喚做『昆屈兒』的。開到麥格立太來。檢察一切。一天陶格蘭和葛蘭絲正在礁石上釣魚。望著那一大片煙波浩淼的海面。覺得胸襟也為之一暢。釣了一會。暮見遠遠地海天相接處。來了一點黑影。天上島著一縷黑煙。他們倆的眼光原很尖銳。一見了這黑影黑煙。早知道那培恩北羣島的官船來了。船上

一定載著許多旅客。到這裏來游玩。那總督也許在船上。未可知的。葛蘭絲便讓陶格蘭獨自一人坐在那裏釣魚。他自己急急地回家去。預備茶點。款待那些旅客。先在爐子裏生了火。又將麪粉和幾種糖果做了一箇糕。喚那女僕烘著。伊自己忙著掃地抹桌子。把屋子收拾清楚。換了一身雪白的衣服。又取了一套潔淨的衣袴出來。等陶格蘭回來更換。叵耐等了好久。終不見陶格蘭的影兒。一算已過了幾點鐘。斜陽如血。已從半天下來。漸漸而淡。漸漸而黑。樹林裏的小鳥。早在晚風中千嚀百嚀。同聲唱晚。那礁湖裏夜潮已上。澎湃作聲。葛蘭絲上了燈。盈盈的坐在陽臺上。側著耳朵聽。耐著心兒等。

陶格蘭回來時。天上已烏黑了。只是時候算不得晏。還不到七點鐘。他並沒用晚餐。催著葛蘭絲趕快料理。瞧他的模樣兒。甚是高興。說話也平添了

許多。但不知怎的。坐又不是。立又不是似的。兀自在屋中往來走動。兩手也忙亂著。一會兒取取這箇東西。一會兒又去弄弄那箇東西。葛蘭絲好幾次喚他坐下來。他卻充耳不聞。等到進餐時。方始坐定。那時他雖已餓得慌。然而走近桌子時。臉上卻帶著一百箇不願意的神情。葛蘭絲把幾件食品裝在他碟子裏。一面問道。『親愛的。你剛纔在那裏。』「毘屈兒」船上可是出了甚麼事故麼。我知道他每次來時。總在這裏停泊一會的。』陶格蘭狼吞虎咽似的吃著。含糊答道。『不錯不錯。他總在這裏停泊的。我剛纔還到他們船上去逛了一下子呢。』說時。神色有異。分明有甚麼事要瞞過葛蘭絲。葛蘭絲的臉色漸漸兒泛了白。但也力自抑制。微微地敲了敲朱唇。就若無其事。用伊的晚餐了。接著又問道。『船上人可多麼。你爲甚麼不邀他們幾箇上岸。我已預備了茶。款待他們。要知航海的人經了一次海程。到岸上來喝一

杯茶。直當做無上的快樂。便是一杯淡茶。也含有無窮的妙味。我并且還做了一箇糕。在平日呢。這種糕他們未必要吃。但是人們一到了太平洋裏。就好似變做小孩子咧。』陶格蘭答道。『我曾邀過他們的。』說了這一句。依舊狼吞虎咽似的喫著。只碟子裏放著甚麼東西。他似乎並不知道。葛蘭絲輕輕地放下了叉。悄然說道。『親愛的。我知道你一定瞞過我甚麼事。我又不是外人。何苦相瞞。不妨直直截截說出來。不然。我這顆心如何安放得下。』陶格蘭道。『葛蘭絲。我並不瞞過你甚麼事。他們原想來。原很喜歡來的。無奈斜刺裏卻生了阻力。但也沒有甚麼大關係。』葛蘭絲很沈著的問道。『那船上可是有婦人們在著麼。』陶格蘭道。『總之他們原很要到這裏來呢。』葛蘭絲又很沈著的說道。『大約是你阻止他們的。親愛的。我心中已明白咧。你也不必煩惱。』於是兩人都一聲兒不響。各自用他們的晚餐。餐罷

。陶格蘭照他每夜的慣例。往四下裏去散步一趟。臨行喚葛蘭絲同去。葛蘭絲說是身子覺得乏。婉卻了他。只擡著星眼。送他步入沈沈夜色中去。當下便坐在陽臺上滿天明星之下。纖手托著下頷。遙望那一片漆黑無光的水面。含悲無語。

葛蘭絲呆呆的坐了好一會。萬千意念。便好像那海洋中的夜潮。湧上心來。想剛纔陶格蘭到那船上去。船上的人。一定和他萬分的親熱。請他用茶咧。留他用晚餐咧。講起祖國咧。末後一定還勸他撤下了我回國去。瞧他那種神氣。十停中必有八九停被我猜到。然而陶格蘭也儘可回去。那『長途悠悠兮無歸路』的一句詩。只向吾們婦人一方面說的。與男子無關。陶格蘭儘可回去。儘能獨自回去。葛蘭絲想到這裏。似有一隻冰冷的小手。按在心坎上。兀自不放。那一陣陣的海風。從世界盡頭處吹來。吹動伊一頭的雲髮。一

絲絲飄拂著。這一箇寂寂無聲的島。彷彿橫在伊腳下。伴伊的寂寞。葛蘭絲臨風癡坐了半晌。心中又想。陶格蘭和我並沒有結婚。還是箇自由之身。他能好好兒的回去。況且他的妻在瘋人院中。很是健全。似乎要活到九十歲一百歲似的。他伴著我勾留在這荒島上。做甚麼來。情愛場中。斷不是好男兒迴翔之地。他合該回國去呢。那時那礁湖中也沈靜如死。沒有一些兒聲響。月光絲絲。映射在一片碧玻璃似的湖面上。好像一面挺大的銀盾。但那礁湖的外面。怒濤壁立。聲震半空。知道那太平洋正在興頭上。今夜怕要起大風潮咧。葛蘭絲心如亂麻。聽了這濤聲。益發不能寧貼。只在屋前月光中往來蹀躞。棕欄樹受了風。向天搖蕩。月光穿透了碧葉。把影兒篩在葛蘭絲身上。一閃一閃的。似在那裏跳舞。葛蘭絲對月微唱了一聲。又想到。『他可不是很自由麼。就是他明兒箇買棹回國。也不妨事。那幸福之門。對於我雖是

緊緊地關著。一輩子休想進去。而對於他卻正開得大大的。他爲甚麼不返身走將進去。他可不是很自由麼。」然而葛蘭絲轉念一想。又覺得陶格蘭委實不自由。那自由已被伊剝奪乾淨。這一念打在伊的心上。直同那浪頭打在石上一樣。於是伊又想到。「陶格蘭給我的指環上。不是刻著「吾禱諸在天之神。其永永賜吾以卿。」的兩句話麼。瞧來我倘一天在這島上。他萬萬不肯丟了我回去。如今我惟有禱諸在天之神。使我立刻就死。化爲異物。或者刮來一陣狂風。把我吹到真正的世界盡頭處去。如此陶格蘭纔肯回去。要是我這身體留在這裏。他一定也廝守下去的。」葛蘭絲想罷。立停了腳。在那陽臺邊上坐了下來。舉起了一雙如荑之手。掩住伊的面。暗暗地不住的禱告上帝。末後纔用那從古以來千千萬萬的薄命女子的老口吻。擡著頭。很悲切的呼道。「唉。天哪。我的心兒碎咧。」

第二天。葛蘭絲已打定主意。寫了一封信到新西蘭一所女修道院去。二天後。有一艘雙桅船從新西蘭到來。已得了那邊的回信。那一天清早。伊便偷偷的出門。喚了一箇土人的兒子來。把陶格蘭的打鯨小船放入水中。向那雙桅船蕩去。撇下陶格蘭做他的好夢。伊竟飄然的去了。

陶格蘭醒時。那裏還見葛蘭絲的情影。單見枕頭上放著一封信。他還沒有開封。早知道事兒不妙。一壁拆。一壁飛一般趕到海灘上去。卻見那雙桅船已小如一珠。橫在藍天鵝絨似的地平線上。

他長歎了一聲。抽出那信箋來讀道。『吾愛。吾二人從此永別矣。願妾作斯語。妾心實如寸剗。日前嘗致書於新西蘭一女修道院。以入院爲請。今得復書。已允內吾。君當知妾實一熱心之耶教徒也。嗟夫吾愛。世界初無盡頭處。彼間斯爲世界之盡頭處耳。君其趣歸。毋以妾爲念。』

光陰去如逝水。如今那領港人島上已沒有人咧。那屋子經了一年風雨的剝蝕。屋頂上開了洞。門窗脫了臼。那小徑上像胭脂般嬌紅媚人的巴豆。也已乾枯而死。倘有人要去買那屋子。依舊只須二十箇金鎊。人家斷不來和你相爭。不過這領港人島上。或是旁的甚麼地方。都不是世界盡頭處呢。

葛麗旭女士· Beatrice Grimshaw 英國現代女小說家· 所著小說· 率皆以南海蠻荒爲背景· 以是得名· 「昆亞生氏」雜誌中· 常見其作品· 此篇原名· “The End of the World” 其傑作也· 又有長篇小說若干種· 亦演繹南海故實· 緯以兒女之情· 爲時傳誦·

洪爐

夜來天熱而沈悶。天空中被那遲延未去的夕陽。畫上了一道紅邊。他們坐在開著的窗前。以爲那邊的空氣新鮮一些。園中的大樹小樹。都直僵僵地黑魆魆地立著。外面的道路中。點著一盞汽油燈。明亮的橙黃色。襯托那暗藍的夜色。再遠些。便是鐵路上的三盞信號燈。幾乎和那低低的天空相接。那男子和女子用了低聲。彼此說話。

那男子略有些兒局促不安似的說道。『他並不起疑麼。』女子怒悻悻地答道。『他並不。他除了工廠和燃料的價格外。再也沒有別的思想。他是沒有幻想。沒有詩意的。』男子很簡潔的說道。『這些鐵漢。原是一無所有的。』

他們也沒有心。』女子接口道。『他確是沒有的。』

伊將那不滿意的臉。轉向窗外。那遠遠地在呼嘯和突進的聲音。已漸漸近來。而變成很響很繁密了。屋子斗的顫動起來。人們都可以聽得那煤水車軋的作響。火車過時。便見有一排燈光。和密密卷舒著的黑煙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塊長方形的黑色物——八節貨車——經過那一帶暗灰色的隄岸。一會兒卻見在隧道的咽喉中一一熄滅了。似乎驀然間的一咽。把那火車囓。煙咧。聲響咧。一古腦兒吞了下去。

他道。『此地清幽而美麗。這便是奇希那。從那邊一路下去。只見一箇箇煙囪。吐著火兒灰兒。噴向上天的臉上；然而這又打甚麼緊呢。一箇結束快來了。結束這一切的殘酷：明天。』他說最後兩字時。聲音很細。伊仍是望著窗外。一壁也低聲說道。『明天。』他把手放在伊的身上道。『親愛的。

伊震了一震。轉過身來。他們的眼睛。彼此凝注著。伊的眼光卻就被他的眼光軟化了。柔聲說道。『我親愛的人。這似乎很奇怪。你竟這樣的入到我生命中。來開——』說到這裏。伊停住了。他忙道。『開甚麼。』伊遲疑了一下。更溫柔的說道。『開出這很神妙的世界來。直是給我一箇愛的世界。』

驀地裏門聲一響。又關上了。二人回過頭來。他不由得猛喫一驚。退縮不迭。原來見室內的陰暗中。有一箇高大的黑影立著——一聲兒不響。他們在那半明的燈光中。隱隱瞧見他的臉。只見那突出的額下。黑黑的一片。不動一些兒聲色。而勞德身體中所有的神經。卻斗的一齊都緊張了。想那門是甚麼時候開的。他聽得了些甚麼話。他可曾完全聽得麼。他可又瞧見了甚麼。一時雜亂的引起了許多問題。

末後那新來的人便發聲了。頓了一頓。他說道。『怎麼樣。』這聲音似乎
裊裊不絕。勞德在窗前說道。『霍洛克。我生怕遇不到你。』他的手緊握著
窗檻。他的聲音抖顫不定。

霍洛克笨重的身體。從陰暗中走將出來。他並不回答勞德的話。只在二人
跟前立了半晌。那婦人的心。在心房中冷了。卻仍放著鎮靜而絕不抖顫的聲
音說道。『我原和勞德先生說。你也許要回來的。』

霍洛克仍是不做聲。忽地在伊那張做活計的小桌子旁的椅中坐下了。握緊
了一雙大手。此時便可瞧見他雙眉黑影之下的眼中。直要冒出火來。他想透
一口氣。他的兩眼從他所信任的婦人身上。移注到他所信任的朋友身上。最
後仍回到婦人的身上去。

這當兒他們三人彼此都有些明白了。然而沒一箇敢說一句話。緩和這一件

尷尬的事。簡直要使他們氣塞咧。臨了還是那丈夫的聲音。打破室中的岑寂。他對勞德說道。『你要瞧我麼。』他說時。勞德又震了一震。接著也就決意撒謊到底。信口的答道。『我原是來瞧你的。』霍洛克道。『是的。』勞德道。『你會允許給我瞧那月光和煙影的好色彩的。』霍洛克放著那種嚴冷的聲音。複說道。『我曾允許給你瞧那月光和煙影的好色彩的。』勞德道。『我想今夜你上工廠去之前。也許能趕上你。你果然來了。』

當下又頓了一頓。那人可是用冷靜的態度對付此事麼。如此他畢竟知道了一切沒有。他在這室中有多少時候了。然而就是在他們聽得門聲的當兒。他們的模樣：霍洛克瞧著那婦人的影兒。在半明的光中。隱隱現著慘白之色。接著他又瞧那勞德。似乎已在驀然之間復元了。霍洛克便道。『當然。我會允許你去參觀我那工廠。很奇怪。我怎麼會忘懷的。』勞德開口道。『我要

是打擾你——」霍洛克微微一震。他那含怒而陰暗的眼中。忽又來了兩道新的光。悄然說道。『一些兒沒有甚麼。』

那婦人道。『你可曾將你以爲很美觀的火燄和黑影的對照。告知勞德先生。』此刻伊第一次轉身向伊的丈夫了。伊重又膽大起來。聲音也放高了些。又道。『你那可怕的學說。總說機器是美麗的。世界中其餘的萬物。都很醜惡。勞德先生。我想他也決不肯放過你。這是他偉大的學說。這是他藝術上的一種新發見。』

霍洛克很癢惡的說道。『我的發見很遲慢的。但是一發見之後：』接著他又住了口。婦人道。『怎麼樣。』霍洛克斗的立起身來道。『沒有甚麼。』一壁將一隻粗笨的大手。放在他朋友的肩上。說道。『：曾允許你去參觀那工廠。你可預備前去麼。』勞德也立起來道。『當然要去的。』

當下又頓了一頓。大家在陰暗中廝覷了一下。霍洛克的手仍攔在勞德的肩
上。勞德還以為今天的事。是微細不足道的。但是霍洛克夫人卻很知道伊的
丈夫。他那癡惡而鎮靜的聲音。可以料知他定要做岀甚麼惡事來。霍洛克道
。『很好。』便放下了手。轉身向著門走去。

勞德在那半明的光中。環看了一下道。『我的帽兒呢。』霍洛克夫人一陣
子狂笑道。『這是我的活計籃子。』他們的手在椅背上遇到了。他忙道。『
在這裏。』伊很想低聲警告他。但是說不出一句話來。『不要去。』『提防
著他。』兀自在伊的心中掙扎。而這一剎那的時光。早已過去了。

霍洛克半開著門說道。『找到了麼。』勞德向著他走去。霍洛克道。『還
須向霍洛克夫人告辭纔是。』他的聲音比以前更為陰沈而癡惡。勞德一驚。
返身說道。『霍洛克夫人。願你晚安。』他們的手。又接觸了。

霍洛克將門開著。做出非常客氣的樣子。這是他對人從來所沒有的。勞德一言不發的。瞧了伊一眼。然後走將出去。霍洛克隨後跟著。伊一動不動的立在那裏。聽著勞德輕靈的腳步聲。和伊丈夫笨重的腳步聲。一塊兒在甬道中走去。前門重重的關上了。伊緩緩的行動。走到窗前。便立住了瞧著——傾身向前。見二人在沿路的大門口現了一現。同過街燈之下。便被那一叢叢烏黑的短樹遮掩住了。燈光會照一照他們的臉。只照見那一片神祕的慘白之色。對於伊所害怕所猜疑而亟要知道的事情。卻瞧不出甚麼端倪來。接著伊跌坐在一張大圈椅中。像蹲踞般坐著。睜大了兩眼。望那工廠內鎔鐵爐中的紅光。一閃一閃地照上天空。一點鐘後。伊仍在那裏。態度並沒有多大變動。夜中壓迫似的靜寂。似乎重重的壓迫在勞德身上。他們肩並肩的走下街去。默默地不則一聲。在這默默地不則一聲中。已轉到了一條炭滓築成的小路。

中。一會兒豁然開朗。那山谷已現在面前。

一重藍色的霧。一半兒是霧。一半兒是灰塵。很神祕地密布在這長長的山谷中。谷外。便是亨來鎮和伊居利鎮。一堆堆都是灰色和黑色的。只見黃金色的街燈點點。畫出那市鎮的輪廓來。到處瞧見那點著汽油燈的窗子。還有那些工作遲晏的工廠。和多人聚集的酒店中。也有黃色的燈光。霍霍地亮著。在這些黑色和灰色的堆子以外。立著好多的高煙囪。仗著晚天做背景。很清楚的突現出來。一大半正在出煙。只少數不見出煙。因為這時恰在放假的時期。近邊鐵路綿互。有一半兒瞧不見的火車。正從正軌上移到岔路上去。不住的吐著煙。隆隆作聲。每作一度的衝擊和震動時。便協韻合拍的做出一派聲響來。左方在一帶鐵路和小山之間。全景在望的所在。有一件烏黑如墨的龐然大物。上面兀自冒著煙和烈燄的。便是那奇達公司鎔鐵爐的汽笛。這

所在卽是那大鐵廠的中心。而霍洛克卻就是廠中的經理。這些爐子。笨重而恫嚇似的立著。爐中火燄熊熊。流鐵沸騰。永沒有靜止的時候。爐子的腳下。軋牀輾輾地作響。汽槌重重的打著鐵。白色的火花。向四下裏飛射。一大車的煤。加入爐底。霎時又見紅燄上冒。白色的煙和黑色的灰。很紛亂的捲向天空中去。

勞德覺得靜默得難受。因便開口說道。『你這些爐子。確有很好的色彩。』霍洛克口中呢呢作聲。他雙手插在袋中。皺著眉。瞧那幽暗的鐵路。和工作忙碌的鐵廠。他這皺眉似乎在那裏想出一箇複雜而難解決的問題來。

勞德瞧了他一眼。又望向別處去。接著向上一望。說道。『你那月光和火光相映的計畫。現在可不成了。那月光還被日光的餘痕壓住著。』霍洛克似乎平慕地醒悟似的。瞧著勞德說道。『日光的餘痕麼：自然自然。』他也擡起

頭來望月。見那中夏的天空中。月光還是淡淡的。接著說道。『到這兒來。』他驀地抓住了勞德的臂。向那下通鐵路的小徑走去。

勞德略一退縮。他們的眼睛接觸了。一時間瞧見了千般的事情。在他們的嘴唇上快要說出來了。霍洛克的手緊了又鬆。將勞德的臂放了。勞德還沒有覺得。而他們倆卻已聯著臂。向那小徑走下去。勞德委實是一百箇不願意。霍洛克加快了腳步。臂肘又挽緊了。忽然滔滔不絕的說道。『你瞧那鐵路。向蒲斯勒方面所打的信號。是何等的好看。小小的綠光紅光和白光。都突破了霧氣。勞德。你是喜歡看色彩的。這正是很好的色彩。你再瞧我那些爐子。我們下山來時。彷彿壓在我們的頭上。那右面的一具。便是我的愛物。他足足有七十尺高。我曾親自給他加鐵加煤。他很愉快的在那裏鑄著鐵。已有五年之久。我是特別的喜愛他的。那邊有一條紅線。勞德。你可以說得

是一片很可愛的熱的橘子。這便是鍊鐵的爐子。那邊火熱的光中。有三箇黑影。你不見那汽槌上打出來的白火花麼——這便是軋牀。到這兒來。鏗鏗。軋軋。這是何等的熱鬧。憂的一響。這又是汽槌在那裏打鐵了。勞德。快到這兒來。」

他停住了話。接上一口氣。他的臂挽在勞德的臂間。緊緊地挽得麻木了。他走下那烏黑的小徑。趕向鐵路去。彷彿這鐵路是他的私產一般。勞德一言不發。只是向後用力。抵住霍洛克的拖曳。此時勞德卻傻笑起來。聲音中含著怒說道。『霍洛克。你爲甚麼緊挾著我的臂兒。像這樣的拖曳我前去。』霍洛克放了勞德。他的態度又改變了。說道。『緊挾著你的臂兒麼。對不起。這原也是你教我的。這樣走著。便見得兩下裏的親熱。』勞德假意的笑道。『但是親熱中也須文雅一些。你可沒有學到咧。』霍洛克並不說話。他們

此時已到了山麓。接近那沿著鐵路的一帶鐵籬。他們一路走近去。那鐵廠也益發見得大了。他們擡頭望著那噴氣爐。伊居利和亨來兩鎮的遠景。因爲下了山。已望不見了。前面鐵籬旁邊。立著一塊通告牌。隱隱見有字道。『慎防火車。』可是一半兒的字。已被煤灰掩蓋住了。

霍洛克揮著臂道。『很好的色彩。這兒火車來了。吐著白煙。還有那橘色的燈光。閃閃地發亮。前面的燈。活像是圓圓的眼睛。而那行動時的隆隆之聲。更像音樂般好聽。色彩是好極了。然而我的爐子。卻比這箇更好。尤其在我們將那圓錐球推下它們的咽喉去之前。』勞德道。『怎麼說。怎麼叫做圓錐球。』

霍洛克道。『圓錐球。我的朋友。圓錐球。走近去些。我指給你瞧。可是那張關著的咽喉中。往往噴出火燄來。白天裏噴著雲柱。紅和黑的煙。晚上

噴著火柱。如今我們把來歸納在管子裏。借此燒熱氣笛。而這管子的頂上。便用一箇圓錐球蓋住。我知道你對於這圓錐球一定很有意味的。」勞德道。「但我瞧你那邊爐子裏。火兒煙兒不時的在那裏噴出來呢。」霍洛克道。「這因爲圓錐球沒有蓋上之故。這球兒用鐵鏈繫在一根槓杆上。掛在一旁。你可以走近去瞧。一蓋上了。自然不能加燃料進去。而這圓錐球每蓋一下。那火簇也會噴將出來。」勞德道。「我理會得。」他向肩後望了一望。又道。「那月光更明亮些了。」

霍洛克突然說道。「到這兒來。」於是又抓住了他的肩。穿過鐵路交軌處去。就在這當兒。很快的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。原來他剛穿過了一半。霍洛克的^比手。驀地像老虎鉗般鉗住了他。摔向後面去。脫離了軌道。他卽忙回過半身去望時。見有一連串燈光明亮的窗子。飛一般過來。而那引擎上紅色和

黃色的光。越放越大。直向他們衝來。一時他不知就裏。將臉向著霍洛克。用足了力。抵抗他的臂兒。到得驚魂稍定。纔知霍洛克將自己抓住在那裏。已出了險地了。

霍洛克喘息著呼道。『快快避開。』那時火車已風馳電掣而過。他們倆氣喘喘地趕到了鐵廠的門前。勞德雖還有些害怕。卻仍裝做沒事人般說道。『我倒沒有瞧見它來。』霍洛克咕囁著道。『那圓錐球。』同時他已恢復了原狀。悄然說道。『我想你並沒有聽得麼。』勞德道。『我沒有聽得。』霍洛克道。『我不願使你此時脫離這世界而去。』勞德道。『我一時倒失了常度咧。』

★ ★ ★ ★ ★
霍洛克立了半分鐘。忽又轉身向那鐵廠道。『你瞧我這些鐵堆子。煤渣堆

子。在夜中瞧去。是何等的美觀啊。那邊有小貨車。高高的在上面。他一路上去。將那些鏟下來的餘渣一起都撤清了。更瞧那噴氣爐咧。煉鐵爐咧。全是很好看的。但我先要給你瞧瞧那條運河。』他走過來。執住了勞德的肘兒。於是兩人肩並肩的走去。霍洛克的話。勞德只是含含糊糊的回答。他自己問著自己。剛纔在鐵路上畢竟是甚麼一回事。也許是自己不知不覺的避過。或確是霍洛克拉住了他。避過那火車的麼。他不是曾在遇害的可能性中麼。

也許這猙獰可怕的惡魔。已知道了甚麼事麼。在這一二分鐘中。勞德委實替他的性命危懼。但是在理論上一推想。他又不怕了。霍洛克終於沒有聽見甚麼。無論如何。總是他拉了自己出險的。他有時態度上雖似可怪。多分是爲了一時無謂的嫉妬罷了。這當兒霍洛克又在那裏講著灰堆和運河的事。接著喊了一聲『噯。』勞德道。『怎麼。那月光中的輕霧。多美妙啊。』霍洛

克斗的停住了腳。說道：『我們的運河。我們在月光和火光中的運河。真是偉大的美景。你可從沒有見過麼。試想。你原是老住在那邊紐開塞。虛度過好多箇黃昏的。我和你說。那真像花一般的美景。你儘可瞧。是沸的水。』

他們走出了那鐵渣的堆和煤堆礦石堆。那軋牀的聲響突然的來了。又響。又近。又清楚。影影綽綽地有三箇工人走過。向霍洛克摸了摸帽子。他們的臉在黑暗中很模糊。勞德覺得自己要和他們說話。但是話沒出口。他們早已入到黑影中去了。霍洛克指著接近面前的運河。河面上印著那洪爐血紅的影子。似乎是箇很怪異的所在。那噴氣管中的熱水。從五十碼的高處沖入運河。沸騰激擾。那水汽從河上騰起。變成了一條條白色的匹練。將他們倆包圍住了。不由得頭腦眩暈起來。那大噴氣爐上光亮的黑塔。衝破了霧氣。聳峙

在他們的頂上。繁聲刺耳。勞德離開了河邊。向霍洛克瞧著。

霍洛克道。『這兒是紅的血。紅的蒸氣。像罪惡般又紅又熱。但是那邊。月光照上去。照過了鐵渣的堆兒。又白白的像死一樣。』勞德正瞧著別處。這時忙又回過頭來。瞧霍洛克。霍洛克道。『我們到軋牀那邊去。』那時他的手。不再緊抓著勞德了。勞德便安心了些。不過霍洛克說那『白如死』『紅如罪惡』的話。可又是甚麼意思。也許是偶然巧合麼。

他們走過去。在煉鐵工人的後面立了半晌。然後走過軋牀。只聽得汽槌打鐵的聲音。叮叮噹噹。聒耳欲聾。而那半裸著身體膚黑如漆的鐵工。正在忙著工作。霍洛克湊近了勞德的耳說道。『走上去。』他們便走將上去。向那玻璃的小孔中張望。只見烈火熊熊。正在那噴氣爐中翻動著。直炫耀得一隻眼睛幾乎盲了。當下他們在火光煙影中走到升降機前。凡是煤鐵燃料等物。

都由這機上運到大汽笛頂上去的。

到了那洪爐上面的狹闌旁時。勞德又起疑了。要是霍洛克確已知道了一切。那麼他到這兒來。可是智者的所爲麼。無論如何。他不由得忒楞楞地抖顫起來。他的腳下。足足有七十尺深。實是一箇危險的所在。他們推開了燃料的貨車。走到鐵闌之旁。見那洪爐中轟轟烈烈的發出一種琉璃質的氣來。似乎使那亨來鎮遠處一帶的山坡。也震動了。此時明月已從雲堆中湧現出來。照著那萬綠陰翳的紐開塞。水氣迷漫的運河。由一頂不很分明的橋下。流向白斯來去。霍洛克忽又呼道。『這便是我所對你說的圓錐球。這下面六十尺。全是火和流鐵。加著氣在裏面鼓動著。便沸沸揚揚的噴泡吐沫。彷彿蘇打水。中的氣質一般。』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勞德緊緊抓住了鐵闌。向那圓錐球兒望下去。熱氣很爲猛烈。而鐵沸氣騰之聲。混合著霍洛克的聲音。直好似天上雷鳴一樣。霍洛克大聲說道。『這中間的熱度。約有一千度左右。你要是掉落下去：便彷彿一小撮的火藥。投在一枝燭火上。霎時沒有了。你且伸出手去。試一試他的熱氣。便是在這裏。也能瞧見貨車上被熱氣蒸成的雨水咧。還有那圓錐球。就是在上邊烘餅喫。也覺得太熱。頂上足足有三百度啊。』勞德接口道。『三百度。』霍洛克道。『你記著。三百分百度。立時可以燒沸你的血。』勞德喊了一聲『噯。』疾忙背過身去。霍洛克又道。『燒沸你的血：不。你不會』勞德嚷道。『去。快放我的臂。』

他

一手抓住鐵闌。接著又把雙手都抓住了。兩人立在那裏搖晃了一會。轟然之間。很猛烈的一撞。霍洛克將勞德的雙手扳去了。勞德待要抓住霍洛克

卻抓不到。他的腳踏在空中。掉落下去。他的頸兒肩兒膝兒都磕在那沸熱的圓錐球上。他抓住了那繫著圓錐球的鐵鏈。但那球給他一磕。略略降落了些。那沸紅的大圈兒。已圍住了他。一箇長長的大舌。從火堆中冒起來。灼到他的身上。他猛覺得膝邊奇痛刺骨。而也聞著他手上的焦臭了。他掙扎著伸起腳來。想從鐵鏈上爬將上去。卻又被甚麼東西打了他的頭。月光之中。見那洪爐的咽喉升起來。把他包圍著。

霍洛克。他立在上而鐵闌邊燃料車旁。瞧著。瞧見那白色的影兒。很分明的在月光中掙扎。便放聲呼道。『噲。你這傻子。噲。你這勾引婦人的混蛋。你這熱血的狗。燒。燒。燒。』當下他從貨車中抓了一把煤塊。一塊又一塊的向勞德擲去。勞德大呼道。『霍洛克。霍洛克。』

他嚷著抓著那鐵鏈。竭力要離開火灼的圓錐球。他每動一動。霍洛克擲一

塊煤過去。擊中了他。他的衣服已燒焦而發火了。他正在沒命的掙扎。那圓錐球早已落了下去。一陣窒悶的熱氣飛騰而出。烈焰四冒。把他火辣辣地燒著。

他的人形兒霎時變了。到得紅色退去以後。霍洛克只見一具焦黑的身體。頭上流著血。還是在鐵鏈上掙扎舞動。這簡直是一頭焦枯的畜生。一頭醜惡而怕人的怪物。仍是不住地帶哭的慘叫著。

霍洛克瞧了這模樣兒。他的怒氣消了。頓覺得心中好生難堪。一陣陣焦肉的氣味。直刺到他的鼻孔中。他立時清醒了。仰天呼道。『上帝恕我。呀。上帝。我幹下了甚麼事啊。』

他知道下面這東西。雖還動著。早已是死定的人了。——這可憐蟲的血。定在他的血管中沸著。霍洛克想起了那人的苦痛。便把他一切惡感打消了。他

呆了半晌。沒有主意。接著便轉身到貨車旁邊。忙將車中煤塊。一起擲向那掙扎著的東西。於是刷的一響。掉落在那圓錐球上。呼號聲立時停了。一陣陣的煙啊。灰啊。火燄啊。向著他立處飛騰上來。不多一會。那圓錐球上早又空無一物了。

他倒退下去。立住了打顫。雙手抓著鐵圍。他的嘴唇雖動著。卻說不出話來。下面人聲和腳步聲。一時雜亂。廠中轟隆叮噹的種種聲響。斗的停止了。

韋爾斯氏 H. G. Wells 爲英國近代名小說家之一。享名在柯南道爾氏之上。善爲科學小說。所著如「月中人」。「千年後之世界」等。久爲世界各國所傳誦。彼頗致力於短篇小說。多富有刺激性。此其最

近之名作也。

兒子的禁令

〔一〕

在男人家的眼中從後面瞧去。那栗椴色的頭髮。委實是件奇妙神秘的東西。那黑色的海狸皮帽上。矗著一簇黑色的烏羽。帽下就是那一股股的辮髮。編得扭絞盤繞。像一隻花籃似的。非常精工。只是不大入時些。這種辮髮。至少可以經過一年或一箇整月之久。是不會散亂的。但在實際上。卻只經過一日。到了睡時就須拆去。這似乎太不經濟了。

但是可憐極了。這都是伊自己一箇人打成的。伊沒有婢子。所能向人誇口的。也不過是這一件成績。這其間可見得煞費經營呢。

伊是一箇青年殘廢的婦人——並不是怎樣的殘廢——只坐在一隻有輪子的椅中。每逢六月中暖和的午後。這輪椅往往推到一帶綠蔭的前面。接近一座音樂臺。臺上正在奏樂。凡是倫敦郊外的小園林和私家花園中。常有這種樂隊。地方團體時常雇用了捐募慈善經費的。在這偌大的城中。幾乎各有各的世界。雖是局外人不會聽得過有這麼一種慈善事業。有一班樂隊。有一座花園。然而那綠蔭的四周。坐滿著好多聽客。他們白都知道呢。

在樂聲喧鬧的中間。有好多聽客。都瞧見那輪椅中的婦人。伊的黑髮。因為坐處和衆人不同。自然引人注目。伊的面龐不易瞧清楚。但是單瞧上面所說那種奇巧的辮髮。雪白的耳朵。後腦。和那面頰的曲線形。就可想見伊的正面。一定是美麗的。然而這種期望。到了一露真相時。常要失望的。卽如此刻。那婦人回過頭來。把正面露出來了。卻並不像後面這些人所預料所盼

望的那麼美麗。

但是從一件事看來。便見得伊不像他們理想中的年輕。伊的臉當然是動目無疑。並沒有很多的病容。但瞧伊轉向身旁一箇十二三歲的孩子講話時。就能知道。瞧那孩子的帽樣和短衣。可知他是在一箇有名的公立學校裏念書的。旁觀的人都能聽得他呼伊『母親。』

奏樂的時間過了。聽客們都過去。有許多人覓路出去。在伊的身旁經過。大家幾乎都要回過頭來仔細瞧這有趣的婦人。伊坐在椅中。等旁人們散開了。騰出路來。纔能推將出去。伊似乎也料到人家瞧伊。有意滿足他們的好奇心。所以伊的兩眼也和好幾人的眼光碰了箇正著。顯出那溫柔含羞的櫻色眼。略有抱怨他們瞧伊的意思。

伊推出了園子。沿著砌道過去。出了人家視線之外。那孩子仍在旁邊走著

。有幾箇眼送伊遠去的人。就問起這婦人是誰。據說伊是附近一座禮拜堂中牧師的後妻。腳是跛的。一般人都知道伊有一段故事——是很正潔的。總之是一段故事罷了。

那孩子在伊旁邊走著。一路家去。一面和伊講話。他說父親在家。怕未必掛念他們。

伊答道。『前幾點鐘內他很覺安樂。我敢料他決不掛念我們的。』

這公共學堂的孩子。在不耐中帶著嚴厲的口氣。破口呼道。『親愛的母親。He (他) 的後面應該說 has。不是 have。這箇你總該知道的了。』

他母親即忙照著他改正了。並不怪他這樣糾正伊。也並不用報復的手段。喚他把嘴上的糕屑抹去。因為他袋中藏著糕餅。並不取出來。只是撈了送到口中去喫。以後這美婦人和那孩子便悄沒聲兒的向前走。

那文法問題卻關係到伊的歷史。伊便沈沈的想去。想起來的可是很不快的事。這大概想著伊自己的一生。可應該這樣定局不該。

北威瑟克司一箇遠角裏。去倫敦四十英里。接近那繁盛的府鎮阿自立漢。坐落著一箇美麗的小村。有教堂和牧師的住宅。在伊自然很熟悉。但伊的兒子卻從沒有見過。這是伊的故鄉甘米特。那和伊現在的地位有關係的第一件事。就在這所在發生。那時伊還是一箇十九歲的女郎。

伊很能記得。記得這一齣小小悲劇的第一幕。伊丈夫的前妻死了。那時是在一箇春天的黃昏。伊本是牧師住宅中的婢子。從此一連好幾年。直到現在。就補了牧師前妻的缺。

甚麼要做的事都已做了。死信也報出去了。伊在夜色昏黃中出去探望伊的父母。（他們就住在這村裏）把這悲傷的消息告知他們。當伊推開那白色的

旋門出去時。向西面的樹影瞧去。這些樹把那黃昏時天上的淡光遮住了。伊很鎮靜的瞧見一箇男子立在籬笆中。便故意打混似的呼道。『呀。薩末。你好不使我喫驚。』

他是伊一箇相識的少年園丁。伊把牧師夫人的死耗子細和他說了。他們倆一聲不響的立著。凡是人見了悲傷的事現在面前。即於他無關的。總是流露出一副沈靜的心情。然而這一件事和他們倆卻很有關係呢。

他問道。『你可是照常留在牧師家麼。』

伊倒沒想到這一層。當下答道。『噢。是的——我或者留著。我料想百事也都照常罷。』

他在伊旁邊走著。同向伊母親家去。一會兒他的臂偷偷地圍住了伊的腰。伊輕輕地移去了。但他又把那臂兒放上來。伊也就聽他挽著。他道。『你瞧

親愛的莎菲。你不知你自己爲甚要留著。你要一箇家。我預備總有這一天給你一箇。雖然目前還不曾預備。」

『怎麼。薩末。你怎能如此快。我從沒有說過喜歡你。全是你自己一箇人在那裏搗鬼。』

『然而也不能說我不像旁人那麼注意於你。』他說時。俯下頭去。要和伊接吻道別。因爲他們已到了伊母親的門前了。

伊把手掩住他的嘴。嚷道。『不能。薩末。你不該如此。況且今天你更該莊重一些。』接著伊便向他說了聲再會。不許他吻伊或是進門去。

那箇死了妻子的牧師。那時已四十歲。卻沒有子女。他因爲就近沒有地主可以來往。所以閒來很是幽靜。經了這一次悼亡。更養成了不問外事的習性。人家更難得瞧見他。也不再隨著外面世界中進步的潮流行動。他夫人死後

幾箇月中。他家中的家政。仍像先前一樣。那廚子咧。女僕咧。婢子咧。和那門外做事的男僕咧。他們或盡著職務。或丟著事不做。只聽那自然的指揮。牧師甚麼都不知道。末後纔有人說。他這一箇人的家庭中。下人們似乎沒有甚麼事做了。他一想不錯。就決意縮減起來。但那婢子莎菲卻在一天晚上先來向他辭職。

牧師問道。『爲甚麼。』

莎菲答道。『先生。因爲薩末霍孛生要求我嫁他。』

牧師道。『好。你可是要嫁人麼。』

莎菲道。『並不怎樣要。但是嫁了人。我便有一箇家庭。并且聽說我們幾箇下人中。也得辭退一箇。』

一兩天後。伊又說道。『先生。你倘不要我去。我此刻也不要去了。薩末

和我曾經吵過嘴了。」

他擡起眼來向伊瞧。他先前並不注意到伊。雖然常覺得伊在室中。自有一種溫柔的氣息。伊是怎樣一箇小貓般活潑柔順的孩子。下人們中惟有伊漸漸的使他牽掛著。發生關係。要是莎菲去了。他可怎麼處。

莎菲果然沒有去。另外一箇下人辭退了。凡事依舊很安靜的進行。

戴高德（就是這牧師）病時。莎菲將三餐送上樓去。有一天。伊剛走出房間。他就聽得樓梯上起了一種聲響。伊同著那盤子。一起掉下樓去。跌傷了一隻腳。再也不能站立。那村中的外科醫生喚了來。牧師的病好些了。莎菲卻好久不能動作。伊已不能再多走路。也不能久立著做甚麼事。到得略略復元了些。就獨去和牧師說話。伊既禁止走動。不能再做事。只索辭了職回去。伊須得找那坐著而工作的事。伊有一箇姑母是縫衣婦。

那牧師見伊爲了他捱痛喫苦。甚是感動。就大呼道。『不要去。莎菲。你的腳不論跛不跛。我總不能放你去。你也萬不能離我去了。』

他走近伊。伊不能明說以後是甚麼一回事。但覺得他的嘴唇著在伊的頰上。他於是要求伊嫁他。莎菲並不當真愛他。但伊卻像神明一般的敬他。就是要離去他。也不敢拒絕伊眼中這樣一箇莊嚴而可敬的人。當下就答應做他的妻了。

一天天氣晴和的早上。禮拜堂的門都開了。流通空氣。許多歌唱的鳥。飛進來棲在屋頂的樑上。那聖餐室中正行著結婚禮。卻幾乎沒一箇人知道。那牧師和鄰近的一位候補牧師。從一扇門中進去。莎菲從旁的一扇門中進去。另有兩箇行禮時需要的人跟著。不多一會。他們走將出來。已成了結婚的夫婦了。

牧師戴高德明知莎菲的品行毫無污點。然而這一著究竟犧牲了在社會上尊嚴的地位。他原也早已打定主意了。和倫敦南部一箇禮拜堂中的牧師商定。把他們的生活彼此交換。夫婦倆趕緊預備遷過去。拋下了他們美麗的村屋。大樹小樹和地產甚麼都有的。去住在一條又直又長的街中。一所狹小多塵埃的屋子裏。拋下了本鄉那種清脆的禮拜堂鐘聲。去聽那單鐘舌發出來的入耳生刺的聲響。這都爲了伊的分上。然而他們已離開了知道伊身世的一般人。外界對他們。也不像在鄉村禮拜堂時那麼注意了。

莎菲這婦人雖也有伊的缺點。然而溫柔可愛。正是男子難得的賢妻。伊對於家庭中的小事。自然很能料理。禮貌也知道的。然而對於教育的方面。究竟缺少些。到如今伊已嫁了十四年了。伊丈夫爲了伊的教育。還時時勞心。伊對於用 Was 和 Were 兩字時。仍不能分清。因此就不能使朋友中對伊發

生尊敬的心。最使伊憂悶的。就是伊兒子曾受了充分的教育。如今長大了。往往瞧到母親的缺點。不但指摘出來。他還常覺得因了此事著惱哩。

從此伊在倫敦居住下去。費了閒空的光陰。編織伊的秀髮。直到伊那蘋果面頰上的紅色。退得極淡了。伊的腳從往年跌了以後。再也不能回復。連走路也不願走了。伊丈夫漸漸的喜歡倫敦。因為行動自由。家事也能保守秘密。但他比莎菲長二十歲。後來就害了重病。這一天他似乎好多了。因此能給伊同著兒子蘭道爾夫上音樂會去。

〔二〕

第二次我們再見伊時。伊已穿上寡婦的喪服了。

戴高德的病到底不會復元。如今便長眠在倫敦南部一箇很好的墳場中。那邊所有的死人。要是一起活了。也沒一箇認識他。知道他的姓名的。那孩子

很孝順的送著父親到墳上。現在又在學校中了。

在這些變局中。莎菲像小孩子一般。這是伊本性如此。不關年紀。除了伊箇人的小小一筆進款外。伊丈夫所留下的。都不用管到。他在病急時。知道伊缺少經驗。不能經營。早就交付了信託人。那孩子在公立學校中畢了業。還須進牛津大學。以後便做教士。也甚麼都已安排妥貼。所以伊在這世界中委實沒有甚麼事做。只須天天喫喝。嬾嬾的過去。編織那一頭栗櫟色的辮髮。不過保留著一箇家庭。給伊兒子放假時回來罷了。

伊丈夫料知自己要比伊先死的。因此在世時。已在這一條又長又直的街中買了一所別墅。恰和禮拜堂教區相對。任伊去居住。如今伊就住在這裏。一望那前面的一片草地。望望那欄杆外往來不絕的車輛。或者低靠在第一層樓的窗檻上。擡眼向那煤污的樹木中間上下瞧著。霧障的空氣。灰褐色的屋子

正面。沿著一帶都是通衢中熱鬧的喧聲。

伊的兒子。因為受的是貴族式的教育。又明白文法。甚麼都瞧不上眼。所有孩提的感情都沒有了。連那日光月光。也都不愛。連類到那愛他的母親。他的羅盤鍼。單指那幾千的富人貴人。其餘數億萬的人。不過像鑲板一般。他全不在意。他和伊也越離越遠了。伊的朋友們。大抵是小商人和二等書記。伊的伴侶。單有那兩箇下人。無怪伊從丈夫死後。連一些子造作的樂趣也沒有了。在伊兒子的眼中。伊是一箇出身極低微的母親。足使紳士臉紅的。無怪他看不上眼了。

伊的生活變得枯澀極了。伊不能出去散步。又不喜歡坐了車子出遊。或是到甚麼地方旅行去。約莫有兩年冷清清的過去。伊依舊望著那市街。想念伊生長的故鄉。不知道可能回去——呀。好快樂啊。任是到田中去做工也好的。

伊既不運動。往往不能入睡。便在夜中或是清早起來。向那空街中望著。街燈像守兵般立在那裏。等甚麼隊伍走過。每逢清早一點鐘時。果然有那類似的隊伍走過。原來那些鄉下的車子。載著菜蔬上古文園市場去。伊常見他們在這黑暗靜寂的時候緩緩地經過。——一輛輛的貨車銜接著。椰菜堆做了碧綠的稜堡。顫動著像要倒下來。卻從沒有倒。那筐子好似砌成了牆壁。圍著無數的菽豆和豌豆。雪白的蘿蔔。堆得像尖塔。其餘雜菜。好似象背上坐鞍一般。在那裏搖擺。——給那些年老的馬拖曳著。慢慢前去。他們在空咳中似還詫異著。爲甚麼旁的生物都有權利休息了。他們卻還在這極靜的時候做工。伊被沈鬱和煩擾阻住了睡眠。便往往裹了一件外衣。瞧著這種奇景而安慰自己。眼見那新鮮碧綠的菜蔬。對著燈光。何等的顯出生氣來。那些做苦工的牲口。行了好幾里的路程。又怎樣的吐氣喘息。

莎菲很覺得有趣快樂。瞧這些半鄉野的農民。推著車兒在城鎮的空氣中行動。所過的生活。完全和這街上日中的勞人不同。一天早上。有一箇人同著一車的馬鈴薯走過。很注意似的向一帶屋子的前面瞧。伊慕的起了一種奇感。覺得此人的身材。似乎很熟見的。伊再仔細瞧去。見他的車子是一輛舊式的運貨車。前面是黃色的。很容易辨認。到第三夜。伊又瞧見了。那傍著車兒走的人。果然不出所料。就是從前甘米特村的園丁薩末霍字生。曾向伊求過婚的。

伊曾時時想起他。暗想那茅舍中的生活。可能比現在的生活快樂些不能。伊並不戀愛他。不過目下處在這沈悶的地位。就不知不覺的重又想起他了。伊回到牀上。又靜靜的想。這些上市的園丁。每朝總在一二點鐘時到鎮中來。到甚麼時候回去呢。恍惚中伊記得曾見過那些空車夾雜在尋常的車馬裏頭。

。午前在街上經過。

這時不過四月。但是這天早上。用過早膳。伊就把窗子開了。坐著向外邊望出去。那淡薄的陽光。全照在伊的身上。伊假做縫衣。然而伊的兩眼終不會離去街中。在十點鐘和十一點鐘之間。伊所盼望的那輛車子。已卸去了貨物。重又經過。但是薩末並不向四下裏瞧。想著心事般的趕車前去。

伊呼道。『薩末。』

他震了一震。回過頭來。他的臉也頓時亮了起來。他喚一箇小孩子扣住了馬。從車上跳下。來到伊的窗下。

伊道。『薩末。我不方便下來。不然我定要下來的。你可知道我住在這裏麼。』

薩末道。『戴高德夫人。我原知道你住在這裏甚麼地方。我常想尋到你呢

他約略說明了自己現在的情形。他早已拋了阿白立漢鄰村中的園丁生活。如今充任倫敦南面一家市園的經理。他一部分的職務。就是每禮拜兩三次把車子載著產品上古文園去。他回答伊的問話。說他到這裏來。因爲一二年前在阿白立漢新聞紙中。見有前甘米特村牧師客死倫敦南部的消息。他便引起興趣來。想探訪伊的住處。不能去懷。從此常在這一帶徘徊著。末後便謀得了現在的位置。

他們又講起親愛的老北威瑟克司那裏的故鄉。那邊是他們從小兒在一起頑的。伊很要想到自己現在已是有身分的人。不能過於信任薩末。然而伊總不能如此想。兩眼中已含著淚。在伊的聲音中也能聽出來。

他說道。『戴高德夫人。我怕你未必快樂罷。』

伊答道。『噢。當然不快樂。我還是在前年失掉我的丈夫呢。』

他道。『呀。我不是這箇意思。你可喜歡再回家去麼。』

伊道。『這就是我的家：是一輩子的。這屋子已歸我了。但我原明白……』
伊說到這裏。頓了一頓。又道。『是啊。薩末。我原也念家——我們的家。我很喜歡回到那裏去。永永不再離開。就死在那裏。』當下伊記起自己的地位來。因又說道。『這不過是我一時的感想。我有一箇兒子。你可知道。是一箇很可愛的孩子。此刻他在學校中。』

『我想是在附近甚麼地方麼。一路上我曾見了好多的學校。』

『噢。不是的。並不在這些腐敗不堪的窟窿裏頭。他在一所公立學校裏。——是英國最著名的一所學校。』

『這不消說。夫人。我忘了。你已做了好幾年的貴婦人咧。』

伊很不快似的答道。『不是。我並不是貴婦人。我也永永不是貴婦人。然而他卻是一箇紳士。因此：就使：呀。使我何等的爲難。』

〔三〕

他們的友誼。又很奇怪的結合起來了。不論日夜。伊總望著他。和他說幾句話。伊所著惱的。就是不能同伊的老友散步一會。比了在這屋子跟前講話。好自由一些。一天晚上。在六月初。伊已好幾天不到窗前。這夜又照常守望著。他走進柵門來。輕輕地說道。『如今吸些子空氣。可於你有益麼。今朝我單有半車的貨物。爲甚麼不和我同車上古文園去。椰菜中正有一箇很好的座位。我已鋪上了一隻袋子。人家沒有起身以前。你就能坐了街車回來咧。』

伊先還拒卻。接著心中很激動。身體打顫。急恩恩地理了理妝。把外衣和

面幕裹住了。便扶著欄杆側行下樓。伊在緊急中原能勉強一試的。伊開了門。見薩末已立在階上。也就把那強有力的臂。抱著伊走過前庭。到他的車中。在這又長又直的大路中。沒有人瞧見。也沒有人聽得。兩面但有一盞盞的街燈。把燈光聚在一起。這當兒空氣清新。像鄉間的空氣一樣。星還亮著。不過東北方那邊。有一種白的光——便是曙光了。薩末很留神的把伊安插在座上。就趕著車兒前去。

他們一路談話。仍像舊日那麼的談心。薩末想起自己和伊太親熱了。便時時抑制自己。伊有好幾次懷著疑懼。想自己的話可是應該這樣說的。一會兒伊又說道。『我在屋中甚是寂寞。這樣使我很覺得快樂呢。』

他道。『親愛的戴高德夫人。你須得再同著我來。在一天中吸受空氣。沒有比這時更好的了。』

天色漸漸亮了。那麻雀已在街中忙著。他們四周的人和物也多起來了。他們近河時已經天明。在橋上能瞧見那明亮的陽光。照在聖保羅禮拜堂方面。河水向著日。閃閃地放光。船隻卻沒一艘發動。

近古文園時。他把伊送入一輛街車中。彼此分別。兩下裏臉對臉的瞧。仍像舊友一樣。伊安然回家。蹣著腳到門前。把鑰匙開了門進去。也沒有人瞧見伊。

那空氣和薩末。又使伊精神振作了。面頰紅紅的——覺得很美麗。伊除了兒子外。倒又有人使伊引起生趣來。伊是一箇本性純潔的婦人。知道這一次出去。沒有甚麼錯。但是照習俗上說。怕是大錯呢。

不久。伊又同著他去了。這回他們的談話。更溫柔得很。薩末說從前伊雖曾待虧他。他卻永永不能忘伊。他又遲疑了好久。纔和伊說有一箇計畫。他

力能實行。因爲不願再在倫敦做事。很想照這計畫辦去。原來他預備在他們故鄉的阿自立漢鎮中。做一箇果菜商。他知道那邊有一家果菜店——是一家老夫婦開的。如今要退休了。

伊心中略含不快。問道。『薩末。如此你何不到那邊幹去。』

薩末道。『因爲我不曾確知你可能和我同去不能。我知道你不願意。——也做不到。你已做了好久的貴婦。自不能嫁與我這麼一箇人。』

伊很喫驚。忙接口道。『這事我也想未必能做到。』

他很懇切的說道。『倘能如此。有時我出去。你只消坐在後面的客堂中。在玻璃窗子裏望著。看守那些東西好了。任是跛腳也不妨事。……我一定要盡我的力。好好兒待你。親愛的莎菲。』

伊把手放在他的手上。說道。『薩末。我從實和你說。要是單有我一箇人

就很願如此做。便是爲了再嫁拋卻我所有的東西。也願意的。」

薩末道。『這東西我也不放在心上。我愛自立的。』

伊道。『這就是你的好處。親愛。親愛的薩末。然而還有些問題。我有一箇兒子。：有時我在煩惱中。常以爲這兒子不是我的。但我須得仗著他取信於我的亡夫。他箇人似乎屬於我的部分很少。完全屬於他亡故的父親。他受了好多的教育。我卻很少。覺得我很設不上做他的母親。：也罷。這事我須給他知道。』

薩末已見到伊的思慮和害怕。當下便道。『是啊。這不用說。但你仍能稱自己的心做事。莎菲 戴高德夫人。做兒子的可不是你。是他啊。』

伊道。『唉。你不知道的。薩末。我倘能嫁時。總有一天嫁你。但你須得等一會。給我想想。』

這樣他已滿足了。分手時他很快樂。伊卻不見得快樂。此刻去告知薩道爾夫。似乎不行。伊須等他進了牛津大學。到那時於他生活上的影響少了。然而他可能贊同這意見麼。他倘不贊成時。伊可能反抗他麼。

那公立學校中每年例有的球賽期到了。伊仍沒有和伊的兒子說過一句。薩末早已回阿自立漢去了。戴高德夫人覺得比平常健康了許多。伊同著蘭道爾夫上比球場去。有時能離了椅。往來走動。伊忽然得了箇很好的主意。想在這許多看客中間。那孩子瞧著比球正很高興。不妨把這事和他說。他一心想這天比球的勝利。對於家事可就瞧得像羽毛般輕了。他們在七月中淡白的陽光下一同走去。母子間雖是相去很近。暗中卻分得很遠。莎菲瞧見許多孩子。都像伊自己的孩子一樣。闊闊的白領圈。矮矮的帽子。都圍住了一行行裝戴茶點的大車子立著。麵包皮咧。香檳酒瓶咧。杯子咧。碟子咧。食巾咧。

家用的銀器咧。亂堆在一起。那時車上還坐著那班傲然自大的父母。可沒有像伊這麼一箇可憐的母親的。要是蘭道爾夫並不屬於這一類。也並不小覷這一類以外的人。如此事情就快樂多了。學生的親戚們中。偶見球棒打著球。就起了很大的歡呼聲。蘭道爾夫也跳得高高的。瞧是甚麼一回事。莎菲已預備好了要說的話。卻總不能說出口來。這時候還不是伊說話的時機。伊所說的話。和這眼前的好景相去太遠。說時怕也不生效力。伊只索再等時機罷了。

一天黃昏時。在他們城外雅潔的屋子裏。那邊的生活是很有味的。伊就趁此提起這件事。說不久就要宣告再嫁。他須得脫離伊而自立了。

那孩子以爲這主意是很合情理的。就問伊可曾選定了甚麼人。伊遲疑著。他就疑惑起來。他希望那後父是一箇紳士。因把這話向他母親說。

伊怯生生地答道。『不是你所說的紳士。他的身分。像我認識你父親以前的身分一樣。』於是漸漸兒的把這事完全告訴了他。那孩子的臉。沈定不動了半晌。接著卻漲紅了。靠在桌子上。忽的流淚痛哭起來。

他母親走上前去。親他的臉。拍他的背。當他仍像箇小孩子一樣。一壁伊自己也哭著。他哭定了。就回到自己房中去。把門下了鎖。

伊在門外等著聽著。在鑰匙眼中和他談判。等了好久。纔有回話。他很威嚴的在裏面向伊說道。『我很差你。這事簡直是毀我的一生。一箇卑賤的農民。下等人。村夫。直要使全英國的紳士都瞧不起我了。』

伊很悲痛的哭著道。『不要多說了——或者就算是我的不是。我便掙扎著不做就是了。』

這年夏季。蘭道爾夫將去時。薩未來了一封信。說他很僥倖已得了那片店

。他已管住了。這店是鎮中最大的店。兼賣鮮果和菜蔬。他以為這樣的家庭。將來也不辱沒伊。信中又問。他可要到城中來瞧伊麼。

伊偷偷的和他會面。喚他等著最後的回話。秋天過了。蘭道爾夫回來度聖誕節。伊又提起這件事來。但那小紳士仍堅執不許。

這事攔了好幾箇月。又提議。因他的嫌惡。便又攔起了。接著再試。重提舊話。這樣哀求苦訴。一連過了四五年。那忠心的薩末決定要做成此事。莎菲的兒子。如今已是箇大學的修業生。一天復活節。他從牛津回來。伊便又提起這件事。伊對他說。他授了聖職後。就能自己組成一箇家庭。伊文法既惡劣。又沒有智識。對於他實是一箇贅疣。不如早早把伊打發開了。

這時他更生氣了。仍然不肯答應。在伊一方面。也仍然堅持著。直使他起了疑心。想他不在家時。伊也可靠麼。他見伊愛入下流。又惱。又小覷伊。

末後竟同他母親到神壇的小十字架前去。這壇因爲他信奉宗教。特地造在臥房中的。他喚伊跪下。宣誓。以後倘沒有他的允許。決不嫁與薩末霍孛生。他說道。『這事我全爲了父親。』

那可憐的婦人立下誓來。心想他授了聖職管了牧師的事。總有軟化的一天。然而他總不曾軟化。他的學問已使他忘了仁慈之心。兀自堅定不動。他母親雖定要同伊那忠心的果菜商過鄉村生活去。他卻瞧做世界中最可惡的事。

光陰溜將過去。伊的跛腳更厲害。便難得或竟全不出屋子一步了。伊在這屋子裏似乎把伊的心迸碎了。近邊倘沒有人時。伊往往含怨自語道。『我爲甚麼不能和薩末說。我能嫁給他的。我爲甚麼不能如此。』

約在四年以後。這一天有一箇中年人。立在阿自立漢最大的一家果菜店門前。他是這店中的主人。但他今天並不穿那平時做買賣的衣服。卻穿了一件

整潔的黑衣。他店屋的窗也有一半兒關著。那時見有一隊送喪的人漸漸走來。走過他的門前。出了鎮。向甘米特村去。那人眼中含著淚。當車輛過時。他把帽兒脫在手中。喪車上有一箇少年教士。嘴臉雍得很光。穿著一件大半臂。他的臉上騰著黑雲一般。惡狠狠地向那店主人瞧。

哈代氏 T. Hardy 以一八四〇年六月。生於英國之道西德歇埃。出身爲建築家。曾得建築學會一等獎。後忽棄其本業。從事於小說。首撰「冒險之策」一書。雖甚平庸。不足以動人。而文興甚高。繼作「綠林中之樹下」與「一雙藍眼」。人仍無知之者。及一八七四年。復嘔心瀝血。著遠離「發瘋之羣衆」一書。其名始彰。僉稱爲小說中之傑作。後又有「軍號長」「回鄉」「塔上雙影」「尹瑟培德的手」「丹

菴「「裘特」諸作・俱名・以一九二八年一月卒・年八十餘矣・

手釧

在英倫明媚幽蕩之鄉。居一溫恭藹吉之才婦。曰費勒士夫人。此鄉少女之教育。均夫人主之。一時絳帳桃李。凡二十人。諸家父母。夙諗夫人才。因皆推心置腹。深資倚畀。夫人之視諸女也。無偏無私。一秉至公。故諸女咸樂。平日晤言一室。無所疑忌。偶得夫人一語之褒。羣以爲榮。或受一語之貶。則覺其辱滋甚。直等於扑責。坐是諸女都至馴良。無敢少越軌範。每日夙興。精神俱極振刷。汲汲焉渴欲治其一日之功課。夜分歸寢。亦復融融洩洩。歡樂無藝。覺此一日所經。如坐春風中也。故事。夫人必於每年歲暮備獎品。以獎勤勉之學生。惟第一人得之。餘皆無與。蓋所以激勵羣女。力圖

上進。不作第二人想。而是年之獎品。乃爲一金製之小手釧。上鑲費勒士夫人小影。較之往年所獎。實爲名貴。學生中最有希望可得此手釧者凡二人。一爲西雪麗。一爲麗娜蘭。西雪麗爲麗娜蘭唯一之膩友。麗娜蘭亦爲西雪麗唯一之良伴。顧二人性質乃迥異。西雪麗活潑多動。喜大而好功。麗娜蘭知足。能下人。待人接物。亦至和易。西雪麗專務虛榮。麗娜蘭頗自矜貴。西雪麗好事。凡所應爲者。爭爲之。麗娜蘭不好事。凡所不應爲者。力避之。同學中半悅西雪麗。且能受其駕馭。以西雪麗每爲一事。必底於成也。悅麗娜蘭者。亦不乏人。顧乃無一受其駕馭。以麗娜蘭煦煦爲仁。無足懼人也。

一日爲五月一日。薄暮六時。校中大鐘鯨鏗而動。召諸生入會堂。以孰得獎品。將於是日決之也。堂之中央。設小桌成圓形。列座二十。高卑不一。以坐學生。去桌數碼。拓地作半圓。爲評判員之席。上張華蓋。綴紫丁香花

無算。其地與發獎壇邇。鐘聲纔動。諸學生已立集。各出字畫手工陳桌上。中心都盼得獎。諸小手乃不期而顫。迨評判員至。則又由希望而轉爲惶恐。恐已作之不如人也。評判既竟。以西雪麗爲第一。費勒士夫人展顏微笑。手手劍。至座前。時西雪麗方在最高座上。則卽盈盈而下。夫人把其玉腕。以劍加之。劍合。作聲戛然。聞於全堂。於是歡呼之聲乃四起。夫人復親西雪麗纖手。歡然言曰。『汝今可去。與諸同學嬉。餘時都爲汝有矣。』會散。羣乃麤集於西雪麗之次。豔羨弗置。西雪麗得意之餘。精神陡振。虛榮之心。至是遂亦怒張。自石階上飛馳而下。目中無復餘子。馳急。乃撲其同學小露意薩於地。維時露意薩手中。方持一磁鴛。蓋是晨爲其母氏所遺者。今忽爲西雪麗所撲。則立仆。而鴛亦碎。因縱聲哭曰。『噫。吾鴛碎矣。』諸同學方從西雪麗後。聞哭立止。則見露意薩跌坐階末。木視地上碎磁片。尋復

舉手掩面。伏階而哭。西雪麗漠然無動。指鴛之斷頭。拊掌大笑。衆亦和之笑。雖見露意薩痛哭。不無心惻。然人心率皆右強而左弱。初無所謂公理。今西雪麗初膺懋賞。獨冠一軍。衆之心目中。自但有一西雪麗。孰問於憐小露意薩者。當此際。乃有一人挺身而出。視露意薩。發爲愷惻之聲曰。『可憐露意薩。』言時。則又怒目目西雪麗。西雪麗立迴其身。色微絳。似慚似慍。卽大聲言曰。『麗娜蘭。奚用汝齷齪爲。茲事吾寧出有意者。』麗娜蘭冷然曰。『然汝笑何也。是非出於有意耶。』西雪麗曰。『吾初不笑露意薩。願吾卽笑。亦殊無損於人。』麗娜蘭曰。『汝已碎其鴛。尙云無損於人。吾果爲汝者。道歉且不遑。焉忍加以訕笑。』西雪麗曰。『吾固知露意薩爲汝愛人。臭味夙相投者。今茲吾但碎彼一鴛。又何足道。俟販夫後此來校時。別購一具償之。試思舍此一著。尙有何術者。諸姊妹以爲然乎。』衆同聲

應曰。『然然。是至公道。』西雪麗一得衆助。氣乃立王。微睨麗娜蘭。揚揚作得色。旋挾衆入園去。行少遠。復返視。則見麗娜蘭與露意薩比肩坐階末。似方殷殷勸慰。西雪麗見狀。於意益愠。又顧謂衆曰。『吾惟能購一償之。舍是尙有何術。諸姊妹以爲然乎。』衆復同聲應曰。『然然。』遂相與入園而嬉。顧西雪麗中心机阻。弗能寧貼。嬉時因亦不若平日之有興。諸戲雜作。無一當意者。卽其金色燦燦之手釧。對之亦覺寡歡。其視同嬉之諸同學也。一一都足憎厭。出語專恣。任心侵人。不謂此人動作魯莽。卽曰彼人身手不靈。不曰此人過迅。卽謂彼人太遲。度其心目中。幾無一可意之人。無一可意之事。於是西雪麗之得意。乃亦一轉而爲失意。彼諸同學者。猛然省悟。念西雪麗初匪神明。不過繡一鬱金香。繪一桃實。較吾輩佳耳。若論嬉戲。吾輩初亦不弱於彼。奚必聽其指揮。受其躡辱。衆意僉同。闐然俱

去。立寘西雪麗於弗顧。西雪麗初弗料於得意之餘。竟爲衆叛親離之人。不
于移時。心滋恨恨。嗒然去園。迂緩嚮屋行。值麗娜蘭於園外。不顧而前。
麗娜蘭遽呼曰。『西雪麗。』西雪麗以嚴冷之聲問曰。『汝何欲者。』麗娜
蘭曰。『吾二人非良友乎。』西雪麗意初無動。但曰。『汝自問可耳。問吾
胡爲。』麗娜蘭曰。『汝如許吾代汝向露意薩道歉者。則……』西雪麗立截之
曰。『止。請勿更以露意薩聒吾耳。』麗娜蘭曰。『是何言。汝殆不自承其
過耶。西雪麗。汝當知吾之進勸。實出好意。』西雪麗曰。汝何嘗有好意對
吾。汝已不吾愛矣。』麗娜蘭曰。『吾固愛汝。特汝不以公道待人者。則吾
愛亦移。』西雪麗怫然曰。『孰謂吾不以公道待人者。吾卽爾爾。汝亦非吾
女傅。無須加吾以訓誨。』麗娜蘭曰。『然吾非汝良友耶。』西雪麗曰。『
吾初不欲得此良友。袒人而侮吾。吾之撲小露意薩於地。實出無心。且孰知

彼手中持一磁鴛者。今既碎之。吾已允他日償彼矣。是尙可謂不公道乎。」麗娜蘭曰。「西雪麗。汝當知：」西雪麗勃然曰。「吾知之矣。汝愛露意薩良厚。愛吾則浸薄。汝之所謂不公道者。卽指此耳。」麗娜蘭莊容答曰。「吾自問未嘗以不公道待人。露意薩婉變可人意。實勝於汝。吾厚之。宜也。」西雪麗怒呼曰。「惡。汝敢以露意薩與吾比耶。」麗娜蘭弗答。心滋不以西雪麗爲然。不顧而行。逕往諸同學聚處。時衆方舞蹈於草地上。見麗娜蘭不舞。則以行歌爲請。麗娜蘭不能卻。遂歌。聲中雖若弗怡。而嬌婉乃如鶯簧。爲平時所弗及。歌既。念及西雪麗。淚珠熒然。立盈於睫。露意薩方舞。見狀大愕。則趨至麗娜蘭前。徐叩其故。麗娜蘭曰。「無他。汝可勿問。吾愛。汝其往就諸同學。吾當觀汝再舞也。」露意薩弗應。翩然入園。至於草莓壇前。遽跪。去其小草冠。摘草莓之葉。遍覆其中。於時西雪麗適踽旅

而至。立佇立弗前。銳聲問曰。『露意薩。汝在此奚作。殆將獨食此彙彙之
草莓乎。』露意薩仰首答曰。『吾初不自食。將擷以貽汝友麗娜蘭者。』西
雪麗曰。『汝尙言麗娜蘭耶。彼非復吾友。』露意薩大呼曰。『麗娜蘭非復
汝友耶。然則汝之罪惡。益彰彰不可復掩。西雪麗。汝今趣去是。毋蔽吾光
。且汝已踐吾草莓矣。』西雪麗立展其手。堅持露意薩身。怒曰。『汝何言
。』露意薩力自掙脫。且呼曰。『趣釋而手。趣釋而手。吾誓不分此草莓餉
汝。吾至惡汝也。』西雪麗厲聲曰。『汝惡吾耶。』呼時。攫露意薩手中冠
。擲其冠中草莓於籬外。露意薩大呼曰。『汝悔吾可矣。然寧無一人助吾
者。』遂奪冠疾奔而去。西雪麗悄立有間。忽然省悟。低聲自責曰。『吾奈
何暴戾至是。』因又高呼曰。『露意薩。露意薩。』願露意薩已去遠。初不
一聞其首。時諸同學仍集草地。聯臂作蝶舞。麗娜蘭則在園中。曼聲而歌。

嬌媚有若好鳥。露意薩突排衆而入。至於麗娜蘭之次。擲冠於地。悲聲言曰。『麗娜蘭。園中草莓已結實。吾摘之盈冠。將以貽汝。詎意粟六徒勞。今乃無一或存。盡爲他人棄去矣。』言已。立掩其面。伏麗娜蘭轡上。衆見狀。遽屯而至。僉譁然問曰。『孰棄汝草莓者。』露意薩泣。且答曰。『西雪麗也。』麗娜蘭曰。『西雪麗耶。何涉於西雪麗。』露意薩又曰。『渠侮吾耳。』麗娜蘭雅不欲暴其良友之短於諸同學前。因起立。謂露意薩曰。『汝曷借吾行。吾當爲汝擷草莓。以償汝失。』露意薩曰。『吾意殊不在草莓。但欲擷而進汝。博汝一粲耳。』麗娜蘭無語。挾露意薩俱行。衆譁從之。切切相語曰。『西雪麗今日膺懋賞。故非復前此之西雪麗矣。』維時。堂中鐘聲又大動。詔衆罷嬉。進就晚餐。衆將入。忽指園亭。朗然呼曰。『西雪麗在彼。西雪麗在彼。』因皆絡繹過亭。西雪麗獨立亭外。慚慙無地。衆過時

。復引眸向西雪麗作愕視。或則故以手臂相觸。竊竊私語。似不屑與近者。

麗娜蘭亦挾露意薩前。首少少仰。西雪麗遽發異怯之聲。呼曰。『麗娜蘭。

』麗娜蘭喟然曰。『西雪麗。吾初弗意今夕汝心乃忽乖常。』西雪麗急迴其

面。淚如雨下。露意薩忽一躍而前。展二臂抱其頸。嬌呼曰。『西雪麗之心

何嘗乖常者。西雪麗。汝不已悔艾乎。吾今掬心瀝誠。恕汝前愆。當吾怒時

。雖云惡汝。而今則愛汝矣。』西雪麗與之親吻曰。『汝溫藹之女郎。吾亦

愛汝耳。』露意薩曰。『既云愛吾。趣從吾入。且乾汝淚眼。眼赤。將益滋

人疑也。』西雪麗曰。『吾愛。汝往。吾且立至。』露意薩曰。『然則吾當

虛左待汝。惟汝宜立至。脫少滯者。吾輩均已就座進餐。汝後入。必且爲人

注目。汝目方赤。行笑汝哭也。趣來趣來。』語既遂行。西雪麗目送之。悄

然自語曰。『天乎。能憐吾者。惟露意薩耳。適費勒士夫人語吾。謂今日餘

時都爲吾有。孰意其終局乃至於此。』語至是。意至愴惻。遽投身於地。支其臂於一方之草土上。此土蓋爲西雪麗晨間所起。爾時中心酣暢罔極。初不翳以微雲。猶戲呼此土爲女王之寶座。詎知此時彼女王乃淚痕界面。掩泣於寶座之次矣。西雪麗旣悔且悲。悒悒無已。當是時。費勒士夫人適出而散步。吸取夜氣。行經園亭之外。斗見西雪麗。則大駭曰。『孰在是。』西雪麗急起。答曰。『夫人。吾也。』夫人曰。『此所謂吾者指誰歟。』曰。『西雪麗。』夫人亟曰。『吾愛。汝奚事偃伏於是。汝之諸同學又安往。今日何日。非汝平生第一得意之日耶。』西雪麗聞語益悲。弗能自止其淚。哽咽曰。『否。夫人。今日烏得名爲得意。』夫人曰。『吾愛。是何謂也。』西雪麗夷猶弗答。夫人又曰。『吾愛。趣爲吾言之。吾之問汝。直同朋好。初不挾女傅之威。加汝以呵責。汝告吾。毋事中囑。』西雪麗曰。『夫人。吾初

非慙。特自慚耳。夫人非問吾諸同學安往乎。嗟夫夫人。夫復何言。渠輩都已唾棄吾矣。』夫人立曰。『吾愛。是又何謂也。』西雪麗曰。『吾亦弗自審其何由。乃不見悅於人。吾非不欲結好於若輩。而若輩似終憾吾。特念堂中諸師長。夙昔非悅吾者耶。卽夫人亦復悅吾。故今日矜寵有加。賜吾以手釧。彼分內所不應得者。疇能得之。』夫人曰。『汝言良然。必應得者始能得之。汝成績佳也。惟今日之行賞。意在勵人黽勉爲學。初非爲溫煦婉嫵者勸耳。』西雪麗曰。『夫人之意。吾已默揣而得。殆謂今日之賞。若意在勸人之溫煦婉嫵者。則賞必不爲吾得。然否。』夫人微笑曰。『西雪麗。汝雅有自知之明。吾意固爾爾也。須知吾之訓迪汝曹。但取二義。凡事爲吾所欲汝曹爲之者。爲之。凡事爲吾所不欲汝曹爲之者。則以不爲爲得。至汝之於吾。爲吾學生則可。脫爲吾伴侶。則猶有未到處也。』西雪麗曰。『願夫人

愛吾。吾當日益加勉。俾馴此不良之天性。』夫人曰。『西雪麗。吾意汝天性初非不良。所欠者氣質未盡善耳。』西雪麗曰。『茲事吾實弗解。天性與氣質。非二而一者乎。』夫人曰。『否。天性自天性。氣質自氣質。二者實迥不相侔者。汝天性良佳。善博諸同學歡。渠輩或有所憂。汝能力使之樂。顧於容忍一道。一無所知。是實足爲盛德累。汝不見麗娜蘭乎。麗娜蘭氣質佳也。同學有過。渠能容之。或且出而自承。引爲己過。每爲一事。初不與人爭論其是非。人有非之者。則亦非之。總之麗娜蘭之氣質。實已完美無匹。能自容。且能容人也。』西雪麗微喟曰。『吾願如麗娜蘭。』費勒士夫人曰。『然此著亦非一朝一夕所能集事。必持以毅力。不少自懈。一師此一年來勤懇懇懇圖得首獎之故智。則事或有成。亦殊難必。一度不成。有第二度在。第二度不成。有第三度第四度在。苟出全力以赴之。厥後必底於成。氣

質一變。則一身雖叢萬管。亦可消歸於無。日前吾輩不嘗讀羅馬大帝歷史乎。大帝嘗謂願得萬千敵人之首。安於一人之頸上。橫刀一揮。萬頭盡去。於事彌覺簡捷。汝之變化氣質亦然。一反掌而他皆都消矣。』費勒士夫人語至是。卽執西雪麗手。同步而歸。西雪麗思潮澎湃。緘默無語。既至一榆樹陰下。始仰眸注費勒士夫人面。駐足言曰。『夫人。而亦謂吾中心乖常乎。』夫人曰。『吾愛。汝意何居。遽發斯問。』西雪麗曰。『適麗娜蘭謂吾心已乖常。吾聞之。乃彌復慚慙。』夫人曰。『吾愛。麗娜蘭烏能洞見汝心。是語又何足憑。特汝意中對此一語。作何詮釋。』西雪麗曰。『是語何意。吾亦初不了了。但意他人聞之。當亦弗怡。必不願受此侮辱之詞。』夫人曰。『何云侮辱。』西雪麗曰。『夫人。是非侮辱耶。心而乖常。胡能處世。勢必縱情行惡。爲害於人。麗娜蘭竟以此語語吾。辱吾實甚。』費勒士夫人曰

。『受辱於人。無妨也。脫能力自策勵。洗刷此辱。則人且加汝以敬禮。疇敢相辱者。改過。美德也。人而文過。則其心斯可誅。須知惡人之成爲惡人。非成於一朝一夕之間。惟力文其過。自欺其心。爲日既久。羞惡之心盡泯。於是恣意爲惡。無復顧忌。而惡人遂亦終成其爲惡人矣。西雪麗。汝非其類也。知恥。知悔。知改過。卽足爲汝立身之本。汝之心。亦安得謂爲乖常耶。』西雪麗曰。『夫人雖知吾。奈他人皆作斯言。吾又胡能弗震。今亦不欲諱吾過於夫人之前。願爲夫人道之。適者吾於盛怒中。盡棄小露意薩所擷之草毒於籬外。小露意薩哭而去。吾乃深自引疚。力圖補過。而麗娜蘭及諸同學乃謂吾心已乖常。嗟夫夫人。吾今受此奇辱。悔亦無及矣。』費勒士夫人曰。『吾固知之。人當怒時。方寸靈臺。遂亦失其自主之力。豈特棄人草毒而已。仗刀殺人。亦至易易。迨怒氣一祛。則卽悔艾靡旣。西雪麗。今汝

即可利用此悔艾之心。成爲完人。事無論巨細。偶拂汝意。汝必役使怒氣。遇之不發。毋爲怒氣所役使。發之遂不可遏。西雪麗勉旃。吾實樂觀汝成也。『西雪麗曰。『夫人金玉之言。吾必深誌弗忘。』語次。容光煥發。精神亦立振。翩然上石階。其樂似無涯涘。過廳事時。夫人立曰。『西雪麗。願汝夜中安。』西雪麗亦曰。『願夫人安。』遂疾趨登樓。歸其寢處。願以萬念縈心。輾轉弗能入寐。旣念過去。復念將來。心頭憧憧。排之不去。翌日。忽於同學中創一議。謂昨日之賞。爲賞有學。胡不更頒一賞。以賞有行。終結之期。期於六月初旬。凡吾同學中敦品立行。冠絕儕輩者。得之。』費勒士夫人可其議。諸同學亦譁然和之。獎品維何。則亦爲一手釧。以全校同學之雲髮。組合而成。衆意僉同。剪刀聲大作。各自頭上剪其一股。合於一處。或棕色。或栗色。或黑如髮漆。或燦若黃金。陸離斑駁。厥狀奇麗。然

孰組此釧。尙無其人。賈綠玲謂渠能爲之。必精巧當衆意。西雪麗亦云優爲。出而自薦。兩雄相遇。爭端遂起。西雪麗力爭良久。卒讓之賈綠玲。雖兩鬢俱絳。一一寫其怒意。顧能退而讓人。實爲彼入校以來第一次也。手釧旣成。美乃無藝。四周緣以銀邊。上鐫銀字。爲格言一。曰「以予至可愛者。一字絕細。如蠅足。兩端復加銀扣。以便關合。衆見釧均大悅。攘腕爭試。長者苦其過小。幼者則又苦其過寬。一時乃大譁。或曰寬之。或曰小之。聲龐雜。幾不可辨。西雪麗弗耐。排衆呼曰。『若曹何愚。此釧寧能一一盡合若曹之腕。兩端有銀扣。可以伸縮。釧或爲長者得。引其扣使出。或爲幼者得。掣其扣使進。腕無大小。御之無弗合者。若曹何愚。乃不之思。』衆立曰。『西雪麗。吾輩固未思及。特汝自恃小慧。遂直斥吾輩爲愚。似亦有傷忠厚也。』西雪麗初猶未覺出語之失當。至是則大悔。願語已發吻。雖有阿

拉伯神駿。追之無及矣。讀吾書者。欲知此雲髮之手釧果入伊誰手乎。則請少安毋躁。更讀吾費勒士夫人校中六月初旬之歷史。

已而六月至矣。諸學生均兢兢業業。冀得此雲髮之手釧。而最有希望者。則仍爲麗娜蘭及西雪麗。二人前此之齟齬。初未言歸於好。感情之惡。且與日俱進。西雪麗寧自負荊於諸同學前。願獨弗能道歉於麗娜蘭。麗娜蘭理直氣壯。則亦不肯自屈。願友諸同學。而不欲友西雪麗。然西雪麗半旦之氣。固猶未盡泯也。嘗自語曰。『此次之手釧。設又爲吾得者。則吾必見重於麗娜蘭。仍復友吾。手釧固可寶。而得友如麗娜蘭。實更可寶也。卽爾時麗娜蘭不忘舊惡。仍置吾於不顧。果吾委曲求之。當亦不致見拒。』西雪麗希望愈大。自策亦愈力。前此暴戾之性。已漸歸於和平。日必三省其身。無敢少懈。願雖勇於爲善。仍不免於行惡。在彼尙冥然罔覺。而一入旁觀者之目。

乃至了了。推源其始。亦由於家庭教育之未盡善耳。

西雪麗蚤喪母。父愛之甚。凡事放縱。初不過問。遂使女兒德性。宛類男子。或有小過。往往以其小而忽之。秉性尤弗能容忍。坐是乃益多過。然犯過易而悔過亦易。故其一生亦不至於弗可救藥。果能一朝回頭者。立登彼岸矣。彼麗娜蘭者。適與西雪麗反。自幼深受母教。具好女子德性。言語舉止。一一溫婉可人意。能涵養。未嘗有怒時。人有拂其意者。亦無忤。故同學姊妹。罔不翕然嚮從。謂麗娜蘭佳也。五月既過。羣諗此五月中品行卓卓可稱者。厥惟麗娜蘭及西雪麗。特二雄相角。尙不知孰勝孰負。無已。則亦以議院中之選舉法決之。各團紅白之紙爲小球。投諸一花瓶中。舉西雪麗者爲紅球。舉麗娜蘭者爲白球。羣女日夕所切盼者。卽盼此發表之期。俾知彼手釧之果屬何人。俄而發表之期屆矣。將於晚間集會公決。衆盼之乃益切。是

日月中。麗娜蘭及西雪麗俱在小露意薩室。以小露意薩病疹方瘥。需人將護。當其病中。羣女爭欲將護之。顧皆弗許。獨屬其事於麗娜蘭西雪麗。以二人先是已病疹。無虞傳染也。二人之將護露意薩也。均至誠摯。而爲術則迥異。麗娜蘭善體病者之心。如見病者有所弗悅。則能宛轉引逗。力使之悅。如見病者爲樂過甚。有損於精力。則亦抑之使靜。西雪麗不然。但知百出奇想。力悅病者。初不問病者精力之能否承受。而周旋藥爐茶竈間。尤栗六無已。笑語動作之聲。往往雜然四起。是日之晨。西雪麗方倚窗而坐。爲露意薩伴。斗聞販夫振鈴之聲。起於門外。心忤然動。則卽疾奔下樓。懇費勒士夫人召之入廳。販夫旣入。立下其箱。藹然謂西雪麗曰。『女郎果何欲者。老朽百凡都有。鑷子合也。指環也。頸環錶鍊上之小金合也。』言時。一一啓其屜。以示西雪麗。西雪麗搖首曰。『吾都無需是。但欲得一磁鴛。爾有

之乎。』販夫曰。『女郎。前此老朽嘗有磁製玩具無算。今則已罄。然吾憶此間尙餘一具。容檢視之。』遂俶其身。啓最下之屨。出一磁鴛授西雪麗。西雪麗歡呼曰。『是良佳。吾適欲得此物。爲值幾何。』販夫伸其三指。答曰。『女郎。僅三先令耳。』西雪麗付資將入。販夫忽又自大衣之囊中。出一桃花心木之巨合。長可尺許。兩端有小扣。中央復有小鎖。其製絕精。西雪麗立問曰。『是何物也。』販夫曰。『此中爲一磁人。將齋至左近一老夫人家者。夫人蓋夙好磁製物也。』西雪麗曰。『能否容吾一視。』販夫欣然曰。『女郎。是至歡迎耳。烏有不可者。』遂啓其合。西雪麗雀躍曰。『美哉美哉。是非美人蒨綠蘭像耶。玫瑰之花。滿其螻首。而手中復攜一筠籃。花亦滿之。人面花容。相映益美矣。』語次。寂然不聲者久之。念吾胡不購以貽露意薩。碎其鴛而償以人。露意薩必且大悅。念至是。因縱聲詢販夫曰

『汝已以是物許彼老夫人乎。』販夫曰。『未也。彼老夫人亦未見是物。果女郎欲得之者。老朽決無異詞。』西雪麗曰。『需值幾何。』販夫曰。『老朽當與女郎以特價。但半幾尼亞（按一幾尼亞合二十一先令）足矣。』西雪麗立出其儲金之合。傾其所有於桌上。數之。但得先令六。因微慍曰。『然則吾弗能得此磁人矣。』販夫無語。日灼灼然。視西雪麗儲金之銀合弗已。已而言曰。『女郎既喜磁人。老朽亦滋願爲女郎得之。今不妨以六先令授吾。其半。卽以此小銀合相抵如何。』西雪麗以此合爲麗娜蘭曩時所贈。去之不義。因微頰其頰。斬然答曰。『否。吾必不能去此合。』販夫聲折曰。『女郎。是亦無妨。老朽特以女郎屬意於此。故不揣冒昧。獻此下策。今女郎既不見納。老朽又奚能相強。惟似此作品。竟爲他人所得。爲可惜耳。』言既。遂寘磁人於合中。扃而納之衣囊。負箱於背。紆徐欲出。西雪麗心大

躍。幾於弗能自制。急揚聲謂販夫曰。『汝止。容吾思之。』是時西雪麗乃有二念。往來交戰於中。念此葦綠蘭美乃無藝。決能博露意薩歡。彼磁鴛陋劣已甚。詎足鑿心。吾果挾此葦綠蘭入者。不特露意薩見之歡怍。卽他人見之。亦且詫爲罕有。而前此碎鴛之慙。必能永永冰釋矣。念及。手立動。將授合於販夫矣。而他念又歛起。念此合爲麗娜蘭所贈。彼此雖已齟齬。在理亦不當授之他人。授之他人。卽有虧於私德。一時二念並起。弗能遽決。斗聞廳以內足音雜遝。則諸同學至矣。西雪麗虞此佳品爲他人所得。皇急已極。立授合販夫曰。『爾將合去。趣以葦綠蘭授吾。』言時。手顫甚。攫磁人於販夫之手。時諸同學已紛至。遂取以示之。衆咸嘖嘖稱羨。謂爲得未曾有。且力諛西雪麗度量之宏達。顧西雪麗弗審何由。於心終覺弗怡。第念露意薩如見而悅之者。則吾心或可少慰耳。於是飛步登樓。先入己室。維時麗娜

蘭適斷其鑽針。入廳來購。販夫既授以針。忽探囊出西雪麗之銀合。麗娜蘭一見。爲之大震。覺此合何酷類己物。特平昔素信西雪麗。則亦不疑其有他。但謂販夫曰。『吾願得是合。以吾前此亦有一合。與此相類。爲吾所夙好。』販夫道其值。麗娜蘭立出資購之。擬以貽之露意薩。既入室。見露意薩方睡。卽悄坐牀側。以俟其醒。露意薩固未入睡。則立啓其睫。麗娜蘭亟曰。『吾愛。吾此來得毋擾汝乎。』露意薩曰。『否。當汝入時。吾初未聞汝聲。汝來。又奚事也。』麗娜蘭曰。『特將一小合來。汝願得之否。吾爲汝故。特購是合。度汝必喜之。以其狀適與吾疇昔贈西雪麗者相肖也。』露意薩受合。欣然曰。『西雪麗嘗以其合盛藥丸進吾。吾至驚其美。今此合亦彷彿似之。惟汝能爲吾啓其鍵乎。』麗娜蘭如言啓合。露意薩忽大呼曰。『噫。是必西雪麗合也。不見其底有「」一字耶。』麗娜蘭色微變。故爲鎮定之狀。

曰。『吾見之。特亦未必卽爲西雪麗物。吾適購之販夫許者。』露意薩曰。『吾意必西雪麗物。合底之字。實出吾手。猶憶當日西雪麗見字滋慍。斥吾爲頑。汝果弗信。曷往詢西雪麗。合尙在否。』語旣。力掣麗娜蘭袖。麗娜蘭惘然如未聞。心方轉轡上下。深思弗已。念適纔下樓時。曾遇西雪麗於梯半。兩靨都絳。若有所惱。又念是合如爲販夫出賣之品。何事不陳之箱而納之囊。且購合時。販夫爲狀似亦弗願。合此二念體會之。則此合必西雪麗物無疑。遂謂露意薩曰。『露意薩。』方欲有語。而迴廊中足音陡作。度爲西雪麗。則立曰。『露意薩。汝果愛吾者。必不可當西雪麗前。道及是合。露意薩曰。『何也。吾知是合必西雪麗所遺失。致入他人之手者。』麗娜蘭曰。『否。吾敢決其必非遺失。』露意薩聞語似愕。麗娜蘭又曰。『吾自有故。汝但不之道可已。』露意薩曰。『然則吾當曲從汝言。絕口不之道。』麗

娜蘭似悅。遂去。須臾。西雪麗已入。嫣然作微笑。出萼綠蘭於合。真之對牀火爐架上。露意薩立振其身。歡呼曰。『美哉磁人。至足奪人心目也。』西雪麗曰。『汝試猜之。將遺誰者。』露意薩曰。『殆將遺吾。然否。』西雪麗曰。『然。汝果愛吾。其善藏之。汝尙憶吾當日碎汝磁駕事耶。』露意薩曰。『是何足道。此人實較吾駕美也。』西雪麗曰。『吾亦自以爲不惡。前此碎汝一駕。於心良用歉歉。今以磁人償汝。始覺少安。』露意薩曰。『吾至感汝。磁人信美。既有玫瑰之冕。益以貯花之籃。厥狀宛若鮮花。且似有花香襲吾者。親愛之西雪麗。過去之事。勿復介介於懷。雖碎吾駕。初非有意。爾時卽不碎。而翫弄至今。在勢亦必弗保。今汝旣貽吾以磁人。吾當畢生珍藏。用爲紀念品焉。』露意薩言至是。色忽微絳。蓋一道此紀念品三字。乃陡憶銀合。而他念亦繼起。竟置萼綠蘭於度外。尋乃引眸注西雪麗面

。作猶豫之聲曰。『惟汝得毋以：』語甫發。斗憶麗娜臨行之囑語。則詘然而止。西雪麗初無所覺。第輾轉弄其磁人。冀悅露意薩。後始納入合中。寔之牀上。起身言曰。『露意薩。吾今出。少選。當再來視汝。行再相見。』遂與露意薩親吻。閣扉自去。既出。悄然歸其室處。斗室獨坐。遂多思緒。羞惡之心。至是亦立萌。因自訟曰。『彼銀合爲麗娜蘭紀念之品。吾嘗矢言寶藏。今乃取以易磁人。用爲市恩之具。麗娜蘭知之。將謂吾何。露意薩及諸同學知之。亦將謂吾何。』西雪麗思愈深。憂亦愈滋。無以自慰。則以他人品行。與己爲比。思緒四縈。後乃縈於阿兄喬治之身。憶彼曩昔亦值一事。正相彷彿。厥後不特逃辱。且得殊榮。蓋於犯過之後。初不自文。竟出而自承其過。乃大爲阿父所扇獎。猶憶阿父之言曰。『喬治。汝大勇。能自承過。他日必成偉大之人物。爲吾家光。』西雪麗言念及此。心乃立決。決

欲步武乃兄。自承其過。居頃之。則又夷猶曰。『特吾將如何自承者。頒賞之期。卽在今夕。相去僅數小時耳。此賞非爲麗娜蘭得。卽入吾手。吾果一暴己短。希望且立失。而數月來所費之心力。亦終化爲泡影。歸於烏有。設此事發生於昨日。或明日者。則吾必毅然決然。承過於諸同學前。今茲但在數小時中。則殊無此勇氣。姑俟獲獎以後。亦未爲晚耳。』西雪麗意既決。而晚餐之鐘聲。亦已鯨鏗而動。卽疾馳下樓。翩然入餐室。麗娜蘭位適與西雪麗對。見西雪麗意興飄舉。初無不怡之色。疑雲於是盡掃。私念西雪麗果冒不韙。斥去吾紀念之品者。則其人雖善於鎮定。要亦弗能暇豫如是。然麗娜蘭信人過甚。又焉知西雪麗之別具衷腸耶。餐旣。遽有人發問。謂今夕之賞。當爲誰得者。一時衆目睽睽。盡注西雪麗及麗娜蘭。西雪麗微笑。麗娜蘭微頰。費勒士夫人則言於衆曰。『吾以爲此時尙未能豫決也。』衆遂散。

相與竊竊私議。紛然上樓去。麗娜蘭亦登。穿迴廊。往叩露意薩寢室之門。露意薩揚聲呼曰。『請入。吾初未睡。』麗娜蘭參扉入時。露意薩已立抱其莠綠蘭而起。歡然言曰。『麗娜蘭。汝來。吾乃彌樂。汝曹歡笑之聲。吾聞之久矣。汝或尙未忘手釧耶。』麗娜蘭曰。『吾未之忘。願賞卽在今夕也。』露意薩卽出一白球。授麗娜蘭曰。『吾今以此白球予汝。藏懷中者凡兩來復矣。西雪麗雖以莠綠蘭貽吾。其意良厚。特吾之愛汝。實在彼上。』麗娜蘭作感激狀曰。『露意薩。謝汝厚吾。吾當內汝球。畢生寶之。今有一紅球在。能否爲吾予之西雪麗。汝果愛吾。當從吾言。須知西雪麗遇汝不薄。滋願得汝翊戴。今汝舍彼而戴吾。彼心必不謂然。且彼數月來敦品立行。得之當也。』露意薩曰。『汝言良當。果手釧有二者。吾自必並戴汝二人。今但有其一。則吾亦但能戴吾至愛之人。萬不能違心別戴。願汝諒之。』麗娜蘭

曰。『吾至愛之露意薩。承汝推愛。吾固甚感。惟汝此言祇能向吾言之。願勿揚言於人。脫爲西雪麗所聞。且心腐也。』露意薩夷然曰。『是無與於彼。奚用彼腐心爲。實告汝。吾殊不喜其人。以彼妬汝耳。』麗娜蘭曰。『惡露意薩。汝胡可目西雪麗爲妬。彼惟好勝。有大志。著著欲居人上。汝弗察。遂以爲妬。不見彼數月來兢兢業業。圖得此賞。實已煞費苦心。今忽失其所望。難堪爲何如者。』露意薩曰。『親愛之麗娜蘭。汝言固是。惟汝視彼手釧如敝屣。甘以讓之他人。是何謂也。』麗娜蘭曰。『吾愛。吾卽不得此賞。初無所損。卽有損。爲西雪麗故。亦殊甘之。吾二人感情。比來雖似少疎。實則吾之愛彼。曾未少變。果今夕之賞。仍爲彼得者。彼當友吾如昔。無復芥蒂。以吾品學兩不如彼。彼必不致仇視吾也。至是。忽聞足音雜然。起於迴廊之中。門上剝啄聲亦繼作。且譁呼曰。『麗娜蘭。麗娜蘭。汝殆

不復來耶。西雪麗與吾輩切盼汝來。已半小時矣。』麗娜蘭微笑。謂露意薩曰。『露意薩。汝能允吾所請否。』露意薩曰。『烏得弗允。惟此賞不爲汝得。吾心不無悵悵。』語時。淚痕滢然。已盈於睫。麗娜蘭曰。『吾愛。汝無事爲吾顧慮。吾固願西雪麗得之耳。』時門外又譁然呼曰。『麗娜蘭。麗娜蘭。汝殆未聞吾輩呼聲耶。遲遲弗出何爲者。』一人作恨聲曰。『聽之可耳。吾輩其去休。』露意薩聞語。立曰。『麗娜蘭。汝其趣去。滯此。且滋渠輩怒。汝去休。吾決從汝言矣。』麗娜蘭悅曰。『然則汝已許吾。記取毋忘。』語已遂出。先是西雪麗與其諸同學聚園中。擷取紫丁香玫瑰花及常青葉。以點綴發獎之亭。事畢。頗自矜誇。諸同學亦同聲讚歎。時彼心中但圖得獎。無復他念。他人心目中。亦但以西雪麗爲當選。不及其他。最後。乃有人念及麗娜蘭。覓之園中。弗得。度在露意薩許。因羣趨露意薩室。維時

惟西雪麗獨處園中。既熱且懣。幾於弗能自支。一分一秒。彌覺悠久。而萬千思潮。復起落於心頭。悄然自念曰。『時至矣。得獎與否。瞬且立決。得獎。則自問良心。殊覺內愧。不得獎。則又將如何承過。如何乞恕於麗娜蘭。麗娜蘭行行且至。吾果何以自處者。』念至是。引手掩面。弗能遽決。而諸同學則已自廳門中疾趨而出。來就西雪麗。麗娜蘭狀至暇豫。徐徐入園亭。卽展手向西雪麗曰。『吾輩實爲良友。非敵體也。』西雪麗心似大動。立把其手。弗能作一語。此際投球之瓶。已寘亭中案頭。西雪麗卽發爲懇切之聲曰。『諸姊妹中。孰能出爲發表者。』賈綠玲應聲出。盡傾瓶中球於案頭。數之。則紅白之球爲數適相等。一時衆皆寂然。頃之。西雪麗忽前。出一白球投瓶中。朗然言曰。『吾尙未投球。此球吾戴麗娜蘭。』復攫手釧謂麗娜蘭曰。『麗娜蘭。汝其內之。請以友誼予吾。』衆聞語心動。立鼓掌歡呼。

。譽西雪麗之美德。麗娜蘭亦曰。『西雪麗。今而後汝仍愛吾耶。汝比來品學俱進。吾實心折至於萬狀。』西雪麗立曰。『麗娜蘭。汝毋諛吾。吾滋內愧。嗟夫麗娜蘭。茲事脫爲汝知之者。萬萬不能恕吾。且加吾以輕蔑。實告汝。吾欺汝也。』當是時。費勒士夫人適至。已備聞西雪麗語。遂歡然曰。『西雪麗。吾至佩汝雅量。乃能翊戴麗娜蘭。惟是今夕此賞。仍歸汝有。吾今爲汝將一球至。汝殆忘露意薩耶。』西雪麗曰。『夫人。吾烏得忘。特露意薩夙愛麗娜蘭。安得戴吾。』費勒士夫人曰。『茲事稿也。露意薩屬吾以一銀合貽汝。彼戴汝之球。亦卽在此合中。』語次。遂出合授西雪麗。西雪麗見合色立變。慘白如死。夫人熟視無覩。又將一合出。合中則赫然一莠綠色益變。悲聲呼曰。『嗟夫夫人。嗟夫麗娜蘭。今茲吾當宣暴吾罪。不復少

隱矣。『麗娜蘭急曰。』吾至愛之西雪麗。吾已洞知其事。汝可勿聲。此心耿耿。願恕汝耳。』費勒士夫人曰。『西雪麗。吾能證實此言。麗娜蘭已恕汝矣。』即露意薩之戴汝。實亦出於麗娜蘭強迫。初非本意。適者吾往視彼狀。見其神色有異。知必有故。詢之。初猶弗應。迫之。始吐其實。露意薩謂吾曰。『夫人。適麗娜蘭迫吾投球戴西雪麗。然此事實違吾心。非出己意。以吾之愛麗娜蘭。實在西雪麗上。且吾亦不欲西雪麗誤會吾意。謂吾爲一蕪綠蘭故。遂爾戴彼也。』當露意薩言時。吾見其牀頭有一銀合。即啓視之。詢爲伊誰所贈。露意薩曰。『夫人。是爲麗娜蘭贈吾者。吾固知此合爲西雪麗物。而麗娜蘭則謂購之販夫。此語若出他人之口。吾決弗信。緣前此吾已屢見此合。一見立辨。惟是語出之麗娜蘭。殊令人不能不信也。』吾曰。『然則汝嘗一詢西雪麗否。』露意薩曰。『未也。以麗娜蘭不吾許耳。』吾聞

此數語。已廉得其實。因謂之曰。『曷以此合授吾。吾當爲汝攜此紅球。以予西雪麗。』露意薩曰。『良佳。更願夫人爲吾將此葦綠蘭去。還之西雪麗。俾知吾之戴彼。非爲此也。』西雪麗大呼曰。『善哉麗娜蘭。謝汝恕吾露意薩之球。吾萬不敢內。』麗娜蘭曰。『至愛之西雪麗。然則內吾球如何。汝果愛吾。幸毋吾卻。』至此。把西雪麗手。又曰。『且吾亦無需手釧。雅弗欲奪汝所好。汝好之。則內之可矣。』西雪麗毅然曰。『否。吾決弗敢膺此懋賞。汝旣謙讓。卽授之小露意薩如何。』衆皆同聲和之。曰。『可。授之小露意薩。』費勒士夫人曰。『此釧卽由西雪麗將去予露意薩。西雪麗勇於遷善。亦好女子也。』麗娜蘭趨前親西雪麗吻曰。『吾二人願永爲良友。』諸同學見狀。均爲動容。各以目目麗娜蘭。同深景仰。西雪麗呼曰。『麗娜蘭。吾愛汝。吾願師汝。後此必力自策勵。與汝同爲善人。』費勒

士夫人發其銀鐸之聲。朗然謂羣女曰。『汝曹其各勉旃。麗娜蘭西雪麗及小露意薩三人。均汝曹之好模範也。』

曼麗安奇華斯 · Maria Edgeworth 以一七六七年元旦生於奧克司福
府 · Oxfordshire 之勃拉保頓 · Blackbourn 垂髫時卽以善爲小說
聞 · 年十三 · 草一短篇 · 言世人度量濶達之可貴 · 乃父盛稱之 · 一七
八二年 · 隨父之哀爾蘭 · 承歡膝下 · 誓終生不嫁 · 以老父及祖國故 ·
竟絕其情人瑞典貴族安特克朗志伯爵 · Count M. Edelerantz 後此精
神上雖受無限之痛苦 · 顧猶深自諱飾 · 怡怡如也 · 一八〇二年及一八
二〇年 · 兩度遊巴黎 · 并屢屢作倫敦之行 · 芳躅所至 · 人皆倒屣迎之
· 一八二三年訪大小說家施各德氏 · Sir Walter Scott 於阿卜咨福 ·

Abbotsford 越兩年·施氏亦詣安奇華斯鎮·Edgeworthstown 還訪女士·相得殊甚·女士年七十·尙習西班牙文·一八四九年·已八十二矣·孜孜然讀麥高萊氏所著歷史·藉以自遣·蓋精神猶矍鑠也·以是年五月二十二日卒·生平著作凡二十餘種·以「時行生活之稗史」「哈林頓」「拉克倫堡」「缺席者」「魯莽」諸書爲最著。

待郎草堂

一陣狂風。好似大鳥撲翅般掠過。頓把那安靜的水面。刮得發怒似的。薛佛倫士掙扎著。從船底裏站起身來。他被一枝掉下來的檣子打得昏沈沈地。卻覺得那小船隨著浪頭搖擺。似乎變了箇鞦韆一般。他向四下裏呆瞧著。見那檣子既像蘿蔔般折了兩截。連那布篷和一枝槳也捲去了。他背後海天相接之間。便是歇德來幾座荒山。山石歷亂。黑魑魑地現出一派荒涼寂寞的氣象。右面是延爾島。也有小山峙在那裏。

那歇德來的風土。薛佛倫士並不熟悉。但知這其間有幾處小島。都沒人居住。這所在似是羣島之一。如今天色已晚了。沒處可以安身。身上又被浪花

濺得溼溼的。溼透了兩重衣服。所帶的一瓶酒。一袋乾糧。已剩得差不多了。只瞧了幾分鐘。便知道這些荒島中大可過宿。這時那船正緩緩地向著海岸飄去。一分鐘一分鐘的接近了。這島中也許是有人住著的。然而無論有人沒有人。他也無不可如何。不過自己卻在那裏怨恨自己。深悔今天單身出來打魚。到婁維克度過這一天假期。纔鬧出這回事來。只不出來。又覺得悶的慌。所有平日常到的場所。都厭煩不願意去。因此想向幽靜中覓樂趣。并且他又
要忘懷一箇心愛的婦人。

他很怨恨伊的薄待他。簡直要避開去不願意再聽伊的芳名。索性等伊和新相好結婚。便死了一百箇心。這一天他心中越納悶。越是記掛著情人。正在悶悶的想伊。不道刺船入海。偏又遇了風波。那時他飄到岸邊。一眼窺見上面是一帶平坦的石灘。也不知道這是甚麼所在。自己突然而來。倒像從天上

掉下來的一般。

他把那船推進去。在沿岸一塊大石上繫住了。便向四下裏察看。見左右都是石地。荒涼寂寞的沒一些生氣。更瞧內部。見那地面漸漸地高起來。成了箇高原樣子。四周長滿著亂草。那最遠的一面。便是一帶低低的小山。山色分外黯澹。在那兩座小山的中間。有一箇缺口。正對著他。見有一條小徑。地上也用石子砌成。更子細瞧去。卻見小徑兩旁。還立著許多木竿。彼此都有一定的距離。薛佛倫士到此。便料知這島並不是無人島。內地一定有人住著的。這當兒夜色已上。空中還留著明光。但要找箇宿頭。急切怕找不到。身上穿著濕衣。早瑟瑟地發抖。當下他登上高原。一路直進山缺小徑。那路一會兒高。一會兒低。低頭一望。驀見山谷中有人影動著。他一壁提高嗓子吶喊。一壁三腳兩步趕將上去。這喊聲隨風飛度。似早已被那人影聽得。忽

地停住了不動。薛佛倫士走近時。見是一箇老人。頭上戴一頂蘇格蘭軟帽。露出一堆紅髮。一手中牽一頭歇德來的大腹小馬。馱著許多柳條籃。模樣兒很強健似的。旁邊有一箇婦人。頭戴白色的女帽。肩上也背著一隻柳條編成的筐子。裝滿了東西。十指兀自忙著。在那裏織活計。兩人見薛佛倫士走近。都擡起頭來向他呆瞧。薛佛倫士說明來意。叩問這是甚麼地方。那老人回說是恩斯德島。島中並沒客店。人家也少。除了那「夫人的屋子」外。不過是幾家農夫的草屋。散在山中。薛佛倫士忙問道。『怎叫做「夫人的屋子」。』那老人嗓子很低。嘴唇兒動著。咕嚕了幾聲。加著說話時又是蘇格蘭高地人的口氣。聽去不很清楚。那婦人倒操著一口好英國白。替他翻譯道。『先生。那屋子便是一待郎草堂。』薛佛倫士又赤緊的問道。『怎麼叫做待郎草堂。』那婦人答道。『這待郎草堂便是那屋子的名兒。是一箇婦人造的』

。去今已五十年了。聽說那時伊還是箇紅顏綠鬢的少婦。如今足足有八十歲咧。先生倘繞著山。沿這小徑走去。約摸一英里光景。就是那宅屋子。」說時。伸手向遠處指了一指。返身要走。薛佛倫士忙攔住伊道。「且慢。那屋子既不是客店。我一箇陌生人。可能投上門去麼。」那老人鼓著嘴唇。又咕嚕了幾聲。婦人便又說待郎草堂中有一間客房在著。凡是海上遇險的人。都能投上門去。他倘去時。一定很歡迎呢。」薛佛倫士道了聲謝。忙又問道。「那女主人是甚麼名兒。」婦人答道。「先生。那婦人喚做葛麗芙蘭姑娘。」說完。便同伊的丈夫牽著小馬。向旁的一條路上走去了。

薛佛倫士繞過山腰。仍沿著小徑一路前進。一刻鐘後。他就到了一箇所在。見兩山中夾著山坳。山坳中間。有一宅屋子。卽是那「待郎草堂。」地勢低下。直達屋前。那屋子造成方形。又大又堅實。四面有矮矮的圍牆。護著

花園。把屋子包圍在當中。屋後又有幾間外舍。造得很粗率。旁邊堆有一大堆土煤。和田屋一般大小。薛佛倫士從那斜徑上趕下去。都瞧在眼中。進園門時。驀見一間外舍那邊衣影一閃。繞將過來。一會兒卻見一箇婦人。在腰骨上攔著一桶牛奶。大踏步走來。一條棉布裙。束得高高的。裙下露出一雙挺大的鞋子。薛佛倫士趕上一步。開口說道。『請恕我。我：』說到這裏。那婦人斗的低呼了一聲。呆瞧著他。一動都不動。那一張緋紅的臉。早變做了灰色。分明很喫驚似的。接著拋下牛奶桶。飛也似的逃去了。薛佛倫士向來知道自己是箇美男子。婦人們見了他。從沒有像這般逃開去的。心中詫異著。一半兒含著怒。笑道。『這可是甚麼一回事。我自己敢說這副臉並不怎樣可怕。那婦人爲甚麼兔兒似的。一溜煙逃跑了。照這樣瞧來。未必能受伊們歡迎。且去試了那屋子再說。』

當下他就沿了花徑。走入園中到那開著的一扇側門之前。見門上既沒門槌。又沒電鈴。便屈著指兒叩了三下。少停。見有一箇人影蹙將出來。是一箇老者。他曲著背。一步步甚是遲慢。頭頂已禿。四面還留有稀少的白髮。到了門前。便伸出一隻乾黃的手。障住老眼向他瞧。在薛佛倫士瞧去。估量他已是九十歲以外的人了。便揚聲向他說道。『對不起。敢問葛麗芙蘭姑娘可能收留我。我今天不幸卻在海中遇了大風。飄到這島上來。而：』薛佛倫士話沒說完。那老人忽地捧住了胸脯。很快樂似的喊了一聲。又顫顫的握了薛佛倫士的手。親了一下。接著抓住他的臂兒。拉到裏面去。一壁還顫聲說道。『是啊是啊。是啊是啊。海上有大風——是的。老奴理會得。只不論你怎樣來——我們都歡迎的。房間早就預備。先生——甚麼都安排好了。』說時。將手放在薛佛倫士的衣袖上。又道。『你身上又濕又冷。肚子又餓——是的。』

你先喫了東西。休息一下。纔去見我們的女主人。此刻伊正睡著呢。這裏來這裏來。」

他急急地走去。走到甬道盡頭處。趕上樓梯去。口中還喃喃地說著。薛佛倫士獨坐在那老人所導入的房間中。很詫異的向四下裏瞧。想這侍郎草堂中難道特地預備著接待海中的難人的麼。而又認定那難人是男子麼。火爐前一張毯子上。放著一雙很美麗的男子睡鞋。一把圈手椅中。披著一件男子的睡衣。其餘衣袴。都散在一隻古牀上。上面還堆著鴨絨被兒。十分華麗。面盆架上。又陳著修鬚薙面的傢伙。鏡上卻掩著黑幔。不知道是甚麼意思。更取那刷子和手鏡瞧時。止不住喊了一聲奇怪。原來見反面有兩箇古式的銀字G。恰是他自己姓名的縮寫。再瞧那椅上墊著的繡花大椅墊。只見紅緞的面上。也繡有這兩箇字。薛佛倫士想起了小說中鬼怪的事。心兒止不住急跳

起來。一面走向牀前。一面呼道。『天哪。這是甚麼意思。』

牀上有幾件衣服放著。似乎曾經穿過。並不簇新。便隨手翻看了一陣。不覺又喊了幾聲奇怪。原來那式樣和衣料。已是六十年前的舊式。不合時宜的了。剛纔那老人說。甚麼都已安排好。難道這也安排了給我換去濕衣的麼。這時他恰覺得身上被水兒浸透了。正在微微發抖。便也顧不得時式不時式。卸了濕衣。取來換了上去。倘再支撐時。怕要撐出病來了。穿好了衣。向鏡中一照。卻又恰恰配身。薛佛倫士忍不住笑道。『好不有趣。這衣服穿在身上。倒像是六七十年前戴格來畫的潘特尼小像。十分相像的。倘使我頭髮更長了一寸多些。那彼此再像也沒有。大約那另外的一箇 G. S. 也曾穿過這撈什子的麼。不然。那女主人也太會開頑笑了。如今且喫些東西。然後下樓去。纔覺得對付得了呢。』正在這時。聽得門外杯盤相擊的聲音。有一箇下人

捧了一盤酒食進來。要是薛佛倫士不很饑餓時。細細地領略。怕還要讚幾聲美酒佳肴咧。從各方面瞧來。這侍郎草堂的女主人。簡直是箇奇女子啊。

他用完了餐。走出房去。遲疑了半晌。見一面是他上樓來的扶梯。而見對面還有一乘扶梯在著。他就從這扶梯上走下去。分明是到了一間穿堂中。地位很大。石地板上。到處都鋪小地毯。大壁爐中堆著許多土煤。正生著火。面西有挺大的窗子。深嵌在牆壁裏。窗上玻璃。卻又小小的。最奇怪的。對面靠壁有一面大鏡子。也像那房中面盆架上的小鏡一般。用黑幔掩著。薛佛倫士正要過去——瞧是鏡子不是。斗的停住了——聽得門外有急步之聲。門柄很靈捷的一旋。一箇女郎走了進來。脫下了棧色的長外衣。背著光立了一會。伊的突兀和美麗。直使他受了一箇打擊似的呆住了。

伊緩緩地走來。倒像伊腳下的急步。到此忽地放鬆了。此時伊到了火爐前

立在影中。薛佛倫士知道他並沒給伊瞧見。索性把那倩影上下飽看了一頓。見伊長身玉立。腰肢纖削。身上穿著一件藍色羅衣。領口方方的。純是舊式。瞧去活像是古畫中人。伊的年紀雖已二十三歲。而一頭金絲髮。像小兒女般編成了短辮。直垂到腰部。伊的臉色。多分常受風日吹炙。微泛淺櫻。但那喉間和額部。卻像牛奶一般柔白。更瞧伊的全部容貌。挺秀而清白。簡直是毫無瑕疵。薛佛倫士飽餐秀色。十分傾倒。想這美人兒是誰。不要是歇德來的郡主麼。他身體微微一動。那女郎回過頭來。就立時走將過來。一些兒沒有詫異的樣子。卽忙說道。『咦。我原期望你來的。但我並不知道你來。剛纔遇見愛麗生茂來。』伊和我說已指點你來了。但你也許找不到這屋子。我料你已見了彼得麼。你所需要的東西。他都給你了麼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我多分已見過彼得了。我多承優待。很爲感激。』又微笑道。『我敢說。彼

得似乎也樂於見我的。女郎道。『他如此麼。那我很爲快慰。他平日難得和人相見。所以見了陌生的人。不免有開罪之處。但他並不是傻子。只爲年紀已老。差不多有九十歲了。』說到這裏。停了一停。又道。『今天你幸而遇了愛麗生。不然。你可不知道該向那裏走咧。』薛佛倫士答道。『真是大幸。』他瞧伊那種婦人成熟的美。而說話像小孩子般天真爛漫。態度卻又很嚴正。完全是相反的。伊雖並不是羞怯。或有所顧忌。而內中總帶著些遲疑的意味。大約是不慣之故。他想。女尼久經關閉在修道院中。也往往如此的。接著又道。『我剛到島上。不但沒有路走。還當做是無人島呢。平時但知歇德來頭處是大陸和延爾島。這幾天我爲了打魚。正住在婁維克。』女郎道。『據愛麗生和我說。你在海上。失去了篷和一枝槳。可是遇了暴風麼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正是。這風突如其來。很突兀而又不快。你也已知道刮過風

麼。』女郎道。『是的。我原眼見風來。可是一箇人住在歇德來。都得知道各種天氣的預兆。』薛佛倫士來不及止住或者考慮。衝口而出道。『這箇自然。但是姑娘並不住在這裏麼。』女郎道。『我從十七歲上就住在這裏——快有六年了。』薛佛倫士一聽這話。萬分詫異。想這麼一箇荒涼寂寞的所在。簡直是世界中的冷壁角。可憐這一箇美人兒。卻在這裏葬送了六年的青春麼。接著他想把別的話掩飾過去。沈聲說道。『這裏的女主人我雖沒有見過。但已知道伊的名了。敢問姑娘：』女郎道。『我的姓名麼。我喚做露雪孟葛麗芙蘭。這裏的女主人葛麗芙蘭姑娘。是我的姑母——是我的祖姑母。我父親便是伊的姪子。』伊又遲疑著說道。『這裏的人——園丁們。卻大概都稱伊爲夫人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可是稱伊爲侍郎草堂中的夫人麼。』女郎道。『有時如此。但是大概都稱爲「夫人的屋子。」我倒料不到你也知道這蘇格蘭結爾

族的名兒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結爾族的名兒——結爾族的——這箇我可明白了。在我們英文中也很奇怪。』

那女郎向窗上望了一眼。答道。『這名兒是我姑母自己取的。我以為倘稱作「瞭望草堂。」倒也是箇好名目。你不見這裏地勢。似乎能望遍一帶海灣。倘有汽船從婁維克來時。就能比島中別處先望見那煙囪中的白煙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有汽船從婁維克來麼。』女郎道。『凡是一切食料。我們園子裏沒有的。都由那汽船中裝載到此。我們自己原養著雞鴨。也有牛奶。還有漁人們打了魚送來。我們還用不了。那汽船兩禮拜纔來一次。倘不是船來。我以為可以忘卻另有一箇世界咧。』說末一句話時。聲音很低。好像向伊自己說似的。薛佛倫士走到窗前。一會兒伊又在背後說道。『愛麗生說。你是在長灘那邊上岸的。幸而沖到了這裏來。沒沖到外面去。你那枝槳到那時反而

要鬧亂子了。」說時。伊斜指著海面。在那一面平靜的水面上。正有一箇圈兒。兀自在那裏起白沫。薛佛倫士問道。『這可是一箇旋渦麼。』女郎道。『是的。他們都稱爲「惡魔的鍋子。」』薛佛倫士道。『可很危險麼。』女郎道。『小船很危險。就是比你大些的船。也會被吞下去。呀——這是去年的事。』

薛佛倫士轉過頭去。那時西天還留著餘光。全照在他的面上。那女郎立在他背後。驀地大呼了一聲。粉腮子泛得雪白。張大了兩箇蔚藍色的眸子。喘息著說道。『你——你是高佛來薛佛倫士。』伊靠在桌邊。向他眼睜睜地瞧著。薛佛倫士道。『我當真是高佛來薛佛倫士。只不知你怎麼知道的。你們並不問我。我又不曾說過。你可是甚麼意思。』女郎道。『你難道還是假惺惺的說此來是出於偶然的麼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偶然麼。這裏——到恩斯德麼。』

完全是出於偶然。你也一定知道的。我卻不明白你的意思。」女郎道。「你
不明白麼。」薛佛倫士道。「一些兒也不明白。我今夜纔知道有這麼一所屋
子。纔知道你的芳名。就是我的名兒。料你以前也未必知道罷。」女郎急道
。「呀！你的名兒我早就聽得——一逕聽得的。這時伊的臉色漸漸地復原。只
還帶著驚疑不定的神氣。伸著伊的手。好像小孩子乞恕似的。悲聲說道。「
唉。我也太默。我忘了。只爲在這裏住得太久。又寂寞得很。生怕也傳染
了那種默氣。我竟也相信起來。你——你年紀很輕——這正是我的沒意識。」伊
停住了。忽又說道。「你可生氣麼。」那聲音和伸手遞給他時的姿勢。都好
像小孩子一般。薛佛倫士柔聲說道。「吾親愛的孩子——我那得生氣。」女郎
道。「你也許要生氣。我幾乎說你是撒謊。因爲有一時我真相信你是撒謊
呢。我很爲驚異。見你穿了那衣服——」說到這裏。截住了。接著又道。「呀

我不能和你說明一切。但請你快去。沒的鬧出甚麼亂子來。』這時猛聽得裏面起了呼喚之聲。伊疾忙答道。『是是。雪道蘭姑姑。我來了。』

伊臉上斗的現出害怕之色。縮了手退後去。霎時間穿堂那邊的一扇門開了

。那女郎急急地趕到一箇人影之前。薛佛倫士擡頭瞧時。知道這定是待郎草堂的女主人了。他以爲這女主人一定是箇很奇怪的人物。誰知一見之後。倒不覺得怎樣奇怪。他原知道伊定是一箇老婦人。但是這麼一箇老婦人。生平卻從沒有瞧見過。那女郎露雪孟長身玉立。誰知這葛麗芙蘭老姑娘卻比伊更長。並不因八十高年而僵僵下來。那女郎露雪孟出落得很美。但瞧了這位老姑娘。估量伊妙齡時。一定比伊更美。體態既挺拔。皮膚又分外白嫩。雖已起了皺紋。只在遠處望時。卻平平的毫沒破綻。面頰上且還帶著淡紅。好似一枝枯萎的玫瑰花。伊的頭髮。在腦後打著許多小辮。一捲捲下垂。兩腮上

也垂下幾縷。結成了小圈兒。并且黃豔豔的仍似女孩子的金絲髮。那衣服的式樣。恰可和伊的頭髮的式樣相配。而一條雙疊的長裙。又低又緊的胸衣。卻短而鬆散。綴著花邊的衣袖。分明都是五十年前的古裝了。但那又長又瘦的臂。和那皺皮的頰子。全箇兒裸露著。瞧了甚是可憐。他這模樣。倒像一箇妙齡的美人。猛可的變老了。又如一株綠葉葱翠的小樹。忽地觸了電。枯倒下來。薛佛倫士正在躊躇。遲疑。不知如何是好的當兒。那老婦恰恰回過頭來。一眼望見了他。便顫聲呼道。『高佛來。高佛來。高佛來。』每喊一聲高佛來時。這抖顫低弱的聲音。逐漸提高。變做了無聲的乾笑。薛佛倫士又奇怪。又著惱。覺得那老婦人似乎還要投在自己的腳下。便疾忙拉住伊的手。囁嚅道。『你——你可是盼望我來麼。』薛佛倫士不知道自己說些甚麼。那老婦人又笑了一陣。而伊的姪孫女。這時正立在一旁。白著臉。無可奈何。

。老婦人接著說道。『我盼望著你。孩子。你可聽得他的話麼。這樣纔算得是男子。吾愛。你做了婦人也就有人這樣待你的。呀。他們假作詫異著。但他們倘去了十年。心中怕也要希望我們正在等待呢。高佛來。自我們別後。雖是一會兒夏。一會兒冬。一會兒冬。一會兒夏。在我倒也不覺得長久。畢竟是多久了啊。我也並不數著。因為數了怕反要覺得長久咧。』說到這裏。伊指那女郎道。『這是我的姪孫女露雪孟。瞧啊。伊已長成起來了——你瞧我可老麼。瞧啊。伊的眼睛。恰和我的眼睛一色。是蔚藍的。而伊的頭髮。也像我的頭髮。是金黃的——簡直是另外一箇雪道蘭。我倘不比伊長一些。一時怕分辨不出來。然而伊這樣年年長大。將來可也像我一般長了。伊和我在一塊兒住了好久。我想——已有好幾月了。伊沒有來時——微覺寂寞一些。如今伊每天還助我守望海灣中的汽船。露雪孟。今天是他回來的日子。我們爲甚麼

不守望啊。』

伊癡笑著——在說話之間夾著瘋狂而低弱的笑聲。可憐伊六十年前妙年時。嫣然一笑。好不可愛。如今已全箇兒變了。伊那鉛粉般又乾又白的手指。還緊握著薛佛倫士的手。在那裏發抖。露雪孟也顫聲答道。『今天並不是汽船來的日子。他是坐了小船來的。』老婦人道。『坐了小船來麼。唉。他只爲等不及那汽船。他當然等不及了。』當下放了薛佛倫士的手。將伊的手攔在他肩上。那凹陷的兩眼中。還帶著些兒妙年的蔚藍之色。很懇切地注在他的臉上道。『親愛的。你的臉變做了深櫻色。可是從印度來麼。年紀長了些。模樣兒也更見莊重。不過是極微極微的變動。我這樣很歡喜你呀。更歡喜你了。』說到這裏。向他的衣服打量了一下。又道。『如此露雪孟已領到你自己的房間裏去了。好孩子。但我須得親自領你去纔是。』一壁說。一壁

恰瞥見了自己的衣服。便怪聲怪氣的說道。『呀。這這一件惡劣的衫子。這顏色你也不喜歡的。且慢。你等一會。只須等一會。你再瞧。伊盎。伊盎。伊盎。』

伊趕上樓梯去。將那尖銳而抖顫的聲音。喊著那名字。一會兒伊已沒在黑影之中。薛佛倫士迴身向露雪孟道。『好奇怪的。這到底是甚麼意思。伊瘋了。』露雪孟道。『不——不是真的瘋。這其間自有一重公案。說來甚是悲慘。呀。我不能告知你——你聽了。怕也未必相信。到這裏來。我定須——定須指給你瞧。』薛佛倫士跟著伊。不知道到怎麼樣一間房中。以後不會留下甚麼印象。當時他瞧了伊指示他的書架上——一幅畫像。纔脫口喊了一聲。『哎呀。』露雪孟嘶聲說道。『你瞧。』薛佛倫士子細瞧去。分明是他自己的臉兒。瞧那所穿的衣服。又處處和他此刻穿著的一模一樣。於是——於是——

孟道。『這分明是我自己。怎會到這裏來的。』露雪孟道。『在這裏已五十年了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五十年了。這是誰啊。』露雪孟道。『是高佛來薛佛倫士。』薛佛倫士驚道。『高佛來薛佛倫士麼。』露雪孟遲疑著道。『是的。可是你的——你的父親麼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我父親名喚佐爾士。祖父纔是高佛來。據家人們說。我面貌很像祖父。但我並不知道。也許是真的。可是我沒有出世時。他老人家已去世了。』露雪孟忙道。『已死了麼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死了已四十多年。這是他的畫像——一定是的。也許伊——』露雪孟道。『伊把你錯認是他了。伊和他原已訂了婚。要嫁與他的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嫁與他麼。而他拋棄伊麼。』露雪孟道。『是的。這事約有六十年了。那時伊還比我年輕。不過二十二歲。他是到印度去的。』頓了一頓。又問道。『這箇你可知道麼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知道。他在那邊娶妻。是一箇

富婦。以下怎麼樣。『露雪孟道。』他臨行本說去了四五年。便回來結婚。一二年中。常有信到來。末後。出其不意——呀。這是很慘酷的。——他寫信來和伊決絕了。這一箇打擊。險些兒殺死了伊。以後失魂落魄似的。過了好久。到得復原時。卻甚麼都記不起了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記不起了麼。』露雪孟道。『記不起。他已經和伊決絕了。伊自信只須等他回來。於是造了這屋子——待郎草堂。唉。可憐的雪道蘭祖姑。』說罷。掩住了兩眼。哭將起來。薛佛倫士柔聲下氣的問道。『爲甚麼造在這裏呢。』露雪孟道。『這箇我也不大明白。但我知道他們第一次是在歇德來。甚麼地方遇見的。據我想來。他向伊求婚。也許就在這裏。或者並沒有旁的理由。伊只自信他要到這裏來找尋伊的。但伊神志還很清明。醫生們說。後來倘再受甚麼刺激。怕不免再發瘋病呢。伊能自立。家中人不得不聽伊自由。因此帶了伊的忠僕彼得。一

塊兒住在島中。直到我來。此外並沒旁的人。接著伊又囁嚅道。『我有時生怕彼得既這樣衰老了。心理上不免盲從。女主人想甚麼。他也想甚麼。女主人信甚麼。他也信甚麼。』薛佛倫士想起了剛纔那老頭兒的歡迎。和那種異常的快樂。原來和他的女主人一般心理。以爲那四十年前已死的高佛來薛佛倫士。真的回來咧。瞧了那畫像。便可知那婦人所以驚異之故。

露雪孟又道。『伊老人家一天天的盼望他。又預備了箇房間。你已見過了。伊在這島中住了一年光景。伊的心纔似乎停止咧。』薛佛倫士忙道『停止麼。』露雪孟道。『這話我不知該怎樣說明纔是。總之伊又回到了女郎時代。如今伊又自以爲是女郎了。把屋中所有的鏡子。一起都遮起來。伊說。等他回來時。不管自己的臉變得怎樣。差不多已有五十年不照鏡子了。』薛佛倫士被這又滑稽又悲慘的事情所感動。不由得喊了一聲「天哪。」他瞧了瞧

那畫像中活像自己的人面。又瞧到那露雪孟俯著的一頭金絲髮上。悲聲說道。『孩子。你可是說伊——可憐的人。仍還自信是年少貌美——像你一樣麼。』露雪孟道。『差不多常常如此——我瞧伊確是如此。不過有時總立住了。向著我瞧。似是詫異著——詫異著。我見伊又瞧瞧自己的手和臂。禁不住抖顫起來。有一二次曾立在廳中那面大鏡子前。想揭去那遮著的黑幔。卻終於不敢——不敢。伊心中似乎還有一箇心。是知道一切。而有所懼怕的。但伊平日間從不問我臉兒有變動沒有。并且也不知道我和伊在一起已六年了。你不聽得伊剛纔說——還只幾箇月麼。』說到這裏。斗的含怒。向薛佛倫士道。『你不要笑伊。你不許笑伊。』薛佛倫士正色道。『笑麼。你瞧我可是箇沒人心的畜生麼。可有甚麼人如此卑劣。竟譏笑這麼一件悲慘的事麼。況且這事又是誰的罪過。須得想箇補過之法。我該怎麼辦啊。』露雪孟應聲道。『該怎麼辦

麼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我今天不幸到此。應當如何補救。可是我倘不來。那麼就能永遠糊塗過去咧。你以爲該怎樣纔好。我都願照辦。要是此刻悄悄地去了。明天伊老人家或能忘卻曾見過我麼。』他躊躇了一會。又道。請恕我。我斗膽要問。伊心中可是當我今天來和伊結婚的麼。』露雪孟失望的答道。『正是如此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如此我便怎麼處。該怎樣去哄騙伊。我們可敢告知伊。』他卽忙截住了。原來那門已推了開來。一個老年的女下人闖入室中。嚷道。『露雪孟姑娘。露雪孟姑娘。爲慈悲分上。快去瞧女主人。』接著又惡狠狠的向薛佛倫士道。『噫。男子。你是誰。你到這裏來。可鬧出亂子來了。親愛的。親愛的。我不知道是甚麼意思。伊把那結婚的禮服穿起來了。』薛佛倫士詫異道。『伊的結婚禮服麼。』那女下人道。『唉。這結婚的禮服已藏了五十年咧。三十年前我到這島中來時。就把香草薰著。以

前二十年。是我母親管著的。剛纔伊喚我去吩咐大亞密。把船預備好了。須在今天往婁維克行婚禮去。伊還說。薛佛倫士先生是等不得的。往年他去時。伊曾答應他預備了一切。等他回來的。如今我們該怎麼辦纔是。』露雪孟喘息道。『咳。伊來了。』說時。奔到穿堂中去。薛佛倫士也跟了出去。只見那葛麗芙蘭老姑娘。正從樓梯上走下來。那一身雪白的結婚禮服。是在妙年時玉體苗條時做的。此刻年華老去。腰圍瘦損。穿在身上。也恰恰相配。但是瞧過去卻覺得分外的老了。下邊束著鐘形的白羅裙。展得很開。從腰部以下。都飾著嫩黃的花邊。頭上罩著輕紗。加上一箇橘花圈兒。那枯瘦的頸子和退色的頭髮上。都是珍珠寶石。閃閃地放著光。瞧伊這模樣兒。真覺得又可怕。又可憐。又可怪。而最後的一著。伊又做出女孩子嬌憨的笑聲來。笑了一聲。便展開那掃地長裙。跑到二人面前。笑向薛佛倫士道。『高佛來

。這樣兒不是很像你當年拋撇下的雪道蘭麼。記得我們握別時。我也穿著白的衣服。你可還記得麼。不過。並不是這一件。』說到這裏。忽又向露雪孟道。『孩子。你爲甚麼這般瞧著我。可是嫉妒我這身結婚禮服麼。親愛的。你將來長成了。也能穿這吉服。但你須先找到了情人。別像我高佛來那麼分手遠去纔好。他倘去時。你定要著惱。你又不不知他幾時回來。而你也等得老了。咦。你瞧我這面紗可戴正了沒有。伊盎兀不肯助我——竟嚷著跑開去了。我瞧伊不願意見我出閣。喚伊取一面鏡兒給我。也並沒有取來——我卻偏要照一下子。呀。——我忘了。這樣纔好些。』薛佛倫士和露雪孟都站著不動。只是無可奈何的瞧著聽著。到得伊伸出手去要揭那鏡上的黑幔。露雪孟立時攔住了伊。央求著道。『雪道蘭姑姑。要不要。葛麗芙蘭姑娘斗的呆住了。伊的臂垂落了下來。露雪孟伸臂抱住了那呆立著的身體。很懇切的說道。

『雪道蘭祖姑。此刻你不要瞧。且等一會子。等到早上瞧好了。』伊的祖姑道。『爲甚麼。』露雪孟道。『早上天光亮些。瞧去更覺親切。你等一會子罷。』

大家都寂靜如死了半晌。那女下人伊盎忽的哭了。葛麗芙蘭姑娘緩緩地舉起手來。擺脫了伊的身體。向四下裏呆瞧。瞧了薛佛倫士。瞧露雪孟。瞧了露雪孟。又瞧薛佛倫士。慢慢地揭開了面紗一角。呻吟了一聲。臉色倏的變了。一面又做出一種低弱的聲音。向薛佛倫士道。『你是高佛來薛佛倫士。高佛來薛佛倫士當年和我分手時。正像你這樣。請和我說。我可是我的情人麼。』薛佛倫士很溫和的答道。『親愛的姑娘。我並不是你的情人。』葛麗芙蘭老姑娘喃喃地說道。『怎麼不是。你有他的聲音。他的眼睛。他的頭髮。他的手。你又穿著他的衣服。如此你既不是高佛來。又是誰啊。』薛佛倫

士見已不能隱瞞。只索答道。『我是他的孫兒。』葛麗芙蘭腰肢微擺。險些兒栽將下來。把住了露雪孟的臂。掙扎著說道。『他的孫兒。他的孫兒。高佛來的孫兒。』當下又指著鏡子道。『到底過了多少時候。這撈什子的可是替我包藏著麼。』露雪孟嗚咽道。『雪道蘭祖姑。你不用問了。親愛的。親愛的。你不用問了。葛麗芙蘭又嘶聲問道。『到底過了多少時候。我多少時候沒見這臉了。』露雪孟帶著哭聲答道。『已過了五十年。』葛麗芙蘭大呼道。『五十年。五十年。』那聲音顫顫的。分外尖銳。於是刷的伸出手來。揭下那黑幔。把臉兒向鏡中一照。可憐可憐。伊瞧了自己的模樣。直好似塚中枯骨。忽從地下起來。穿了那結婚的禮服。嘲笑伊水流花謝的芳年。霎時間伊覺得全身縮小。矮矮了一半。於是大呼一聲。撲倒在地。好像觸了電的一般。那老頭兒彼得帶跌帶跑的趕將進來。蹲在伊身邊。嗚咽箇不住。

夜半已過。薛佛倫士睡在那房間中。不知不覺的進了睡鄉。醒回來時。從窗中望見東方曙光緋紅。因為歇德來夜短。不多時就天明了。他那時揉眼四望。見房中似乎騰著一道白霧。所有家具。都影影綽綽的瞧不親切。他躺著瞧了半晌。彷彿聽得外面有低呼之聲。和倒地的聲音。瞧那白霧捲動著。更濃厚了。他跳起身來。呀。室中竟布滿了煙。

他疾忙拉開了門。煙霧密密的滾進來。更聽得火聲烈烈。燒著的木頭爆裂了。他嚷著跑出去。忽覺腳下踹著甚麼東西。盤繞而扭動著。似是活的。很喫驚的低頭瞧時。見是露雪孟那條腕兒粗的短辮。露雪孟也早已暈倒在地。他像抱小孩子般抱了伊起來。又吶喊著趕下樓梯。入到廳中。廳門正開著。煙也薄了許多。他一半兒塞住了氣。顛巍巍地跑出門去。到了空氣中。他把那失了知覺的露雪孟躺在草地上。自己仍趕回屋中去。驀見那女下人伊盎一

半兒穿了衣服。正奔出屋子來。薛佛倫士握住伊的臂問道。『你的女主人在那裏。那一間是伊的臥房。快說快說。』伊盎很慌亂的答道。『我不知道。我找不到伊。伊早已走了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走了麼。』伊盎道。『是的是的。伊似乎已入睡了。我纔離開了伊。到得我聞了煙氣。忙趕去瞧伊。那知房中空著。露雪孟姑娘：』薛佛倫士急道。『伊在這裏。很平安。我見那大門正開著。也許葛麗芙蘭姑娘早已出去了麼。屋中還有誰在著。那老頭兒又在那裏啊。』伊盎道。『彼得麼。先生。正是他放的火。我敢斷定的。我在聞著煙氣以前。曾聽得他蹇過我的房外。兀自在那裏憨笑。而他的牀也空著。』這當兒猛見一人冒著煙。跌出門來。伊盎使道。『這是我的丈夫大亞密。你可瞧見女主人麼。那人做聲不得。只搖著頭。露雪孟慢慢地掙扎起來。見薛佛倫士正要進屋子去。便捉住了他的臂。喘息著道。』別去別去。雪道

蘭祖姑早已走了。』薛佛倫士道。『當真走了麼。』露雪孟道。『是的是的。彼得這麼說。放火燒這屋子的。也就是他。剛纔我從煙中逃出臥房時。還瞧見他。他沒口子嚷著說。今天是待郎草堂的末日。也是你的末日。因你殺死他的女主人。他已發了瘋了。他沒命的避開我。那門正開著。我想到你房中來喚醒你。但那煙氣——咳。快瞧快瞧。』

伊伸手指那海面。見水面上有一艘船正在動著。船尾就坐著那葛麗芙蘭老姑娘。身穿結婚禮服。頭兜白紗。態度十分莊嚴。伊的對面。有一箇老人。多分便是那老僕彼得。正曲著背。在那裏划槳。露雪孟又大呼了一聲。扶在薛佛倫士肩上。放聲喊道。『呀。他他直向那惡魔鍋划去了。眼見得他們被水吞下去。快！快。』

薛佛倫士趕到海岸邊。恰見第二艘船有篷有槳。旁岸泊著。露雪孟也隨後

趕到。彼此都不言語。各自取了一枝槳。用力划去。他瞧瞧布篷。伊搖著頭。原來他們正在逆風而駛。一會兒猛聽得前面船上格格磔磔放出一陣狂笑聲來。接著又顫顫的起了一片高歌之聲。可憐那侍郎草堂的女主人正笑著唱著。向死路上去咧。到得那旋渦捲住他們時。伊斗的挺直了身。站將起來。在這慘白的曙光中。好似鬼物一般。薛佛倫士掉下了槳。展開兩臂來抱住露雪孟。將伊的頭納在他的懷中。不給伊瞧見。到得他擡眼瞧那惡魔鍋的口時。卻見水面上吐著白沫。那船早已不見了。

露雪孟並沒暈過去。伊一動之後。他便放下了手。伊已很鎮靜了。朝光照著波縐的水。霍霍地亮了起來。薛佛倫士停穩了船。不敢開口。打破這岑寂之境。過了好幾分鐘。露雪孟纔婉婉的說道。『我們也無可如何。這事我原知道的。但我很不忍立著瞧伊生生的溺死。』伊頓了一頓。又道。『即使我

們划近去。喚住伊。怕也沒用。伊決不肯回來的。伊已決意死了。待郎五十年。這樣下場也好。』薛佛倫士柔聲說道。『親愛的孩子。我們只得如此想了。』他取起槳來時。露雪孟斗的瞧著他。說道。『是的。我還是這樣想。不要回去了。帶我到別處去。』他停住了槳詫異道。『別處去麼。』露雪孟道。『不論到那裏去都好。你到那裏。我也到那裏。如今我已沒有家了。』一些兒沒有甚麼。全世界中沒一箇人是屬於我的。我知道你很仁慈。讓我跟著你去罷。呀。我害怕。我害怕。我不能。我也不敢回去。』他即忙抱住伊在臂間。伊又哭了。他原知道伊請求同去。完全是像小孩子般天真爛漫。當下他便想起他的姊姊。也可算是他的好友。心地和頭腦都好。那一定歡迎伊。保護伊。和伊做朋友的。卻沒有想到此中真相！他那臂間正擁著情愛。妻子。家庭幸福。和他的前途。但他這時也覺得從前那箇薄情的婦人。已漸推漸

遠。漸漸兒忘懷了。他便放了露雪孟。悄然說道。『你自不必回島去。我帶著你同去罷。』伊那含淚的藍眼中。露出微笑來向著他。他忙著張開篷來。一時被奇感所衝動。坐下來親了親露雪孟的纖手。昵聲說道。『親愛的。你很爲平安。十分的平安。』這當兒篷已張起。飽著風駛去。薛佛倫士俯下去划著那槳。他們後面那座待郎草堂。還蓬蓬勃勃的燒著。一朵挺大的火花。正向著晴空飛去。

安德魯士 C. C. Andrews 爲英國現代名小說家之一。英國各雜誌中。爭刊其作品。海濱雜誌 The Strand Magazine 中所刊尤夥。生平備遇時艱。努力於文事如故。斯篇原名 "The House of Waiting" 其傑作也。

夢魘之室

梅生家的起居室。是一間很特色的房間。一切陳飾的器物。都非常的富麗。深深的沙發。低低的椅子。帶有娛樂色彩的小雕像。還有那很華美的繡幔。從金屬製的屏風上垂下來。正和那做這屋中主婦的美人兒。十分相配。那梅生是箇少年富翁。分明不顧辛勞。不惜金錢。一一供應他嬌妻的需求。然而他照理自應當如此。因為夫人爲了他分上。也曾犧牲不少咧。他夫人原是法蘭西最著名的舞女。又是十多種特別豔史中的女英雄。爲了要和這美國少年結綰同心。竟拋棄了花團錦簇的生活。自甘淡泊。可是梅生那種悃悞無華的生活。委實和夫人大不相同的。結婚以後。凡是財力買得到的東西。都肯

買來。補償夫人的損失。他對於夫人。是在丈夫的行爲中。常常像情人一樣。就是在許多客人面前。也不免當衆表示他的深戀密愛。

這室中很靜。靜得甚麼似的。在那些厚厚的地毯上面。聽不出一絲腳聲。任是有人格鬪。或有人跌下地去。也沒有聲響。并且這室中雖是富麗。卻黯黯的沒有光彩。似把光亮拒絕了。不放到裏邊來。就那器物之間。也有奢儉不勻稱處。人家可要說這位少年富翁。手揮黃金萬千。裝點這箇房間。原沒有預算過。末後見自己的應付力有些不靈。所以不高興了。在那下臨鬧市的一部分。確是窮奢極侈。但在那遠些的一方面。可就質樸陰沈。只配得上那僻性男子的意味。不甚和一箇愛快樂的婦人相配。梅生夫人也許就爲了這箇。每天只有幾小時到這裏來。有時兩小時。有時四小時。都在日間。伊每次到了這間夢魘的室中。就變做一箇很危險的婦人。

危險兩字。正是確當的形容詞。但伊那箇苗條之身。躺在沙發上覆著的大熊皮上時。誰能疑到伊的危險呢。伊支著右肘。將手托著一箇含有決斷力的下頷。伊的兩眼很大。含著悲。含著愛。又帶著刻薄。一動不動的注定在前面。眼色甚是可怕。伊的臉原是一張可愛的臉。是一張小孩子的臉。然而造物之主。給伊加上了一派狡猾奸詐的容色。裏頭直是藏著一箇魔鬼似的。因此狗常要避過伊。小孩子們往往吶喊著逃去。不願受伊的撫摩。

這一天午後。有甚麼事很激動了伊。伊手中執著一封信。蹙著修眉。抵著朱唇。不住的讀了又讀。猛可裏震了一震。現出一種恐怖之色。支臂擡起身來。眼睜睜地注在門上。伊正在留意聽著。一會兒卻滿臉暈出微笑來。接著又刷的一驚。疾忙把那信塞在衣中。誰知那信還沒有藏好。門已開了。一箇少年恩恩的走了進來。就是伊的丈夫奧兼梅生。伊先前原很愛這丈夫的。爲

了丈夫犧牲伊在歐洲的榮譽。但是如今卻瞧這丈夫是伊的一件障礙物。

這美國少年是箇三十歲左右的人。臉上修雍得光光的。身體強健。衣服齊整。穿著一身緊小的衣服。直把他身體的形廓都露了出來。他立在門口。交叉著兩臂。看定他的夫人。那張臉好算得俊秀。不過他這時兩眼灼灼的。帶著兇相。他夫人依舊支著肘。眸子注在他的眼中。兩下裏都不言語。情形很爲可怕。他們兩下都含著有話要問的意思。但也知道這回答的話。是關係重大的。似乎要問道。『你做下了甚麼事。』他夫人也似乎要反問道。『你已知道了甚麼事。』末後他就走上前去。坐在他夫人旁邊的熊皮上。輕輕扯住了夫人的耳朵。把那嬌臉向著自己。開口說道。『露雪兒。你可是要毒死我麼。』露雪兒跳將回去。玉容含怕。口中似要說出辯白的話來。只因震動極了。一時說不出口。但在一雙手和顫動的身體上。表示心中的驚異和憤怒。

接著想要站起身來。但是奧兼已緊緊握住伊的玉腕。又赤緊的問道。『露雪兒。你爲甚麼要毒死我。』露雪兒喘息著呼道。『奧兼。你已瘋了。你瘋了。』

奧兼的回話。幾乎使露雪兒的血結成了冰。只索白著嘴唇。白著臉。悄沒聲兒的對伊丈夫呆瞧。伊丈夫卻又從衣袋中掏出箇小小瓶子來。直放在伊的眼前道。『這是從你首飾匣中取出來的。』伊有兩次要開口說話。卻說不出口。臨了纔慢吞吞地吐出一句話來道。『但我從沒有用過。』

奧兼又伸手到衣袋中去。掏出一張紙來。展開了放在露雪兒面前道。『這是盎克士醫生的證書。證明這瓶子裏有二十顆安的母尼。我又得那化學師竇佛爾作證。這安的母尼就是他賣出的。』這時露雪兒的臉真可怕極了。伊沒有話說。只得失望似的定睛呆瞧。好似甚麼兇狠的野獸。被困在陷穽裏頭。

奧兼忽又問道。『怎麼樣。』露雪兒仍是不答。只做出一種窘困和哀懇的模樣來。奧兼道。『爲甚麼。我要知道爲甚麼。』說時。他一眼望見露雪兒胸口藏著的一封信。正有一角露出在外。於是猛可的伸手去搶了過來。伊慘呼一聲。想要去搶回。但被奧兼一手擋住。一壁已從頭至尾看了一遍。喘息道。『噢。甘培爾。原來是甘培爾。』

這時露雪兒已回復了勇氣。也不用再掩藏甚麼了。伊的臉色頓時變做堅定而狠惡。兩眼怒射。直好像快刀一般。一面悄悄地答道。『是啊。正是甘培爾。』奧兼仰天呼道。『我的上帝。世上有無數的男子。偏偏是這甘培爾。』說時。已立了起來。在室中急步往來。原來這甘培爾。是他向來瞧做一箇偉大、物的。智勇兼全。獨有種種的長處。平日間互相握手。結成好友。卻不道竟爲了這婦人墮落了。那封信寫得纏綿悱惻。是要求露雪兒和他逃到遠

方去。一塊兒過活。但看信中的一字一句。並沒有下毒殺人之意。那萬惡的解決法。定還是從這美人兒深沈險惡的腦門中想出來的。

奧兼梅生是箇富有百萬的人。又是箇哲學家。思想家。他抱著寬大的博愛主義對人。一霎時間。遇了這種事。靈魂中自然痛苦得很。恨不得立刻殺死他的夫人和甘培爾。自己再從容就死。總算完了一箇男子的責任。但是在室中蹙了一會。卻又起了好多溫和的思想。想此事怎能責備甘培爾。這婦人誘惑人的魔力。自己是知道的。不但是出落得奇艷絕世。并且有一種力量。能達到男子心性的深處。鼓動他的志向。砥礪他的德行。伊就仗著這些聰明。高張情網咧。他記得自己是箇何等有魄力的人。竟也爲伊顛倒。如今那不幸的朋友。正處在同樣的地位。自己爲甚麼要痛心疾首呢。他想到了甘培爾。禁不住起了一片憐憫和同情之心。

這時露雪兒躺在那沙發上。直是一隻破碎而可憐的蝴蝶。伊的好夢已打破了。伊的陰謀已揭穿了。伊的前途正很黑暗。很危險。奧兼想到這裏。對於這淫毒婦。竟也心軟了。他知道露雪兒生小嬌養慣的。桀傲不馴。毫無顧忌。因了伊的慧心美貌。就小覷凡百事情。都輕輕地掃蕩開去。伊不知道有甚麼障礙。礙伊手腳的。如今卻有這一箇丈夫來障礙伊。因此發狂似的想了毒計。要把他掃蕩開去了。然而自己的不能見容。分明有甚麼缺點。所以不能使伊心中安樂。心中滿足麼。自己原是過於嚴冷。配不上婦人那種活潑喜樂的性情。他是北。露雪兒是南。一時用相對律勉強牽合攏來。原是不能永久的。本來先前就應該瞧到此點。好使心頭明白。如今弄到這箇地步。自己還得負責咧。當下他的心更軟將下去。瞧他的夫人倒像是箇小孩子遇了甚麼困難的事情。這樣好一會子。他在室中悄悄地踱著。他的嘴唇抵緊著。兩手握

著拳兒。指爪在手掌上刻出紅痕來。驀地卻在露雪兒的身旁坐下了。握住一隻冰冷的纖手。他腦中忽又起了一念道。『這是豪俠呢。還是懦弱。』這問題在他的耳邊作響。又彷彿在眼前現出字來。給全世界的人都看見。他心中奮鬪了一會。居然制勝了。便開口說道。『親愛的。你須在我們兩人中間揀定一箇。要是你確知甘培爾做你的丈夫時。能使你快樂。如此我也決不做你的障礙物了。』露雪兒急道。『可是提出離婚。』奧兼伸手握那毒藥瓶道。『你說這就是離婚也好。』

露雪兒向奧兼瞧著。眼中忽又放出兩道奇光來。覺得那威嚴古板的美國人已消滅了。這立在面前的。直是一箇英雄。一箇聖人。此人直能達到拋棄自私自利的超人境界。於是伊的一雙手。就握住了那毒藥瓶上的一雙手。失聲呼道。『奧兼。任是如此。你也能恕我麼。』奧兼微笑道。『你不過是一頭

淘氣的小貓罷了。』露雪兒聽了。便展開雙臂。向著奧兼。正在這當兒。門上忽的起了一聲剝啄。一箇婢子捧著盤進來。盤中放著一張名刺。露雪兒瞧了說道。『甘培爾大佐。我不願見他。』奧兼卻跳起來道。『不對不對。他此來正是極端歡迎的。快導他進來。』

數分鐘後。就有一位身長面黑的少年軍官。入到室中。帶著微笑走將過來。但那門關上後。他一眼望見夫婦倆的臉色有異。就站住了腳。遲疑似的向兩人呆瞧。一壁問道。『甚麼一回事。』奧兼梅生走前一步。伸手按在甘培爾的肩頭道。『我對你並沒惡感。』甘培爾道。『惡感麼。』梅生道。『正是。這事我甚麼都知道了。我倘換了箇地位。也不免要如此。』甘培爾退後一步。對露雪兒瞧。眼中含有問意。露雪兒點點頭。又聳了聳那削玉的雙肩。梅生微笑道。『你不要害怕。不要當我是誘供。我們倆須得從實討論這件

事。傑克。你本是一箇漁獵家。這裏有箇瓶子在著。不必問是怎樣得來的。我們兩人中。不論是誰喝了。就能解決這箇難題。』說時。他的態度甚是兇悍。像要發狂了。接著又向他夫人道。『露雪兒。誰該喝這藥水。』

那時這夢魘的室中。有一種奇怪的力。在那裏鼓動。可是那第三人已來了。瞧他靠在那最遠一角的牆上。好像是一條蛇的樣子。既不做聲。又絕不動彈。單有那握緊著的右手。在那裏掣動。他被一隻方形的櫥遮住了。櫥前張著深色的布。恰掩過他的面容。他們三人。鼎足似的立著。三顆心中的情感。正在無形中彼此交戰。末後奧兼梅生忽然問道。『傑克。你也賭的麼。』甘培爾大佐點了點頭。露雪兒卻嚷道。『不要這樣。瞧上帝分上。不要這樣。』但是梅生已拔去了毒藥瓶上的塞子。轉身到一隻旁桌邊去。取出一副紙牌來。紙牌和毒藥瓶放在一起。他又說道。『我們不能使露雪兒負責。來。』

傑克。三人中是誰勝利。』甘培爾走近桌子。取起那伏有殺機的紙牌來。露雪兒把手支著頭。俯著臉。媚眼惺忪的瞧著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就在這時候。那影戲機上的機括扳下去了。那攝影人立起身來。面色微白。模樣兒很莊嚴。那三箇人到此纔覺得他也在室中。便都面著他。眼光很懇切的。似乎都含有問意。那人冷冷的對他們瞧。態度很是托大。他們同聲問道。『這片兒怎麼樣。』他答道。『不行不行。這一全卷的影戲。明天還須重新做起。』

發明與製造

一天是五月中一箇陰寒多霧的晚上。倫敦施德恩市一路。有一點點模糊的光。顯見那裏是有燈在著。那許多商店的窗子裏。也隱隱約約的透出光來。穿過那又重又厚的空氣。那泰晤士河堤一帶高屋。都黑魃魃地沒人居住。有的也不過點一盞孤燈。由守屋的看守著。但在一處。卻從二層樓上三扇窗中。放出一大道光來。把那前面平臺上的黑暗打破。覺得分外的明亮。行人走過。都很奇怪的擡起眼來瞧。注意這強烈的明光。原來這所在便是那發明家和電氣工程師法蘭昔貝立高的住宅。夜中總是這樣明光照耀。顯得他的盡力工作。孜孜不倦。不上幾時。就使他佔了電工界中的前席。

那時房間有兩人坐著。一箇是貝立高自己。一張鷹臉。稜角四露。一頭蓬鬆的黑髮。配著那偉大的身材。一望而知是德意志民族。一箇也是體態壯碩。牛著一雙藍色眼。這是著名機械師傑勒梅白朗。他們倆正在合夥兒發明一件新事物。把這一人的創造天才。和那一人的製作能力。并合在一起。兩人中到底誰見得好。在他們朋友中。還是一箇難解決的問題。

白朗在這樣夜深時。趕到貝立高工場中來。可不是偶然的事。他們辛苦了幾月。要在今夜決定他們工作的成敗。這和他們前途很有關係的。他們的中間。隔著一張櫻色的長案。案面有好多處。被那各種強烈的酸素。玷污而消蝕了。滿列著許多大玻璃瓶。福爾氏的蓄電池。流電堆。一卷卷的金屬線。和一片片不傳電的磁片。在這些東西的中間。就放著一部悉率有聲的機器。他們兩人的眼光。都集中在這部機器上。

有一箇金屬的方形小接受器。用了無數的金屬線。接連在一條闊闊的鋼帶上。兩面有兩箇強有力的關節。突出在外。那鋼帶是不動的。但那關節上還連有兩箇短臂。每隔數秒鐘總繞動一下。停頓一下。像合節奏似的繞動過去。那繞動這短臂的機力。分明是從那接受器中發生出來的。空氣之中。散滿一種臭養氣的氣味。

貝立高問道。『白朗。這兩面的凸翼如何了。』白朗道。『因為太大了。不便帶來。可是長七尺闊三尺。不是一件小東西呢。然而我敢擔保儘有那麼大的機力。使他動彈的。』貝立高道。『可是把鋁合著銅製成的麼。』白朗道。『是的。』貝立高道。『你瞧他動得何等得法。』說時。顫顫的伸出一隻瘦手來。捺了捺機上的一箇鈕兒。那關節便慢慢地繞動。末後就停住了。接著他又按了一箇彈簧。那關節上的兩臂。略一顫動。就很與頭似的動起來。

了。當下貝立高又說道：『試驗的人。到此可就不必用肌肉之力了。只須悄悄地捺這機括。自能指揮自如。』白朗道：『須得感謝我的發動機。』貝立高道：『應該說我們倆的發動機。』白朗很不耐的說道：『這箇自然。你想出了這發動機。由我給你造成。你要怎樣稱呼。就怎樣稱呼它好了。』貝立高的黑眼中。霍霍地放出怒光。一壁說道：『我要稱爲白朗貝立高發動機。可是你雖製造出來。我卻用出微妙的思想來發明的呢。』白朗很固執的說道：『單是微妙的思想。可不能使引擎轉動。』貝立高把手指叩著桌子。反唇答道：『是啊。我就爲了這箇。所以和你合夥兒做去。我發明。你製造。這是工力上很公平的分配。』白朗鼓起了嘴唇。似乎不滿意這句話。但見多辯也沒用。便又注意在那部機器上。仍是那麼一顫一顫的。繞動著兩臂。似乎并進一步。就要破空飛去咧。貝立高歡呼道：『你瞧這頑意兒。不是很可愛』

麼。』白朗冷冷的答道。『總算滿意的。』貝立高道。『這其間包含著不朽之業。』白朗道。『這其間有金錢在著。』貝立高道。『我們的名兒可要和莽德古爾非相並。』白朗道。『我希望和大富豪羅斯佳爾齊名。』貝立高從機器上擡起眼來瞧白朗道。『白朗。你未免太在特質上著想了。金錢這樣東西。任是鄉間的蠢人。也會弄的。我的希望卻高出金錢之上。我們實在的獎勵。是在得人類感激和良好的感情。』白朗聳了聳肩道。『你總也贊同我的意思。我是箇實事求是的人。目前我們須得先試行一下纔是。』貝立高道。『我們到那裏去試行呢。』白朗道。『我正要和你討論這問題。可是這試驗的事。總須嚴守秘密。我們自己倘有甚麼秘密的場所。事兒就容易辦了。但在這倫敦城中。誰也沒有甚麼秘密的場所呢。』貝立高道。『我們便帶到鄉間試去。』白朗道。『我倒有一箇主意。我哥子威爾。在蘇瑟克司府海濱近

邊的高地上。正有一片地在著。我記得近屋有一所很高大的穀倉。威爾是在蘇格蘭。那鑰匙常在我手中的。我們明天爲甚麼不帶了機器去。在那穀倉中試一下子呢。』貝立高道。『這樣再好沒有了。』白朗道。『一點鐘時。有一班火車開往伊司龐去的。』貝立高道。『我在火車站等你。』白朗立起身來道。『如此你帶著聯輪機。我帶那兩箇凸翼去。明天的一試。就能見得我們可是在那裏捕風捉影。或者竟有偌大的財產堆在我們的腳邊。明天一點鐘。准等在維多利亞車站好了。』說完。急匆匆的走下扶梯。入到施德恩市潮流漲退似的人叢中去了。

第二天的早上很明媚。像春天一樣。一片淺藍色的天。下臨倫敦。有幾片輕紗似的白雲。懶懶的浮在上面。七點鐘時。白朗挾著一大捲圖樣和說明書。上專利特許局去。到十二點鐘時。纔微笑而出。他展開了手冊。很著意的

夾好了一小張藍色紙。等到十二點五十五分鐘。他的車子已到了維多利亞車站。車夫從車頂上授下兩箇大風箏似的帆布包來。交給了一箇車守。一會兒就見貝立高正在月臺上往來踱著。兩臂搖擺。腳跨大步。那淡黃瘦削的面頰上。倒也暈出一抹淺紅來。一見了白朗。便問道。『都預備了麼。』白朗指了指他的裹兒。貝立高又道。『我把那發動機和鋼帶。都裝到車守的貨車中去了。車守。你須得格外留神。要知道這裏頭是很精細的機器。價值極貴的。好了。我們儘能安心上道咧。』

到了伊司龐。那發動機便從火車中搬到一輛四輪車上。兩箇凸翼掛在車頂。他們走了一條長道。穿過荒涼的斜坡。纔到那屋子之前。屋子是普通粧飾的。有馬房。有外舍。都很散漫。全屋的地位是在一箇草谷中。從鉛粉質的山巖邊上斜將下來。這屋中即使有人居住。也覺得荒寒無歡。加著如今那些

不生煙的煙囪和深鎖的窗子。更見得加倍的淒涼。那屋主人曾在四周種了一叢落葉松和柏樹。但因有山水沖過。都低倒了枯萎的頭。一株株愁慘得很。這所在真是箇荒山幽谷咧。

但那發明家和機械師。對於這些小事。都不在意。地方越冷寂。越配他們的用。當下裏由車夫助著。把那幾箇裹兒擡到屋中一間暗暗的餐堂裏。那時日已西落。只聽得遠處有輪聲隱隱。知道近邊可沒有旁的人。單有他們兩人。在著。貝立高推開了窗。一時柔媚的夜色。便宛宛的送入室中。白朗從衣袋裏掏出一柄刀來。把裹兒上縛著的繩割斷了。展開棧色的帆布。便見那兩箇黃色的金鷹大翼子。當下他很著意的把來靠牆放下。而那鋼帶聯帶和發動機等也一一解開。這時天已入晚。卽忙點上了一盞燈。他們倆忙把機器全部裝配好了。臨了兒白朗退下一步。端相著道。『這樣已完成咧。』貝立高不說

甚麼話。臉上卻含有驕傲和希望之色。白朗把他帶來的食物攤了開來道。『我們先喫些東西。』貝立高道。『試過了喫不遲。』白朗道。『先喫東西。我一半兒已餓死了。』說時。坐在桌前。狼吞虎咽的大嚼了一頓。貝立高卻很不耐的在那裏踱著。手指掣動。眼光流轉。分明是很激動的樣子。一會。白朗拍去了身上的麪包屑。轉身說道。『如今誰上這機器去呢。』立貝高懇切的說道。『我去。今夜的試驗。直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情。』白朗道。『但是這其間很有危險。可是我們還不知道靈不靈啊。』貝立高揮了揮手道。『這箇不打緊。』白朗道。『不論怎樣。我們可不必冒這險。』貝立高道。『如此便怎麼樣。我們兩人中總須有一人上去的。』白朗道。『這可不必。倘有甚麼同樣的重物。繫在上面。這發動機也能一樣的動作。』貝立高沈吟道。『這也不錯。』白朗道。『那穀倉中正有磚塊在著。我這裏恰有麻袋。重

重的裝滿了一袋。不是能代你去冒險麼。」貝立高道。「這是一箇好主意。我不反對。」白朗道。「如此你同著我來。」於是他們倆帶了發動機和旁的機件。趕將出去。月光清冷。雖常有碎雲來遮伊的玉面。仍是亮晶晶地照人。山坡一帶。都寂靜無聲。不過有重濁的海浪聲。和遠處狗吠之聲。斷斷續續的隨風送來。貝立高往來走動。忙著預備。白朗也在那狹長的麻袋中。裝滿了磚塊。一切準備妥貼。就把穀倉的門關上了。那一袋磚塊。放在兩箇檯架上。將那闊闊的鋼帶扣在四周。又把大凸翼咧。金屬線咧。接受器咧。一起接住在鋼帶上。末後更將一箇魚尾似的舵。牢牢的裝在麻袋底。貝立高對那四堵高牆瞧了一眼道。「我們先使它飛箇小圈兒瞧瞧。」白朗道。「把那舵兒縛在下部的一旁。如今甚麼都妥貼了。機括一捺。可就飛起來咧。」

貝立高傾身向前。只爲心中很激動。那一張黃白的臉上。連臉肉都忒楞楞

地顫動起來。他那一雙瘦手。在金屬線中不住的摸索。白朗卻閒閒的立在一旁。模樣兒很鎮定。既捺了機括。那機器就破的響了起來。兩箇黃色大翼子。拍了一拍。接連又拍了兩拍。第三拍慢了些。卻分外的有力。第四拍就把空氣鼓動。風生四壁。第五拍時。那一袋子磚塊。便在檯架上跳動起來。到第六拍時。這一部發動機就跳入空中。先還像要掉落下來。但那七拍的一拍。卻把來掙扎住了。緩緩的飛送向前。一會兒漸升漸高。像一頭笨拙的大鳥一般。向四下裏繞了箇圈子。機聲軋軋。充滿了這穀倉。眼見它在那搖晃不定的黃色燈光之上。繞圈兒飛著。一會兒飛到黑影中去。一會兒又回到燈光中來。兩人不則一聲的在瞧。貝立高伸起兩條長臂來。很高興的呼道。『動了動了。那白朗貝立高發動機竟能飛動了。』一時他快樂已極。像瘋人似的跳舞起來。白朗眼睛閃動。低低的吹著嘴唇。做出歌聲來。貝立高道。『白

朗。你瞧這機器飛得何等自然。更瞧那舵兒。也何等的活動。明天我們須去註冊纔是。」白朗的臉色。忽然變了。強笑著道。「早已註冊了。」貝立高怒呼道。「已註冊麼。已註了冊麼。那一箇敢把我的新發明品擅自註冊去。」白朗道。「我今天早上去註冊的。你不要惱。你我是一樣的。」貝立高道。「你既把這發動機註了冊。又寫上誰的名字呢。」白郎也怒道。「當然寫我的名字。我應當有這權利。」貝立高道。「如此我的名字就不寫上去麼。」白朗道。「沒有寫上去。但是……」貝立高大呼道。「你惡徒。你是賊。是惡徒。你盜竊我的發明物。你一箇人圖著私利。快把那專利特許證給我。不然。我就抓破你的咽喉。」說時。兩箇黑眼中。冒出兩道怒火。雙手格格地交握著。一步步逼近白朗。白朗原不是懦夫。卻也不由得退了下去。接著忽從衣袋中抽出一柄刀來道。「快擺開你的手。你倘攻擊我時。我可不得不借

乃自衛咧。』貝立高更含著一臉子的怒氣。咆哮道。『你恫嚇我麼。你是箇騙子。你也是一箇野蠻人。你到底肯交出那專利特許證來麼。』白朗道。『我不交出來。』貝立高又大聲道。『白朗。我和你說。你定須交出來。』白朗道。『我決不交給你。這發動機是我製造的。』貝立高握著兩箇拳兒。發瘋般向白朗撲去。白朗擺脫了。撞在那放燈的箱子上。一時立腳不住。跌下地去。燈也立時熄滅。穀倉中沒了燈光。頓時黑黑的。單有那一線月光。照入窗中。還照見那發動機鼓著翼子繞圈兒。軋軋的作響。貝立高放聲問道。『白朗。你把那專利證給我麼。』白朗不答。貝立高又問道。『你到底給我不給我。』白朗仍是不答。這時除了頭上軋軋的機聲外。沒有旁的聲響。貝立高心中。頓覺害怕起來。伸手在暗中摸索。斗的摸著了一隻手。冷冷的毫不動彈。當下他怒氣全消。只覺得害怕。連忙劃了一枝火柴。拾起燈來點了

。把燈光照時。卻見白朗蜷縮在箱子的一旁。貝立高大喫一驚。忙把他扶在臂間。早已沒了氣息。原來他跌下去時。右臂恰壓在身下。手中握著刀。深深的刺入身中。便一聲兒不響的死了。這一齣慘劇來得突兀。更覺可怕。貝立高坐在箱旁。眼瞧著白朗的尸體。兀自打顫。那白朗貝立高發動機。卻還在他的頭上旋動不住。他在那裏坐了多少時候。他自己並不知道。已過了幾分鐘。也許已過了幾點鐘咧。一壁坐著。一壁有千百箇瘋計畫。在他昏沈的腦中掠過。白朗的死。雖是他間接逼成的。算不得犯了殺人之罪。然而人家誰能相信呢。他向身上血污的衣服瞧時。覺得處處足以使他陷入法網。與其自首。不如逃走。好在倫敦的人。一箇都不知道他們往那裏去的。倘能把這尸體發付開了。自己任是回去。一時也不致受甚麼嫌疑。正這樣想。猛聽得拍的一聲。原來那發動機越飛越高。已碰住了屋頂。那聯輪機爆裂了。便一

古腦兒掉下地來。貝立高解開鋼帶。卻見那發動機並沒損傷。但他心中斗起了一念。也痛恨這新發明品。心想連著那尸體一起拋到了甚麼人跡不到的所在去。事兒就完了。

他推開了倉門。把白朗背到月光之下。見外面有一箇小邱。他就很尊重的放了下來。接著又把那發動鋼帶和翼子取了出去。十指顫顫的。把鋼帶圍住了白朗的腰。翼子接受器也一起繫住了。捺動機括。那尸體便破空而起。就月光中飛去了。飛過山巖。向那寂靜的海面漸漸沒去。貝立高白著臉瞧。瞧那白朗的尸體。像一頭黑鳥生著黃金的翼子。沒入煙霧中去了。

✧

✧

✧

✧

✧

在那紐約州的瘋人院中。有一箇人張大了兩眼。瘋得厲害。他的姓名和出身之地。沒有人知道。據醫生們說。他是受了突然的刺激。才發瘋的。至於

爲的是甚麼事。卻不能決定。但他雖瘋了。偏愛弄複雜的電機。在他清醒的時候。還喜歡計畫那種新奇的飛行機咧。

柯南道爾氏 · A. Conan Doyle 以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生於蘇格蘭之哀丁堡 · Edinburgh 少長 · 留學德意志 · 一八七六年 · 入哀丁堡大學習醫 · 畢業後 · 懸壺可十載 · 卽棄刀圭而治文學 · 成「辰號之船主」福爾摩斯第一種探案「血書」 · 「密措葛拉克」諸書 · 卽於小說界上立一至深固之基礎 · 泊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三年間 · 又續爲福氏探案 · 有「福爾摩斯冒險記」「福爾摩斯憶語」二書之作 · 一時風行遍全歐 · 後此又有「遮那德中佐」「羅特奈史冬」「白斯格維之獎」「失世界」「毒帶」諸書 · 設想新奇 · 膾炙人口 · 東西各國 · 遂

譯殆遍。又編短劇兩種。曰「滑鐵盧故事」。一「半」。一九〇〇年。南非洲戰事起。入軍中爲軍醫。成一巨著。曰「脫國大戰」。并刊一小冊子爲英政府辯護。言此戰之出於不得已。以排歐洲列國之非難。一九〇二年。得爵士位。以一九三〇年八月卒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8 0504B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

世界名家短篇小說全集 (第三册)

定價國幣 ~~一元八角~~ 一元七角

(外埠酌加郵運包紮費)

譯者 周瘦鵻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發行人 陶百川

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

印刷者 大東書局

發行者 大東書局

發行所 大東書局

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

